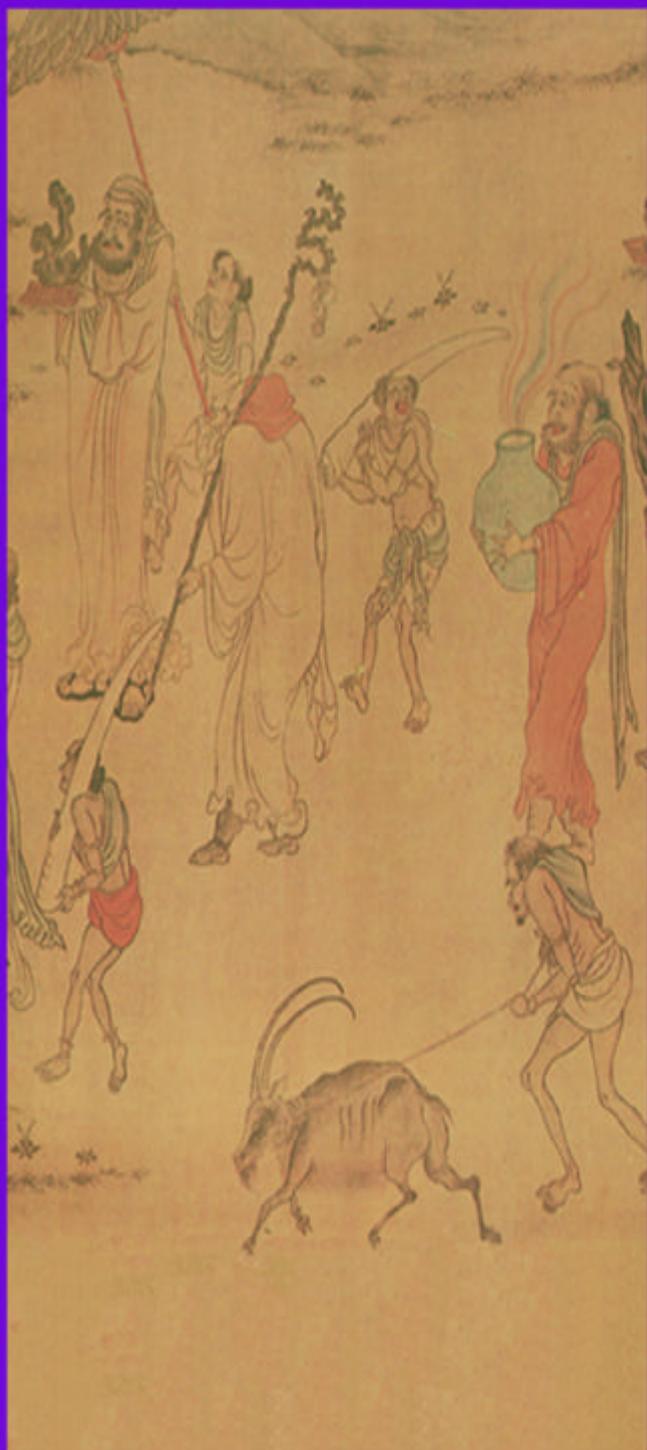


三宝太监西洋记 二



明·罗懋登

中国古典精华文库

三宝太监 西洋记

第二部

(明)罗懋登 著

第二十六回 姜金定请下仙师 羊角仙计安前部

诗曰：

猖狂女将出西天，扰扰兵戈乱有年。漫道萤光晴日下，敢撑螳臂帝车前。堪嗤后羿穿天箭，更笑防风过轼肩。一统车书应此日，钢刀溅血枉垂怜。

却说姜金定从水围中得了性命，竟进朝门之内，朝见番王。番王道：“爱卿出马，功展何如？”姜金定道：“今日撞着对手了。”番王大惊，说道：“撞着那一员大将来，是你的对手？”姜金定道：“不是个甚么将官。”番王听知不是个甚么将官，早已有八分焦躁了，说道：“既不是个将官，还是个甚么人？”姜金定道：“今日所遇者是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一个引化真人张天师。”番王捉知是个张天师，先前只有八分不快，今番却有十分吃恼了，说道：“卿父存日曾说，此人呼风唤雨，驾雾腾云，本领高强，十分利害，谁想今日你遇着他。你今日和他抵手，胜负何如？”姜金定奏道：“只是两家对手，臣也不惧怯于他。但他果然是书符讽咒，役鬼驱神。小臣正欲把个围法去围他，他的七星宝剑尽利害，一剔就是两半边。小臣正欲把个飞刀去斩他，他的天神天将又众，一涌而来。不是小臣

有五围三出的本领，险些儿丧于道士之手了。”番王道：“似此何以处之？俺的江山有些不稳，社稷有些不牢。”

左丞相李镇龙说道：“依臣愚见，写了降书降表，献上通关牒文，万事皆休。何必磨这等的牙，博这等的嘴。”右丞相田补龙说道：“左丞相言之有理。南限上有个武状元，他前日高声说道：‘我天兵西下，既不取你的城池，又不夺你的世界，不过是要你一张通关牒文，问你传国玉玺。果有玉玺，献将出来；如无玉玺，献上通关牒文，万事皆休。’这武状元已自明白说了，何必执迷不悟，搬弄干戈，糜烂小民，坐空国计。况兼我国所恃者，刺仪王父子兵而已，今日他父子俱丧于南兵之手，料这一女将焉能成其大事？堂堂天朝，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岂下于一女子？伏乞我王详察。”总兵官占的里又奏道：“左右丞相言之俱有大理。小臣职掌巡哨，甚晓得南兵的利害，不但是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只这一个天师；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也是十分利害。还有一个天师，怀揣日月，袖围乾坤，更加佛法广无边。若是女将军不肯罢兵，明日祸来非小，伏乞我王详察。”番王听知这一堂和解，心上也不愿兴兵。只是姜金定心怀父兄之恨，要假公济私，奏说道：“这都是些卖国之臣，违误我王大事。”番王道：“怎叫做是个卖国之臣？”姜金定说道：“我王国土，受之祖宗，传之万世，本是西番国土的班头，西番国王的领袖。今日若写了降书降表，不免拜南朝为君，我王为臣。君令臣共，他叫我王过东，我王不得往西；叫我王过北，我王不得往南。万一迁移我王到南朝而去，我王不得不去，那时节凌辱由他，杀斩由他。若依诸臣之见，是把我王万乘之尊，卖与南朝去了，我王不同韦布之贱，这却不都是个卖国之臣！”

道犹未了，只见三太子自外而入，听知道要写降书降表，

就放声大哭起来。番王道：“我儿何事这等悲伤？”三太子道：“父王何故把个金瓯玉碗，轻付于人？这社稷江山，终不然是一日挣得的。”番王道：“非干我事，所有左丞相说道该降，右丞相说道该降，又有占总兵说道南兵利害。”三太子骂道：“你这些卖国的狗奴，岂不闻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你受我们的爵，享我们的禄，卖我们的国，误我们的事，是何道理？伏乞父王先斩此卖国之贼，容孩儿出马，若不取胜，誓不回朝！”姜金定奏道：“三太子言之有理。但只一件来，臣还有一妙计，不消三太子亲自出征。”番王道：“有何妙计，不消三太子出征？”姜金定道：“臣有一个师父，道号羊角道德真君。”番王道：“怎么叫做个羊角道德真君？”姜金定奏道：“这个师父没有爹，没有娘，原是一块石头。自从天地未分之先，顽然为石。后来盘古分天分地，这块石也自发圣，霹雳一声响，中间爆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出来时，头上却有一双羊角，那时节不曾有书契，不曾有姓名，人人叫他做个羊角真君。羊角真君生在这个石头里面，长在这个石头里面，饥餐这个石头上的皮，渴饮这个石头上的水。年深日久，道行精微，德超三界。传至唐虞、夏、商、周，有了文字，有了书契，人人叫他做个羊角道德真君。那块石头有灵有神，能大能小，羊角道德真君带在身上，做个宝贝。昨日小臣借他的来，围住了武状元唐英便是。”番王道：“他这如今在那里？”姜金定道：“他这今在西上五百里之外，有一座高山，其山有一所深洞，是他在这个洞里修真养性。人人就叫这个山羊角山，叫这个洞羊角洞。有诗为证：

羊角棱层灵秀开，西山积翠起仙台。入关足蹶烟霞起，倚阙手招鸾鹤来。怪石摩空撑砥柱。飞泉泻涧走风雷。几能道德

真君侣，一啸临凡未忍回。”

番王道：“只消他一个石囤，也自有八分赢手了。”姜金定道：“俺师父回天补日，吸雾吞云，惯使天曹飞剑，百步之内取人首级，如盘中取果，手到功成。骑一只八叉神鹿，上天下地，无所不能。还有一个水火花篮儿，中间有许多的宝贝，善可枭人首级，任是甚么天兵也不能亲近，岂止一个石囤而已！”番王道：“似此说来，却是个超凡入圣，有德有行的。”姜金定说道：“他号为道德真君，名下无虚。有诗为证：

羊角住羊山，瘠瘦如角立。一鹿驾长风，世网安能繫。朝随白云出，暮采紫芝入。道灵未去来，德气自呼吸。月明响环珮，时有飞仙集。我欲从之游，共饮华池汁。”

番王道：“怎么得他下山来？”姜金定道：“须得我王草诏一道，小臣不惮劬劳，连夜捧诏上山去请他来，上扶我王锦绣江山，下救万民涂炭之苦。”番王准奏，即时草诏一道，付与姜金定。

姜金定接了诏书，掷下三尺红罗，一朵红云望空而起。须臾之顷，就到了羊角山。姜金定落下云去，收了红罗，牵了战马，手持信香，口称祖师大号，来到羊角洞口。只见一个把门的小道童儿，早已认得是个姜金定，迎着说道：“姜师兄，你又来了。”姜金定说道：“是俺又来看一看哩。”小道童说道：“前日老爷传了你五囤三出的本领，驾得起千百丈的腾云，你今日又上山来，有何贵干？”姜金定道：“有事求教师父，望师弟和我通报一声。你说道日前学艺的姜金定，在此面见祖师。”

小道童即时传到洞门里，羊角道德真君叫来相见。见了姜金定，真君道：“我前已传授了一干道术与你，因你是个女流之辈，不便久留。你今日又来见我，有何事故？”姜金定跪着禀道：“前日多蒙老爷赐弟子一班本领，保我金莲宝象国为上邦。谁想强中更有强中手，遇着强梁没奈何！”真君道：“有个甚么强梁的遇着？”姜金定道：“是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差出一个道士，名唤天师，差出一个和尚，名唤国师。统领些甚么宝船，带了些甚么兵将，为到弟子金莲宝象国，把弟子一个父亲、两个哥哥，俱送了残生性命。弟子传授法术之时，只指望扶持我国国王为上邦，那晓得自家的父兄俱不能保。”真君道：“你好拿出你的五围三出千丈腾云的本领来。”姜金定说道：“是我拿出五围三出的本领来，却都被那个天师破了。故此俺国王修下了一封诏书，多多拜上祖师老爷，万望老爷下山走一走，一来扶持俺国王修下了一封诏书，多多拜上祖师老爷，万望老爷下山走一走，一来扶持俺国王的锦绣江山，二来救拔俺弟子的一家性命。”真君道：“我既超三界外，不在五行中，怎么又来管你凡间甚么闲争闲闹斗？”

姜金定哭哭啼啼，伏在地上说道：“老爷不肯下山，俺一国君民尽为齑粉。自古道‘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老爷只说是可怜见俺这一国君臣的性命罢！”羊角道德真君他是个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的，看见个姜金定苦苦的哀告，打动了他的不忍之心，说道：“姜弟子，我许你下山来。只一件，我却不到你金莲宝象国见你番王。”姜金定道：“老爷不到俺国中，弟子却到那里来相会？”真君道：“你只到哈密西关之内荒草坡前，你可带本国人马跟随，我拿一个，你绑一个，我拿两个，你绑一双。成功之后，俱算你的功成，我自回山而来。”姜金定连磕了几个头，归到金莲宝象国，报上番王。番王道：“姜

金定不过一女将，尚肯舍身报国。左、右丞相并总兵，不合卖国欺君。”着镇抚司监候，候姜金定得胜回来，押赴市曹处决。姜金定领了本部兵马，径到荒草坡前，等待师父。

却说师父羊角道德真君，许了姜金定下山，去杀退南兵，心里想道：“兵凶战危，事非小可。况兼南朝来到西洋，隔了八百里软水洋，隔了五百里吸铁岭，这个道士。这个和尚，若不是个有本领的，焉能至此？我却有个道理，先得一个人做个先锋，探他一探，看他本领何如？次后到我，我便有个基酌。只还有一件来，须得个形容古怪、相貌蹊跷的做个先锋，才吓得人动。”正在踌躇之时，只见阶下一个小道童儿身长三尺，发长齐眉，脱俊无双，举止端重，祖师心里想道“这个小道童儿倒有些仙骨，不免这个先锋就安在他的身上罢。”好祖师，叫一声：“阶下走的甚么人？”道童答应道：“弟子是无底洞。”祖师道：“你怎么叫做个无底洞？”道童说道：“弟子自家也不知道。只是传闻道，弟子初生之时，不见父，不见母，却在龙牙门山洞里爆将出来，当得一个樵夫抬着。那樵夫低头一看，其洞极深无底，樵夫就叫我弟子做个无底洞。”真君道：“谁叫你到我这个山上来？”无底洞道：“只因樵夫早丧，弟子身无所归，故此投托门下。”真君道：“你在我的山上几年了？”无底洞道：“已经在此六年了。”真君道：“曾学些甚么本领么？”无底洞道：“弟子本领一分也不曾学得。”真君道：“你既一分本领也不曾学得，你在我山上所干那一门？”无底洞道：“弟子在此山上挑了六年水，烧了六年火，浇了六年松树，这就是弟子所学的本领了。”真君道：“似此说来，这六年之间多亏你了。”无底洞道：“怎么说个亏弟子？只是自今以后，望师父教授些就是。”真君道：“我今日就教你。”无底洞道：“既蒙师父教诲，待弟子磕几个头。”真君道：

“不消磕我的头，你到后面玉皇阁上，对了三清老爷叩上四个头来，我这里即时传授些本领与你。”

天下人学本领的心那一个不胜？无底洞听知师父要传本领与他，辞了师父，竟奔后面玉皇殿去，去到山后，果见三间大殿，殿门外有一座白玉石砌成的栏杆，栏杆外是一条金水河，滴溜溜的一泓清水。殿门是朱红漆的槁扇，槁扇上是金兽面的吞环。殿上都是碧瓦雕梁，两边都是挑檐象鼻。进得殿来，果见上面坐的是上清、玉清、太清三位祖师，两边坐的都是些三十六诸天、七十二尊者。中间供案上两道纱灯、两路净瓶，一座大香炉香烟不绝。下面供献着三杯仙酒、三枚青枣儿。无底洞因是师父许了传他本领，已是欢喜，却又看见这个宝殿清幽，越加欢喜，跌倒身子，就磕了四个头，起来就走。却又想一想，说道：“这供献的是我师父的仙酒，这仙酒饮一杯，与天同寿，发白转黑，齿落重生，永远不死。我每常伏侍师父之时，看见他饮这个酒，我闻得他一阵香，我喉咙里面就是猫抓的一般痒，巴不得饮上半杯儿。今日我来磕头，却遇着这个仙酒，岂不是天假良缘，难逢难遇？况兼此处幽静，又没有个人儿瞧着，何不偷吃了他的，以得长生，也强似学甚么本领。”才要动手，心里又想道：“倘或师父知道，却又枉了我六年挑水烧火的辛勤。”正在筹度，忽然间一阵风来，吹得那仙酒清香扑鼻而过。无底洞馋病发了，顾不得甚么师父不师父，一手取过一盅来，一口直干到底。却没有些甚么下酒的，取过一个青枣儿来，一口一毂碌。这一杯酒下去，好不快活也，正是：

一任光阴付转轮，平生嗜酒乐天真。笑吞竹叶杯中月，香泻桃花瓮底春。彭泽县中陶靖节，长安市上谪仙人。羊角半山千日醉，直眠无底洞通神。

却说无底洞饮了这杯仙酒，越惹得喉咙痒了，忍不住的傻头儿，却把那两杯酒都断送了他的，把那两枚青枣儿都结果了他的。方才要转前山去见师父，怎奈两只脚不做主，扑的一声响，跌在地上，昏昏沉沉的，鼾响如雷。过了半日，酒才醒些，一会儿爬将起来，捶胸跌脚的说道：“哎！师父叫我磕了头转去，教我本领，我怎么在此贪其口腹，误了大事？”恨上两声，争忙里就走，刚才的走了两三步，只见浑身上下就如蚂蚁子钻一般，也说不尽的痒，抓了抓儿，越抓赶痒。无底洞心里想道：“似此痒痒酥酥，怎么去见师父？这玉栏杆外倒有一泓滴溜溜的清水，不如下去澡洗一番，再作道理。”脱了衣服，一个澡洗，洗得好不快活，那里再有半点儿痒气罢。

无底洞心里想道：“明日过夏时再来洗一洗。”跑上岸来，提起衣服，把只左手去穿，只见鬻策一声响，左边胳肢窝里撑出一只手来；把只右手去穿，只见鬻策一声响，右边胳肢窝里撑出一只手来。把个无底洞就唬得魂不附体，魄不归身，说道：“敢是不合偷饮供酒，三清老爷见罪，撑起我两只膀子来。似这等节外生枝，怎么去见师父？”道犹来了，只见左边肩窝儿里鬻策一声响，左边撑出一个头来；右边肩窝儿里鬻策一声响，右边撑出一个头来。左边的头，像朝着右边的头说话；右边的头，就像朝着左边的头说话。中间一个头，照左不是，照右不是。无底洞越加心慌意乱，安身不住，走到玉栏杆外清水里面去照一照，恰好全不是自家的模样了：三个头就有三张脸，三个鼻子，三双耳朵，六只眼睛，六道眉毛，又有十二个獠牙生在口上。

无底洞跳上两脚，说道：“哎，今番却主饿死也！平时间一个头，尚且没有帽儿戴；如今三个头，那里去讨这许多的帽

儿戴？平时间一副脸皮，尚且没有躲人处；这如今三副脸皮，那里去躲得这许多的人？平时间一张口，尚且没有饭吃，这如今三张口，那里去讨这许多的饭吃？平时间一口牙齿，尚且没有甚么齧得，如今十二个獠牙，那里去讨这许多的齧？却不是主我饿死也！”再照一照，只见头发都是红的，无底洞说道：“今番是个红孩儿了。”再照一照，只见三个头都是靛染的，无底洞说道：“今番又是个蓝面鬼了。似此模样，三分象人，七分象鬼，怎么去见我的师父？怎么去见我的朋友？”心中烦恼，把三个头摇了一摇，只听得忽喇一声响，如天崩地塌一般，全然不由无底洞了。平白地往上一长，就长得身高三丈，三个头，四条臂膊。无底洞道：“我这回是个甚么样人品？欲待不见师父，我这等身长、脚长、头多、手多，好里去讨衣穿，那里去讨饭吃？欲待去见师父，我这等身长、手长、头多、口多，又不象个人模样。只一件事，自古道得好：‘丑媳妇免不得堂上见公姑。’我不免还去请教师父，叫他救我。”

转身来到前殿。三丈长的身子，那里有这等可体衣裳，只得把些旧衣服遮了前面不便之处。三丈长的人，那里有这等高大门扇，只得低着头俯伏而入。见了师父，满口叫道：“师父，可怜见我弟子，舍福救我弟子罢！”羊角道德真君只作一个不知，喝声道：“这是个甚么鬼王？敢进我的宝殿！”快快的叫过黄巾力士来：“你与我把他打下阴山背去，教他永世不得翻身。”无底洞慌了，连声叫道：“师父，我不是甚么鬼王，我不是甚么鬼王！”真君道：“你不是鬼王，你是那个？”无底洞说道：“弟子是六年挑水、扫地、灌松树的无底洞。”真君道：“你既是无底洞，怎么这等一个模样？”无底洞道：“是弟子到玉泉阁下去磕头，不合偷吃了三清老爷面前三杯酒、三枚青枣儿。”真君道：“你有酒吃，有枣儿吃，就做这等的模样？”无底

洞道：“不是做模样。只因酒醉之后，浑身发痒，是弟子到金水河里作了一个浴，跑上岸来，左边胳肢窝里一声响，左边撑出一只手；右边胳肢窝里一声响，右边撑出一只手来。左边肩窝里一声响，左边撑出一个头来；右边肩窝里一声响，右边撑出一个头来。”真君道：“三头四臂是了，怎么又有这等长哩？”无底洞道：“弟子只把头摇了摇，只听得天崩地塌一般，也全然不由弟子的主张，一长就长到这个田地。如今做出这一场丑来，全仗师父救拔！”真君道：“你这叫做自做孽，不可活。那个酒连我们也不敢惹他，你怎么去吃他？吃了他不至紧，永世不得人身，只好在阴司之中做个恶鬼。”

无底洞听知他永世不得人身，就放声大哭，说道：“老爷，可怜见弟子在这个山上六年，也是伏侍老爷一场，望乞高抬神力，救拔残生。”羊角道德真君看见他哭的凄惨，却才把个真情对他诉说，说道：“徒弟，你不要慌。”无底洞道：“怎么叫弟子不要慌？”真君道：“我如今要下山去，和南朝的道士和尚提刀赌胜，缺少了一个前部先锋。”无底洞道：“缺少先锋，与弟子不相干涉。”真君道：“是我将你脱了凡胎，换了仙体，充为前路先锋，擒拿道士、和尚。”无底洞道：“是我将你脱了凡胎，换了仙体，充为前路先锋，擒拿道士、和尚。”无底洞道：“既是师父有这许多的情由，何不直对弟子所说，免得弟子吃了这许多的惊疑。”真君道：“此是超凡入圣，何必惊疑！”无底洞道：“怎么三杯酒、三枚青枣儿，就任会超凡入圣？”真君道：“三杯仙酒，乃是三个仙体，你三个头便是；三枚青枣儿，是三股仙气，你两股气从傍而出，却就撑出两只手，你一股气从直而上，却就撑得这三丈之长。”无底洞道：“我的四大，如今在那里？”真君道：“有个时候，你亲自看见。”无底洞道：“师父，怎么救取我转来罢？”真君

道：“你再到金水池里作一浴来，我这里就有个法儿和你解救。”

无底洞听知与他解救，他心中大喜，连忙的跑到山后，只见金水河中水面上幌着一个死尸。无底洞又吃了一惊，近前去作一看来，原来就是他的色身。他心里想道：“既是我的色身在此，何不下水去走一遭儿？一则是澡酒仙身，师父好来解救；二则是取上色身来还他一个葬埋道理。”跑将下去，那里有个色身？洗了一会澡，复上桥来，三头还是一个头，四臂还是两只臂，无底洞还是一个无底洞。再去参见师父，师父道：“今番可好哩？”无底洞道：“我的还是我的，岂有不好之理！”真君道：“收拾下山去来。”无底洞道：“弟子今番见了本相，怎么又做得先锋？”真君道：“你到交战之时，大叫一声‘师父’，把个身子儿望上弓一弓，还是三头四臂，还是三丈之长。”无底洞道：“我若是三头四臂，三丈全身，我把南朝的人马，直杀得他只轮不返，片甲不回。”真君道：“你明日上阵之时，现了三头四臂，三丈全身，唬得南朝将官跌下马来，你切不可坏他，待姜金定去拿他，别有个道理。”无底洞道：“怎么不可坏他？”真君道：“你若坏他，便伤了我杀戒之心，枉了我千万年修炼。”无底洞道：“谨依师父严命，不敢有违。”羊角道德真君收拾一班宝贝，张满一口花篮，带领无底洞真人，排备下山厮杀。

不知此去胜负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七回 二指挥双敌行者 张天师三战大仙

诗曰：

山人骑鹿云中行，手拾翠华餐玉英。欲扞星辰辨南北，紫霄峰上坐吹笙。野客寻真跨鹿行，洞天寥廓秋天晴。布袍革履无相问，啸弄千戈夜战征。

却说羊角道德真君头戴冲天如意巾，身穿着黑缘边蓝敞袖，腰系着水火双环带，脚穿着（革各）鞞紫麻鞋，还有一张太阿宝剑，还跨一只八叉仙鹿，带领了无底洞真人，吩咐了众弟子，撇了羊角洞，辞了羊角山，驾起一朵祥云，望空而起。顷刻之间，就是金莲宝象国。好个真君，按落云头，竟到荒草坡下。只见姜金定走近前来，俯伏在地说道：“有劳师父远来，未曾迎接，接待不周，望乞恕罪。”真君道：“姜徒弟，你过来听我说。”姜金定跪着说道：“师父有何吩咐？”真君道：“兵不厌诈，将贵知机。今日是个头阵，不可轻易造次。”姜金定道：“须烦师父指教一番。”真君道：“若是你先出马，南朝将官怕怯于你，不肯领兵前来。莫若先将无底洞出马，出其不意，攻其无备，闪他几员将官过来，先灭他一场威风，先扫他一个挑子。却待我来，多搬出几番本领，活捉僧人，生擒

道士，与你成功。”姜金定道：“多谢师父指教，感谢不尽。”

羊角道德真君叫声：“无底洞何在？”无底洞应声道：“弟子在这里。”真君道：“你到沿海地面南军阵前，高声叫道：‘那一个强将敢来出马，敢与我交锋？’看他那里是个甚么将官来，你便抖擞精神，与他交战。”无底洞说道：“弟子空着一双手，怎么与他交战？”真君道：“我自有兵器与你。”无底洞道：“愿借兵器来。”羊角道德真君转身到水火花篮之内，取出一个小小的葫芦来，拿在手里，说道：“你过来，我把这个兵器交与你。”无底洞看了，微微而笑，说道：“师父差矣！这个葫芦只好盛药，怎么教我拿去当枪当刀？”真君道：“你看来！”只说一声看，就把一个葫芦拿在手里，吹上一口仙气，喝声道，“变！”即时就变做丈八长的一杆柳叶神枪，递与无底洞。无底洞接了这一杆枪，飞星就走。真君道：“你转来，我还有事吩咐你。”无底洞道：“师父，你好扫人的兴。”真君道：“你谨记得，临阵之时，要叫‘师父’。”无底洞说道：“晓得，我做徒弟的不叫师父，敢叫别人？”

即时拽枪出阵，高叫道：“南朝是那一员将官敢来和我厮杀？”一来一往，叫上叫下的。早有蓝旗官报上中军宝帐，说道：“番国里走出一个小道童来，身長三尺，发迹齐眉，手里拽着一杆长枪，声声叫道讨战讨战。”三宝老爷道：“料一小道童能有多大的本领？”传下将令，说道：“谁敢出阵擒此道童？”道犹未了，班部中闪出一员将官来，应声道：“末将不才，愿单鞭出马，擒此道童。”老爷道：“你姓甚名谁？现任何职？”来将道：“本姓沙，名彦章，原任南京锦衣卫镇抚司正千户之职。末将祖籍出自西域回回，极知西番的备细。”老爷道：“有甚么备细？”沙彦章道：“西洋地面多有草仙、木

仙、花仙、果仙，又有一等雷师、雨师、风师、云师，又有一等山精、水精、石精，各样的妖术也不计其数。这个小道童一定是个甚么怪物。”三宝老爷道：“你出阵时，务在小心，不可疏略。”沙彦章应声道：“未将知道。”即时绰鞭上马。你看他：

上世功勋满钟鼎，后昆风骨总侯王。金鞭响处无强敌，立地妖儿束手降。

却说沙彦章单鞭匹马，竟奔阵外。来到荒草坡前，果真见一个小小道童，身不满三尺，发迹齐眉，手执长枪，高声叫道：“来者何人？愿留名胜！”沙彦章说道：“吾乃南朝总兵官王爷麾下正千户沙彦章的便是。你是那里黄毛小犬、山野的畜性，敢在这里胡言乱语，惊动我大明人马？你从实说来，你还是那一国差来打探我宝船细作，万事皆休，若还乱道，你看我手里吞云吸雾紫金鞭，教你目下就丧残生，他时悔之晚矣！”那小道童大笑了一声，说道：“我实告诉你罢，我非别国所差，我乃羊角山羊角洞羊角道德真君的徒弟，谨奉师父严命，来取你南朝将官的首级。你不如早早的下马受降，免受刀兵之苦。”沙彦章大怒，骂道：“这等一个小毛虫，敢开这等的大口，敢说这等的大话。”举鞭来照头一鞭。那无底洞原本等不是个抡枪舞剑的，却沙千户的鞭又来得凶，他措手不及，只苦了个头，攥了一鞭，打得个颈脖子只是一触，忍不过疼，叫上一声：“师父，救命哩！”那晓得这一声“师父”，正叫得合了折，立地时间，就长出三个头、四个臂，就长成三丈多长，就长成朱砂染的头发，青靛涂的脸子，好不怕人也。沙千户反吃了一惊，收神不定，不觉的跌下马来。跌下马来不至紧，早被些番奴撮撮弄弄，提弄去了。正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沙千户没奈何，只得隐忍，再图后功。羊角真君吆喝道：“只

可拿人，不可伤人性命。”

却说无底洞又到南朝阵上，高声大叫的说道：“要生擒道士，要活捉和尚。”总兵老爷闻之，问道：“沙彦章出阵何如？”报事官回复道：“沙彦章中了小道童之计，已经活捉去了。”总兵官大怒，说道：“这等一个三尺童子，输阵与他，怎叫做个过海，怎叫做个取番？”即时取过令箭一枝，折为两段，说道：“你们将官拿不住这个道童，取不得这个金莲宝象国，罪与此箭同！”众将官看见总兵老爷发怒生嗔，那一个不战战兢兢，那一个不披挂上马。早有一员将官，现任南京金吾前卫都指挥金天雷，身長三尺，膀阔二尺二寸，不戴盔，不戴甲，全凭手里一件兵器，重有一百五十斤，叫做个“神见哭任君镜”。总兵官未及吩咐，早又闪出一员将官，现任南京豹韬右卫都指挥黄栋良，身長一丈二尺，膀阔五尺，红札巾，绿袍袖，黄金软带，铁菱角包跟，使一条三丈八尺长的“鬼见愁疾雷锤”。总兵老爷看见这两员将官，虽则是一个长，一个矮，其实是：

一般勇猛，无二狰狞。都则是操练成的武艺高强，那些个拣选过的身材壮健。神见哭的任君镜，怕甚么甲仗鳞明；鬼见愁的疾雷锤，谁管他刀枪锋利。腾腾杀气，你你我我，同时赛过六丁神；凛凛英雄，阿阿依依，一地撇开三面鬼。旗开处，喝一声响，令似雷霆；马到时，撑两道眉，威如熊虎。长的长窈窕，撞着开路先锋，咱说甚么你的长；短的短婆婆，遇着土地老子，你说甚么咱的短。正是：重重戈戟寒冰雪，闪闪旌旗灿绮霞。九里山前元帅府，昆阳城外野人家。

总兵官老爷说道：“诸将出马敢有疏虞，军法从事！”这

两员将官管应道一声“是”，早已跨上马奔出阵前。

只见还是那一个小道童，身長三尺，发迹齐眉，手里拽着一杆长枪，口里叫道：“南朝有那一员强将，敢来与俺厮杀？”金天雷一时怒发，从左角上雪片的任君锐划上前去。黄栋良从右角上雨点的疾雷锤打上前去。一个划将去，一个打将去。自古道：“好汉不敌两。”莫说个无底洞会得支持，口里连声叫道：“师父救命哩！师父救命哩！”立地时节，就长出三个头，四个臂，就长成三丈多长，就长成朱砂染的头发，就长成青靛染的脸子。金天雷吆喝道：“黄指挥，那管他三头四臂，我和你只是划他娘！”黄栋良叫金指挥道：“那管他甚么青脸獠牙，我和你只是打他娘！”一个划，一个打，打得个蓝面鬼没处安身。蓝面鬼走过左，左边划得凶；蓝面鬼走过右，右边打得凶。只当两个钟馗攢着一个小鬼。羊角道德真君看见，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南朝将勇兵强，不当小可，我今番差起了这个主意。”姜金定站在真君身旁，说道：“师父快救师弟哩！”好个真君，拿过水火花蓝儿，取出一件宝贝，念动真言，宣动密咒，把个宝贝望空一撒，只见满天飞的都是些明幌幌的钢刀。那一天的飞刀吊下来，也不计其数。亏杀了南朝两员大将，一个任君锐，一个疾雷锤，把那飞刀就打做个：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羊角道德真君只是口里打啧啧，没办法，收了飞刀，接了蓝面鬼。

南朝二将策马而回。只是两个马带了些伤，一个伤了后腿，一个伤了尾巴。蓝旗官报上中军宝帐，总兵老爷大喜，说道：“威武不能屈，这才是个将官的道理。”道犹未了，那三尺长的小道童又来讨战，口里不知高，不知低的说道：“要生擒道士，要活捉和尚。”总兵老爷说道：“须得天师，才有个结束还他。”即时请到天师。天师道：“这小道童儿是个甚么来历？

”总兵老爷道：“前日之时，多蒙天师道力退了妖婢姜金定。这如今又是姜金定请到甚么羊角山羊角洞羊角道德真君。这真君原是姜金定甚么师父，神通广大，变化无穷，先着这个小道童做个前部先锋，会弄三头四臂，青面獠牙，唬吓人取胜。先前千户沙彦章被他捉去，后来金指挥、黄指挥两人出马，已自有个赢手，又被羊角真君满天的飞刀遮头扑面，以此上二将不能取胜。如今小道童又来讨战，坐名要天师对阵，故此冒渎尊颜，请凭示下。”天师道：“此等妖道，何足为奇，贫道家传自汉朝到于今日，历过多少朝令，见过多少法师，莫说顶冠束带的，就是三岁娃花儿，也晓得神通，也晓得变化。莫说受生为人的，就是鸡、豚、鹅、鸭，也会通神，也会变化。”总兵老爷道：“似此说来，绝妙，绝妙！须烦天师一行。”天师道：“贫道就行。”即时出马，左右列着两杆飞龙旗，左边是二十四名乐舞生细吹细打，右边是二十四名道士仗剑捧符。中间一面坐纛，坐纛上写着“江西龙虎山引化真人张天师”十二个大字。门旗隐隐，一个天师坐着一匹青鬃马。

却说那个小道童儿看见一簇人马，擂鼓摇旗，就要厮杀，也不管他是个甚么人，掣过那一杆火类枪，劈胸就是一枪。天师一袖指开了枪，一手举起七星宝剑，望宝一掀，主意来取道童的首级。那晓得羊角道德真君闪在半空中云头里面，把个宝剑接住了。天师看了半日，不见个七星宝剑下来。只见那个小道童现出三头四臂，三丈金身，朱红头发，青脸獠牙。三个头就是三张口，口口说道要捉天师。四只手就是四杆枪，枪枪来奔天师。天师到也好笑，没奈何只得跨上草龙，腾空而起。腾空而起不至紧，却又劈头撞着羊角道德真君。真君高叫道：“那里走！”天师道：“你是个甚么人，敢来拦我的去路？”真君看见天师来得凶，却不敢轻易，连忙的拿过水火花篮子，取出

一个宝贝来。这宝贝不是小可的，却是轩辕黄帝头上一个顶阳骨，团团圆圆，如镜子之状。他衡着一股太阳真精，聚而不散。背后有五岳四渎，面上有社稷山川，明照万里，即如皓月当空。凭你是人、是鬼、是神仙，举起来一照，即时现本形。凡是呼风唤雨，驾雾腾云，见之即止。凡是驱神遣将，五围三推，见之即退。任是移星转斗擎天手，也要做个懵懂痴呆浑钝人。这宝贝名字叫个轩辕镜。羊角道德真君取出这个镜来打一照，天师没奈何，也自现了本相，连人连草龙都吊将下来。下面又撞着姜金定日月双刀，蓝面鬼火枪三杆，天师看见到也好笑，没奈何只得丢下一根束发玉簪儿来。那簪儿蹶地一声响，化作一条白龙，驮着天师下海而去。

却说羊角大仙得了头阵，满心欢喜，跨着八叉神鹿，仗着天曹宝剑，左边一个姜金定日月双刀，右边一个无底洞火枪三杆，成群结党，往往来来，高声叫道：“你既是天师，怎么败阵而走？再有本领敢来战么？”天师道：“这个妖畜如此无礼，搪突于我。”即时出马，也不用飞龙旗，也不用皂坐纛，也不用乐舞生，也不用甚么道士，单骑着一匹青鬃马，仗着一口七星宝剑，高声骂道：“那骑鹿的草虫，那三头的恶鬼，亏了你们好厚脸皮！人生在天地之间，秉阳精而为男子。男正乎外，夫者妻之纲，岂可以区区男子，六尺身材，反被一个妖妇所惑，反为一个妇人指使？巾幗之辱，捱于市朝。何况于你男女混杂，昼夜不分，成一个甚么道理？纵有大功，难收此耻！”羊角仙人听知这一席话儿，心上老大的没趣，只是勉强答应道：“你败兵之将，不足以言勇，反来摇唇鼓舌，惑乱我的神机。”道犹未了，姜金定在左壁厢抢动日月双刀，竟奔到天师的面上；右边蓝面鬼掣过三杆火枪，竟奔到天师的身上。天师急架相迎。前面羊角仙人又是劈头的宝剑。天师那一口七星宝剑：

一冲一撞，说甚么李天王降妖魔于旷洞之野；一架一迎，那数他揭帝神收魍魉于阴山之前。他的枪，刀的刀，剑的剑，管教他难寻半点空闲；撇处撇，撩处撩，处长长，到底是不争分毫差错。一任他一二三，抖擞威神，恁般的喊声震动；但凭俺七八九，设施武艺，全不见战马咆哮。剑舞八方，俨然是个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之位；威生八面，竟然打破他休、伤、杜、绝、惊、开、生、死之门。风行雷令，就是须弥山即如芥子，何愁他铁叠金城；火速符飞，纵然大罗殿就在目前，岂惧你凶神恶煞。谁不道我龙虎山龙虎卫龙虎真人，统领着貔貅百万；却笑你小西洋羊角山羊角洞羊角草仙，牵连的麀獐一班。正是：走入边崖石径斜，无端魍魉竟榆挪。岂同三战刘先主，直是钟馗把鬼拿。

却说羊角仙人看见张天师来的不善，转身取过水火花篮儿，拿动宝贝。天师眼儿又快，早知其意，即时取出一道飞符，放在宝剑头上烧了，念了两句，喝了一声，早有四个天将站在面前。及至羊角真君又取出那个轩辕镜来，实指望天师照依前番落马。不晓得天师到不曾落马，恰被黑脸獠牙的赵元帅照头一鞭，打得个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情恋落花。好个赵元帅，左一鞭，左边姜金定慌了，随着鞭稍儿一道火光，入地而去。右一鞭，右边无底洞三个头只剩得一个，四只臂只剩得一双，拽着枪没命而跑。

天师谢了天将，得胜回来。元帅老爷道：“多蒙天师道力，杀退此贼。但此贼一日不擒，此国一日不服，设何计以擒之主”天师道：“今日天晚，尚容明日贫道再作一个处置。”到了明日，不待天师出马，那个羊角仙人又领了姜金定、蓝面鬼阵

前讨战。天师今番拿定了主意，方才出马。羊角仙人见了天师，一口宝剑斜撇而来。天师七星宝剑急忙架住，一上一下，一往一来。两个人正战在酣处，只见左肋下姜金定。斜刺里日月双刀滚将来。左边就有一个天师，一口七星宝剑单战姜金定。两家正战在酣处，右肋下三头四臂鬼，斜刺里三杆火尖枪刺将来。右边就有一个天师，一口七星宝剑单战三头四臂鬼。正战在酣处，羊角仙人高叫道：“好道士，你会分身法，偏我不会使个分身么？”道犹未了，一个就是十个，十个就是一百个。天师高叫道：“好草仙！你会分身法，偏我不会使个分身么？”天师也是一个分十个，十个分百个。先是一百个羊角仙人，已是塞满了荒草坡前。今番又添了一百个张天师，就把个荒草坡围得密密层层，吆吆喝喝。一百个羊角仙人，一百口飞刀；一百个张天师，一百口七星宝剑。混杀做一驮儿，也不见个高低，也不分个胜负。

羊角仙人心里想道：“两家只斗个分身之法，何足为奇，少不得还要拿出宝贝儿来耍他一耍。”一手提着水火花篮，一手摸着宝贝。天师的神眼岂当等闲，先前就看见了，急忙的剑头上烧了飞符，喝声：“到！”羊角仙人拿出那个轩辕镜的宝贝儿来打一照，两家子都收了分身法。仙人即时跑向前来，指望把天师拿住。那晓得左边猛空的扑地一声响，转头看时，只见左边站着个三只眼、拿火砖的大汉，掣将水火花篮儿去了。未及开口，右边猛空的也扑的一响，转头看时，只见右边站着个铁幞头、拿钢鞭的大汉，一手掣将轩辕宝贝儿去了。未及转身，那两个大汉驾起一朵祥云，腾空而起。羊角仙人也自腾空而起。两个要拿去，一个要抢来，三个人绞作一堆儿在半空之上。

却说去了羊角仙人，止剩得一个姜金定，一个蓝面鬼。这

两个人怎么是天师的对手？天师把个嘴儿拱一拱，那两个就是钉钉了的一般。天师对着左边喝一声道：“贱婢！你的日月双刀怎么不舞？”姜金定把个眼儿瞅两瞅，只是动不得，也没奈何。天师又对着右边喝一声道：“小鬼，你的火尖三杆枪怎么不戳？”蓝面鬼把个眼儿瞪两瞪，只是动不得，也没奈何。天师道：“相烦关元帅，与我拿他过来。”只见关元帅圆睁凤眼，倒竖蚕眉，怕他甚么姜金定，怕他甚么蓝面鬼，少不得一条索。

天师辞了天将，解上两个贼头，献上中军帐元帅麾下。三宝老爷道：“你两个是甚么人？”一个道：“俺是金莲宝象国女将姜金定。”一个道：“俺是羊角大仙徒弟无底洞。”三宝老爷道：“你两个人少不得一死。只一件来，死于王事，不失为忠。”姜金定道：“既是女将们尽忠，元帅这里理合释放罢！”三宝老爷道：“怎么释放得你？自古道：在商为义士，在周为顽民。”三宝老爷又有些瘠气，叫声：“左右的，每人赏他酒一瓶、肉一肩，与他一个醉饱而死。”姜金定头也不转。蓝面鬼一口一瓶酒，一口一肩肉。左右道：“你怎么吃得这等快哩？”蓝面鬼道：“你岂不晓得我是个无底洞？”左右道：“这一位怎么不吃？”蓝面鬼道：“他是个女将军，洞有底。”左右道：“既是有底，怎么会陷人哩？”蓝面鬼道：“正叫做个有底陷人坑。”

道犹未了，一枝令箭下来，着俘囚解到帐下。三宝老爷道：“押出辕门外枭首示众。”王尚书道：“且慢！”老爷道：“怎么且慢？”王爷道：“下战斩首，上战输心。今日枭首之时，也要他心服。”老爷道：“怎见得他心服？”王爷道：“要他各人供一纸状，看他心下何如。”老爷道：“王老先儿说的就是。”即时责令两个俘囚，各人供状一纸。老爷道：“你两人今日之死，各人心服不服？”两个人齐声答应道：“心服。”

老爷道：“你两人既是心服，各人供上一纸状来。”姜金定道：“女将不知道状是怎么样供？”老爷叫声：“左右的，取出供状式样来与他看着。”姜金定看了供，说道：

“供状人姜金定，系金莲宝象国总兵官姜老星忽刺之女，供为违抗天兵，自取罪戾事：中国有圣人，万邦来享。天兵西下，自不合鞠旅陈师，违抗不顺，以致战败授俘，理当梟首。逆天者亡，夫复何辞！所供是实。”

蓝面鬼供说道：

“供状人无底洞，系羊角山羊角洞羊角道德真君徒弟，供为妖邪煽惑良民，自重罪恶事：王者四海一家，卧榻边岂容鼾睡。自不合猖妖惑众，抗拒天兵，以致人国兵伤财尽，是谁之过欤？妖言者斩，亲于其身为不善。罪何可逃？所供是实。”

三宝老爷着了供状，说道：“这两人果真心服。”王爷道：“得他心服，才是个王者顺天应人之师。”旗牌官押赴辕门外梟首，一个人一刀。只见姜金定一道黑烟，扑天而去。蓝面鬼一刀一段，白气腾地而去。旗牌官报上中军帐。三宝老爷道：“快问天师。”

不知天师有何高见，晓得他是个甚么脱壳金蝉，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八回

长老误中吸魂瓶 破瓶走透金长老

诗曰：

为问西洋事有无，狰狞女将敢模糊。防风负固终成戮，獯豸强梁竟作俘。可汗头颅悬太白，阏氏妖血溅毳毼。任君惯脱金蝉壳，难免遗俘献帝都。

却说三宝老爷听知辕门外刀下不见了人，一时未解其意，请问天师。天师道：“黑烟是火围，白气是水围。”三宝老爷不准信，说道：“既是他会水、火二围，怎么初然肯受缚而来？怎么末后肯写供状？”王尚书道：“似此绑缚，怎么得脱？”天师道：“二位元帅不信，即时就见分明。”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所有妖道身骑着八叉神鹿，手持宝刀，带领姜金定、蓝面鬼，还有一枝番兵番马，声声叫道放火烧船，张天师不在心上，单要生擒金碧峰长老。”原来羊角仙人是个仙籍上有名的主儿，就是马元帅、赵元帅擅使，总然争闹一场，水火蓝、轩辕镜俱已付还他了，故此他又下来讨战。三宝老爷道：“果真的，这些番狗死而不死，着实是不好处他。”天师道：“此时天晚，莫若抬将免战牌出去，俟明日天晓再作道理。”

却说羊角仙人看见了免战牌，高叫道：“你们有耳朵的听

着，我们今晚且回，明日来单要你甚么金碧峰出马，其余的倒不来也罢。”三宝老爷听知他这等吆喝，心上老大的吃力。到了明日早上，请出王尚书来，大家计议。王爷道：“今日妖道再来，我和你说不得了。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还只在国师身上才好。不然连我等的性命都是难逃。”道犹未了。妖道又来讨战，不要别人，坐名要金碧峰长老。王爷道：“说不得了，只得拜求国师。”老爷道：“见教的极是。”

相见国师，国师道：“连日胜负何如？”三宝老爷道：“这个金莲宝象国如何这等费手也？”长老道：“怎么费手？”老爷道：“前日有几员番将，武艺颇精，神通颇大，仗凭朝廷洪福，国师佛力，俱已丧于学生的帐下诸将之手，故此不曾敢来惊烦国师。近日出一女将名唤姜金定，虽是一个女流之辈，赛过了那七十二变的混世魔王，好利害哩！好利害哩！多亏了天师清净道德，败了他几阵，不料他到个甚么羊角山羊角洞，请下个甚么羊角道德真君来。那真君骑一只八叉神鹿，仗一口飞天宝剑，带领了一个小道童：三头四臂，一手就伸有三丈多长，朱砂染的头发，青靛涂的脸儿。连番厮杀来，诸将不能取胜。昨日天师三战妖道，虽不曾大败，却也不能大胜。今日妖道又来讨战，口口声声不要他将交锋，坐名要国师老爷出马，故此俺学生辈不识忌讳，特来相恳。”长老道：“善哉，善哉！贫僧是个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怎么说个‘出马’二字。就是平常间，扫地也恐伤蝼蚁命，飞蛾可惜纸糊灯。”三宝老爷心里想道：“国师这个话，是个推托的意思。”王尚书心里想道：“国师推托，我们下西洋的事，就有些毛巴子样儿。”只有马太监在座，倒是个肯说话的，他说道：“即国师不肯出马，不如暂且宝船回京，奏过万岁爷再作道理。”长老道：“阿弥陀佛！怎么暂且回京？”马公道：“用兵之道、进退二者。

今日既不能进前，莫若退后。若做个羝羊触藩，进退两无所据，那时悔之晚矣！”长老道：“阿弥陀佛！你们都不要慌，待贫僧出去看一看来，看这仙家是个甚么样子。”马公道：“看也没用处。”长老道：“自古说得好：‘三教原来是一家。’待贫僧看他看儿，不免把些善言劝解他归出去罢。”马公道：“道士乃是玄门中人，不比释教慈悲方便。倘或他动了火性，饶你会说因果，就说得天花乱落如红雨，怎奈他一个不信，他尊口噤然佯不知。不如依俺学生愚见，智且回京的高。”长老道：“钦承王命，兵下西洋，岂可这等半途而废？待贫僧去劝解他一番，看是何如。”

长老站将起来，把个圆帽旋了一旋，把个染衣抖了一抖，一手托了紫金钵盂，一手拄着九环锡杖，念了一声“阿弥陀佛”，把个胡须抹了一抹，竟下宝船而去。王尚书走向前来，问说道：“国师那里去？”长老道：“贫僧去劝解那个仙家，叫他转回山去罢。”王爷道：“你把自己的性命都不当个性命。虽说你佛门中曾有舍身喂虎、割肉饲鹰，那却是个朝元证果。你今日身无寸甲，手无寸铁，旁无一人，光光乍儿前临劲敌，岂不是个暴虎冯河。倘或有些差池，怎么是好？”长老道：“有个甚么差池？”王爷道：“国师忒看轻了。昨日天师带领着许多人马，况有令牌符水随身，况有天神天将救护，况有草龙腾空而起，若大的本领，尚不能取胜于他。你今日赤手空拳，轻身而往，岂不是羊入虎口，自速其亡？依我学生愚见，还带一枝人马，远壮军威；还带两员将官，随身拥护。国师，你心下如何？”长老低了头，半晌不开口，心里想道：“天师虽则是外面摆列得好看，内囊儿怎比得我的佛力。”过了半晌，说道：“贫僧也不用人马，贫僧也不用将官。”马公道：“国师可用一匹脚力？”长老道：“贫僧也不用脚力。”三宝老爷道：

“你们只管琐琐碎碎，国师，你去罢！全仗佛爷无量力，俺们专听凯歌旋。”长老把个头儿点了一点，竟下宝船而去。

长老去了，马公道：“国师此行不至紧，我们大小将官和这几十万人马的性命，都在他身上。”王爷道：“怎见得这些性命都在他身上？”马公道：“我们当初那晓得甚么西洋，那晓得甚么取宝，都是天师、国师所奏，故此才有今日。到了今日，正叫做满园果子，只看他两个人红哩！昨日天师有若大神通，也不能取胜。今日国师此去，又未知胜负何如。倘或得胜，就是我大明的齐天洪福；倘或不能取胜，有些差池，反惹他攻上船来，我等性命也是难保。”王爷道：“老公公之言深有理。只是这如今事出无奈，空抱杞人之忧。”

马公道：“俺学生还有一个处置。”王爷道：“是个甚么处置？”马公道：“禀过元帅郑爷，差下五十名夜不收，前去打探军情。若是国师得胜，报进营来，我们安排金鼓旗幡迎接。倘或不能取胜，多遣将官，多发军马，助他一阵。再若是国师微弱，被妖道所擒，叫他作速的报上船来，我们搅动划车，拽起铁锚，扯满风篷，顺流而下，回到南京，再作一个道理。王老先儿，你意下何如？”王爷道：“此计悉凭元帅郑爷裁处。”禀过三宝老爷，老爷说道：“所言者是。”即时差下五十名夜不收，前去体探消息。怎么南朝的夜不收会到西洋体探军务消息？原来三宝太监是个回回出身，他知道西番的话语，他麾下有一枝人马，专一读番书，专一讲番语，故此有这一班夜不收，善能打探消息。

却说这五十名夜不收离了宝船，望崖上奔着，国师老爷就早已看见了。原来西番俱是些沙漠地界，无山林丛杂，无冈岭绵亘，五十名夜不收走得尘土迷天，故此老爷就晓得了。老爷心里想道：“这五十个人多应是元帅不放心，差下来打听我的

消息。只是俺却也要提防他。怎么要提防他？我如今是个四大假相，前面羊角道士若是个妖邪草寇，便不打紧。若是那一洞的神仙，或是那一代的祖师，我少不得调动天兵，少不得现出我丈六长的真相，少不得这五十个人看破了我。看破了我不至紧，你也说道：‘国师不是个和尚，是尊古佛。’我也说道：‘国师不是个和尚，是尊古佛。’自古道：‘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却就枉了我涌金门外托生的功果。又且前面有许多的国，各国许多的妖僧妖道，有许多的魑魅魍魉，张也挨我去，李也挨我去，我都去了，却教这些下西洋的将官功绩，从何得来？损人利己，岂是我出家人的勾当？故此我也要提防他一番。”好个国师，无量的妙用，把手望东一指，正东上吊将一位神将下来，朝着国师绕佛三匝，礼佛八拜，凤盔银铠，金带蓝袍，手里拿着一杆一千二百斤的降魔杵。国师起头看时，原来是个护法韦驮尊者。长老道：“相烦尊神，把贫僧的四大色身重叠围护，不可泄漏天机。”韦驮道：“谨遵佛爷牒旨。”国师又把手望西一指，正西上祥云缭绕，瑞气盘旋，一朵白云落住草坡之下。长老起头一看，只见一位尊神：

头戴枪风一字巾，四明鹤氅越精神。五花鸾带腰间系，珠履凌波海外人。

长老道：“尊仙高姓大号？”那仙家拜伏在地，说道：“在下不足是个白云道长。”长老道：“相烦尊仙，可将白云八百片遮住我南军耳目，不可泄漏天机。”白云道长说道：“谨依佛旨。”须臾之间，乌云陡暗，黑雾漫天，坐营坐船的军士还不至紧。所有打听的五十名夜不收，嘬嘬嚅嚅，都说道：“好古怪！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适才明幌幌的青天白

日，一会儿就是这等乌云蔽日，黑雾遮天。只怕还有大雨来，雨来却耍了我们没脚手的，不免到这个山凹底下躲一躲儿。”

却说金碧峰长老一步步的望草地下来。羊角道德真君早已看见沿海岸走着个僧家，头长耳大，面阔口方，一手托着一个钵盂，一手拖着一根禅杖，只身独自大摇大摆而来。羊角仙人心里想道：“来的就是南朝甚么金碧峰和尚了。只一件，若是甚么金碧峰，他是南朝朱皇帝亲下龙床，四跪八拜，拜为护国国师，他岂不领兵统卒？他岂不擂鼓摇旗？这还不是他。”一会儿又想道：“我这西洋却没有个和尚，想必就是他。也罢，是与不是，待我叫他一声，看是何如。”高叫道：“来者莫非是南朝金碧峰长老么？”原来三教中惟有佛门最善，长老低声答应道：“贫僧便是。”羊角仙人看见金碧峰这等鄙萎，心里想道：“过耳之言，深不足信。姜金定就说得南朝金碧峰海阔的神通，天大的名望，原来是这等一个懦夫。擒这等一个懦夫，如几上肉，笼中鸡，何难之有！”叫一声：“无底洞，你与我拿过那个和尚来。”

无底洞写供状的馊酸陈气才没处发泄，听知道叫他拿过和尚来，他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掣起那一杆火尖枪，飞过来直取金碧峰长老。长老看见他的飞枪戮到自家身上来，说道：“善哉，善哉！贫僧是个出家人，怎禁得这一枪哩！”好佛爷爷的妙用，把个指头儿略节的指一指，那无底洞两只脚就如钉钉了的一般，那无底洞一杆枪就象泥团儿塑的一般。无底洞分明要走，脚儿难抬；分明要厮杀，枪又不得起。只得口口声声吆喝道：“师父救弟子哩！”就叫出三丈长的金身来，就叫出三个头，四个臂来，就叫出朱砂染的头发、蓝靛涂的脸皮来。长老看来笑一笑说道：“好说道你是个人，你又不象个人；好说道你是个神，你又不象个神；好说道你是个鬼，你又不象个

鬼。”全不在长老心上。

须臾之间，长老起眼一看，只见他顶阳骨上，有三尺火光而起。长老心里想道：“此人中不中相交的。”把只僧鞋在地上拂了一拂，佛爷爷衣袖里面走出一个小和尚来，不上一尺二寸来长，光着头，精着脚，一领小偏衫，数珠儿一大索，朝着长老打一个问讯，说道：“佛爷着弟子那壁厢使用？”长老道：“你与我把前面的无名鬼退了他。”其人虽小，本事高强，走向前去，喝声道：“无名鬼！此时不退，等待何时？”无底洞反笑起来，说道：“吃乳的娃娃就做和尚。”小和尚道：“油嘴！你还不退，要费我的手么？”即时取出一尺二寸长的铁界尺来，照着无底洞的孤拐上扑簌一界尺，打得个无底洞跌翻地上，四脚朝天。

羊角仙人看见打翻了他的无底洞，心上老大吃力，高叫道：“好个出家人，恁的凶哩！亚敢就伤我徒弟。”连忙的催动八叉神鹿，走近长老身边，提起一口宝剑来，望空一撇，喝声道：“中！”那口剑先从下而上，复从上而下，竟照着长老的顶阳骨砍将下来。长老把个指头略节一指，那口剑早已落在草地。羊角仙人见之，大惊失色，心里想道：“这和尚不中看，却中吃，比着昨日的道士老大不同。少不得也拿出那个宝贝儿来，会他一会。”即忙里提过水火蓝来，一手拿着轩辕宝镜，望空一掷。这个轩辕宝镜宜真不宜假，长老丈六金身，那怕他照。只是长老本心是个真人不露相，不肯把他照破了，连忙的把个手里钵盂也望空一掷。钵盂上去，就把个轩辕镜迎住了，不能下来。一个是佛门中天无二日，一个是玄门中国无二王，两家子敌一个相当。

长老收了钵盂，仙人收了宝镜。仙人心里想道：“这个和尚本领高强，不枉了南朝朱皇帝拜他八拜，拜为国师。我只是

寻常的家伙，耍他不过。兵行诡道，不免安排个巧计，教他吃我一亏，才见得我的本领，才不枉了姜金定请我下山。”心上经纶已定，方才开口高叫道：“金碧峰，我闻你是南朝护国的国师。一人之师相，百官之领袖。巍巍乎惟你为大，惟你为师。你享这等的大名，还有些甚么大本领么？”长老道：“阿弥陀佛！贫僧是个出家人，有个甚么大本领。”羊角仙人道：“盛名之下难久居，你今撞遇着我是个真对子，你也拿出些本领来才象。”长老道：“阿弥陀佛！但凭仙人吩咐就罢，贫僧有个甚么本领拿出来？”羊角仙人道：“也罢，我叫你一声金碧峰，你敢答应我么？”原来金碧峰长是个佛爷爷临凡，佛力广无边，无可无不可。凭人叫他长，他就长，叫他短，他就短，全不用半点儿心机。却也凭你就是个八天王，也坏他不得。他说道：“阿弥陀佛！有问即对，岂有叫我名字我不答应之理？”羊角仙人道：“军中无戏言。”长老道：“贫僧是个出家人，一言一语，有个甚么戏言？”羊角仙人高叫一声道：“金碧峰长老哩！”长老应一声道：“有，贫僧在这里。”只见羊角仙人手里一个三寸长的瓶儿，把个长老捞将去了。

捞将金碧峰去了不至紧，早有那五十名夜不收打探军情的，报上中军宝帐。马公道：“快上宝船，搅动划车，拽起铁锚，扯满风篷，顺流而下，竟转南京。事在呼吸，不可迟疑。自古道：‘三十六行，走为上策。’王尚书道：‘三十六行，走为上策’，岂我们堂堂大将之事？”三宝老爷道：“大丈夫马革裹尸，‘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怎么说得一个‘走’字？”道犹未了，只见非幻禅师早到了中军宝帐，说道：“列位但宽怀，俺家师父若无本领，焉敢领兵来下西洋？今日之事，未审是真是假，即如是真，他自有个脱身之计。又或者是个疑上添疑，计中用计，亦未可知也。”三宝老爷道：

“禅师言之有理。”这正叫做个知师者莫若弟子。即时取出一枝令箭，传示各营，敢有妄报军情者，即时枭首示众。

却说羊角道德真君拿了一个瓶儿，把个足儿足了瓶嘴，叫一声：“姜金定，你来。”姜金定连忙的跪下，说道：“师父有何吩咐？”真君道：“我今日与你干了这一个大功。”姜金定说道：“师父怎么就捞翻了他？”真君道：“他不合打翻了我的无底洞，故此我恼上心来，用此毒计。”姜金定道：“多谢师父的仙力，拿了个僧人，其余的将官不在话下。”羊角真君道：“徒弟，你拿这个瓶儿去见番王，算你的十代功劳。”姜金定道：“这个瓶儿有些淘气，弟子不敢拿。相烦师父进朝走一遭，同献功劳，也不枉师父下山来一次。”真君不肯去，姜金定决意要请去。羊角仙人看见他的心坚意坚，和他同去，跨着一只八叉神鹿，左手提着一口宝剑，右手拿着这个瓶儿。

番王下榻相迎，说道：“寡人有何德能，敢劳祖师鹤驾，未及远迎，望乞恕罪！”仙人道：“小徒之请，不得不然。”番王请羊角仙人坐在龙床上面，自家下陪，说道：“多谢祖师仙力，擒此僧家，寡人的社稷坚牢，江山巩固。自此以后，一时十二刻，俱是祖师之大赐。”羊角真君道：“仰仗大王洪福，凭着小道本领，擒此僧家，实是难事。”番王道：“拿的和尚在那里？带过来与我看一看。”羊角真君手里拿着一个瓶儿，说道：“和尚拿在这个里面。”番王道：“怎么和尚拿在瓶里？”羊角真君道：“怎么敢欺，姜徒弟亲眼看见的。”番王道：“这是个甚么瓶儿？”羊角真君道：“这个瓶尽有些来历。”番王道：“是个甚么来历？”羊角真君道：“这是元始天尊炼的丹鼎，里面有万年的真火，百代的真精。”番王道：“有多少年代哩？”羊角真君道：“自从盘古不曾分天地之先，已经

烧炼了万千多载。及至盘古分天地之后，又曾烧炼了千百多年。

”番王道：“怎么会吃人哩？”真君道：“不是会吃人。天地间只有这一股真精真气，放之则弥六合，卷之不盈一掬。一真相契，翕受无遗。”番王道：“怎么得那个人进来？”真君道：“我这里先开了瓶口，方才叫那个人一声，那个人答应了一声‘有’，大抵声出于丹田，声到气到，气到精到，故此就把那个人吸将来。”番王道：“叫做个甚么名字？”羊角真君道：“叫做个吸魂瓶儿。”番王道：“死魂可也吸得么？”真君道：“吸死魂就是个吃死食的。”番王道：“祖师从何得来？”真君道：“这是我道家第一个宝贝，惟有德者有之。”番王道：“这和尚在里面，怎么结果他？”真君道：“到了午时三刻，便就化做了血水，就是他的结果。”番王叫左右的快排筵宴，一则款待祖师，二则守过午时三刻。真君道：“把这瓶儿挂在金殿上正中梁上，待等午时三刻，再取他下来。”番王大喜，设宴相待。正是：

一杯一杯复一杯，两人对酌山花开。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瓶来。

番王与羊角真君献酬礼毕，不觉的就是午时三刻以来。真君叫道：“快取梁上的瓶儿来与我。”当有番官番将双双两两，即时取出瓶来。真君接着，幌了一幌，说道：“里面金碧峰长老已经化成血水了，明日擒了元帅，烧了宝船，天下太平，黎民乐业，大王再整一席太平宴。”番王道：“太平宴是小事，只是难逢祖师这个宝贝，何不传与俺满朝文武官员看一看，一则见祖师之仙力，二则庆希世之奇珍。”真君道：“此乃小事，何足为奇。”即忙把个瓶儿递将下去，文与文共，武与武连，

看了一周，付还羊角真君。真君接到手里，再幌一幌，觉知道轻了些，他细看来，只见瓶底上有一个针眼大小的窟窿。真君吃了一惊，说道：“哎，罢了！”番王看见羊角道德真君吃惊，把他也唬倒了，问道：“祖师为何着惊？”真君道：“贫道这个宝贝百发百中，饶他就是超凡入圣，上界天星，入在瓶中，过了午时三刻，未有不化成血水者，那晓得这个和尚钻了我宝贝的底火。走了和尚不至紧，坏了我的宝贝，无药可医。”番王道：“一个和尚这等弄喧，寡人的龙床坐不稳了。”真君道：“大王放心宽解，容贫道暂且回山采些药草，补完了这个瓶儿，再来与大王出力。那时节尽数搬出我祖传的本领来，饶他活佛，吃我一亏。”竟跨着八叉神鹿，驾起祥云，望羊角山而去。无底洞赶向前，高叫道：“师父带得弟子归山也罢！”真君道：“你暂且在那里，我不日又来。”姜金定说道：“全仗先锋，诚恐那和尚又来哩！”无底洞说道：“先锋好做，铁界方难熬。”大家笑了一会。

却说金碧峰长老回到宝船，非幻禅师只是鼓掌而笑。三宝老爷道：“国师怎么遭他的毒手？”长老道：“他是个吸魂瓶儿，叫一声应一声，就把个三魂七魄吸将去了。”老爷道：“怎么又得回来？”长老道：“是贫僧把根九环锡杖捣通了他的底眼，抽身而来。”老爷道：“他今番又来，何处以处之？”王尚书道：“只是一个不答应他，任他叫得花如锦，奴家只是一个不开言。”长老道：“到底不是个结局。”马公道：“他的瓶底儿已经捣穿了，怕他来怎么？”长老道：“他肯甘心做个破家伙？一定要去泥补。”王尚书道：“就这个泥补里面，安个机窍。”长老道：“贫僧自有个安排。”

毕竟不知长老是个甚么安排，且听下回分解。

第二十九回 长老私行羊角洞 长老直上东天门

诗曰：

白云羊角石门开，人向蓬莱顶上来。四面峰峦排剑戟，九重烟雾幻楼台。水清潭底龙常宅，风静松梢鹤又回。一觉长眠天未晓，吸魂瓶底只相催。

却说长老说道：“贫僧自有个安排。”道犹未了，一道金光径到羊角山羊角洞口。收了金光，早有个本山的山神接住，看见是个佛爷爷，绕佛三匝，礼佛八拜，说道：“不知佛爷爷降临，未曾远接，接待不周，望佛爷爷恕罪。”长老道：“羊角道德真君可在这个洞里？”山神道：“在这个洞里。”长老道：“此时可在洞里么？”山神道：“因为佛爷爷把他宝贝儿捣坏了，他方才进得门来，气冲冲吩咐徒弟有底洞，看守了那个水火花篮儿，叮嘱道：‘花篮儿里面有许多宝贝，不可轻易。我下山去采些药草回来，补炼吸魂瓶底。’因此上下山去了，不在洞里。”长老道：“羊角大仙今日下山，怎么样打扮？”山神道：“他今日下山，挽的双丫髻，穿的白道袍，系着一条黄丝绦，麻窝子暑袜高不高。”长老道：“手里拿着甚么？”山神道：“手里提的另是一个小篮儿。”长老道：“你们且

回避着。”山神回避了。好长老，摇身一变，就变做一个羊角真人一般无二，挽的双丫髻，穿的白道袍，束着一条黄丝绦，麻窝子暑袜一般高。手里提着一个小篮儿，摇摇摆摆，摆进洞去。

适逢得那个有底洞的徒弟正在（目充）盹，长老装做一个羊角道德真君，叫一声：“有底洞！”把个有底洞唬得他好梦忙惊醒，颠狂不自由。长老又故意的骂上两声，说道：“着你看水火花篮儿，原来只在这里打盹！”有底洞说道：“方才把个眼皮儿睁一睁，那晓得师父就来。”长老故意的说道：“我不曾下山去哩！”有底洞说道：“原来不曾下山去？却就折将回来。”长老故意的说道：“是我下山去，走了几步，忽然间想起来，那个碧峰和尚本领高强，他倘或到这里做个‘犬吠鸡鸣潜度关’，却不坑杀了我？不如带在身边，万无一失。”那有底洞正然要去瞌睡，巴不得个冤家离眼前，说道：“师父说得有理，不如你拿去罢，省得弟子耽惊受怕的。”长老又故意的说道：“拿过蓝儿来。”有底洞双手捧着个蓝儿。长老取了个吸魂瓶，又故意的叮嘱道：“这一件宝贝是我拿去，篮儿里面别的宝贝还多哩！”你再打盹，我回来和你讲话。”有底洞心里想道：“骑马不撞着亲家公，骑牛便就撞着亲家公。方才打得一个盹，惹得师父说了这许多唠叨。”

却说金碧峰长老得了仙家这一个宝贝，金光一道，早上了宝船。三宝老爷说道：“适来国师为甚么匆匆而去？”长老道：“也只为着个吸魂瓶儿。”老爷道：“怎么为着个吸魂瓶儿？”长老道：“也只为着个吸魂瓶儿。”老爷道：“怎么办着个吸魂瓶和？”长老道：“贫僧料定了那个仙人去下山采药，是贫僧弄了一个术法，诓得他的瓶儿来了。”老爷道：“在那里？”长老道：“在这里。”老爷道：“借与俺学生瞧一瞧。”长

老即时把个瓶儿递与三宝老爷。老爷道：“原来这等一个瓶儿，只有三寸来长，三寸来围，就象白玉石碾成的一般。”马公道：“这等一个小瓶儿，如何装得一个老大的人在里面？”长老道：“此乃仙家妙用。可以大，大则包山吸海。可以小，小则针鼻子不能容。可以轻，轻则无一毛之力。可以重，重则这等一个宝船，也可以装载得宽兮绰兮。”马公道：“原来这等妙，借俺学生看一看。”各公公俱看了一看，说道：“可将此瓶传示众将，今后遇着这等一个瓶儿，叫你名字切不可答应。”长老道：“善哉，善哉！传示各将官俱看一看。”这一看不至紧，中间就有一段古怪跷蹊的事出来。

是个甚么古怪跷蹊的事出来？瓶儿递与众将官，众将官看完了，仍复递与金碧峰长老。长老拿在手里一看，仰天大笑一声。三宝老爷道：“国师大笑，笑着那一件事？”长老道：“这个吸魂瓶儿不是真的了。”三宝老爷吃了一惊，说道：“怎么不是真的？”长老道：“是那一个抵换去了。”老爷道：“国师差矣！众将官俱是我帐下的人，正叫做南来一路雁，岂有个抵换之理！”长老道：“不是我这里人抵换，就是那羊角道德真君抵换去了。”马公道：“羊角真君过来，众将官岂不从得？”长老道：“那大仙的本领不小，他必然是变做我的南朝军士，混在帐前，撮撮弄弄，弄将去了。”马公道：“那里变得这等一象儿厮象。”长老道：“我怎么变得象羊角大士？”王爷道：“查问他送官便知端的。”传送官说道：“只见船头上提铃的花幼儿，他说道：‘只怕明日我也上阵，错答应了他，不如借我看一看。’想必就是他了。”长老道：“就是他了。”三宝老爷道：“怎么来得这等快？怎么变得这等象？俺心上到底有些不准信。”

长老道：“你不准信？”把个手指头望西一指，只见西上

吊将一位尊神下来，素巾素袍，素靴素带，看见佛爷爷绕佛三匝，礼佛八拜，说道：“佛爷爷呼唤有何使令？”长老道：“你是何神？”其神道：“小神是西方揭谛神。”长老道：“羊角山羊角洞在你西方么？”揭谛神道：“是在小神西方。”长老道：“洞里有羊角大仙，你可晓得？”揭谛道：“小神晓得。”长老道：“他方才下山采药，可曾回来么？”揭谛道：“方才采药回来，为着老爷的事，闹了这一会。”长老道：“他怎么闹哩？”揭谛道：“他采了药转回洞中，叫声：‘有底洞拿过吸魂瓶儿来，待我来补着。’那有底洞道：‘师父拿去了，怎么又问我要？’仙人道：‘我下山采药交付与你的，你怎么就沉没了我的？’把个有底洞口里只是叫屈。仙人道：‘叫屈也枉然，我要我的宝贝。’有底洞说道：‘你先前是交付与我，我便与你看守着。然后你下山去，去不上一盏热茶时候，翻身折回来。我又问你，怎么就来了？你说是我方才下山去，走了几步，猛然间想起来，那个碧峰和尚本领高强，倘或他走将来撮弄得我的去了，却不是坑杀了我。不如带在身边，万无一失。我便连忙的递与你，你怎么又来问我要，反赖我沉没了你的？’师徒两个你赖我，我赖你，赖了一会儿。羊角仙人袖占一课，早知其情，即时驾起祥云，来到老爷宝船之上。可有的老爷船上都在看宝贝，他就摇身一变，变做个船头上提铃的花幼儿。带的是花幼儿的绿扎巾，穿得是花幼儿的黄披挂，故意的说道：‘只怕我明日也上阵，错答应了他，不知借我也看一看。’他拿到手里来，就抵换去了。”长老道：“是了，你去罢。”揭谛神驾云而去。

长老一手拿了瓶儿，一手叫左右的取过无根水一钟来，用指甲水一弹，弹在那个瓶上，递与老爷。老爷看时，原来是张白纸剪成的。老爷道：“怪哉，怪哉！看此异事，传下将令，

叫过花幼儿来。”传令的回复道：“花幼儿连日发了绞肠痧，不曾起来，递得有病伏在军政司。”王尚书道：“这都是逼真的，再不须查究。只一件来。”马公道：“那一件？”王爷道：“那仙人得了这个宝贝，只怕他明日又来。”长老道：“我还去会他的。”马公道：“好人不做倒做贼。”长老道：“都是羊角道士做贼。”马公道：“怎见得是羊角道士做贼？”长老道：“你岂不闻诛斩贼道？”道犹未了，一道金光，烛天而起。

却说羊角仙人取了宝贝，转回洞来，好不快活也。叫声：“有底洞在那里？”有底洞走向前去，说道：“弟子在这里。师父，你是真的，你是假的？”仙人笑了一笑，说道：“我是真的，终不然师父有个假的？”有底洞说道：“那个金碧峰长老和师父一般儿，那晓得他是个假的。”仙人道：“你这是伤弓之鸟，见曲木以高飞。真的自真，假的自假。你也带些眼色走就好了。”有底洞道：“师父，你在那里去来？”仙人道：“我去取宝贝来。”有底洞道：“可曾取得来么？”仙人道：“是天大的缘分。”有底洞道：“怎么是天大的缘分？”仙人道：“我去之时，他们正在看这个宝贝。是我变做了南朝一个提铃的花幼儿，接他的过来，复手就把个白纸剪的换了他。”有底洞说道：“宝贝在那里？”仙人袖里取出一个吸魂瓶，交付徒弟，说道：“这不是？”有底洞大喜，说道：“师父真好手段也！”仙人道：“我的药草共是七样，已经有了四样，还少三样，我不免还下山去走一遭。你今番却要仔细，再不可被他诓骗了。”有底洞说道：“今番弟子晓得了，师父来的迟，就是真的，师父来的早，就是假的。若是假的，我一把揪住了他，待等师父回来，与他算帐。”仙人道：“言之有理。但我走后，你须关上洞门，免致疏失。”有底洞道：“是，是！”

羊角仙人离了洞门，方才要下山去，心里想一想，说道：

“我还少吩咐了他一件。”却又折回来，敲一敲洞门。有底洞听见那个敲门，心中大喜，说道：“今番却是金碧峰来也，待我扯住了他，功劳不小。”连忙的开了洞门，也不管是张三，也不管是李四，一把扯住，大喝一声道：“哇！金碧峰，你今番遭我手也！”仙人道：“徒弟，我不是金碧峰，我却是师父。”有底洞道：“你还来胡说。我前番被你哄了，致使我师徒们大闹一场，我今日岂肯轻放于你？”仙人道：“我委实不是金碧峰。”有底洞说道：“你又来哄我。我与师父计议已定，大凡来得迟，就是师父；来得早，就不是师父。岂有我的师父这早晚就折回来也？”仙人道：“你放了我，我有话与你说。”有底洞道：“放是放不成，你有话只管说来，我听着。”仙人道：“我转来与你定下一个计策，好拿金碧峰的。”有底洞心上还是半信半疑的，说道：“是个甚么计策？”仙人道：“若不定下一个计策，这如今我分明是真的，你又说我是假的；住会儿他分明是假的，你又说他是真的。却不错误了乾坤，颠倒了日月？”有底洞道：“你定下个计策便是。”仙人道：“我和你做下一个哑号儿，大凡是我回来之时，先把头上巾点一点，次二把腰里的绦抖一抖，次三咳嗽三声，不论来迟来早，俱是这个哑号儿，就是我真师父。大凡没有这个哑号儿，就是假师父，你便扯住他，与他相闹。”有底洞心下才明了，放下手说道：“师父饶罪，弟子是个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师父。”仙人道：“徒弟，我不怪你，这正是你的小心处。”羊角仙人定了这个哑号儿，放心大胆而去。

却说金碧峰到了羊角洞，收住金光。羊角山山神急忙的接住，绕佛三匝，礼佛八拜，说道：“接待不周，望佛爷爷恕罪。”长老道：“羊角仙人可在洞里么？”山神道：“方才又下山去了。”长老道：“他今番又有甚么事下山？”山神道：“他

药草共是七味，还少三味，故此下山。”长老道：“他的宝贝在那里？”山神道：“还在洞里。”长老道：“他今日下山之时，怎么样儿打扮？”山神道：“他今日打扮，与每日不同些。”长老道：“是个甚么不同？”山神道：“他今日头戴的逍遥折巾，身着的鸦青直裰，腰系的吕公丝绦，脚穿的方头云履。”长老道：“他手里拿着甚么？”山神道：“他今日撇了小篮儿，拿的是鹅翎羽扇。”长老道：“你且回避着。”好个长老，摇身一变，就变做一个羊角仙人一般的模样，一般的打扮，摇摇摆摆，到羊角洞口叫一声：“徒弟开门。”

有底洞连忙的把个洞门开了，只见衣服、面貌都和师父一般，只是哑号儿不是师父传的。有底洞大笑了三声，说道：“金碧峰和尚，你好不羞哩！前番我是认不得你，被你骗了。今番我又认不得你么？我又被你骗么？”金碧峰长老被他数说的哑口无言，一道金光，烛天而起。有底洞看见长老走了，不胜之喜，嘎嘎的大笑了几声，说道：“我师父好计策也！”长老听知说：“好计策”三个字，他便眉头一蹙，计上心来，收了金光，落下洞口。山神接住，说道：“佛爷爷还有甚么使令？”长老道：“他这洞外可有甚么邻居么？”山神道：“山凹之中有一家子姓皮，名字叫做个皮之和，他与羊角大仙相厚，朝夕往还。”长老道：“皮之和家里可有个甚么丫环、小厮么？”山神道：“皮之和有一个亲生女儿，叫做个皮大姐，年方六岁，他每日间到洞里来耍子。”长老道：“那皮大姐怎么样打扮？”山神道：“皮大姐头上小小的一个顶髻儿，上身青布褂儿，下身蓝布裙儿，脚下一双精精致致的花鞋儿。”长老心里想道：“皮大姐虽小，儿子倒多。”说道：“你且回避着。”

好长老，摇身一变，就变做个皮大姐，头上一个顶髻儿，上身青布褂儿，下身蓝布裙儿，脚下一双花鞋儿，轻轻的敲一

敲洞门。有底洞说道：“今番是师交来也。”开了洞门，只见是个皮大姐。有底洞说道：“皮大姐，你来耍子哩！”皮大姐说道：“妈叫我来看看你。”有底洞说道：“看我怎的？”皮大姐道：“妈听见你和那个争闹哩？”有底洞说道：“你和妈说，是个南朝和尚骗我的宝贝哩！”皮大姐道：“骗得去了没有？”有底洞说道：“我师父出门之时，有个哑号儿，故此不曾骗得去。”皮大姐道：“是个甚么哑号儿？”有底洞说道：“大凡是我真师父回来，先把头上的巾点一点，次二把腰里的绦抖一抖，次三咳嗽三声。那和尚做得不象，故此不曾骗得去。”皮大姐道：“我家去哩。”有底洞说道：“有慢你，你明日再来，补你果子罢。”有底洞又关了洞门。

张长老，得了这个哑号儿，心中大喜，撇了皮大姐，又变做个羊角大仙，摇摇摆摆，到洞门口来叫一声：“徒弟开门。”有底洞听知是师父的喉咙，说道：“门也开得我不耐烦了，今番却是师父来也。”开了洞门，只见师父先把头上的巾点一点，次二把腰里的绦抖一抖，次三把个喉咙咳嗽三声。有底洞看见是个真师父，大笑一个不止。碧峰长老怕泄漏了天机，不敢笑，故意的问道：“你笑甚么？”有底洞说道：“我笑那和尚假充你来骗我宝贝，是我识被了他，撞一鼻灰而去。”长老又故意的说道：“今番亏了你。”有底洞说道：“也不亏我。只是师父采的药草何如？”长老故意的说道：“药草俱全了，拿出宝贝来，我到后面山里去补。”有底洞双手递过宝贝来。长老又得了宝贝，无量生欢喜，竟往后山而去，一道金光烛天，早已到了中军宝帐，见了元帅，说了这一段情由，各自准备羊角仙人再来厮杀。

却说羊角仙人采完了药草，归到洞口，做了三般哑号儿。有底洞说道：“你拿了宝贝，又做甚么哑号儿？”羊角仙人大

惊，细问一遍。有底洞把个前缘后故，细说一遍。羊角仙人大怒，骂说道：“金碧峰，你出家人心肠忒狠，我若不拿住你，誓不回山！”叫一声：“有底洞看了洞门，待我去拿了和尚再来。”即时跨上八叉神鹿，一朵祥云，竟落金莲宝象国。番王接着问道：“前日的宝贝补完了么？”羊角仙人不好说道被长老得了，只是含糊答应道：“完了。”姜金定接着问道：“师父宝贝补完了？”也说道：“补完了。”无底洞接着问道：“师父宝贝补完了？”也说道：“补完了。”番王道：“有劳仙长鹤驾远临。”叫左右的快摆斋来。羊角仙人道：“不劳斋，但着姜金定点兵出城，以便捆绑。”

却说姜金定即时点起番兵，无底洞取出那一付脸子，随着师父出了哈密西关，特来讨战。金碧峰长老说道：“那妖道又来讨战，少不得还是贫僧出去。”羊角仙人远远的高叫道：“好大胆的僧家！你三番两次偷我的宝贝，是何道理？”道犹未了，取出一口宝剑，念动真言，宣动密咒，望空一撇，喝声道：“中！”那口宝剑竟奔国师头上来。长老慢腾腾的说道：“贫僧是个出家人，怎禁得这一剑？”袖儿里面把个指头望空一指，其剑斜刺里插着草地之上。羊角仙人大怒，说道：“好和尚，恁在欺人也！”把个八叉神鹿角上敲了一敲，那个鹿就急走如飞，手里拿着一面鱼鼓儿，迎风幌一幌，就变成做丈来多长碗来粗细的一根生铁棍，照着长老顶门上一棍劈将来。长老说道：“善哉，善哉！唬杀了贫僧。你这一棍来，不把贫僧打做了一块肉泥也！”叫一声：“韦驮尊天何在？”韦驮尊天一手接住了那一根铁棍，那一根铁棍轻轻的落在地下。把个羊角真人激得只是爆跳如雷，大叫一声道：“气杀人也！好和尚，你卖弄你有家私，若不擒你，誓不回兵！”即时叫无底洞接过水火花篮儿来，取出一件宝贝，就象一作小令字旗儿，高叫道：“和尚

那里走！”把个令字旗照着长老的顶阳骨上一招，这碧峰长老虽是三千古佛的班头，万万菩萨的领袖，然却是杭州城里涌金门外长大的凡胎，扑的一声响，把个长老跌在地下，斜靠着那根九环锡杖，一路白烟入海而去。羊角大仙说道：“好了，这个和尚却又干脱了身。明日再来，定要生擒他去，才消咱恨。”

却说长老归了宝船，转到中军宝帐，三宝老爷道：“国师为何不能取胜？”长老道：“多应他手里的令字旗儿是个引魂幡，招了一招，把贫僧的真魂招将去了。”老爷道：“却怎么又得回来？”长老道：“多亏了我佛门中一位菩萨，叫做护法伽蓝，扯转了我的真魂。”老爷道：“国师怎么又从宝船上转上来？”长老道：“是我把根九环锡杖指水，水围而归，故此先上宝船，后登尊帐。”老爷道：“似此征进之难，何日是了！”长老道：“贫僧自有个道理。”老爷道：“还在几时？”长老道：“好歹不出三日之外。”长老许了三宝老爷三日之内，要取金莲宝象国，话便如此说，心上却也费好些经纶。

回到千叶莲台之上，坐过了三更，把个色身撇下，现出丈六紫金身，浑身上万道金光，腾空而起。高张慧眼，只见羊角道德真君顶阳骨上一道白光，直冲东天门上。佛爷道：“原来此人不是甚么妖仙鬼仙，乃是中八洞嫡支亲派玉叶金茎。”佛爷爷寻思了一会，倒有两分费周折。怎么有两分费周折？若不下手此人，此人不肯干休；若是下手了此人，仙门上又不好看相。猛然间得一良策，佛爷爷说道：“罢，罢！自古道：‘挖树寻根。’我不免到东天门上去走一遭，自有个妙处。”

金光耸处，早已到了东天门门外。就有两个走脚报信的在那里，左边跑过一个来。佛爷叫声道：“行者！”那行者连忙的走近前来。只见他：披襟凉味临秋扇，满耳松声入夜琴。佛

爷道：“你叫做甚么名字？”行者道：“弟子叫做清风行者。”道犹未了，右边又跑过一个来。佛爷叫声：“道童！”那道童连忙的走近前来。只见他：轮影渐移金殿碧，镜光频浸玉楼春。佛爷道：“你叫甚么名字？”道童道：“弟子叫明月道童。”清风行者说道：“佛爷爷何事降临？”佛爷道：“我有一事特来请教天尊，敢烦你们和我通报。”行者说道：“佛爷爷说那里话，弟子即时通报。”道童说道：“佛爷爷无事不来，弟子就去通报。”佛爷笑一笑道：“清风明月无人管，也解殷勤送暖来。”一个行者、一个道童，即时请进佛爷爷，到于火云宫里。元始天尊接着，分宾主坐下。天尊道：“近日闻得佛爷临凡，解释僧伽厄会。”佛爷道：“因为临凡，这如今造下了许多孽障。”天尊道：“善哉，善哉！佛爷爷有何孽障？”佛爷道：“因为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钦命贫僧兵下西洋，抚夷取宝。才到金莲宝象国，遇着一个仙家，卖弄他的本领，夸耀他的高强，贫僧有些不好处得。”天尊道：“佛爷爷佛力广无边，何难处之有？”佛爷道：“不是不能处，只是不好处。”天尊道：“怎么不好处？”佛爷道：“欲待不下手他，他又不肯干休；欲待要下手他，那些仙门上又不好看相。”天尊道：“佛爷爷如此慈悲，善哉，善哉！今日下顾贫道，尊意何如？”佛爷道：“是我昨日看见他顶阳骨一道白光，竟冲东天门上，必定是老祖师部下那一位仙长。相烦老祖师查一查，查得是那一位仙长，相烦老祖师善言劝解他几声，彼此有益。”天尊道：“既蒙佛爷爷下顾，贫道即当细查。”吩咐行者烧起聚仙香，念动追仙咒，只见上八洞、中八洞、下八洞、蓬莱、阆苑、三岛、十洲那一位仙长不曾查过？并没有一个思凡。天尊道：“本部既没有一个思凡，想是别一部的。”佛爷道：“是我亲眼看见他的白气直冲东天门上，岂有别部之理？”天尊道：“没有指

实，故此难查。”佛爷道：“他有许多宝贝，是贫僧取了他一件在这里，即此就是个指实了。”天尊道：“请拿出来看着。”佛爷拿着宝贝在手里，说道：“是这等一个瓶儿。”天尊看见，大惊失色，说道：“这是我火云宫宝元库的吸魂瓶儿。”佛爷道：“敢是那一个妖仙闯进火云宫偷了去的？”天尊道：“我这库里岂有那一个妖仙会偷得去？快叫徒弟来，把火云宫宝元库的宝贝查一查，看是何如。”

不知叫着那一个徒弟，不知失了那一件宝贝，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回

羊角大仙归天曹 羊角大仙锦囊计

诗曰：

独骑雕翼抹沧溟，东有天门昼不扃。晴瀑遥分千涧碧，阴崖俯眺万山青。篆烟缥缈笼金殿，绛节崔巍倚玉屏。借问天尊何事事，紫霄深处度黄庭。

却说元始天尊叫过徒弟来，开了火云宫的宝元库，查一查宝贝，看是何如。叫了几声，只见一位仙长走将过来，对着佛爷行一个礼，却又对着天尊行一个礼。佛爷道：“此位仙长是谁？”天尊道：“是贫道第二个徒弟，叫做个魏化真人。”真人道：“师父唤呼，有何法旨？”天尊道：“你与我开了火云宫宝元库，里面的宝贝看是何如。”魏化真人即时开了库，查了一番，唬得半日半日不敢走出库门来。天尊道：“查得何如？”真人不敢隐瞒，只得直说，库里不见了四件宝贝。天尊道：“是那四件？”真人道：“一不见斩妖剑，二不见轩辕镜，三不见吸魂瓶，四不见引魂幡。”天尊道：“吸魂瓶是真是了。”佛爷道：“他还骑着一只八叉神鹿，也是上指实。”天尊道：“快查后园中的神鹿，看是何如。”只见看园门的行童说道：“是大师父拿的去了。”天尊道：“原来就是这个孽畜思凡，

快叫看库门的行童来问他，是那个拿得宝贝去了。”只见看库门的行童说道：“是大师父拿去了。”天尊道：“这个孽畜敢如此大胆。”叫声：“魏化真人，快寻你师兄在那里去了。”只见天门外直符使者说道：“真人跨了一只八叉神鹿，提了一个水火花篮儿，离了天门，已经一时三刻了。”天尊对着佛爷爷说道：“万望佛爷爷恕罪，果是贫道部下的孽畜思凡，多有得罪处。”佛爷道：“还是那位仙长？”天尊道：“是贫道大的徒弟，名唤紫气真人，他跨了八叉神鹿，离了天门，已经一时三刻。”佛爷道：“正着了‘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他得了这一时三刻，好不维持哩！但只一件，还相烦天尊的法旨。”天尊道：“既蒙佛爷下顾，贫道敢有推却？贫道把一件宝贝送佛爷爷前去，其中自有个处分。”佛爷道：“是个甚么宝贝？”天尊即时吩咐一位尊者，取出一件宝贝，拿在手里，说道：“这个宝贝虽则是五寸来高，二寸来围，就象一个笔筒儿的模样，其实好大的肚皮，不拘甚么宝贝，但见了他幌一幌，却都要归到他处来。你明日与他交战之时，收了他的宝贝，他自然归本还原。这是个不战而屈人兵的阵势。”佛爷道：“叫做甚么名字？”天尊道：“叫做个聚宝筒儿。”天尊交与佛爷爷。

佛爷爷无量生欢喜，谢了天尊，金光万道，一竟归到千叶莲台，依旧是个长老。到了天明，二位元帅、一个天师，各员武将，那一个不来请计，那一个不来问安？徒孙云谷说道：“师父还在打坐，眼皮不曾撑开。”都说道：“国师好宽心也！”那晓得他一夜无眠到五更，天宫地府都游遍。未及日高三丈，羊角大仙又来，喊杀连天，鼓声震地。长老爬起来，一手钵盂，一手禅杖，走上崖来，说道：“贫僧是个出家人，你怎么这等欺人也！”羊角大仙看见长老，高叫道：“你那和尚已知我的

本领，何不早早投降？直待我宝剑分尸，那时悔之晚矣！”长老道：“善哉，善哉！说个甚么分尸，好怕人哩！”仙人高叫道：“我把你碎尸万段，你才晓得怕人哩！”长老道：“善哉，善哉！你这过头话儿少说些，只怕你今日也有些难为人哩！”羊角大仙听见长老说他今日有些难为人，就激得他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掣过宝剑来，望空一撇，那口剑竟奔长老头上来。长老把个指头儿指一指，那一口剑就插在地上。羊角仙人大怒，骂道：“好大胆和尚，敢亵污我的宝贝么？”叫声：“无底洞，拿过水火花篮儿来。”即时取出轩辕镜，又望空一撇，那个镜竟奔长老身上来。长老把个钵盂仰一仰，那一面镜就吊在草里。羊角仙人看见两个宝贝都不灵神，心里慌了，说道：“敢是和尚添了些本领么？敢是我自家该倒运么？”没奈何，只得拿出那个引魂幡来，高叫道：“好和尚，不要走！”长老站着，说道：“善哉，善哉！我出家人走到那里去？”羊角仙人把个鹿角上敲了一敲，那鹿走如飞，竟靠着长老相近。仙人把引魂幡到长老顶阳骨上一闪，长老把个禅杖点一点，唬得那只鹿倒走了几百步，那手幡倒反插在羊角仙人头上。

仙人收了这些宝贝，心中好恼，口里不住的念咒，手里不住的捻诀。只见长老说道：“你那仙长只顾下手别人，别人可也下手于你。”仙人道：“你有甚么宝贝也拿来出阵，看我怕不怕么？”长老道：“你可怕我的禅杖么？”仙人道：“任你打来就是，我怕他怎么？”长老把个禅杖一掷，掷将去，只见呼的一声响，一条千尺长的毒蟒把个羊角仙人紧紧的缠起来，就象绞弓弦的样子。好个羊角仙人，鹿角上敲一敲，连人带鹿一跃而起，高叫道：“好和尚，你说我怕禅杖不怕？”长老道：“善哉，善哉！禅杖是你不怕，你可怕我的钵盂么？”仙人道：“任你丢将来就是，我怕他怎么？”长老把个钵盂一掷，掷将

去，只见呼的一声响，一片千百斤重的磨盘压在羊角仙人的头上，就象波斯献宝一般。好个羊角仙人，鹿角上敲一敲，连人带鹿走过一边去了，高叫道：“好和尚，你说我怕钵盂不怕？”长老道：“善哉，善哉！你是不怕钵盂。”仙人道：“你还有甚么宝贝，你都拿出来。”长老道：“没有甚么宝贝，只有你的瓶儿在这里。”仙人道：“你偷得我的瓶儿做甚么行止？”长老道：“你管他偷不偷，只说你怕不怕。”仙人道：“那是我自家的宝贝，我怕他怎么！”长老道：“你若是不怕他，我也叫你一声，你敢应么？”仙人道：“但凭你叫，我怎么不应？”长老道：“军中无戏言。”仙人道：“你前日不戏于我，我今日岂戏于你？”长老虽是个慈悲方寸，却有一般妙用绝胜于人。他把个吸魂瓶儿放在钵盂里面，方才高叫一声：“羊角道德真君哩！”真君随口答应一声：“有！”刚应得一声“有”，连人带鹿都在瓶儿里面去了。

长老心里想道：“虽是仙家，体面上不好伤损他，这早晚离午时三刻还远。不免也耍他一耍，见得我金碧峰不是等闲的服主儿。”好长老，把个足儿足了瓶口，叫声：“羊角大仙哩！”大仙在瓶里应道：“我在这里。”长老道：“里面可好哩？”大仙在瓶里应道：“里面也好。”长老道：“你今番可怕哩？”大仙在瓶里应道：“有甚么怕也！”长老道：“你可要出来哩？”大仙在瓶里应道：“我要出来怎的也？”原来羊角大仙嘴硬，实指望瓶底上有个眼儿，只要一钻就是。那晓得金碧峰是个心细的，晓得瓶底上有些旧病，把个瓶儿又座在钵盂里面。羊角大仙在里面撮撮弄弄，弄不得通了。叫个钻之弥坚，上天无路。长老拿着瓶儿在手里，觉的里面有些费周折了，又叫一声道：“羊角大仙可在里面哩？”大仙在瓶里应道：“我在里面也。”长老故意的吊他一声道：“羊角大仙，你再一会儿好

出来卖鹿脯哩？”大仙软了些口，说道：“但凭你罢了！”

长老本是个慈悲方寸，又且仙家分上，故意的把个钵盂拿开了，单打的单一个滑瓶儿拿在手里。长老就觉的倒轻了些，叫一声：“羊角大仙哩！”只见羊角大仙跨着一只八叉神鹿，手里拿着一杆一尺二寸长的黄旗儿，缠着长老转了转，口里狠着一声道：“我在瓶外哩！你不看见我么？”长老早知其意，说道：“善哉，善哉！我倒放松了你，你就来恩将仇报也！”连忙的把个九环锡杖点一点。只见忽喇喇一声响，将一个无大不大的石井圈儿在长老面前。长老道：“阿尔陀佛！你就把个石圈儿来围我哩！”大仙道：“好和尚，你偷得我的宝贝，反来害我，我偏然不怕。我把这等一个小圈儿奉承你，你怎么怕的狠哩？”长老道：“你说我怕，我不如和你结果了他罢！”好长老，举起个九环锡杖，轻轻的照着井圈儿敲了一敲，只见井圈儿浑身火爆，扑的一声响，响做了两半个。

羊角仙人大怒，骂说道：“你这贼秃，敢这等无礼，损伤了我的宝贝！一不做，二不休，你来，我教你吃我这一剑！”掣过剑来，望空一撇，口儿里念着，手儿里捻着，实指望这一剑断送了这个和尚。那晓得今日的和尚，又不是昨日的和尚，只见他把个偏衫的袖儿幌一幌，那一口剑竟飞到他的袖儿里面去了。羊角仙人见之，吃了一大惊，心里想道：“这是个甚么法儿？”我这口剑是我师父的斩妖剑，百发百中，纵不伤人罢，那里有个跟人走的道理？”高叫道：“好和尚，你怎么把我的剑袖了去？”长老道：“善哉，善哉！非是我要袖他，却是他来袖我。”羊角仙人连忙的把个轩辕镜儿念念聒聒，着实的望空一撇，那个镜儿竟奔着长老身上来。长老又把个袖儿幌了一幌，那面镜却也飞到袖儿里面去了。

羊角仙人看见去了斩妖剑，又去了轩辕镜，心上却慌了，

暗想道：“没有了这宝贝，怎么转得东天门？怎么得朝元？怎么得正果？”把个鹿角上左敲右敲，敲得只八叉神鹿飞上飞下，他骑在鹿背上就胜如骑在老虎背上。长老晓得他的意思，却又吊他一声说道：“大仙，你水火花篮儿里面还有宝贝没有？”把个羊角大仙激得怒发如雷，高声骂说道：“好贼秃，你欺负我没有宝贝么？我今日和你做一场，不是你，便是我。”长老道：“善哉，善哉！我一个出家人有甚么做得！”羊角大仙骤鹿而走，走近长老身边，把那一手小令字旗儿照着长老的顶阳骨上一闪。长老把个袖儿幌一幌，那手旗儿又走到长老的袖儿里面去了。把一个羊角大仙就唬得他魂不归身，那晓得是个聚宝筒儿。心里想道：“原来这个和尚好大来历也。这些宝贝，除是我师父元始天尊才用得他，才收得他。似此之时，这和尚却不与我师父齐驱并驾？好怕人哩！”心里又想到：“我在金莲宝象国夸口一场，岂可就软弱于他？”只得赤手空拳，勉强支起一个虚心架子，高叫道：“好和尚，你把我的宝贝都骗了，你敢何如我么？”长老道：“善哉，善哉！我是个出家人。有甚么何如于你？”仙人道：“你再不要把那个‘善哉’二字来谎人。你即是善哉善哉，怎么把我的宝贝都骗了？”长老道：“不是我骗你的，我和你收了，劝你归山去罢！”仙人道：“我归山，我自归山，怎么把你挟制得我归山！”长老道：“说个甚么挟制。自古道：‘好放手时须放手，得饶人处且饶人。’你去罢。”羊角仙人当初说大了话，到如今收拾不来，故此只是一个不肯去，硬着嘴说道：“我不去，你敢叫人拿我么？”长老道：“拿你就不好看相。”仙人道：“你便拿我，其奈我何？”

长老心里想道：“不唬他一唬，他到底不肯认输。”好长老，把个脚下的僧鞋梭了几梭，只见偏衫袖儿里面走出一班小和尚来，大略只有一尺二寸来长，一个个光着头，一个个精着

脚，一个个一领小偏衫，一个个手里一根铁界尺，照着羊角仙人脚跟上打。一伙小和尚也不计其数，把个羊角仙人打慌了。仙人也没奈何，只得腾云而起。长老道：“你去了罢。”羊角仙人说道：“受了你这等的欺侮，岂肯干休！我怎么就去？”长老道：“你师父叫你去罢。”羊角仙人道：“你这说谎的和尚，那一个是我的师父？”长老道：“元始天尊不是你的师父？”仙人看见扞实了他，老大的没趣，只得强口说道：“就是我师父，他不在这里，也不奈我何！”长老道：“你师弟叫你去罢。”仙人道：“你这和尚又来说谎，那一个是我师弟？”长老道：“魏化真人不是你的师弟？”仙人看见他露了相，越加慌张了，只是没奈何，仍旧强着口说道：“就是我师弟，他不在这里，不奈我何！”长老道：“你说不在这里，那前面的是那个？”唬得个羊角仙人把头一起，开眼一瞧，果真的云里面是个魏化真人。魏化真人说道：“师兄快转火云宫里去，师父在那里发激哩！”羊角大仙道：“我还有宝贝不曾得来。”魏化真人拿着个聚宝筒儿在手里，说道：“已历还你的宝贝。”平白地逼勒个羊角大仙，一天妙计难寻路，八面威风没处施。羊角大仙好难处哩！将欲不去，违了师命，不得朝元；将欲去了，便饶了和尚，辜负了姜金定。却还是朝元正果的必胜，只得把个鹿角上敲一敲，腾空而去，口里恨两声说道：“和尚机深，不中相交的。”一面腾云而去，一面差下一个急脚鬼，把三个锦囊计送与姜金定，教他依计而行，自有安身之策。

却说无底洞看见师父腾起云来，连忙的吆喝道：“师父带我去哩！”师父道：“你快来。”刚刚的腾起云去，早被一个一尺二寸长的小和尚一铁界尺，打翻了在地上。徒弟不得师父到手，师父也顾不得徒弟，这叫做夫妇本是同林鸟，大限来时各自飞。姜金定得了三个锦囊，看见事势不谐，化作一道火光

而去。

金碧峰一手一个钵盂，一手一根禅杖，就象一个化斋吃的和尚，慢腾腾的转到宝船上。只见二位总兵元帅，一位天师，各各武将，各各谋臣，虽不见长老鞭敲金铙响，这些人也齐唱凯歌声。三宝老爷道：“多谢国师佛力，莫大之功。”长老道：“贫僧是个出家人，也只是劝解他一番，有个甚么功绩？”三宝老爷说道：“国师前日吃他的宝贝许多苦，怎么今日又收了他的宝贝？”长老却把个东天门元始天尊的始末，细说了一遍。众位都说道：“多亏了国师佛力。”长老道：“贫僧受了朝廷的敕旨，不得不然。”王尚书道：“原来这个羊角大仙就是紫气真人。”长老道：“便是。”王爷道：“却是个有名神道，故此猖狂。”马公道：“只怕他去了还来。”长老道：“朝元正果倒不要紧，寻非争闹倒要紧。”

道犹未了，只见一尺二寸长的和尚带得无底洞来回话。长老道：“跪的甚么人？”小和尚道：“弟子是阿难使者，带得无底洞来回佛爷爷的话。”长老道：“阿难回避了罢。无底洞，你站起来。”无底洞说道：“不敢。”长老道：“你是羊角仙人的徒弟么？”无底洞道：“小的是羊角仙人的徒弟。”长老道：“你怎么会三头四臂，三丈金身？”无底洞说道：“非干小的之事，都是师父教的。”长老道：“你原来是个甚么出身？”无底洞说道：“小的是个漏神出身。”长老道：“怎么叫做个漏神？”无底洞说道：“掠人之财，灭人之福，妒人之有，窃人之多，如世上的漏卮一般，故此叫做个漏神。”长老道：“你既是个漏神，怎么又来出家做徒弟？”无底洞说道：“只因这如今世上漏神出得多了，漏不到那里去，故此弟子改行从善，拜羊角大仙为师。”长老道：“改行从善，这是你的好处。”我还问你，你羊角洞里还有个行童叫甚么名字？”无底洞说道：

“那是小的的师兄，叫做个有底洞。”长老道：“他原是个出身？”无底洞说道：“他原是个看财童子出身。”长老道：“怎么叫做个看财童子？”无底洞说道：“不怕饿死饭不吃，不怕冻死衣不穿。看着这个铜钱，一毛不拔，故此叫做个看财童子，一名守钱奴儿。”长老道：“他做他的看财童子罢，怎么也来出家？”无底洞说道：“他枉看了这一世财，不得一毫受用，如今省悟过来了，故此出来出家，拜羊角大仙做师父。”

长老道：“也好个如今省悟过来了。我还问你，姜金定那里去了？”无底洞说道：“适来俺师父上天之时，又差下一个急脚鬼，送了三个锦囊计交与他。他得了锦囊计，他就化作一道火光，火围去了。”长老道：“你也去罢。”无底洞道：“小的到那里去？”长老道：“你还寻你师兄一同去修行罢。”

三宝老爷说道：“这个三头四臂的鬼王，他前日临阵之时，唬吓我们军兵，莫大之罪，军中有功者赏，有罪者斩。不斩，萧何法不行，怎么可放他去罢？”长老道：“贫僧是个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今日只是上为朝廷，下为元帅，不得已方才拿住此人。况兼他是个改行从善的，又还有一个师兄在洞里，朝夕悬悬，怎么说个坏他。阿弥陀佛！看贫僧之面，饶了他罢！”马公道：“放了他去，他明日又同着姜金定撑出那一付鬼脸子来，那时节悔之晚矣！”长老道：“饶他还来，还在贫僧身上。”三宝老爷道：“看我国师金面，饶了你去。你只好去说法听经，再不可装那神头鬼脸。”无底洞拜谢佛爷而去。老爷道：“羊角仙人虽去，姜金定又得了甚么锦囊，这个金莲宝象国儿时收服得他？”长老道：“宽容一日，看他怎么样来。”

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姜金定又来讨哉。”三宝老爷道：“果中学生之计。”长老道：“贫僧告便，但凭元帅调兵

遣将就是。”元帅即时传下将令：“谁敢披挂出阵，杀退姜金定？”将令一出，班部中闪出一员将官来，铁幞头，红抹额，皇罗袍，生角带，手里拿着一杆八十四斤重的狼牙棒，座下骑着一匹乌锥千里马，原来是征西前哨副都督张柏。披挂未了，班部中又闲出一员青年将官来，束发冠，兜罗袖，练光拖，狮蛮带，手里拿着一杆丈八神枪，座下骑着一匹流金（马瓜）千里马。原来是金吾前卫应袭王良。两员大将，两骑骏马，两样兵器，一齐杀出阵来。只见荒草坡前摆列着千百只有头、有角、有皮、有毛、有蹄、有尾、黑萎萎的水牛，成群逐队，竟奔荒草坡前。有一篇《牛赋》为证。赋曰：

嗟乎！物之大者，状若垂天之云。《礼》称三月在涤，《诗》云九十其鞫。歧蹄者天，穿娄者人。或衣绣而入太庙，或鞞鼓而正三军。尔牛来思，其耳湿湿。麋鼠既忌于见伤，风马亦知其不及。扣角伸宁戚之困，烧尾救田单之急。或为军事之占，或示农耕之候。异彼髦头，宁为鸡口。晋武以青麻彰德，何曾以铜钩被奏。至于伤勿改卜，用犊贵诚。或捩角而不售，或割肉而复生。幸刘宽之量远，羨鲁公之政行；多郭舒之宽恕，慕朱冲之不争。中尉则驾之者赤，桃根则献之者青。王恺既闻其八百，苟晞亦称其千里。虽有双箸，且无上齿。别有得于文山，放之桃林。木则馈粮，石则便金。设以福衡，养之牢莢。愚公畜牯于齐山，百里载盐于秦国。禴祭乃东邻之杀，无妄见行人之得。袁宏见讽于羸牯，华元应嘲于有皮。遗布既因子王威，置刍亦见于罗威。复有职人掌刍，封人供藁。彦回靡恃于坠井，虚愷不烹而衰老。或僂于豚上，或置之树柯。詹何既识于白蹄，葛卢亦辨其三牺。肃慎占之而入贡，弦高用之而犒师。别有盆子主之以建业，光武骑之以起兵。或为梦于蒋琰，或见解于庖

丁。观其豫章挈绢，薄鞞挂书。白则识李冰之绶，青则驾老子之车。季知一转而思过，江酒但饮而无刍。又有蹋石成花，涂泥求雨。或行诈而玉帛，或华长而杀御。既担矛而弃犊，亦结阵而却虎。至若置于盆寮，老在牢阑。角不失于三色，香独称于四膏。遇夔致问，喘月辞劳。称精鉴者薛公，习遗书者晋祖。既曰不能执鼠，又云难以逐兔。成牛弘之宽厚，显卢昌之仁恕。至于千足而富，夜鸣则。顾宪仲文，臧决狱而人服；时苗羊氏，并居官而犊留。又有程郑江竭，娄提谷量。望气知北夷之验，卜兆为司马之祥。若乃嘉彼柔谨，哀其馘觫。或蹊田而见犊，或洗耳而为辱。丙吉已劳于问喘，龚遂更愆于佩犊。周官分职，牛人乃主于牵傍；留宝诸贤，和峤亦勤于刺促。正是：春暖饥馑原上绿，山深渴饮涧边清。几番潦倒斜阳后，高卧南山看月明。

却说荒草坡前摆列着千百头野水牛，姜金定撮弄撮弄，弄得一头牛背上一个小娃子，一个小娃子手里一条丝鞭。姜金定骑在马上，念一念，喝声：“走尸那些牛就望前走。喝一声：“快！”那些牛就走得快。南朝两员将官陡然间看见，吃了一惊。王良道：“这是个甚么出处？”张柏道：“这不过是个田单火牛之计罢了。”王良道：“我和你蛮杀他娘。”张柏道：“为将之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倘有疏虞，贻祸不小。”王良道：“这决是那羊角道德真君的诡计，那里真是个牛？”张柏道：“假做的牛那里有这等英勇活泛？”王良道：“快擂起鼓来。”一声鼓响，两员将官左右双上。只见那些水牛单奔狼牙棒张柏。张柏虽是力大心雄，怎么奈得这一群千百头牛何，致使败阵而归。姜金定得胜而去，说道：“多亏了师父，又助我这一阵也。”

却说两员将官归来，一个受伤，一个平过。元帅道：“好古怪哩！两员官一齐出阵，偏牛就赶着这一个，这是个甚么缘故？”即忙去问国师。国师道：“但问天师便知端的。”元帅又去请问天师。

不知天师有何高见，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一回 姜金定三施妙计 张天师净扫妖兵

诗曰：

仙人羊角碧霄中，紫气真人独长雄。丹洞朱帘摇斗极，翠华玉辂驾洪濛。凌虚惯掠钧天乐，舒啸长披阖闾风。为惜门徒姜氏女，锦囊三计妙无穷。

却说元帅请问国师这个水牛出阵是甚么缘故。国师道：“贫僧有所不知，但问天师便知端的。”元帅转身就来拜问天师。天师道：“这水牛不为大害。”元帅道：“怎见得不为大害？”天师道：“是贫道袖占一课，占得是个风天小畜。所畜者小，何大害之有？”元帅道：“昨日狼牙棒张千户、小将军王应袭两个出马，偏伤的是狼牙棒，这是个甚么缘故？”天师道：“这是偶尔，有个甚么缘故？”元帅道：“天师不弃，肯出一阵么？”天师道：“万里远来，岂恁闲散。既承元帅严命，贫道即行。”

好一个天师，说一声“行”，即时左右摆列着两杆飞龙旗，两边旗下摆列着神乐观乐舞生、朝天宫道士，中间摆列着一杆皂纛，皂纛之上写着一行金字。皂纛之下坐着一个天师，一口七星剑，一匹青鬃马，竟出阵来。只见荒草坡前，真个是摆列

着千百头有头、有角、有皮、有毛、有蹄、有尾、黑菱菱的水牛，一头牛背上一个小娃娃，一个娃娃手里一条丝鞭。姜金定坐在马上，鬼弄鬼弄，喝声：“走！”牛就走，喝声：“快！”牛就快。天师见之，心里才要想个主意，只见姜金定口里连喝递喝，那些牛就连跑递跑，一直跑过阵来。天师看见这些牛只要奔他，连忙的把个七星剑望空一撇，那一口剑吊下来，只伤得一头牛，比不得伤了一员大将，众将惊溃败阵。这一头牛伤与不伤，其余的牛那里得知，一性儿只是奔着皂纛之下。姜金定又喝得狠，这些牛又跑得狠，正叫做个冰前刮雪，火上浇油，把个张天师没奈何，只得撇了青鬃马，跨上草龙，腾空而起。天师心里想道：“这等一个阵头却就输着于他，何以复命元帅？”即时剑头上烧了一道飞会，飞符未尽，天上早已吊将一位天神下来。你看他：

铁作幞头连雾长，乌油袍袖峭寒生。喷花玉带腰间满，竹节钢鞭手内擎。坐着一只斑斓虎，还有四个鬼，左右相亲。

天师问道：“来者何神？”其神道：“小神是龙虎玄坛赵元帅，不知天师呼唤，有何道令？”天师道：“女将姜金定撮弄妖邪，装成牛阵，不知是真是假，相烦天神与我看来。”天神起眼一瞧，回复道：“牛是真的，牛背上娃娃是假的。”天师道：“就烦天神与我破来。”赵元帅按落云火，喝一声：“孽畜，何敢无礼！”举起鞭就是一鞭。若是每常间赵元帅这一鞭，饶你是个人，打得你无情妻嫂笑苏秦；饶你是个鬼，打得你落花有意随流水；饶你是个怪，打得你鬼头欠下阎王债；饶你是个精，打得你扬花落地听无声。若是今日赵元帅这一鞭，打得就是个飞蛾扑火无头面，惹火烧身反受灾。怎么叫做惹火

烧身反受灾？却说赵元帅狠着一鞭，那些牛那里怕个鞭？一齐奔着赵元帅，就是个众犬攒羊的一个样子。赵元帅攒得没奈何，跨了斑斓猛虎，腾云而起，回复天师道：“小神告退。”天师道：“怎么连天神天将也不怕哩？”赵元帅说得好：“他一杭是个牛，那里晓得个甚么轻？甚么重？终不然我们也和他一般。”天师道：“多劳尊神，后会有请。”赵元帅飘然而去。

天师心里想道：“牛有千斤之力，人有倒牛之方。岂可坐视其猖獗，就没有个赢手？”好天师，眉头一蹙，计上心来，即时回阵，参谒元帅。元帅道：“今日天师功展何如？”天师却把个赵元帅的始末，说了一遍，元帅道：“似此天神也不怕，我和你将如之何？不如还去拜求国师罢。”天师道：“不要慌张，贫道还有一事奉禀元帅。”元帅道：“但说不妨。”天师道：“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这个我和你还不不知他的根脚，故此不得其妙。”元帅道：“却怎么得他的根脚？”天师道：“须烦元帅传下将令，差出五十名夜不收，潜过彼阵，细访一番，得他的根脚，贫道才有个设施。”元帅道：“这个不难。”即时传下将令，差出五十名夜不收，前往金莲宝象国体探这水牛阵上的根脚，许星夜回报毋违。

夜不收去了一夜，直到次日天明时候，才到帐前回话。天师道：“这牛可是真的么？”夜不收说道：“牛是真的，只有牛背上的娃子，却是姜金定撮弄得是假的。”天师道：“这牛是那里来的？”夜不收道：“这牛是个道地耕牛。”天师道：“既是道地耕牛，怎么有如许高大？”夜不收道：“原种是人家的耕牛，其后走入沿海山上，自生自长，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年深日久，种类既繁，形势又大。约有一丈二三尺高，头上双角有合抱之围，身强力健，虽是水牛，却叫做个野水牛。”天师道：“怎么遣得他动？”夜不收道：“都

是羊角道德真君锦囊计，姜金定依计而行，故有此阵。”天师道：“这牛连番攢住一个人，是个甚么术法便的？”夜不收说道：“不干术法使的。原来这个野水牛本性见不得穿青的，若还见了一个穿青的，他毕竟要追赶他，他毕竟要抵触他，不是你，便是我，直至死而后已。”三宝老爷听了，大笑两声，说道：“原来有此等缘故，昨日狼牙棒吃亏，狼牙棒是青。今日天师受亏，天师皂纛是青。赵元帅受亏，赵元帅又是青。哎！原来穿青的误皂。”马公在傍边说道：“只闻得穿青的护皂，那有个穿青的误皂？”三宝老爷道：“为了穿青受了亏，却不是穿青的误皂？”

天师道：“不消取笑，待贫道出去赢他来。”今番天师不用飞龙旗，不用皂纛，不用青鬃马，只是自家一个披发跣足，仗剑步罡，如真武之状，高叫道：“泼贱婢，敢驾得畜牲装你的门面！”姜金定看见天师只身独自，他就起个不良之意，口里念念聒聒，喝一声：“声！”那些牛就走。喝一声：“快！”那些牛就快。连喝快，递喝快，那些牛连跑递跑，又奔着天师面前来。天师拿定了主意，收定了元神，竟往海边上走。姜金定只说天师又要败阵，急忙的喝着牛来。天师到了海边上，跨上草龙，早已转在水牛后面，令牌一击，猛空里耀眼争光，一个大闪电，轰天划地，一个响雷公。那些水牛打争了，只得下水，就把些野水牛一并在海里面去了。水面上无万纸剪的小娃娃。天师令牌又击了两击，那雷公又在海水面上，扑冬，扑冬的又响了几响。直响半日，天师收下令牌，却才住了。可怜这些野水牛活活的水葬功果。

却说姜金定看见雷公、电母，地覆天翻，才晓得不是对头，一道火光，入地而走。天师剑头上烧了飞符，早已有个天将赶向前去，活捉将来，一直解上中军宝帐。元帅老爷骂道：“泼

贱奴！敢如此倔强，费我们精力。”叫声旗牌官，推转辕门外，梟首示众。旗牌官禀说道：“前番是他刀下走了，今番须得天师与他一个紧箍子咒，小的们方才下手得他。”天师道：“也不消紧箍子咒，只问他肯死不肯死就是。”马公道：“天师差矣！天下人岂有个自家肯死之理？”天师道：“王者之师，顺天应人，须得他肯死，才是个道理。”三宝老爷心上就明了，问说道：“你那泼贱婢，可肯死么？”姜金定说道：“国王之恩未报，杀父兄之仇未伸，怎么肯死？”天师道：“我晓得你还有两个锦囊计不曾行得，故此不肯心死。”姜金定说道：“是，是！”天师道：“你再行了那两个锦囊计，心可死么？”姜金定说道：“到了计穷力尽，心自是死的。”天师道：“既然如此，且放他回去罢。”元帅说道：“放他去罢。”姜金定得命而去。

马公道：“这都是些匹夫之勇，妇人之仁，怎么下得海，收得番。”天师说道：“老公公岂不闻七擒七纵之事乎？”马公道：“七纵还不打紧的，七擒却也有些难处。”天师道：“都在贫道身上。”道犹未了，蓝旗官报说道：“姜金定又摆了有千百头水牛在荒草坡前，又来讨战。只是今番的水牛比前番不同些。”元帅道：“怎见得不同些？”蓝旗官报说道：“前番的水牛小，今番的水牛大；前番的水牛矮，今番的水牛高；前番的水牛两只角，今番的水牛一只角，生在鼻梁中间；前番的水牛有毛，今番的水牛有鳞；前番的水牛走，今番的水牛飞；前番的水牛是旱路，今番的水牛上山如虎，入海如龙。却有些不同处。”马公道：“这就是旧时的水牛，闷在水里，改变了些。”天师道：“那里有个再生之理。”马公道：“若不再生，怎么又来出阵？”天师道：“这不是水牛。”元帅道：“怎见得不是水牛？”天师道：“老大的不一样，这决又是个甚么野牛。”马公道：“不论家牛、野牛，都在天师身上。”天师道：

“贫道即时收服他来。”元帅道：“多劳了！”天师道：“说那里话。”

即时披发仗剑，步行而出。只见荒草坡前果真有千百头野物，姜金定坐在马上，又是这等撮撮弄。天师心里想道：“我虽是龙虎山中第一家的人品，却不曾到这个海外，却不能办这些野兽。”心里又想道：“也罢，全凭我这双霹雳雷公手，那怕他头角峥嵘异样人。”心里想定了，却叫道：“那泼贱婢又弄个甚么喧来？”姜金定道：“这不是弄喧，这都是俺本国道地兵，天造地设的，怎么就服输于你？”天师道：“你叫他过来就是。”姜金定说道：“今番却不让你，你那时休悔！”天师道：“我祖代天师的人，说个甚么反悔字面？你只管叫他过来。”天师站定了。姜金定手里拿着一条丝带儿，掣一掣，叫一声：“长！”那丝带儿就长有三五丈长，猛地里一声鞭响，只见那一群牛平地如飞，竟攒着天师的金面。天师就还他一个雷公，哗喇一声响，那些牛竟回本阵而去。姜金定又是一鞭，一声响，那些牛又奔过阵来。天师又还他一个雷公，哗喇一声响，那些牛又奔回阵去。天师心里想道：“这还不是个结果。”竟望海边沿上走。那些牛又飞赶将来。天师跨上草龙，转在牛背后，猛地里一个雷公，哗喇一声响，那些牛竟奔下海而去。天师只道还是前番的故事，水面上又还他一个雷公，哗喇一声响，那些牛反在水里奔上崖来。崖上一个雷公，他就在水里；水里一个雷公，他就上崖。天师看见没有个赢手，只得跨上草龙而去。姜金定高叫道：“天师，你今番服输于我也！”天师大怒，骂说道：“今后拿住你，若不碎尸万段，誓不为人！”姜金定说道：“你拿得我住，你不碎尸？”

张天师恨了两声，竟归中军宝帐。三宝老爷道：“今日出马何如？”天师道：“今番不是个牛，故此不好下手。”老爷

道：“怎见得不是个牛？”天师道：“他真是个上山如虎，入海如龙。那里有这等个牛来！”老爷道：“却怎么处他？”天师道：“要处置得他，须还是夜不收过去打探一个详细才好。”老爷道：“既要打探，不可迟疑。”即时差了五十名夜不收。五十名夜不收即时回话。天师道：“这阵上可还是个牛么？”夜不收说道：“前番野水牛淹没已尽，今番却不是他了。”天师道：“是个甚么？”夜不收说道：“就是本国地方上所出的，形如水牛，约有千斤之重，深身上不长牛毛，俱是鳞甲纹癞，蹄有三趾，快捷如飞。头有一角，生于鼻梁之上。”天师道：“似此说来，却不是个犀牛？”夜不收道：“便是犀牛。”天师道：“那妖妇怎么遣侍他动？”夜不收说道：“又是羊角道德真君第二个锦囊计。姜金定只是依计而行。”天师道：“只是这个犀牛也不至紧。”三宝老爷道：“天师，你也曾认得他么？”天师道：“但不曾看见，书上却有他。”老爷道：“书上说他好么？”天师道：“其角最好。大抵此为徼外之兽，状如水牛，猪之头，人之腹，一头三角，一孔二毛。行江海中，其水自开，故此昔日桓温燃其角，立见水中之怪。其角有粟文者贵，有通天文者益贵。古诗有云：‘犀因望月纹生角，象被惊雷花入牙。’即此之谓也。”老爷道：“此今的只是一角，却是何如？”天师道：“或云一角为雄，又名兕。兕，野牛也。”老爷道：“天师既如此稔熟，怎么又要人去体探？”天师道：“耳闻不如目见。况兼为将之道，三军耳目所关，取强不知以为知？倘若所言不当，惑乱军情，贻祸不小。”老爷道：“天师慎重如此，不枉了与天地同休。只有一件，这如今怎么赢他？”天师道：“贫道自有个赢他之法。”

道犹未了，蓝旗官又来报道：“牛阵摆圆，夷女讨战。”天师即时起身，转到玉皇阁上，收拾了一趟，也还是披发，也

还是跣足，也还是仗剑，也还是步行。姜金定见了天师，便高声叫道：“好天师，你枉了那披发跣足，不如早早投降，免受刀兵之苦！”天师大怒，骂说道：“泼贱婢！敢开大言，敢说大话，你再叫你那些畜牲来。”姜金定一鞭，那些犀牛一涌而来。天师一雷，那些犀牛一涌而去。姜金定又一鞭，那些犀牛又一涌而来。天师趁着他的来势，照旧的佯输诈败，望海边上走。那些犀牛照旧的赶将来。天师照旧的跨上草龙，却转在犀牛之后，一个雷响，一阵大风，一天都是朱头黄尾、百足扶身的蜈蚣虫，竟奔那些犀牛身上而去。那些犀牛见了蜈蚣虫，就是指头儿捺上了双簧锁，不是知音不得开。一个个都钻到犀牛的鼻头里面去了。犀牛钻不过，望海里一跑，望崖上一跑，跑了几跑，把个终生送却潮头上，那管得角上通天锦绣纹。张天师跨在草龙之上，只是好笑。姜金定还不解其意，还指望犀牛阵来取胜。直至半晌半晌不见起来，心里却才有些慌张，翻身就走。天师高叫道：“番奴那里走！”剑头上一道飞符，早已把个姜金定又捉翻来了。

解上中军宝帐，三宝老爷说道：“多谢天师道力，成此大功。”马公道：“这蜈蚣可是真的么？”天师道：“是真的。”马公道：“那里有这些真的？”天师道：“这是安南国地方所出，其长有一尺六寸，其阔有三寸五分。其皮挽鼓，其肉白如葫芦，交人制为肉脯，其味最佳。”马公道：“既在安南国，怎么得他过来？”天师道：“是贫道烧了飞符，遣下天神天将，着落当方土地之神驱他过来的。”老爷道：“管甚么蜈蚣，叫旗牌官过来。”旗牌官即时跪着。老爷道：“把这泼妖妇押出辕门外，即时枭首。”天师道：“你今番却心死也？”姜金定道：“心还不死。”天师道：“我再放你去罢。”姜金定说道：“再放我去，再拿我来，那时心却死也！”三宝老爷大怒，说

道：“这等一个小夷女，敢如此展转，费我南军。”咬得牙齿只是（革各）叮（革各）叮响。张天师念动了紧箍子咒，旗牌官动手捆缚起来。姜金定还说道：“我今日死也眼不闭！我就做鬼，也还要和你做一场！”一时间押赴辕门之外，一刀两段，段得一个姜女头来。三宝老爷吩咐仔细看他的尸首，不要又学前番走了人。旗牌官禀说道：“今番再无差错，明明的捆着，明明的砍头，明明的两段，再无异法。”老爷道：“既然如此，把他的头挂在哈密西关之上，令其国人好看。把他的尸骨放火烧了。”他军令已出，谁敢有违？即时挂起他的头，放在哈密西关高竿之上。即时把他的尸骸放起火来烧化。只见火焰之中，端端正正坐着一个姜金定，只是没头，只是不会讲话。三宝老爷心上尽有些狐疑。马公道：“这贱婢到底死得有些心不服。”王爷道：“到依天师说再放他去，再拿他来，他心就死。”老爷道：“事至于此，悔之无及！任从他来。”天师道：“疑心生暗鬼，再不可讲他，各自散罢。”果真的各人散帐。

夜至三更，只见这里也吆喝，那里也吆喝，船上也吆喝，营里也吆喝。明日天早，二位元帅老爷坐了中军帐上，问说道：“夜来为着甚么事各处里吆喝？”船上军人都说道：“夜至三更，满船上都是火光，火光之中，有许多的妇人头进到船上来，滚出滚进，口里说道：‘冤枉鬼要些甚么咽作。’”营里军人说道：“夜至三更，满营里都是火光，火光之中有许多的妇人头进到营里来，滚上滚下，口里说道：‘冤枉鬼要些甚么咽作。’”老爷心里想道：“这事却有因，不好难为这些队伍。”只吩咐道：“今后不许吆喝，如违军令施行。”众军退去。马公说道：“偏军伍中有鬼，偏我们这里没鬼，这都是妄言祸福，摇动军情，依律该斩。”王爷道：“怎么这等说，冤魂怨鬼，于理有之，只是各人谨慎些就是。”

到了第二夜，那些一个头的鬼，单在马公营里出的出，进的进，上的上，下的下，约有数百之多。马公公拿起一把刀来，砍过左，右边的头又来了，砍向前，后边的头又来了。把个马公唬得魂飞魄散诸天外，一夜无眠到五更。巴不得天明，竟到中军帐上赴诉二位元帅老爷。老爷大怒，说道：“敢有些等妖魔！”即时吩咐旗牌官取下姜金定的头来，把火烧了。一会儿取过头来，一会儿起火烧了。只见火焰之中，端端正正站着个姜金定的头，只是没有身子。口口声声说道：“我死也不甘心，我夜间还要来寻你也！”二位元帅闻之，心上有些不悦，请教国师。国师道：“善哉，善哉！这个杀人的事，贫僧不敢闻命。”二位元帅又去请教天师，天师沉思了半晌不开言。王爷道：“天师不肯开言，还有些甚么见教？”天师道：“这个来踪去迹，都有些跷蹊，莫不然还是姜金定不曾死，撮弄得甚么鬼情？”王爷道：“两次焚烧之时，俱有怨魂结象，岂有不曾死之理？”三宝老爷道：“死之一字，再不消疑。只说这个单头鬼，把怎么处他？”天师道：“不得其根，从何处下手？”老爷道：“今日之事，譬如医者，缓则治其本，急则治其标。”天师道：“贫道送过符来，各人贴在各人船上，且看他何如。”老爷道：“这个有理。”

天师送了符，用了印，各官接了，各官贴着；各营接了，各营贴着；各船接了，各船贴着。都说是天师的符水岂有不灵验，都说是甚么鬼再敢来侵欺。那晓得夜至三更，仍旧是这些妇人的头滚出滚进，滚上滚下，莫说是众军士的船士，就是天师船上也有，就是国师的船上也有。莫说是众军人的营里，就是都督营里也有，就是先锋营里也有，就是元帅营里也有。把个天师的符，一口一张，百口百张，只当个耳过风相似。这一夜有五更天，就吃这个妇人头吵了四更半。

到了明日天早，你也说道鬼，我也说道鬼。国师老爷说道：“怎么只要杀人，致使得这个怨鬼来吵人。”王爷道：“分明是个心不死，以致作祟生灾。”马公道：“莫说是西番人厉害，就是西番的鬼也厉害。”三宝老爷说道：“这个闲话不要讲他，只说是这如今把个甚么法儿治他就是。”天师道：“我心上终又有些犯疑。”老爷道：“但凭天师就是。”天师道：“贫道自有个处置。”剑头上一道飞符，大上即时吊下一位天将。天师道：“来者何神？”其神应声说道：“小神是龙虎玄坛赵元帅。适承天师呼唤，不知有何道令？”天师道：“此中有一个妇人头，到我南军营里作吵，已经三日，不知是何妖术，相烦天将看来。”赵元帅腾云而起，即时回复道：“这个妇人头，原是本国有这等一个妇人，面貌、身体俱与人无异，只是眼无瞳人。到夜来撇了身体，其头会飞，飞到那里，就要害人。专一要吃小娃娃的秽物，小娃娃受了他的妖气，命不能存。到了五更鼓，其头又飞将回来，合在身子，又是个妇人。”天师道：“这叫做个甚么名字？”赵元帅道：“这叫做个尸致鱼。”天师道：“岂有这等的异事！”赵元帅道：“天师是汉朝真人，岂不闻汉武帝朝有个因墀国使者，说道南方有尸解之民，能使其头飞在南海，能使其左手飞在东海，能使其右手飞在西海，到晚来头还归头，手还归手，人还是一个人。虽迅雷烈风不能坏他，即此就是这尸致鱼。”天师道：“他怎么飞到我这营里来？”赵元帅道：“这又是羊角道德真君第三个锦囊计，姜金定依计而行。”天师道：“原来姜金定不曾死。”赵元帅道：“现在那里念咒烧符，今夜又要把这尸致鱼来相害。”原来姜金定有五囤三出之法，死而不死，那些冤魂结象都是假的。天师道：“何以破之？”赵元帅道：“这个头只是不见了原身，不得相合，即时就死，破此何难！”天师道：“多劳了，天将请便罢。”

赵元帅去了。把个三宝老爷吓得口里只是打喷喷，说道：“天师如此神见，果真还是姜金定撮弄的鬼情，这场是非还在天师身上。”天师道：“贫道谨领。只是今夜都不要吆喝，待贫道处置他。”

商议已定。夜至三更，果真的那些妇人头又来了。只见四下里唧唧啾啾，虽是不敢吆喝，天师早已知其情，即时剑头上烧了五道桃符，即时五个黄巾力士跪着面前听使。天师道：“叵耐此中有一班尸致鱼，飞头侵害我们军士，你们五个人按五方向坐，把他的原身都移过了他的，远则高山大海，近则隘巷幽岩，务令他不得相合，方才除去得这个妖魔之害。”五个黄巾力士得了道令，即时飞去，各按各人的方位，各移各人的尸骸。复命已毕。天师运起掌心里的雷来，哗喇喇一声响，半夜三更就如天崩地塌一般相似。饶你就是个大胆姜维，也要吃了一吓，莫说是这些妇人头，岂有个不惧怯之理？一时间尽情飞去。尽情飞去不至紧，那里去寻个身子来相合？天师早知其情，叫声：“黄巾力士何在？”即时五个力士跪在坛前。天师道：“你们五个人还按五方向坐，把那些妇人头穿做一索儿来见我。”到了明日天早，天师请过二位元帅、二位先锋、各哨副都督会集帐下，叫黄巾力士提过头来。只见一个力士提了一串，五个力士共提了五串，每串约有百十多个，果真是一个妇人头，只是眼珠儿上没有瞳人。中军帐外堆了几百个头，好怕人也！老爷道：“此中出这等一个怪物，好利害哩！”王爷道：“多亏天师道力，谢不能尽。”马公道：“还有姜金定，相烦天师处置他一番。”天师道：“贫道自有分晓。”

不知天师是个甚么分晓，且看下回分解。

第三十二回

金莲宝象国服降 宾童龙国王纳款

诗曰：

洞门无锁月娟娟，流水桃花去杳然。低眇湖峰烟数点，高攒蓬岛界三千。云中鸡犬飞丹宅，天上龙蛇护法筵。为问西洋多道力，笑收妖妇晚风前。

却说马公道：“还有姜金定是个祸根，相烦天师一总结果了他也罢。”天师道：“这都在贫道身上。”三宝老爷说道：“且先把这些头安顿在那里才好？”天师叫声：“黄巾力士何在？”只见五个力士跪在面前。天师道：“你们把那些头送到长流水里去罢。”五个力士齐齐的答应道一声：“是！”即时把这五串头，一人一串，掷将出去，远远的送到大海中央。五个力士又来复命。天师道：“还有一桩事相烦你五位。”众力士说道：“悉遵道令，怎敢有违。”天师道：“此中有一个女将姜金定，善能五围三出，善驾三丈滕云。我今日要拿他，你们与我出这一力。”五个力士说道：“但凭吩咐。”天师道：“你们五个人伏在五方，随他围在那方，那方力士即时活拿他来，各要用心，有功之日，明书上清。”

吩咐已毕，只见蓝旗官报说道：“所有姜金定单刀匹马，

在于沿海边上追寻那些妇人头。”天师道：“这妖婢今日自送其死。”好天师，跨上青鬃马，驰骤而出。望见姜金定，喝声道：“泼贱婢那里走！”姜金定未及回言，天师剑头上早烧了一道飞符，早已有个天将捺将姜金定过来，解上中军主张。三宝老爷说道：“这等一个小丫头，原来一肚子都是些金蝉脱壳。”天师道：“今番是个枯树盘根，动不得了。”王爷道：“还是个推车上岭，走不得了。”马公道：“还是个隔山取火，讨不得了。”姜金定自家说道：“我今日还是个倒浇蜡烛，由不得了。”三宝老爷骂道：“油嘴有这些讲的！叫旗牌官来，把他就捆在我这面前，一刀刀的细细刮来，一根根的骨头细细拆来，看他走到那里去？”姜金定说道：“纵然万刮我，此心不死也难。”天师道：“你既然此心不死，再放你回去何如？”姜金定说道：“你若再放我去，再捉我来，我却心死。”天师道：“只捉你一转，不见我的手段。昔日诸葛亮七纵七擒，才是个汉子。我今日也放你七转，你心下何如？”姜金定说道：“若能七纵七擒，我却死心塌地。”天师道：“元帅且放他，看他走到那里去？”老爷道：“现钟不打，又去炼铜。拿过来刮了他罢！”天师道：“但放他去不妨，他走到那里去？”老爷道：“既然天师高见，悉凭尊裁。”天师道：“姜金定，你去罢。”

姜金定方才去了不及半晌，只见一个红脸力士一手揪着头，一手拎着脚，一掷掷到中军帐上来。天师喝声道：“快走！”姜金定转身就走，走将去了。不及半晌，只见一个红脸力士一手揪着头，一手拎着脚，一掷掷到中军帐上来。天师喝声道：“快走！”姜金定转身又走，走将去了。不及半晌，只见一个青脸力士一手揪着头，一手拎着脚，一掷掷到中军帐上来。天师又喝声道：“快走！”姜金定转身又走，走将去了。不及半

晌，只见一个黑脸力士一手揪着头，一手拎着脚，一掷掷到中军帐上来。天师又喝声道：“快走！”姜金定扒起来又走，走将去了。不及半晌，只见一个白脸力士一手揪着头，一手拎着脚，一掷掷到中军帐上来。天师又喝声道：“快走！”姜金定扒起来又走，走将去了。不及半晌，只见一个黄脸力士一手揪着头，一手拎着脚，着实的一掷掷将来。这一掷不至紧，把个姜金定跌得两腿风麻筋力倦，浑身酸软骨头酥。天师又喝声道：“快走！”

姜金定慢慢的扒将起来，说道：“我今番不走了。”天师道：“先说了七纵七擒，这才走得五转，怎见得我的手段？”姜金定说道：“今番我已心死了，管你甚么七纵不七纵。”天师道：“你既心死，可将去枭首罢。”姜金定说道：“我如今是个几上肉，任君刳，怕甚么枭首哩。”天师道：“我这里不杀你，你与我立一项功来，你心下何如？”姜金定道：“但凭吩咐就是。”天师道：“你回去报与你的国王，你可肯么？”姜金定道：“既蒙不杀之恩，自当前去，夫复何辞！但不知天师意下何如？”天师道：“我这里别无他意，只要你国王一封降书，投于俺元帅；一封降表，奏上我南朝天王。倒换通关牒文，前往别国，专问有我南朝传国玉玺没有，有则作急献来，没有便罢。再次之，前日沙彦章失陷在你国，好好的送上来。此外再无他意。”姜金定说道：“诸事可依。只是甚么传国玉玺，俺们并不曾听见，这是没有的。”天师道：“没有的便罢，你快去快来回话。”

姜金定抱头鼠窜而去，见了国王。国王道：“姜将军，你连日之战何如？”姜金定说道：“非干小臣之罪，怎奈南朝来的将勇兵强，我们不是他的对手。况兼那个天师果真的驾雾腾云，驱神遣将，十分利害。还有那个国师，怀揣日月，袖囤乾

坤，斩将搴旗，不动声色。事至于此，臣力竭矣，无可奈何。

”番王道：“只是多负了爱卿。”姜金定说道：“臣之父兄死在南朝，臣之师父败在南朝，臣之力量尽于今日。惟愿我王早赐一刀，臣死瞑目。”番王道：“怎么说个死字？俺的江山社稷，全赖爱卿扶持。”姜金定说道：“臣无力可施，怎么扶持得社稷？”番王道：“天下事，不武则文，不强则弱。为今之计，何以退解南兵？”姜金定说道：“还有左右丞相，小臣怎么擅专？”番王道：“是我不合监禁了左右丞相，今番却怎么转湾？”姜金定说道：“事势至此，不得不然。急宣丞相进朝，迟则不及。”番王即时传一道飞诏，急宣左右丞相进朝，所有总兵官一体解放，照旧供职。左右丞相见了番王，番王道：“是俺不听忠言，悔之无及。今日要降书降表送上南朝，又要倒换通关牒文前往别国，须在二位丞相身上。”左右丞相说道：“这才是个道理，只还有一件来。”番王道：“还有那一件？”丞相道：“献上降书，须要粮草侑械；献上降表，须要些宝贝进贡。”番王道：“这个不难，但有的都奉上去就是。”姜金定说道：“前日陷阵的千户沙彦章先要送去。”番王道：“便先送去。”

即时姜金定送过千户沙彦章，跪在中军帐下磕头谢罪。三宝老爷道：“辱国之夫，何颜相见！待你以不死，此后立功自赎。”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金莲宝象国左右丞相见。”左丞相李镇龙帐前相见，手里捧着一封金字降表，口里说道：“小臣国王多多拜上元帅，所有金字降表一封，相烦进上天朝朱皇帝驾下，外土产不腆之仪，共成拾扛，聊充进贡。另具草单奉览毕。”老爷吩咐中军官奉表章，吩咐内贮官收下土产，吩咐旗牌官接上草单来看。只见单上开载的都是些道地宝贝。计开：

宝母一枚，海镜一双，大火珠四枚，澄水珠十枚，辟寒犀二根象牙簟二床，吉贝布十匹，奇南香一箱，白鹤香一箱，千步草一箱，鸡舌香一盘，海枣一盘，如何一盘。

三宝老爷看了草单，满心欢喜，问说道：“这些宝贝可都是你本国所出的么？”左丞相李镇龙说道：“俱是本国土产。”老爷道：“这些宝贝你都识得么？”丞相道：“都是识得的。”老爷道：“宝母是个甚么？”丞相道：“宝母就象一块美石，每月十五日晚上，置之海边上，诸宝毕集，故此叫做宝母。”老爷道：“海镜是个甚么？”丞相道：“海镜如中国蚌蛤一般相似，腹中有一个小小的红蟹子。假如海镜饥，则蟹子出外拾食，蟹子饱归到腹中，则海镜亦饱。其壳光可射日，故此叫做海镜。”老爷道：“大火珠是甚么？”丞相道：“这珠径寸之大，浑身上是火，日午当天，珠上可燎香褰纸，暮夜持之，前后照车千乘，故此叫做大火珠。”老爷道：“澄水珠是甚么？”丞相道：“此珠亦有径寸之大，光莹无瑕，投之清水中，杳元形影；投之浊水中，其水立地澄清，澄彻可爱，故此叫做个澄水珠。”老爷道：“辟寒犀是甚么？”丞相道：“辟寒犀是本国所产的犀牛角。但此角色黄如金子之状，用金盘盛之，贮于殿上，暖气烘人可爱，故此叫做辟寒犀。”老爷道：“象牙簟是甚么？”丞相道：“象牙簟就是象牙抽成细丝，织之成簟，睡在上面，百病俱除，土名象牙簟。”老爷道：“吉贝布是甚么？”丞相道：“吉贝是柯树，其花成时，如鹅毛之细，抽其绪，纺之成布，染以五色，文采烨然，土名吉贝布。”老爷道：“奇南香是认得他。白鹤香是甚么？”丞相道：“白鹤香是长成的一柯树，劈开来片片是香，烧在炉中之时，其烟直上，结

成一对一对的白鹤冲天，故此叫做白鹤香。”老爷道：“千步草是甚么？”丞相道：“千步草也是生成的，其性本香，用之佩在身上，香闻千步之远，故此叫做千步草。”老爷道：“鸡舌香是甚么？”丞相道：“鸡舌是个树名，其树辛厉，禽兽俱不敢近。至四五月间开花，花熟之时，随水出香，盖酿花而成者。以口含之，毛发俱是香的，故此叫做鸡舌香。”老爷道：“海枣是甚么？”丞相道：“海枣之树，如中国栟榈之状，其树五年一度开花，五年一度结实。实如瓜大，味最鲜美，土名海枣。”老爷道：“如何是甚么？”丞相道：“如何亦是海枣之类，其形似枣，其大有五尺长，三尺围，其树九百年一结实。人生一世，不曾看见他开花如何，结实如何，故此叫做如何。

”老爷道：“我大明朱皇帝驾上原有个传国玉玺，却被元顺帝白象驮之入于西洋，不知可在汝国么？”丞相道：“并不曾看见有甚么南朝玉玺，有则即当奉还，不敢隐匿，自取罪戾未便。”老爷道：“请坐辕门外，再当转敬。”

左丞相已出，右丞相田补龙相见帐下，手里捧着一封降书，说道：“俺国王多多拜上元帅，具有降书一封奉览。”三宝老爷吩咐旗牌官接过书来，拆开读之。书曰：

金莲宝象国国王占巴的赖谨再拜奉书于大明国统兵招讨大元帅麾下：窃闻天子者受天之命，为天之子，内主中国，外抚四夷。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坠，莫不尊亲。某僻处西戎，罔瞻冠服，致干天怒，爰示旌旗。覆天载地，识生成之有自；沐霜带雪，知收敛之无遗。幸具犬马之知，敢肆螻蛇之毒。敬将书币，用展精忱，永作外藩，时输内贡，矢志惟一，誓无二三！伏乞高明，俯垂怜鉴，某不任战悚惶惧之至。年月日占巴的赖再顿首书。

元帅览书已毕，说道：“知道了。”右丞相说道：俺国国王别具荒仪，奉犒元帅麾下各位军长，伏乞一并收下。元帅道：“是甚么物件？”右丞相道：“具有小单奉览。”元帅吩咐旗牌官接上来看着，只见单上计开：

黄金一千两，白金一万两，活猪三百口，活羊五百牵，活鸡一千只，鲜鱼五十担，腌鱼一百担，稻米五百担，柴草一千担，椰子十担，西瓜、甘蔗各五十担，波罗蜜、蕉子各十担，黄瓜、葫芦各五十担，葱、蒜各十担，槟榔老叶十担，哂瓮酒二百尊。

元帅看了单说道：“太多了些。”右丞相道：“俺国王国小民贫，毫无所出，此不足为敬，聊具军中一饷而已，伏乞笑留。”元帅道：“多谢了。我且问你，这里有鸡，可有鹅、鸭么？”丞相道：“小国不出鹅、鸭。就是鸡，至大者不过二斤，脚高寸半或二寸为止，但雄鸡则耳白冠红，腰矮尾窝，人拿在手里他亦蹄，最是可爱。”老爷道：“这果子、蔬菜可都是本国出的？”丞相道：“是本国出的。果品还有梅子，味酸不敢献上。小菜还有冬瓜，还有芥菜，非其时不得献上。”老爷道：“稻米可是本国出的？”丞相道：“是本国出的。此米粒细而长，色多红少白。大小麦俱不出。”老爷道：“这酒怎么叫做哂瓮酒？”丞相道：“此酒初然以饭拌药，封于瓮中，俟其自熟，欲饮则以长节小竹筒长三四尺者，插于酒瓮中，宾客围坐，照人数入水，轮次哂饮。吸之至干，再入水而饮，直至无酒味而止。”

元帅道：“你国中文字何如？”丞相道：“椎鲁之徒，何

文字之有！书写等闲，没有纸笔，用羊皮捶之使薄，用树皮薰之使黑，折成经折儿，以白粉写字为记。”元帅道：“你国中岁月何如？”丞相道：“我国中无闰月，以十二月为二年。昼夜各分五十刻，用打更鼓者记之。”元帅道：“你国中刑罚何知？”丞相道：“我国中刑罚，其罪轻者，用四个人拽伏于地，藤杖鞭之；其罪当死者，以绳系于树，用梭枪齐喉而割其首。若故杀劫杀者，以象踏之，或以鼻卷扑于地。犯奸者，男女各入一牛以赎罪。偷国王物者，以绳拘于荒唐，物充即出之。若争讼有难明之事，官不能决者，则令争讼二人骑水牛过鳄鱼潭，理屈者，鳄鱼出而食之；理直者，虽过十数次，鱼亦不食。”元帅道：“国中婚娶之礼何如？”丞相道：“俺国中婚事，男子先入女家，成其亲事，过到十日半月之后，男家父母及诸亲友用鼓迎之归家，饮酒作乐。”元帅道：“国中吊贺之礼何如？”丞相道：“百姓家不行吊贺，惟有国王当贺之日，用人胆汁沐浴，将领以下，俱献人胆为贺。第不用中国人胆。相传往年有用华人一胆者，是日一瓮之胆尽皆朽腐，王即病死，故后来切戒之。”元帅道：“国王在位何如？”丞相道：“俺国国王，大凡在位三十年者，即退位出家，令弟兄子侄权国。王往东山持斋受戒，茹素独居，呼天誓曰：‘我先在位不道，当为狼虎食之，或病死之。’若一年满不死，则再登王位，复理国事。国人称呼为昔黎马哈刺托，盖至尊至大之称也。”元帅道：“承教一番，三生有幸。”一边吩咐纪录司登礼物簿，一边吩咐军政司收下礼物，一边吩咐授餐司安排筵席，大宴左右丞相及南船上将士。是日里歌声动地，鼓乐喧天。正是：

将军出使拥楼船，江上旌旗拂紫烟。万里横戈探虎穴，三杯洒酒舞龙泉。莫道词人无胆气，应知尺伍有神仙。火旗云马生光彩，露布飞传到御前。宴罢之时，元帅传下将令，即将南

朝带去的青磁荷盘一百面，青磁荷碗三十筒，贮丝共二十匹，绫绢各二十匹，回敬国王。又将烧绿珍珠二十挂，真金川扇二十柄，回敬二位丞相，尽欢而散。左右丞相回复番王，番王大喜。明日侵早，左右丞相又来参谒元帅，说道：“番王多谢元帅活命之恩，再差小臣特来相请。敢请元帅进城，游玩西番景致。”元帅道：“多多拜上你的国王，军务在身，不得相见。只是年年进贡，岁岁称臣，足知相爱之至。”

左右丞相已去。元帅请过国师，请过天师，论功行赏，颁赏诸将有差。一连住了三日，国师道：“不可久住，恐费此国钱粮。”元帅即时传令，收营拔寨，尽归宝船，又令绞动划车，拽起铁锚，扯满风篷，开船望西而进。

只见一人一骑飞报而来，蓝旗官问道：“来者何人？所报何事？”其人道：“俺本金莲宝象国总兵官占的里便是。今有本国三太子怨父王降顺南朝，私自领兵逃去。国王惧怕前途有变，罪坐不明，故此先来禀过。”蓝旗官报上中军帐。元帅道：“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往？免坐其罪！”占的里策马而去。宝船仍旧分为中、左、右、前、后五营，左、右、前、后四哨。正行之时，只见沿海岸上一人一骑又是飞跑而来，高叫道：“宝船上听禀！”蓝旗官高声问道：“你是甚么人？有甚么事来禀？”其人高呼道：“俺本金莲宝象国巡逻健卒海弟宁是也。领俺国王钦旨，奉禀元帅得知，此去不远就有一个小国，叫做宾童国。俺国王已差总兵官占的里领兵前去通知，但遇宝船到彼之日，即便进上降书、降表，不必倒换通关牒文，不劳元帅费心费力，也见得俺国王内附之微诚！”蓝旗官报上中军宝帐。元帅吩咐蓝旗官回复他知道了。总兵官骤马而去。

宝船正行之时，天色已晚，中军传下将令，落篷下锚，权且安歇，明早看风再行。约至半夜，左哨上人马嘈嘈杂杂，就

象有个喊杀之声。及至天明，元帅未及查问，只见左哨征西副都督黄全彦擐甲全装，宣花铜斧，解上一班偷船劫哨的贼来。元帅审问了一番，原来为首的就是金莲宝象国国王的三太子；为从的有三十多名，俱是些海贼。马公道：“这些贼既是情真罪当，推他出去一人一刀，了结他罢。”三宝老爷道：“三太子，你还愿死？你还愿生？”三太子说道：“事至于此，有死无二。”老爷道：“你见差矣！自古道：‘死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你今日之死，为着那一件来？你若说道为臣死忠，我今日天兵西下，只受得你父王一纸降书，你社稷如故，你江山如故，这岂是为臣死忠？你若说道为子死孝，你父王安然为王，安然理国，既无戮辱，又无呵斥，这岂是为子死孝？你既不为忠，你又不为孝，此死何益？”原来是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三宝老爷这一席话，把个三太子说得哑口无言，满面惶愧。老爷早知其意，又说道：“我这里看你父王的面，怎么杀戮于你？”叫军政司取过麒麟胸背花补子员领一套来，赏与三太子遮羞而回。三太子说道：“既蒙不杀之恩，不胜感激，怎么又劳重赐，此何敢当！”老爷道：“你受了去，今后穿此员领之时，你顾名思义，只可习文，不可习武。”又叫军政司取过青布海青三十余件过来，赏与这些为从的，“自今以后只许穿衣吃饭，不许海上为非”。这一千人磕头谢赏而去。王爷道：“老公公，今日之举，恩威并至。王者制驭夷狄之道，无以逾此。”

道犹未了，蓝旗官道：“上面有一座山，颇多柴草。禀过元帅老爷，放军人上山樵采，以备前面不急之需。”元帅许他。樵采已毕，元帅问道：“上面是个甚么山？”蓝旗官道：“这个山与金莲宝象国山地相连，山陡而顶方。顶上有一股飞泉倒垂而下，如千丈瀑布之状。顶上还有一块石，如佛菩萨的头，石上有四句诗，说道：

浪作弥陀石作身，因贪海上避红尘。有人问我西来事，默默无言总是真。

诗后面又有一行字，写着‘凌洋子书于灵山僧石’。以此观之，是个灵山。”元帅道：“上面可有民居？”蓝旗官道：“民居稀少，结网为业。”元帅道：“上面可有土产？”蓝旗官道：“上面有一样藤杖，粗大而纹疏者可爱。次有槟榔葵叶，余无所出。”元帅吩咐樵采已毕，一齐开船。船行之际，每日顺风，一连行了五六日，元帅问道：“前面又到那一个国土么？”蓝旗官道：“不见有个甚么国土。”元帅道：“那报事的说，前面不远就有一个国，怎么还不见到哩？”蓝旗官道：“行了这五六日，只在一个山脚底下，还不曾走得脱。”元帅道：“这是个甚么山？有如许的长大哩！”又行了一日，才离了这个山，早已到了一个国。

未及收船之时，只见占的里领了一枝军马远远迎住，禀道：“小将领了国王之命，先来宾童龙国报他说道：‘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二位元帅、一位天师、一位国师前来抚夷取宝，所过之国，俱要降书、降表，通关牒文。倘有负固不服称南向者，诛其君、灭其国，毋赦。’现今宾童龙国国王已经亲赍降书、降表，迎接天兵，不劳元帅费心费力，谨此禀知。”道犹未了，只见宾童龙国国王骑着一匹红马，张着一柄红伞，前呼后拥，约有百十余人，迤迳而来。蓝旗官引上宝船相见元帅。二位元帅待以宾礼。国王不胜之喜，先递上降表。元帅接下，交付中军官安奉。次递上降书，元帅接下。拆封而读，书曰：

宾童龙国国王的普哇拿牙再拜奉书于大明国统兵招讨大元帅麾下：侧闻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明明天子，既以一人而抚万邦；渺渺夷封，敢不以万里而戴一主。矧兹蕞尔，敢肆猖狂。敬勒函章，用旌效顺。望云阙以翔魂，叩辕门而顿颡。仰祈朗鉴，俯赐矜怜。某无任战栗恐惧之至。

元帅看书已毕，说道：“书不尽言，足征国王盛德。”国王道：“我谢天兵远来，小国民穷财尽，无物可将，谨以土仪进上天朝大明皇帝。”元帅道：“领了降表足矣，不必进贡。”国王拿出一个珠红匣儿来，匣儿上面有把小金锁锁着，双手递与元帅。元帅接下，交付内贮官收讫。国王又递上一张草单，元帅展开看着，只见单上计开：

龙眼杯一副 凤尾扇二柄 珊瑚枕一对 奇南香带一条

元帅道：“太厚了！”国王道：“礼物虽微，却有一段足取处。”毕竟不知是个甚么足取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三回 宝船经过罗斛国 宝船计破谢文彬

诗曰：

翘首西洋去路赊，远人争睹迓皇华。一朝荣捧相如壁，万里遥传博望槎。玉节光摇惊海怪，绣衣分彩照红花。还朝天子如相问，为说车书混一家。

却说宾童龙国国王说道：“礼物虽微，其中幸有一段妙处。”元帅道：“请教这一段妙处。”国王道：“这龙眼杯原是骊龙的眼眶子，将来镶嵌成杯，斟满酒之时，就起一段乌云，俨如眼里的乌珠子一般，隐隐约约，最可人情。这风尾扇本是丹山上去来的凤尾巴，缉之成扇，看时五色成文，摇动清风满面，永无头疼眼热之疾。这珊瑚枕与众不同，用之枕头，夜梦灵验，随意祷告，吉凶祸福，问无不知。这奇南香带与众又是不同，带中间的小龙都是活的，如遇风雷，纷然有奋激之状。这却不是礼物虽微，幸有些妙处？”元帅口口称谢。

国王又叫声：“小番再抬上土仪来。”元帅道：“怎么又有土仪？”国王道：“还有些不腆，奉充元帅麾下。”元帅道：“人臣无境外之交，已蒙进贡厚礼足矣，我们岂复有所私交？”国王道：“苦无厚礼，不过是小国土产奇南香、各色花布而

已。”元帅道：“足领盛情。我们自公礼之外，一丝一线不敢私受。”国王敬的意思虽坚，元帅却又至再至三，毕竟不受，反叫军政司取过带来的草兽胸背花补子员领一套，回敬国王。国王也不肯受。元帅道：“这是相答进贡厚礼，你既不受，我们连进贡的礼物也不受。”国王没奈何，只得受下。又将番官番吏颁赏有差，众人拜受而去。国王又叫：“小番兵抬上犒赏军士的粮草来。”元帅道：“也不消，昨日在金莲宝象国已领多了，此中再不受。”毕竟不曾受。国王感恩泣谢。王爷道：“老公公今日何为不受？”三宝老爷说道：“老总兵岂不闻厚往薄来之说乎？”王爷道：“深得柔远人之体。”

老爷一面陪着国王，一面吩咐筵席款待国王。饮酒中间，老爷问说道：“大国相去金莲宝象国有几日路程？”国王道：“旱路不过三日，水路要行七八日。”老爷道：“怎么水路反又远些？”国王道：“中间隔着一个山，叫做个昆仑山。俺这里有个俗语说道：‘上怕七洲，下怕昆仑。针迷舵失，人船草存。’”老爷道：“好险也！”国王道：“到了小国，就是佛国。”老爷道：“怎么小国就是佛国？”国王道：“小国原是舍卫城，祇陀太子施树，给孤长者施园，世尊乞食，俱是小国。且有目莲旧基址尚存，故此至今多设佛事，念经把素，弱儒而已。”元帅心里想道：“他只把个柔儒的话来讲，敢是个软交椅坐我，敢是个软索儿套我，待我卖弄一番与他看着。”适逢国王辞酒，元帅道：“军中无以为乐。”叫舞剑，左右的成双作对舞剑。叫舞刀，左右的成双作对舞刀。又叫舞枪，左右的成双作对舞枪。叫舞耙，左右的成双作对舞耙。叫滚鞭，左右的成双作对滚鞭。叫滚叉，左右的成双作对滚叉。叫白打，左右的成双作对白打。正是强兵门下无赢卒，养虎山中有大虫。国王看见这个南兵人物精健，武艺熟嫻，口里只是叫：“不敢！”

不敢！”连辞酒力不胜，拜谢而去。且说道：“此去十日之后，可到一国，其国惯习水战，元帅须要提防他一番。”元帅道：“多承指教了。”

宝船开去，沿海而行，每日风顺，行了一向，日上看太阳所行，夜来观星观斗，不见星斗，又有红纱灯指路，因此上昼夜不曾下篷。大约去了有十昼夜多些，果是到了一国，停舟罢橹。三宝老爷走出船外打一瞧，只见这一个处所，山形如白石，峭壁一望无涯，大约有千里之远。外山崎岖，内岭深邃，颇称奇绝。有诗为证，诗曰：

芙蓉寒隐雪中姿，紫气晴当马首垂。虎啸石林无昼夜，云封岩洞有熊羆。硖深仰面窥天细，路险行吟得句奇。回首北辰应咫尺，天威独仗地灵知。

凝眸久视，隐隐有城廓楼台模样。老爷心里想道：“今番又有些费心思也！”即时传下将令，照前兵分水陆两营，五营大都督照旧移兵上崖，扎做一个大营。中军坐着是二位元帅。左右先锋照旧分营在两边，为犄角之势。四哨副都督仍旧扎住一个水寨，分前后左右。中军坐着是国师、天师。水陆两营昼则大张旗帜，擂鼓摇铃；夜则挂起高招，数筹定点。

早有一个巡哨小番报知番国国王。国王即时升殿，聚众文武百官。番王道：“巡哨的报甚么事？”小番道：“是小的职掌巡逻，只见沿海一带有宝船千号，每船上扯起一杆黄旗，每旗上写着‘上国天兵抚夷取宝’八个大字。中间有几号‘帅’字旗的船，一个船上有几面粉牌，一个牌上写着‘大明国统兵招讨大元帅’，一个牌上写着‘大明国统兵招讨副元帅’，一个牌上写着‘天师行台’，一个牌上写着‘国师行台’。好利

害也！”番王道：“似此说来，是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差来的。”道犹未了，又有一个小番报说道：“来的宝船千号，战将千员，雄兵百万，说道是甚么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差来抚夷取宝。正元帅叫做个甚么三宝老爷，副元帅叫做个甚么王尚书。这两个人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果然是一正一副。”道犹未了，又有一个小番报说道：“来的宝船上有一个道士，说是甚么引化真人，号为天师。有一个和尚，说是南朝朱皇帝亲下龙床拜他八拜，拜为国师。天师船上有两面大言牌，一面牌写着‘天下诸神免见’，一面牌写着‘四海龙王免朝’，中间又有一面牌写着‘值日神将关元帅坛前听令’。

那国师又有好些古怪，是个和尚头，又是个道士嘴。”番王道：“怎么是个和尚头，又是个道士嘴？”小番道：“头上光光乍，却不是个和尚头？嘴上须蓬蓬，却不又是个道士嘴？”说道：“这国师有拆天补地之才，有推山塞海之手，怀揣日月，袖围乾坤。天上地下，今来古往，就只是他一个，再也寻不出一双来。”番王道：“你也不消说这许多闲话，你只说是南朝朱皇帝驾下差来的，我自有的。”

左班闪出一个番官来，名字叫做个刺麻儿，说道：“我国水兵天下无敌，怕甚么南朝元帅，怕甚么和尚道士！”道犹未了，右班闪出一个番官来，名字叫做个刺失儿，说道：“古语有云：‘来者不善，答之有余。’既是南朝无故加兵于我，我国岂可束手待毙！伏乞我王作速传令总兵官，令其练兵集众，水陆严守，免致疏虞。”番王道：“二卿之言俱不当。”刺麻儿说道：“怎么小臣之言俱不当？”番王道：“二卿有所不知，我国与南朝本和好之国。我父王存日，曾受他白马金鞍，曾受他蟒衣金缕。寡人嗣位之时，虽不曾得他的白马，却得他金缕龙衣。且莫说别的来，只说寡人的金章玉印是那里来的？只说

国中斗斛丈尺是那里来的？还有一件，寡人的大行人出使琉球，遭风失事，他不利我的货财，他不贪我的宝贝，尚且船坏了得他补缉，食缺了得他周济，路迷了得他指示。南朝何等有恩于我，我今日敢恩将仇报，自绝于天朝！”刺失儿说道：“既是大王与他有旧，知恩报恩，也是个道理，但不知他的来意何如？”番王道：“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你道不知他的来意，寡人就差你去体探一番。”刺失儿道：“既承明旨，小臣那敢违？”即时起身就走。番王道：“且来，我还有话和你讲。”刺失儿道：“正走得好，又叫回来。”番王道：“我教你今番体探，不比每番。每番要私行细密，今番你去竟上他的宝船，见他的元帅，问他的来历。你就道我国王千推万推，没有一推；千顺万顺，只是一顺。”刺失儿说道：“小臣谨领。”番王道：“你快去快回。”

刺失儿只说得一声“是”，早已走出朝门外来了，竟上宝船相见元帅。左右的道：“元帅坐在崖上营里。”竟到营里相见元帅。三宝老爷道：“你是甚么人？”刺失儿说道：“小臣是本国右丞相刺失儿的便是。”老爷道：“你这是个甚么国？”刺失儿道：“小国是罗斛国。”老爷道：“你国王叫甚么名字？”刺失儿说道：“俺国王叫做个参烈昭昆牙。”老爷道：“你国王差你来有何高见？”刺失儿道：“俺国王说道：‘小国受天朝厚恩，不敢恩将仇报。千推万推，没有一推；千顺万顺，只是一顺。’但不知元帅的来意若何，故此特差小臣前来相问。草率不恭，望乞恕罪。”老爷道：“我们的来意其实无他，只因太祖高皇帝奉天承运，汛扫胡元，所有中朝历代传国玺，却被元顺帝白象驮之，入于西番。我等奉当今万岁爷诏旨，提兵远来，一则安抚夷邦，二则探问玉玺消息。如有玉玺，作速献来；如无玉玺，倒换通关牒文，又往他国。”刺失儿道：

“元帅既无他意，愈见天恩。容小臣回朝奏过俺王，赍上降书降表，倒换通关牒文，还要奉些礼物进贡。”老爷道：“既承厚意，彼此有缘。”刺失儿回来奏知番王。番王大喜，即时写下书表，备办礼物，先差下一名小番报上中军宝帐，说道：“小国国王亲赍书表礼物来献。”元帅心里想道：“来意未必其真，不可堕了他的诡计。”即时传示水陆各营，俱要弓上弦，刀出鞘，以戒不虞。传下未已，只见罗斛国东门外尘头起处，早有一枝军马蜂涌而来。当先一员大将，只见他：

铎锹儿出队子，香罗带皂罗袍。锦缠头上月儿高，菩萨蛮红衲袄。啄木儿饶饶令，风帖儿步步娇。踏莎行过喜迁乔，斗黑麻霜天晓。

却说番阵上一员大将当先统领着一班番军番马，蜂拥而来。番将高叫道：“吾乃罗斛国王麾盖下官拜普刺佃因大元帅谢文彬的便是。你是那里来的军马？无故欺凌我的封疆。你敢小觑于我国无大将军乎？你早早的收兵拔寨，投奔他国，我和你万事皆休！若有半个不字，我教你这些无名末将，一个一枪；我教你这些大小囚军，尽为齑粉。”道犹未了，只见南阵上三通鼓响，左角上闪出一员大将，身長九尺，膀阔三停，黑面卷髯，虎头环眼，原来是威武大将军左先锋张计。你看他骑一匹银鬃马，挎一口大杆豹头刀，高叫道：“你这番狗奴敢如此无礼！”一口刀直取番将。钢刀才起，南阵上三通鼓响，右角上又闪出一员大将，长浑身，大胳膊，回子鼻，铜铃眼，原来是威武副将军右先锋刘荫。你看他骑一匹五明马，使一杆绣风雁翎刀，高叫道：“留这一功与我罢！”道犹未了，只见南阵上三通鼓响，前营里闪出一员大将，束发冠，兜罗袖，狮蛮带，

练光拖，原来是征西前营大都督的应袭王良。骑一匹流金瓢千里马，使一杆丈八神枪，高叫道：“留这一功与我罢尸道犹未了，宝船上跑出一员大将，铁幞头，红抹额，皂罗袍，牛角带，原来是征西前哨副都督张柏。骑一匹乌锥马，使一杆狼牙棒，重八十四斤，高叫道：“一功还是我的！”道犹未了，早已一棒打将去，把番将谢文彬打做个杨花落地听无声，一路滚将出去。

一会儿，解上中军帐来。三宝老爷大怒，骂说道：“番王敢如此诡诈，阳顺阴逆。”传令诸将：“谁敢领兵前去攻破他的城池，抢进他的宫殿，捉将番王来，和这个番将一同枭首？”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番王亲自赍到降书降表、通关牒文，还有许多的进贡礼物。”老爷道：“这决是个纪信诳楚之计，我和你不免将计就计。”即时叫过传箭官来，交与他一枝令箭，轻轻的吩咐他几声，如此如此。只见番王亲自进营，一声梆响，早已把个番王捉将过来，把些番官番吏一个个的捆起来。番王心里想道：“怎么今日好意反成恶意？”口里只是叫：“不敢，不敢！”三宝老爷大怒，骂说道：“也枉了你做罗斛国王，原来你是个人面兽心，可恶！”番王道：“怎么我是个人面兽心？”老爷道：“你适来差个甚么右丞相说道：‘干顺万顺，只是一顺。’住会儿又差个甚么小番说道：‘撰下书来，备办礼物。’恰好都是些啜赚之法，啜赚得我这里不相准备，你却遣将调兵杀将过来，阳顺阴逆，却不是个人面兽心？”番王道：“俺国自父祖以来，屡蒙天朝厚赐，俺今日怎么敢恩将仇报，自绝于天朝？适闻元帅降临，正在撰下书来，备办礼物，却并不曾遣甚么将，调甚么兵。”老爷道：“你还说是没有？”叫声：“解上番将来！”只见立地时刻，四个勇士押着一个番将，解进营来。

番王见之，早已认得他了，心中大怒，骂说道：“你这个误国反贼，谁教你统兵前来，陷我以不信不义！”番将怒目直视，说道：“亏你也为一国之主，奴颜婢膝，受制于人，反道我陷你以不信不义。”番王道：“这贼臣误国，望乞元帅速斩其首，明正其罪，才见得区区效顺之心。”番将道：“主忧臣辱，主辱臣死。愿早赐一死足矣！”番王道：“你这贼臣之死，何足深惜！但俺心事不明，无由自表。”走向前去，照着番将的头，扑地里一个大巴掌。三宝老爷心里想道：“这番王还是真意。”适逢得王尚书又说道：“老公公在上，这番王果无异心。”老爷即时省悟，忙下席来，请上番王，宾主相见。番王道：“非二位元帅高台明镜，朗照四方，俺区区效顺之忱，几于不白。”老爷道：“事有可疑，非你国王之罪。”王尚书道：“谢文彬亦忠于国事。擅兵之罪，宜特赦之。”老爷吩咐放回番将去。番王看见二位元帅加礼于他，又且放回番将，不曾杀他，心下大喜，即将金叶降表一道，双手递与元帅。元帅受下，着中军官安奉。番王又将进贡礼物草单，双手递与元帅，元帅递：“但有降表足矣，这个礼物不消罢。”番王道：“礼物不周，望乞恕罪！”元帅只是不受。番王强之，至再至三，元帅方才受下。展单视之，单上计开：

白象一对，白狮子猫二十只，白鼠二十个，白龟二十个，罗斛香二箱，降真香二箱，沉、速香各二十箱，大风子油十瓶，蔷薇露二瓶，苏木二十扛。

老爷接了单，一边吩咐养牲所收养白象等类，一边吩咐内贮官收下罗斛香等类。老爷起头看来，只见白象的门牙长有八九尺，中间都镶嵌的是宝贝。只见白猫、白鼠之白，其洁如雪。

白龟之白还不至紧，又有六只脚，最是可爱。其余的想应也都精细，心中大悦。却又吩咐军政司取过缎绢补子之类，回敬番王。番王拜谢而受。又将番官番将一一赏赐有差，众人拜谢而去。番王却又捧上降书来，元帅拆封读之，书曰：

罗斛国王参烈昭昆牙谨再拜奉书于大明国统兵招讨大元帅麾下：窃闻天无言而四时成，圣有作而万物睹。矧在天朝，皇恩似海。维兹我国，戴德如山。见戎事于金铮，望天颜之玉润。罔知帝力，敢自安于僻壤之民；各抒下情，愿达致夫仰天之祝，伏希电警，俯赐优容。某无任激切屏营之至。年月日参烈昭昆牙谨再拜。

老爷看毕，说道：“过辱搆谦，足占厚德。”番王道：“具有不腆之仪，奉充军饷，伏乞鉴存！”老爷道：“自贡献之外，毫不敢受。”番王递上礼单，老爷只是不接，至再至三，只是一个不接。一边铺设筵宴，款待番王。番王尽欢而饮，酒阑盘藉，落日西归。

番王告谢，刚刚的出得营门，只见谢文彬一人一骑飞跑而来。番王吃了一惊，连声问道：“还是个甚么紧急军情哩！”谢文彬道：“小将回退本国，本国城门上，已自是南来的一个大将守了城门，不容小将进去。是小将掣身回来，装做个打柴草的小军，哄门而入。只见朝里面也是一个南来的大将，守了宫门，不容百官进去。小将没奈何，只得在城墙上吊将下来，特来报与我王知道。”番王听知谢文彬这一场凶报，吓得他心旌摇拽拿难定，意树颠番没处栽。却又暗想道：“似此把守了城门，又把守了宫门，俺的江山社稷，却不一旦成空了！”连忙的双膝跪下，告说道：“这个把守城门，把守宫门，请问是

何缘故？”三宝老爷即时请起，陪着笑脸儿说道：“国王不须慌乱，是我学生一时之错。”番王道：“怎见得元帅一时之错？”老爷道：“适承下顾，是我学生错认做个纪信诳楚，故此先传军令，埋伏了四十名刀斧手在帐前，一声梆响，却就冒犯了国王。又差下了两员大将梆响之后，一声炮响，武状元唐英抢了城门，狼牙棒张柏抢了宫门。我这里虽是将计就计，却不是无因而至前。”番王道：“都是俺的误国贼臣不是。”老爷道：“也不须国王费心，请少待便是。”即时又传出两枝令箭，一会儿武状元唐英交箭归营，一会儿狼牙棒张柏交箭归营。番王心里想道：“南人用兵细密如此，老大的惊服。”即时辞谢而去。

元帅请过天师、国师，宽叙了一会，明日早上收营拔寨，宝船望前而进。仍旧的前后左右，成群逐队。正行之际，猛听得后面喊杀连天，蓝旗报道：“后面有百十号战船出没水上，矫焉若龙。船头上站着一员大将，就是昨日谢文彬，高叫道：‘前船休走，早早投降于我，万事皆休，若说半个不字，我教你人船两空，那时悔之无及！’”中军帐传下将令：“各船上许落篷，不许下锚，无分前后左右，但遇贼船来处，便为前哨相迎，务在用心，不许疏虞取罪。”一会儿，那些贼船飞奔宝船相近，前后左右，百计攻击，不能取胜。原来宝船高大，易于下视，贼船梭小，怯于仰攻，故此贼船不能取胜。却又有一件，宝船高大，进退不便；贼船梭小，出入疾徐，各得其妙。况且贼船上都是生牛皮做的圆牌，任你鸟铳药箭，俱不能入。贼船上都是削尖的槟榔木为标枪，最长最利害。贼船上药箭火器等项俱全，故此宝船也不能取胜于彼。一连缠了三日，不分胜负。洪公道：“似此纤芥之贼，胜之如此其难，怎么下得这许多番，取得个传国宝？”马公道：“这个贼船置之不问而已，

那里费这许多的心机。”王尚书道：“来不能御，却不能追，何示人以不武也！”老爷道：“诸将各不用心，姑恕今日。自今日以后，限三日之内成功，违者军法从事。”

军令一出，各将官吃忙。只见五营大都督商议已定，同去请教天师。天师道：“诸公意不何如？”众将官道：“因无妙计，特来请教天师。”天师沉吟了一会，说道：“昔日赤壁之事可乎？”众将官道：“赤壁之事，未将俱有成议。只是赤壁里面，还有一件吃紧的没奈何。”天师笑一笑，说道：“敢是个七星坛么？”众将官齐齐的打一恭，说道：“是。”天师道：“七星之坛，贫道一例包管。是谁做个黄盖痛伤嗟？”众将官道：“痛伤嗟今番在贼船上。”天师道：“是谁做个凤雏先进连环策？”众将官道：“连环策今番在我们船上。”天师道：“诸公高见。苦肉计原本在我，今反在彼；连环策原本在彼，今番反在我。”众将官道：“岂不闻颠之倒之，无不宜之。”大家取笑了一会。天师道：“今日怎么左右先锋不曾下顾？”唐状元道：“又在华容道上坐着。”天师大笑而散。

到了明日，天师坐在玉皇阁上，吩咐了朝天宫的道官，外面看贼船，分一个东西南北：东一、西二、南三、北四，以木鱼响声做号头。五营大都督各守一方，把些宝船分东西南北，各方连环各方。安排已定，这一日反不见个贼船来。众将官道：“时日有限，贼船似此不来，却不违误了元帅军令？”张狼牙道：“想应他逃窜去了。”唐状元说道：“他怎么擅自肯去？只在今日晚上，好歹有个消息来也。”连张天师也坐在玉皇阁上，眼盼盼的望了一日。

到了半夜三更，只见后营船上拿住了一只贼船，船上有十二个贼人，解上中军帐来，都说道：“受刑不过，特来投生。”元帅道：“怎么叫做受刑不过，特来投生？”其人道：“是

我本国将军谢文彬看见连日不能取胜，心思一计，来烧你们的空船。今日责令我们每人名下，要火药一百斤，干槟榔片一十担，一名不完，重责一百棍，割耳示众。是我十二个人不完，俱吃他一百藤棍，俱被他割了一只耳朵。”老爷道：“你到我这里做甚么？”其人道：“是我们计议已定，与其坐而待毙，不若投降而得生，故此特来投生。”老爷道：“这个话儿难以准信。”其人道：“元帅爷不肯准信，可验小的们的伤痕。”老爷道：“苦肉计岂不是伤痕？”其人道：“既元帅不信，小的们情愿监禁在这里，俟破贼之日释放未迟。”老爷道：“这个通得。”一面吩咐旗牌官监禁了这十二个来人，往后发落；一面传令各营，贼情如此如此，准备厮杀。天师听知这一段消息，大笑了三声，说道：“果真的苦肉计在贼船上。众将官好神见哩！”唐状元又把只贼船领回来，安排了一会。

明日未牌时分，贼船蜂涌而来，先从西上来起，一片的火铳、火炮、火箭、火弹。前营大都督应袭王良备御。只见天师船上木鱼儿连响了两下，飕地里一阵东风，无大不大，把些火器一会儿都刮将回去了。贼船看见不利于西，却又转到南上来，一片的火铳、火炮、火箭、火弹。左营大都督黄栋良备御。只见天师船上木鱼儿连响了三下，飕地里一阵北风，无大不大，把些火器一会儿都刮将回去了。贼船看见不利于南，却又转到东上来，一片的火铳、火炮、火箭、火弹。后营大都督唐英备御。只见天师船上木鱼儿狠地响了一下，飕地里一阵西风，无大不大，把些火器一会儿都刮将回去。贼船看见不利于东，却又转到北上来，一片的火铳、火炮、火箭、火弹。右营大都督金天雷备御。只见天师船上木鱼儿连响了四下，飕地里一阵南风，无大不大，把些火器一会儿又刮将回去。贼船四顾无门，看看的申牌时分，宝船上三声炮响。

毕竟不知这个炮响有个甚么军情，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四回

爪哇国负固不宾 咬海千恃强出阵

诗曰：

翠微残角共钟鸣，阵势真如不夜城。郊垒忽惊荧惑堕，海门遥望烛龙行。中天日避千峰色，列帐风传万柝声。罗斛只今传五火，天光飞度蔡州营。

却说贼船四顾无门，自知不利，望海中间竟走，这宝船肯放他走？望前走，前营的宝船带了连环，一字儿摆着个长蛇阵；望右走，后营的宝船带了连环，一字儿摆着个长蛇阵；望左走，左营的宝船带了连环，一字儿摆着个长蛇阵。望后走，右营的宝船带了连环，一字儿摆着个长蛇阵。天师听知这一段消息，又笑了三声，说道：“果真的连环计在我船上，众将官好妙计哩！”却说宝船高大，连环将起来就是一座铁城相似，些些的贼兵走到那里去？天色又晚，宝船又围得紧，风又望崖上刮，崖上又是喊杀连声。贼船没奈何，只得傍崖儿慢慢的荡。只见宝船上三声炮响，后营里走出一只小船儿来，竟奔到贼船的帮里去。那小船上的人都是全装擗甲，拿枪的拿枪，拿刀的拿刀，舞棍的舞棍，舞杷的舞杷。贼船看定了他，等他来到百步之内，一齐火箭狠射将去，只见那些人浑身上是火。怎么浑身上是火？

原来那船上的人却都是些假的，外面有盔甲，内囊子都是些火药、铅弹子，贼船上的火箭只可做他的引子。上风头起火，下风头是贼船，故此这等的一天大星火，一径飞上贼船上来。火又大，风又大，宝船上襄阳炮又大，把些贼船烧得就是个曲突徙薪无恩泽，焦头烂额为上客。也有烧死了的，也有跑下水的，也有跑上崖的。

明日二位元帅高升宝帐，颁赏有差。请过天师、国师，特申谢敬。只见左右先锋解将夜来拿的番兵上帐记功，元帅道：“你们都是些甚么人？”番兵说道：“小的们都是谢文彬麾下的小卒。”元帅道：“谢文彬在那里去了？”番兵道：“他下水去了。”元帅道：“可是淹死了么？”番兵道：“淹他不死。”元帅道：“怎么淹他不死？”番兵道：“他原是老爷南朝的甚么汀州人，为因贩盐下海，海上遭风，把他掀在水里。他本性善水，他就在水上飘了一七不曾死，竟飘到小的们罗斛国来。他兼通文武，善用机谋。我王爱他，官居美亚之职。他自逞其才，专能水战，每常带领小的们侵伐邻国，百战百胜。故此今日冒犯老爷，却是淹他不死。”元帅道：“他今日之事，还是他自己的主意，还是你国王的主意？”番兵道：“不干国王之事，都是他的奶妈教他的。”元帅道：“夫为妻纲，怎么妻能教其夫？”番兵道：“小的本国风俗，原是如此。大凡有事，夫决于妻。妇人智量，果胜男子。”元帅道：“今日这个智量，却不见高。”番兵道：“他夫少妻多，多则杂而乱，故此不高。”元帅道：“怎么他的妻多？”番兵道：“小的本国风俗，有妇人与中国人通奸者，盛酒筵待之，且赠以金宝。即与其夫同饮食，同寝卧，其夫恬不为怪，反说道：‘我妻色美得中国人爱，藉以宠光矣。’谢文彬是中国人，故此他的妻多。”

元帅道：“你们怎么不下水？”番兵道：“小的们不甚善

水，故此从陆路奔归。”元帅道：“可有走过了的么？”番兵道：“并没有个走了的。”元帅道：“岂可就没有一个走了的？”番兵道：“小的们有些号头走不脱，只是不敢告诉老爷。”元帅道：“是个甚么号头？说来我听着。”番兵道：“号头在不便之处，故此不好说得。”元帅道：“怎么在不便之处？只管说来不妨。”番王道：“小的国俗，大凡男子二十余岁，则将茎物周围之皮，用细刀儿挑开，嵌入锡珠数十颗，用药封护。俟疮口好日，方才出门。就如赖葡萄的形状。富贵者金银，贫贱者铜锡。行路有声，故此夜来一个个被擒，就都是这些号头在不便之处。”

元帅道：“谢文彬昨日责令你们要火药，可是真的？”番兵道：“是真的。”元帅道：“可齐备么？”番兵道：“内中有不齐的，杖一百，割耳。”元帅道：“我这里有几个割耳的，不知可是你们夥子里么？”番兵道：“走回去的有，走上宝船的却无。”元帅叫取过那十二个人来。一会儿，取将十二个人跪在阶下。众番兵口里一片的吱吱嘈嘈，原来认得是同伙。元帅道：“你众人可认得这十二个人么？”番兵道：“这十二个人都是我们同伙。却不晓得他走上老爷的宝船来也。”元帅道：“你们今日内违王命，外犯天兵，于罪当死。”众人道：“三军行止，听令于将，非干小的们事，望乞老爷恕罪！”国师道：“杀人的事，贫僧不敢耳闻。贫僧先告退罢。”元帅道：“看我国师老爷的金面，饶了你们的狗命罢。”叫军政司：“船头上每人赏他一瓶酒，教他回去，多多拜上国王。”众番兵一涌而去。国师道：“元帅恩威兼济，畏爱并施。阿弥陀佛，好个元帅哩！”元帅道：“今日亏了天师的风。”天师道：“诸将多谋足智，就是诸葛赤壁之捷，不过如此。”大张筵宴，庆赏功劳。筵宴已毕，各自归营。

宝船望西而进，波憩浪静，舵后生风，顺行之际，约有十昼夜。忽一日，国师坐在千叶莲台之上，只见一阵信风所过，国师也吃一惊，竟到中军宝帐。二位元帅不胜之喜，说道：“国师下顾，有何见谕？”国师道：“宝船上今夜三更上下，当主一惊，故此特来先报。”三宝老爷自从下海，耽了许多惧怕，心胆都有些碎裂，听知国师道要主一惊，他好不慌张也，连忙问道：“当主何惊？”国师道：“是我贫僧在打坐，猛然间一阵信风所过，贫僧放了风头，抓住风尾，嗅了一嗅，信风上当主一物：其形如犴，其大如斗，其丝万缕，其足善走。主在三更时分，从中军大桅上吊下来。虽主一惊，却风过处还有些喜信，敢也只是虚惊。”老爷道：“全仗佛力，逢凶化吉，不致大惊就好。”王爷道：“慎之则吉。”众人都晓得国师是个不打诳话的，一个个提心吊胆，战战兢兢。

守至三更时分，果然的一个物件白天而下，大又大、亮又亮，慢腾腾地从帅字船中桅上吊将下来。众人近前打一看，原来是南朝一个蜘蛛，却不止只是斗大。有诗为证：

来往巡檐下惮劬，经营何异缉吾庐。晓风倒挂蜻蜓尾，暮雨双粘蛱蝶须，屋角尽教长撩护，杖头不用苦驱除。夜来露重春烟暝，缀得累累万斛珠。

三宝老爷听知是个蜘蛛，心上略定些，叫请过天师来，问这个蜘蛛怎么这等大。天师道：“天下之物，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蜘蛛之大，风土不同，何必惊疑。”老爷道：“怎见得不必惊疑？”天师道：“是贫道袖占一课，课上惊中大喜。日后还有些喜事相临。”老爷道：“国师也说是风尾上带些喜信。”天师道：“智谋之士，听见略同。”元帅一边吩咐旗牌官收

养这个蜘蛛，一边吩咐请过国师来。国师道：“虽主日后有喜，却这是个草虫，前面这一国，必主些草妖、草怪、草神、草仙、草寇之类。”

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前面到了一国。”元帅传令，照前兵分水陆两营：五营大都督照旧移兵上崖，扎做一个大营。四哨副都督仍旧在船上，扎做一个水寨。两个先锋仍旧分营左右。各游击总兵仍旧水陆策应。安营未已，蓝旗官报道：“这一国已自先有军马在城外接应了。”元帅道：“叫夜不收来。”只见五十名夜不收一字儿跪着。元帅道：“你们上崖去仔细体探一番，回来重重有赏。”到了明日，夜不回收话。老爷道：“这是个甚么国？”夜不收道：“这是个爪哇国。”王爷道：“若是爪哇国，却也是个有名的国。”老爷道：“怎见得他有名？”王爷道：“这个国汉晋以前，不曾闻名，唐朝始通中国，叫做个诃陵，宋朝叫做阁婆，元朝才叫做爪哇，佛书却又叫做鬼子国。”老爷道：“怎么叫做鬼子国？”王爷道：“昔日有一个鬼子魔天，与一罔象红头发、青面孔，相合于此地，生子百余，专一吸人血，啖人肉，把这一国的人吃得将次净尽。忽一日雷声大震，震破了一块石头，那石头里面，端端正正坐着一个汉子。众人看见，吃了一惊，都说道：‘是个活佛爷爷现世。’尊为国王。这国王果真有些作用，领了那吃不了的众人，驱逐罔象，才除了这一害。却又渐渐的生，渐渐的长，致有今日。故此佛书上叫做鬼子国。”夜不收道：“这如今土语还叫鬼国。”老爷道：“地方有多大哩？”夜不收道：“国有四处：第一处叫做杜板，番名赌班。此处约有千余家，有四个头目的为主，其间多有我南朝广东人及漳州人流落在此，居住成家。第二处叫做新村，原系沙滩之地，因中国人来此居住，遂成村落。有一个头目，民甚殷富，各国番船到此货卖。从二村往南，

船行半日，却到苏鲁马益港口。其港沙浅，止用小船。行二十多里，才是苏鲁马益，番名苏儿把牙，这是第三处。大约有千余家，有一个头目，其港口有一大洲，林木森茂。有长尾獠数万，中有一老雄为主，劫一老番妇随之。风俗，妇人求嗣者，备酒肉饼果等物，禱于老猴。老猴喜则先食其物，众小猴随而分食之。随有雌雄二猴前来交感为验。此妇归家，便即有孕，否则没有。且又能作祸，人多备食物祭之。自苏儿把牙小船行八十里，到一个埠头，番名漳沽，登岸望西南，陆行半日，到满者白夷，这是第四处。大约有二三百家，有七八个头目。”

老爷道：“国王位在那一处？”夜不收道：“王无定在，往来四处之间。”

老爷道：“国王叫做甚么名字？”夜不收道：“原有东、西二王，东王叫做孛人之达哈，西王叫做都马板。这如今都马板强盛，并吞了孛人之达哈，止是西王一人。”

老爷道：“民风善恶何如？”夜不收道：“民俗最凶恶。大凡生子一岁，便以匕首佩之，名曰：‘不刺头’。国中无老少，无贫富，无贵贱，俱有些刀。其刀俱是上等雪花镔铁打的，其柄或用金银，或用犀角，或用象牙，雕刻人形鬼形鬼脸之状，至极精巧。国中无日不杀人，最凶之国也。”

老爷道：“这如今领兵拒我者是个甚么人？”夜不收道：“其人系赌班头目的，名字叫做个鱼眼将军。”

老爷道：“怎么叫做个鱼眼将军？”夜不收道：“他的眼睛儿溜煞，专利于水，站在崖上，直看见水底下的水精、水怪、鱼虾之类，不在话下，比着梁山泊浪里白跳张顺还高十分。他混名又叫做个咬海干。”

老爷道：“怎么又叫做个咬海干？”夜不收道：“因他手下有五百名水军，名唤入海咬，善能伏水，就在水底下七日七夜也能不死。他领着这五百名军士伏在水里，咬得牙齿一响，海水要干三分，故此混名号做咬海干。”

老爷道：“他的本领何如？”夜不收道：

“他在海里，出入波涛，如履平地。他在陆路上，骑一匹红鬃马，使一杆三股叉，还有三枝飞标，百步内取入首级，百发百中。有千合死战之能，有万夫不当之勇。”老爷道：“他怎么晓得我们来勒兵相待？”夜不收道：“就是罗斛国谢文彬败阵而逃，先前报一个军信。”老爷道：“我和你来了有十昼夜多工夫，他怎么得这等快？”夜不收道：“是咬海干在苏吉丹国回来，路上相遇，故此快捷。”老爷道：“谢文彬怎么道？”夜不收道：“谢文彬诳言我们宝船一千余号，战将一千余员，大兵百十余万，沿途上贫人财货，利人妻女，弱懦者十室九空，强硬者十存八九，故此他的国王说道：‘南兵不仁不义，不可轻放过他。’又且昔日南朝有一个天使，前往三佛齐国，被他要而杀之。近日南朝有一个天使，赍印赐与东国王，又是他杀其从者一百七十余人。他怕的老爷们来，想也不是个好相识，故此传令四处头目抵死相迎，却利害也。”老爷道：“谢文彬这如今到那里去了。”夜不收道：“谢文彬做了个鹬蚌相持之计，他自家做渔翁去了。”老爷道：“番兵现在何处？”夜不收道：“现在赌班第一处。”老爷道：“你们还散杂在他四处，但有机密事，即便来报。回朝之日，重重有赏。”这五十名夜不收一拥而去。

老爷请过王爷、天师、国师来，把个夜不收的话，细说了一遍。天师道：“兵难遥度，将贵知机，看他怎么来，我们怎么答应他去。若只是平手相交，在诸将效力。若有鬼怪妖魔，在贫道、国师两个身上。”老爷道：“但不知诸将何如？”即时信炮一个，大吹打一番，掌起号笛。号笛已毕，诸将一齐摆列帐前，禀道：“中元帅老爷，有何吩咐？”老爷把夜不收说的始末缘由，细说了一遍。众将官道：“兵行至此，有进无退。元帅不必深虑。”老爷道：“非我深虑。但此国王敢于要杀我

天使，又敢要杀我天使的从人，却又并吞东王，合二为一，此亦倔强之甚者。我和你倘有疏失，何以复命回朝？”

道犹未了，只见诸将中有一员游击将军高声应道：“元帅太过了些。昔日郅支、楼兰，汉诸夷中大国也，邀杀汉使，陈汤、傅介子犹击斩之。今日爪哇蕞尔小蛮，敢望郅支、楼兰万一？我们雄兵百万，战将千员，其视陈、傅二子何如？岂肯任其横行猖獗，而莫之底止乎？仰仗朝廷爷洪福，二位元帅虎威，天师、国师神算，诸将士效劳，管教个金鞭起处蛮烟静，不斩楼兰誓不归。”二位元帅闻知这一席英勇的话儿，满心欢喜。三宝老爷抬头一看，只见其人身长八尺，膀阔三停，圆眼竖眉，声如雷吼。就是夫子车前子路，也须让却三分；任你梵王殿上金刚，他岂输于半着。问他现任何官，原来是神机营的坐营，现任征西游击将军之职，姓马名如龙。这个马游击原也是个回回出身，颇有些胆略，尽有些智量，故此说出几句话来，甚是中听。老爷道：“千阵万阵，难买头阵。今日这一阵，就是马将军出去。”马将军道：“大丈夫马革裹尸，正在今日，何惧于此？”应声就走，搭上一匹忽雷驳的千里马，挎着一口合扇快如风的双刀，三通战鼓，领了一枝人马，竟上赌班平阔处所，摆下一个行阵。

早已有个巡哨的小番报上牛皮番帐，叫一声吹哩，只听得一声牛角喇叭响，只见一员番将领着一枝番兵，蜂拥而来，直奔南军阵前。马将军勒住马，当先大喝一声道：“来者何人？”这马将军本等眉眼儿生得有些不打当，声气儿又来得凶，番将到也吃了一唬，半会儿答应道：“俺是爪哇国镇国都招讨入海擒龙咬海干。”马将军起头看来，只见他：

番卜算的蛮令，胡捣练的蛮形。遮身苏幕踏莎行，恁的是

解三醒。油葫芦吹的胜，油核桃敲的轻。晓角霜天咬海清，怎能勾四边静。

番将道：“你是何人？”马将军道：“我是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征西游击在将军马如龙的便是。”番将抬头看来，只见他：

黑萋萋下山虎，活泼泼混江龙。金鞭敲响玉笼葱，锣鼓今儿热哄。饥餐的六么令，渴饮的满江红。直杀得他玉山颓倒风入松，喝凯声声慢送。

咬海干说道：“你既是南朝，我是西土，我和你各守一方，各居一国，你无故侵犯我的疆界，是何道理？”马将军道：“我无事不到你西洋夷地，一则是我大明皇帝新登大宝，传示你们夷邦；二则是探问我南朝的传国玉玺，有无消息；三则是你蕞尔小蛮，敢无故要杀我南朝的天使，又一次敢无故要杀我南朝的随行从者百七十人。我今日宝船千号，战将千员，雄兵百万，问罪吊民，势如破竹。你快快的回去，和你番王计议，献上玉玺，如无玉玺，填还我的人命，万事皆休！若说半个不字，我教你蝼蚁微命，断送在我这个合扇双刀。”咬海干听知大怒，叫一声道：“好气杀我也！”道犹未了，左手下闪出一员番将来，高叫道：“你说大话的好汉，敢来和我苏刺龙比个手么？”道犹未了，右手下闪出一员番将来，高叫道：“你说大话的好汉，敢和我苏刺虎比个手么？”两员番将，两骑番马，两般番兵器，直奔过南阵而来。南阵上马将军双刀匹马，急架相迎。一上一下，一往一来，三个人绞扭做一团，三匹马糟踏做一堆，三般兵器混杀做一处。好个马将军，抖搂精神，施逞武艺，左

来左战，右来右战，单来单战，双来双战，约有三四十合，不分胜负。马将军眉头一蹙，计上心来，一边的舞刀厮杀，一边的偷空儿掣过铜锤来，看得真，去得快，照着苏刺龙的头扑的一声响，苏刺龙躲闪不及，早被这一锤打得就三魂飞上天门外，七魄沉沦地府中。打死这个苏刺龙儿还不至紧，却把那个苏刺虎儿吓得意乱心慌，手酥脚软，枪法乱子，支架不来，只得拨回马使走。马将军看见他败阵而走，趁着他的势儿把马一夹，那忽雷驳的千里马是甚么货儿，只走得一条线。就是苏刺虎拚命而走，那晓得马将军就在背后照着一刀。那咬海干看见马将军的刀起，他急忙的飞跑将来，及至他的三股钢叉举得起，这一刀已自把个苏刺虎儿连肩带背的御将下来。

咬海干看见伤了他两员番将，气满胸膛，咬牙啮齿，挺着那三股钢叉，单战南将。马将军合扇双刀，急迎急架，一上手就是二三十合，不分胜负。只见番阵上吹得牛角喇叭响，咬海干左手下闪出一员番将来，高叫道：“南朝的好汉，你过来，我哈刺密和你见个高低。”道犹未了，只见南阵上鼓响三通，马将军左手下也闪出一员南将来。马将军举刀高叫道：“来将快回，待我单战他两个番狗奴。”道犹未了，只见番阵上又吹得牛角喇叭一声响，咬海干右手下闪出一员番将来，高叫道：“南朝的好汉，你过来，我哈刺婆和你见个高低。”道犹未了，只见南阵上鼓响三通，马将军右手下也闪出一员南将来。马将军高叫道：“来将快回，待我单战他三个番狗奴。”两员南将只得回还。

那两只番将尽着他的本领，凭着他的气力，咬海干本等是只虎，加了这两员番将，如虎生翼。好一个马将军，一人一骑，两口飞刀，单战他三员番将。直杀得盔顶上云气喷喷，甲缝里霞光闪闪；刀尖上雷声隐隐，箭壶内杀气腾腾。自古道：“好

汉难敌双手。”马将军一以敌三，自从辰牌时分杀起，直杀到这早晚，已是申末酉初，还不曾歇息，还不曾饮食。从军之难如此，有一曲《从军行》为证，行曰：

少年不晓事，服习随章句。运掌矜封候，曳襦谈关吏。募牒昨夜下，睥睨无当世。父母泣难留，况乃子与妇。抽身鸣宝刀，持纓迈关路。厉志取圣贤，定策轻五饵。事业徒一心，时运值乖阻。空名壮士籍，青幕竟谁顾。龙豹填孤衷，落脱窘天步。杀气连九边，白骨相撑拄。归来见乡邑，哀哉泪如注。

马将军自朝至暮，一人一骑，单战三将，心里想道：“将在谋而不在勇。只是这等歹杀，岂是个赢家？”心生一计，把个合扇双刀虚幌了一幌，咬海干就趁着个空里进来。马将军拨回马便走，咬海干便赶下阵来。马将军带住马又杀了两会，看见那两员番将去了，心里想道：“便饶了他走的。”拨转马又走，咬海干又赶来。马将军说道：“赶人不过百步，你忒赶过了些罢！”咬海干道：“你做好汉，一个杀三个，怎么只是走哩？”马将军口里讲话，手里却不讲话，轻轻的掣过那一柄铜锤来，飕地里一声响，照着咬海干的头就是一锤。那咬海干也是个眼快的，看见个锤来，把马望左边一夹，那锤却落在右边下来，他把个右手轻轻的接将去了。接将去了还不至紧，他覆手就是一锤。马将军却又熟滑，闪一个鹞子翻身的势，一手就顺带得他的三股钢叉过来。两军齐喝一声采。一个得了锤，一个得了叉；一个失了叉，一个失了锤。两家子还拽一个直。

天色已晚，各自收兵。南阵上二位元帅升帐记功，大喜。老爷说道：“斩将夺叉，全是得胜。失锤之小，不足言也。”到了明日早上，蓝旗官报道：“昨日的番将咬海干又来讨战。

”马将军听知，即时绰刀上马。适逢得天师到中军帐来，看见马将军去得英勇，说道：“旗牌官快请将军回来。”马将军问道：“天师有何见谕？”天师道：“将军且让这一阵才好。”马将军道：“自古说得好：‘公子临筵不醉便饱，壮士临阵不死即伤。’何让阵之有？”天师道：“将军差参！为将之道，见可而进，知难而退。抚剑疾视，匹夫之勇。岂将军所宜有乎？”马将军却才省悟，问道：“天师是何高见？”天师道：“尊讳如龙，贫道看见那番将的旗号上，写着是‘入海擒龙咬海干’，此本不利于将军。况且今日是个游龙失水的日神，此尤不利于将军。我和你这如今涉海渡洋，提师万里，一呼一吸，不可不慎。况此一阵，三军之死生，朝廷之威望，皆系于此，贫道不得不直言，唐突之罪，望将军照察！”马如龙再拜再谢。元帅道：“另选一员将官出去就是。”

毕竟不知还是那一员将官出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五回

大将军连声三捷 咬海干连败而逃

诗曰：

潮头日挂扶桑树，渤海惊涛起烟雾。委输折木海风高，翻云掣地无朝暮。碣石谁临望北溟？君侯千载开精灵。气吞沆瀣三山碣，目撼朱崖万岛青。君不见，爰居近日东门翔，鲸鲵鼓鬣吴天忙？看君早投饮飞剑，一啸长令波不扬。

元帅道：“今番另选一员将官出去。”道犹未了，天师道：“莫若请唐状元出去罢。”唐状元听知天师推荐于他，他十分欢喜，即时披挂上马。你看他烂银盔，金锁甲，花玉带，剪绒裙，骑一匹照夜白的标致马，使一杆朱纓闪闪滚龙枪。鼓响三通，门旗一闪，推出一员将官来，喝声道：“你何人？”番将道：“俺是爪哇国镇国都招讨入海擒龙咬海干。”唐状元起头一看，只是他兜驱眼，扫帚眉，高鼻子，卷胡须，骑一匹红鬃劣马，使一杆三股托天叉。唐状元心里想道：“这番将却不是个善主儿，须要用心与他相处。”那番将问道：“来将何人？”唐状元道：“我是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征西后营大都督武状元浪子唐英。”咬海干起头一看，只见唐状元清眉秀目，杏脸桃腮，三绺髭髯，一堂笑色。心里想道：“这分明是个文官，

只好去金门献上平胡表，怎么做得个武将？铁甲将军夜度关，不免把两句话儿耍他一耍。”问说道：“唐状元，你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问道谁家子？读书人做官，你敢是弃文就武而来么？”唐状元听知大怒，骂说道：“你这番蛮狗，焉敢小觑于吾！”挺出那一杆滚龙枪，直取番将。番将的托天叉劈面相架。一个一枪，一个一叉，这正是棋逢敌手，各逞机谋。一个是南山猛虎，一个是东海巨鳌；一个是飞天的蜈蚣，一个是穿山的铁甲；一个是上山打虎敲牙将，一个是入海擒龙剥爪人。

两家子战了三四十合，不分胜负。咬海干心里想道：“那里看人，谁晓得唐英枪法如此精妙，须用一个计策，才得取胜于他。”好个咬海干，拨转马来，败阵而走。唐状元明知其计，骂说道：“你这番狗奴，你诈败佯输，闪我下阵，我唐状元何惧于汝！我偏要赶你下去，一任你甚么拖刀计、反身枪、回手箭、侧肩锤，我唐状元都受得你的起。”咬海干一边走，一边心里想道：“他说这等大话，我不免先幌他一幌，然后着实的才下手他。”咬海干扭转身子来，扑地的一个飞抓抓将来。唐状元看见，笑了一笑，喝声道：“好抓！”把个马望后一差，那飞抓可的就落在他马前，大约只争分数之远：不多半分，不少半分。唐状元道：“好抓也！”道犹未了，咬海干连忙的飞过来枝紫金标来。唐状元嘎嘎的大笑，说道：“好标哩！”那枝标其实来得准，竟奔唐状元的面门。唐状元要卖弄一个俏，把头望右边一侧，一盔就打得那枝标往左边一跌。咬海干大惊失色，连忙的又飞过一枝标来。唐状元把头望左边一侧，一盔又打得那枝标往右边一跌。咬海干愈加慌了，说道：“唐状元，你来真有些手段哩！”唐状元又笑了一笑，说道：“我袖手而观，怎叫做手段。我还有个妙处，你没有看见。”咬海干说道：“我也没有了标，你也没有甚么妙处。”唐状元道：

“一任你有，一任你无，我只是一个无惧为主。”道犹未了，咬海干又飞将一枝紫金标来。唐状元急忙的张开个大口，接了那一枝标，接出一个“飞雁投湖”的牌谱来。唐状元嘴里带着标，还说道：“今番妙不妙？”咬海干慌了，拨马便走。唐状元放开马赶去，高叫道：“番蛮狗往那里走！”咬海干心里想道：“似此状元，天下有一无二，不敢比手。”只说道：“午后交兵，兵法所忌。今日天晚，各自收兵，等待明日天早，再决雌雄。”唐状元也自腹中饥饿，不如将计就计，说道：“今日饶你的残生，你明日早早送上首级来。”咬海干舍命而跑。

唐状元鞭敲金镫响，人唱凯歌旋。二位元帅大喜，记功受赏，不在话下。老爷请问天师，怎么晓得今番唐状元得胜？天师道：“那番将的名鱼眼将军，状元讳英。鱼为鹰所食，此必胜之机也。”二位元帅叹服。王爷道：“明日用那一员将官出阵？烦天师指教。”天师道：“明日番将不来，须是我们去诱他的战。”王爷道：“明日赢在那家？”天师道：“还赢在我家。”王爷道：“还是唐状元出阵么？”天师道：“若是唐状元出阵，他决不来，须得一个诱敌之法。”王爷道：“用那一员将官是个诱敌之法？”天师道：“以贫道愚见，须烦右营金都督走一遭。”王爷说道：“这个有理。番将看见他矮，看见他不披挂，他便易视于他。这个诱敌之法最妙。”老爷道：“未审胜负若何？”天师道：“必胜之机。但一件，临事而惧，好谋而成，不免再谨慎一番就是。”老爷道：“怎么谨慎？”天师道：“明日金都督出阵，左壁厢埋伏下唐状元一枝兵，右壁厢埋伏下马游击一枝兵。以炮响为号，信炮三声，两枝兵一齐杀出，他见了这两员旧将，他自然心虚，可不战而胜。此必胜之道也。”老爷道：“足征高见。”到了明日，果真的番将下来。元帅传下一道将令，着征西右营大都督金天雷出阵讨战。

又传出一道将令，着唐状元如此如此。又传出一道将令，着马游击如此如此。

却说金天雷骑了一匹紫叱拨的追风马，带了一根神见哭的任君镜，三通鼓后，拥出一枝军马去。早已有个小番报上牛皮番帐。咬海干问道：“可是昨日的唐状元么？”小番道：“不是。”咬海干听知不是唐状元，早有三分喜色。问声道：“是个甚么样人？”小番道：“不认得他是个甚么人，只看见他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咬海干道：“怎么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小番道：“好说他是个善财童子，他又多了些头发。好说他是个土地菩萨，他又没有些髭髯。这却不是三分不像人，七分不像鬼？”咬海干听知这个话，他越加放心，即时叫一声：“快吹哩！”只听得牛角喇叭一声响，只见一员番将领着一枝番兵，蜂拥而出。抬头一看，只见南阵上这个将军身不满三尺之长，却有二尺五寸阔的膀子。又不顶盔，又不穿甲，不过是些随身的便服而已。手里一杆的兵器，又不在十八般武艺之内，老大的不闻名。他心里想道：“都似前日的马游击，昨日的唐状元，到是有些费手。若只是这等一个将军，我何惧于彼？”高叫道：“来将何人？”金都督道：“你不认得我南朝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征西右营大都督金天雷？”咬海干道：“右营大都督，你和那个合着的？”金天雷大怒，骂说道：“番狗奴，焉敢言话戏我！”举起那一根神见哭的任君镜，劈面打将去，把个咬海干打得东倒西歪，安身不住。番阵上慌了，左边闪出一个哈刺密来，高叫道：“南朝好土地，怎么走到我们西番来也？”右边又闪出一个哈刺婆来，高叫道：“南朝好土地，怎么走到我们西番来也？”金天雷也不言语，只是一任雪片的镜镜将去。三个番将尽力相迎。哈刺婆一时支架不住，顶阳骨上吃了一镜，即时间送却了残生命。哈刺密看见不好风

头，抽身便走，脊梁心里吃了一锐，即时间送却了命残生。咬海干也拨马便走，金天雷赶下阵去。咬海干扭转身子，一个飞抓，那飞抓撞遇着任君锐，打得个铁查子满天散作雪花飞。咬海干连忙的一枝紫金标，一锐一枝两段。咬海干连忙的又是一枝紫金标，一锐一枝两段。咬海干连忙的又是一枝紫金标，一锐一枝两段。咬海干看见一连折了三枝紫金标，没命的望下而跑。

金天雷得了全胜，一任他去，勒马而回。正是：眼观旌旗捷，耳听好消息。唐状元、马游击却又赶杀他一阵，各自收兵而回。见了元帅，记功受赏。元帅大喜。天师道：“贫道之言可验么？”元帅道：“其验如神，但不知天师何以能此神验？”天师道：“岂有他能，揆之一理而已。”元帅道：“怎么一理？”天师道：“金都督膂力绝伦，他的兵器有一百五十斤多重。又且他行兵之时，不按部曲，不系刁斗，令人接应不及，虽欲取胜，道无繇也。”元帅道：“似此取胜，可以长驱。”天师道：“一将之力有余，吾宁斗智不斗力，则不敢许。”元帅道：“天师格言。”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咬海干领了无限的海鳅船，顺风而下，声声讨战。”老爷道：“既如此，即时传令。”即时传令水军大都督于老。大都督即时传令四哨。四哨即时会议请计，都督道：“且移出水寨来，看他是个甚么阵势。”四哨得令，即时把个水寨另移一湾，以便攻击。只见咬海干领了一班小船，飞上飞下，以示其威。于都督看了，说道：“破此何难！”即时传下将令，每哨点齐一百名弓弩手伺候，如遇贼船冲激，许各哨总兵官督率齐射，不得令，不许擅放火铳、鸟铳、火箭之类。张柏道：“杀此小贼，正宜乘风纵火，都督反禁止之，此何高见？”黄全彦说道：“都督一定有个妙用，我和你何必多疑。”

道犹未了，正东上一阵海鳅船一拥而来，正冲着我们后哨。后哨上吴成督率一百名弓弩手，一齐箭响。那海鳅船挡抵不住，反一拥而去。只见正南上又是一班海鳅船一拥而来，正冲着我们左哨。左哨黄全彦督率一百名弓弩手，一齐箭响。那海鳅船挡抵不住，反一拥而去。正北上又是一班鳅船一拥而来，正冲着右哨。右哨许以诚督率一百名弓弩手，一齐箭响。那海鳅船挡抵不住，反一拥而去。正西上一班海鳅船一拥而来，正冲着我们前哨。前哨张柏看见是个咬海干站在船上，他心里想道：“连日我们诸将虽然得胜，却不曾拿住得咬海干。待我今日拿了他，却不抢他一个头功？”高叫道：“来将何人？早留名姓！”咬海干说道：“厮杀了这两三日，你还不认俺是个人海擒龙咬海干？”张柏道：“你就是个咬海干了？”咬海干道：“俺就是。你是何人？”张柏道：“我乃狼牙棒张柏的便是。”咬海干道：“你的棒只好在岸上去使，怎么也到水面上来歪事缠？”张柏道：“番狗奴，你敢欺我不会射么？”咬海干道：“口说无凭，做出来便见。”张柏道：“我射一个你看。”咬海干道：“你射来。”张柏拈弓搭箭，紧照着番将的面门，扑通的一箭去。好番官，袍袖一层，早已接了一枝。张柏又是一箭，番官又接了一枝。张柏心里想道：“这番奴一连接了我两枝箭，今番还他一个辣手，他才晓得。”又是扑通的一响去。番官只说又是照旧的腔儿，还把个袍袖一展，那晓得袍袖儿里止展得一枝，早有一枝中在他的额脑上，其余的中在牛皮盔上，中在牛皮甲上，不曾伤人的还不算数。这一射，射得个咬海干忍疼不过，掀翻在船舱里面，滚上滚下。众番兵吓慌了，放开船望小河里只是一跑。

原来狼牙棒张柏有张神弩，一发十矢齐中，故此咬海干吃了这一亏。于都督锣响收兵。元帅大喜，记功受赏。元帅道：

“番将虽然受此一亏，祸根还在，将何计以御之？”于都督道：“海鳅船一节，只在明日，未将有一计，可以破得他的。但番将之擒与否，未将不敢担当。”元帅道：“破了海鳅船，也是一着。”于都督转到水寨里面，叫过五十名夏得海来，吩咐他如此如此。又申一角公文到中军帐，关会如此如此。备办已毕，只等贼来动手。那晓得一等就等了三日，不曾看见个动静。于都督心里想道：“敢是张狼牙射死了也。”去问天师，天师道：“不曾死。”于都督道：“怎见得不曾死？”天师道：“贼星未灭。”于都督知道天师不是打诨话的，愈加收拾。

只见三日之外，擂鼓摇旗，杀声动地，传报官报道：“咬海干领了一班海鳅，又来讨战。”于都督道：“果真不死。”即时传令四哨，各哨齐备火铳、火炮及鸟铳之类，如遇竹筒响后，许一齐放上去。各哨仍备佛狼机顶大者各五架，如遇喇叭响后，许一齐放去。传令已毕，只见那些海鳅船蜂拥而来，左冲右突，前杀后攻，也不分个东西南北，也不认个前后左右，混杀做一伙儿。虽有些火铳、火箭之类，我们的藤牌、团牌遮架得周周密密。又且我船高大，急忙的还不得上来。于都督站在中军台上，看见他锐气少挫，人心不齐，一声竹筒响，四哨上火铳、火炮、鸟铳、飞铳雨点的过去，那些小的海鳅怎么上得这个大席面，只得扯转篷来，退后而走。及至海鳅转得身来，一声喇叭响，四船上佛狼机一片打将去，打得那个石点心望外奔，就是狮子滚绣球，你教那些小的海鳅怎么禁当得起？只得望着小河里面舍死而跑。

进港未及一里远近，两边岸上鼓声震天，喊杀动地。咬海干抬头看来，只见南岸上勒马扬鞭，是个唐状元，高叫道：“番狗奴那里走！早早投降，敢说半个不字，我教你吃我一枪！”只见北岸上勒马扬鞭，是个马游击，高叫道：“番狗奴那里走！”

早早投降，敢说半个不字，我教你吃我一刀！”咬海干慌了，心里想道：“我今日出口去不得，退后归不得，做了个羝羊触藩，两无所据。只得且住着在这一段小河儿，看他怎么来，再作道理。”想犹未了，只听得一声炮响连天，这一段小河儿水底下有无万的雷公，水面上是一天的烟火，可怜这些海鳅船尽为灰烬。这一阵也不亚赤壁之惨，只是大小不同。

于都督收兵回寨。元帅大喜，记功散赏。四哨总兵官并唐状元、马游击，各各有差。元帅道：“今日水底下怎么有火？”于都督道：“是未将差下五十各夏得海，预先安在里面，以炮响为号。夏得海再用火药触动其机，这叫做一念静中有动。”元帅道：“有此妙计，怎么先一日不行？”于都督道：“先一日不晓得他的路径，遽用火药，惊吓了他，他反得以提防于我，故此直至今日才下手他。这叫做审其实，捣其虚，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元帅道：“却又关会于我要两员大将，何也？”于都督道：“火药尽头在彼处，则用两员大将截其归路，这叫做立之标，示之准，令其尺寸不逾。”众将官无不心服，却说道于都爷曲尽水战之妙。元帅道：“今日海鳅船有多少号数哩？”于都督道：“总只有二十只船，每船上有二十五名水兵。”元帅道：“这五百名水兵俱已火葬了。”天师道：“俱不曾死。”元帅道：“船已无余，怎么水兵不死？”天师道：“这五百名水军俱善能伏水，号为入海蛟，他岂肯坐在船上受死。”元帅道：“番将存亡何如？”天师道：“番将愈加不在心上。”元帅道：“怎么番将愈加不在心上？”天师道：“那番将的名叫做鱼眼将军，他本等是水里的家数。”元帅道：“火从水底下上来，他怎么下得水去？”天师道：“火性上，药性直，虽自下而起，却燎上遗下，怎么下不得水？”

道犹未了，只见国师到来，问说道：“二位总兵在上，连

日交兵胜负若何？”三宝老爷道：“连日小捷，只有番将未擒，祸根还在。”国师道：“连日小胜，还不至紧。明日午时三刻，我们的大小宝船，俱该沉于海底。”只这一句话儿，把个二位元帅吓得魂飞魄散，志馁气消。众将官听知此话，将欲不信，国师不是个打诳语的；将欲深信，一人之命尚且关天，何况千万人之命。况且还有朝廷的洪福齐天，岂有个只轮不返之理。过了半会儿，老爷却问道：“国师是何高见？”国师道：“是贫僧在千叶莲台之上打坐，却又有一阵信风所过，是贫僧不敢怠慢，扯住了他。从头彻尾嗅他一嗅，只见这信风上当主我们宝船一灾。其灾自下而上，钉钻之厄。”老爷道：“不知这一灾可有所解？”国师道：“今番信风也是忧中带喜，祸有福根。”

道犹未了，只见夜不收报上元帅机密军情事。元帅叫上帐来，问道：“你们报甚么事？”夜不收说道：“连日番将输阵而回，哭诉番王，番王道：‘胜负兵家之常，我这里不督过于尔。只是自今以后，还要用心破敌，与寡人分忧，寡人自有重赏于你。’番将道：‘臣有一计，禀过了我王，方才施行。’番王道：‘既有妙计，任尔所行。’番将道：‘小臣部下原有五百名水军，名字叫做入海蛟，其性善能伏水，可以七日七夜不死。小臣一计，责令他们各备锥钻一副，伏于南船之下，以牛角喇叭响为号，一齐动手，锥通了他的船，其船一沉着底。’番王道：‘妙哉，妙哉！好个破釜沉船之计，快行就是。’因此上这两日咬海干不来讨战，专一在牛皮帐里，责令各军锥钻。有此一段军情，故此特来飞报。”老爷道：“他锥钻在几时完得？”夜不收道：“只在一二日之间。”老爷道：“原来那些水军果然不曾烧死。”夜不收道：“这些人平素以渔为业，以水为生。他前日连船失火，他们都躲在泥里，一直火过了，

却才起来。”老爷道：“番将咬海干何如？”夜不收道：“别人到还是个泥鳅，他就是个猪婆龙儿，只在泥里面讨饭吃。”老爷道：“似此说来，宝船一灾，果中了风信。”王爷道：“国师之言，夫岂偶然。”老爷道：“当此灾厄，何以解之？”马公道：“来说是非者，便是是非人。风信是国师说的，宝船一灾，也在国师身上。”国师道：“阿弥陀佛！贫僧有些不好处得。”老爷道：“怎么不好处得？”国师道：“下不得无情手，解不得眼前危，下得无情手来，又不像我出家人干的勾当，故此不好处得。”老爷道：“欲加于已，不得已而应之，非我们立心要害人也。”国师道：“岂不闻火烧藤甲军，诸葛武侯自知促寿？”老爷道：“今日之事，上为朝廷出力，下救千百万生灵，正是无量功德，怎么说个不好处得的话？”国师道：“阿弥陀佛！杀人的事，到底不是我出家人干的。”马公道：“此计莫非在天师身上罢？”天师道：“贫道亦无奇计，不敢违误军情。”王尚书道：“学生有一愚见，不知列位何如？”老爷道：“王老先儿一定有个高见，快请见教。”王爷道：“可将我们带来的铁匠，精选三百名来，学生有个处置。”

不知用这个铁匠是个甚么处置，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六回

咬海干邻国借兵 王神姑途中相遇

诗曰：

为拥貔貅百万兵，崎岖海峽凿空行。举头日与长安近，指掌图披左辅明。万叠芙蓉青入幕，千行杨柳细成营。蛮烟净扫扫朝日，满眼山河带砺盟。

却说王爷道：“要救宝船这一场灾厄，可将南朝带来的铁匠，精选三百名来，学生做个处置罢。”元帅即时传令，点齐三百名铁匠，听候王爷发落。王爷叫过铁匠来，画一个图样与他，说几句话。铁匠各人散去，星夜打造，不敢有违。老爷道：“还有甚么见教？”王爷道：“到了明日再处。”到明日早上，王爷传下将令：叫过每船上捕盗二名来，交付他夜来铁匠新制的许多铁器，吩咐他要多少选锋，吩咐他用多少火药，用多少器械，俱听喇叭单摆开为号，以三次为度。吩咐已毕。这正是：安排吊线防鱼至，准备窝弓打大虫。

却说咬海干安排了个沉船之计，也自谓周瑜妙算高天下，决不做个陪了夫人又折兵。你看他欢天喜地，高坐牛皮帐上，叫过那五百名入海咬来，吩咐他各备锥钻，预先埋伏宝船之下，只听吹的牛角响为号头。却又安排水陆两枝兵马，点齐

番兵一千名在船上，各执短刀，预备南船沉底，倘有漂泊的军将来，以便截杀。又点番兵三千名在岸上，各执番刀、番枪、番绳、番索，预备南船沉底，倘有逃窜上崖的，以便擒拿。安排已毕，自家全装披挂，手拿着一杆三股托天叉，叫一声开船，那些番兵番船一齐蜂涌而来。只见南船上喇叭吹上一声单摆开，南船上鸦悄不鸣，风吹不动。咬海干心里想道：“南船全然不曾做觉，这莫非是天助我成此一功？”连忙的叫一声：“快吹哩！”只听得一声牛角喇叭响，那五百名人海咬一齐奔至南船之下。只见南船上的人蜂踊而出；喇叭吹上第二声单摆开，南船上的火药雨点的望水底下飞；喇叭吹上第三声单摆开，只见水面上鲜红的腥血滚将起来。

咬海干实指望凿通了船底，成一大功。那晓得画虎不成反类狗，一场快活一场空。只见水面上通红。他心里就明白了，即时拨转番船就走。只听得南船上鼓响三通，早已都是些火铳、火炮、鸟铳；飞铳之类，尽数的打将去，咬海干打慌了，弃船就岸而走。只听得南船上信炮一声，左壁厢闪出一员大将，身长八尺，膀阔三停，圆眼竖眉，声如雷吼，骑一匹忽雷驳的千里马，使两口合扇双飞的偃月刀，原来是游击大将军马如龙。高叫道：“番狗奴那里走！”两口飞刀直取番将。咬海干那里敢来荡阵，抱头鼠窜，只是一跑。马游击吩咐左右不要赶他，把这些大小番兵一个个的捆将起来，解他到中军帐上去。咬海干正走之间，右壁厢又闪出一员大将来，束发冠，兜罗袖，狮蛮带，练光拖，骑一匹流金（马瓜）千里马，使一杆丈八长的紫金枪，原来是应袭公子王良。高叫道：“番狗奴那里走！”提起那杆枪来，直取番将。番将只是跑，那里敢回转头来，那里敢开个口。王应袭吩咐左右不要赶他，把这些大小番兵一个个的和我捆将起来，解上中军帐去。咬海干正在人困马乏之时，

拦头站着一员大将，老虎头、双环眼，卷毛鬃，络腮胡，骑一匹银鬃抓雪马，使一张大杆豹头刀，原来是征西左先锋张计。高叫道：“番狗奴，今番死在这里也！”把个咬海干吓得魂离魄散，一掀掀在马下，掀做一个倒栽葱。张先锋叫左右的捆起他来。左右的只捆得一个三股托天叉，早已走了一个番将。张先锋起头之时，只见一簇番兵拥了一个番将，一道沙烟而去。张先锋道：“走了番将也罢，只把这些残卒收拾起来，去回元帅钧令。”

只见二位元帅高坐中军，各官报功，各官纪录。三宝老爷说道：“王老先的大功，算无遗策，果真的文武全才。”王爷道：“此偶尔，何足为功。”老爷道：“铁匠打得是个甚么兵器？”王爷道：“名字叫做伏虎降龙八爪抓。”老爷道：“怎么叫做伏虎降龙八爪抓？”王爷道：“这个抓有八个爪，每一个爪有八个节，每一节有二寸长，能收能放，能屈能。抓着虎，虎遭殃；抓着龙，龙受害，故此叫做个伏虎降龙八爪抓。”老爷道：“适来安在那里？”王爷道：“是我传令每只船上，周周围安了八九七十二个，按地煞之数。”老爷道：“那火药是甚么？”王爷道：“那火药，即是我和你南朝水老鼠的模样，能在水底下左冲右突，周旋不舍。”老爷道：“用他下去做甚么？”王爷道：“抓虽设而彼不犯，没奈他何，全是这个水老鼠儿下去，才惊得他动。”老爷道：“假如他不动，则将如之何？”王爷道：“他都是前日烧怕了的，正叫做伤弓之鸟，见曲木以高飞，岂有不动之理。”老爷道：“怎么就死在水里？”王爷道：“是我传令海船用二十名选锋，各挎一口风快的腰刀伺候着。大凡抓起一个来，就在刚出水之时还他一刀。”老爷道：“不知于中也走了几个么？”王爷道：“抓多人少，半个不遗。五百个水军尽葬江鱼之腹。”

道犹未了，只见马游击、王应袭、刘先锋三员大将，解上活捉的番兵来。老爷道：“共有多少名数？”旗牌官道：“共有三千名。”老爷道：“于中岂可不走透了两名？”旗牌官道：“原是三千名出阵，这如今还是三千名解上中军来。”老爷道：“却不是一网打尽。”王爷道：“虽是解开三面，岂容漏网之鱼！”老爷道：“只觉得太惨了些。”王爷道：“这爪哇国王敢于无故要杀我南朝天使，又敢于无故要杀我从前者百七十人，此桀骜之甚，目中无中国。我和你今日若不重示之以威，则褻天朝之闾望，动远人之凯觎。伏望元帅详察！”三宝老爷沉思了半会，说道：“承教的极是。却这些人怎么处治于他？”王爷道：“切其头，剥其皮，刮其肉，烹而食之。”老爷应声道：“是。”即时传令旗牌官，将三千名番兵押赴辕门外尽行砍头，尽行剥皮，尽行刮肉。多支锅灶，尽行煮来。即时报完，即时报熟。三宝老爷吃了一双眼珠儿起，依次分食其肉。至今爪哇国传说南朝会吃人，就是这个缘故。这一日中军帐上大宴百官，中军内外大飧军士，鼓敲得胜，人唱凯歌。有诗为证，，诗曰：

高台天际界华夷，指点穹庐万马嘶。恶说和亲卑汉室，由来上策待明时。欢呼牛酒频相向，歌舞龙荒了不疑。译得胡儿新誓语，愿因世世托藩篱。

却说咬海干逃命而归，朝见番王。番王道：“今日胜负若何？”咬海干道：“今日小臣大败，折了五百名鱼眼军，又折了三千名步军。”番王大惊失色，说道：“怎么就折了这些？不知往后去，还救转得几百名么？”咬海干道：“再不要说个‘救转’二字。”番王道：“岂可尽行投降于他？”咬海干仰天大哭，捶胸顿脚，两泪双流。番王道：“且不须啼哭，你说

个缘故与我听着。”咬海王道：“那五百名角眼军被他抓在水里，一人一刀，砍做两做，只今是一千个了。”番王道：“若得他转世，到还是对合子利钱。”咬海干说道：“这三千名步军被他砍了头，剥了皮，刮了肉，一锅儿煮吃了。”番王听说道一锅儿煮吃了三千步军，就吓得他喉咙哽咽如砖砌，眼泪汪洋似线拖，一毂碌跌翻在胡床之下。番官番吏一齐上前，救醒回来。对了半日，还不会说话。

咬海干说道：“我王保重，不消吃惊。小臣还有一条妙计，足可大破南军，洗雪今日之耻。”番王道：“是个甚么妙计？”咬海干道：“小臣前往各邻国去借取救兵，足破南朝人马。”番王道：“到那一个邻国去？”咬海干道：“或是重迦罗国，或是吉地里闷国，或是苏吉丹国，或是渤淋园。不论那一国，但借取的救兵，小臣即便回来。”番王道：“都是些小国，怎么济事？除是渤淋国还略可些。”咬海干道：“小臣就到渤淋国去罢。”番王道：“多因我和你平日不曾施德于人，只怕人不肯来相救。”咬海干道：“小臣把个唇亡齿寒的话和他讲，他不得不过来。”番王道：“卿言虽当，务要小心。”

好个咬海干，即时收拾出门，一人一骑，一片三寸不烂舌，一杆三股托天叉，夜住晓行，饥餐渴饮，登山涉水，戴月披星。大约去了有三个多日子，走过一所深山，山脚下一面石碑，碑上一行大字，写着“两狼山第一关”。咬海干起头一看，只见：

一山峙千仞，蔽日且嵯峨。紫盖阴云远，香炉烟气多。石梁高鸟道，瀑布近天河。欲知来处路，别自有仙歌。

咬海干心里想道：“这等一个重山复岭，若只是撞遇着强梁恶少，还不至紧；若有甚么鬼怪妖精，就费周折。”想犹未

了，只见山凹里面一声鼍皮鼓响，两杆绣旗，绣旗开处，闪出一个山贼来，拦着去路，喝声道：“来者何人？快通名姓。”咬海干心里想道：“我带着一肚子气，前去借取救兵，又撞着这等一个不知事的乡里道官来拦我去路。也罢，不免拿他过来，还他一叉，权且叹一叹我这一口气。”起头一看，原来是个女将，喝声道：“杀不尽的泼贱婢，你是甚么人？焉敢拦吾去路。”那女将道：“俺是通天达地，有一无二，带管本山山寨头名寨主女将军。你是那国来的？好好的送下买路钱，我这里好放你去。”咬海干道：“俺是爪哇国镇国都招讨入海擒龙咬海干的便是。你怎么敢要我的买路钱？”女将军道：“莫说你只是爪哇国都招讨，饶你就是爪哇国的国王，也要他三千两黄金买路。”咬海干说道：“你可是当真么？”女将军道：“管山吃山，管水吃水，怎么不是真的？”咬海干道：“你若是真的，我这里只有一杆三股托天叉，就教你吃我一苦。”举起叉来，照头就是一戮，那女将军心里想道：“我本是一员女将，在此纠集强徒落草为业，眼前虽好，日后却难。俺看此人一貌堂堂，双眸炯炯，俺若得这等一个汉子，带馆同心，枝头连理，岂不为美？虽然此人他说是个总兵都招讨，却不知他的本领何如？待我试他一试，就见明白。”喝声道：“你说甚么三股托天叉，你可认得俺的日月双飞剑？”急忙的双剑相还。你一叉，我一剑，你叉来，我剑去，两家子混杀在山凹之中。那些小喽啰摇旗呐喊，大战二十余合，不分胜负。咬海干心里想道：“枉了我们做个男子汉大丈夫，反不如这等一个女将，三绺梳头，两截穿衣，有此一等精熟武艺，身如舞女，剑似流星。”有歌为证，歌曰：

昔有佳人落草荒，一舞剑器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

地为之久低昂。霍如羿射九日落，矫如群帝骖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绛唇朱袖今何在？令人千载传芬芳。

女将军心里想道：“此人人物出众，又法甚精，果是西洋名将。且待我困住他一番，再作道理。”好个女将军，把双剑幌了一幌，拨转马就走。咬海干心忙意急，高叫道：“那落草的贱人那里走！”一人一骑，一径追下山来。那女将扭转头来，看见他追赶的将近，口里念动真言，宣动密语，把个指头儿指天，即时间天昏；把个指头儿指地，即时间地黑。天昏地黑，日色无光。咬海干伸手不见掌，起头不见人，那晓得个东西，那辨得个南北，勒住了马，停住了叉，没奈何，只得束手听命而已。那女将军眼看得清，手来得重，喝一声：“那里走！”早已把个咬海干掀下马来，咬海干也只得凭他掀下马来。一会儿把个咬海干掀他在自家的马上，咬海干也只得凭他掀在马上。女将军活活的捉得一个总兵官来，咬海干只剩得一骑空马回去。正是：猿臂生擒金甲将，龙驹空带战鞍回。

那女将军到了山寨之中，把个咬海干又是扑咚的掀在地上。众喽啰一涌而来，把个咬海干一条索儿绑缚得定定儿的，解上牛皮宝帐。那女将看见解了总兵官来，连忙的走下帐前，亲手解开了他的绳索，请升皮帐之上，深深的拜上两三拜，说道：“适来不知好歹，冒犯虎威，望乞将军恕罪！”自古道：“礼无不答”，况兼咬海干既在矮檐下，怎敢不低头，也连忙的唱上两三个喏，说道：“不才是个被掳之夫，敢劳女将军大礼？”女将军说道：“将军请坐，敢问缘由。”咬海干道：“末将不才，委是爪哇国镇国都招讨入海擒龙咬海干。”女将道：“将军既是上国一个总兵官，为何独行到此？”咬海干道：“国家有难？不得不行。”女将道：“是个甚么难？”咬海干道：

“为因南朝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差遣两个大元帅，统领了宝船千号，战将千员，无故侵害俺国王的国土。”女将道：“将军既有大才，焉得不为国家出力？”咬海干说道：“非干末将不肯出力，争奈出一阵输一阵，出两阵输两阵，一连战了五七日，就一连输了五七阵。输了阵还不至紧，害了俺五百名鱼眼军，俱是一刀两段；又害了俺三千名步卒，俱是一锅煮下了几般羹。”女将道：“如此利害哩！”咬海干道：“为因这个利害，没有个分解。故此末将一人一骑，投往邻国，借取救兵。全仗唇齿之邦，救此燃眉之急。”女将道：“原来有此一段军情。贱妾何幸如之，得逢颜面。”

咬海干道：“女将军高姓大名？在此贵干？”女将道：“妾身姓王，不幸父母早丧。从小儿爱习武艺，流落军乡，曾遇异人传授我一班神术，飞腾变化，出幽入冥，无不通晓，故此人人号我做个王神姑。”咬海干道：“女将军既有这等神术，保故在此山凹之中招亡纳叛，落草为强？”王神姑道：“妾身虽在此处落草为强，却不是贱妾终身之计。”咬海干道：“女将军终身之计还要何如？”王神姑道：“须得一个天下英才，人物出众，武艺高强，才是我的终身之计。”咬海干道：“邂逅相遇，感蒙不杀之恩。请女将军坐上，容末将再拜稽首，辞谢而行。”女将道：“怎么说个行字？是我适来吩咐小喽啰下山去备办筵席，顷刻就完。请将军宽坐一会。”咬海干道：“荷蒙不杀，万感不尽，怎么又要俯赐筵席，这个决不敢领。”王神姑道：“贱妾还有一事相禀。”咬海干道：“请教是个甚么事？”王神姑道：“将军英才出众，武艺高强，妾身属望在将军身上。将军倘不弃嫌妾身丑陋，得荐枕席之欢，妾愿足矣！不识将军心下何如？”咬海干心里想道：“本待借兵邻国，解脱灾危，怎么又撞遇着这等一个妇人，好歪事缠也。”这正叫

做自家心里急，他人未知忙。沉思一会，不曾开口。

王神姑说道：“将军不必沉思，我和你两个量材求配，不叫做匹配不均；我和你两上靦面相逢，不叫做淫奔月下。若说是非媒不娶，岂不闻槐阴树老媒人之故事乎？”咬海干道：“非干这些闲话。只因国家有难，臣子不遑寝食之时，何敢贪恋女将军，在此耽阁？”王神姑道：“这如今我和你结为婚姻，凡事俱在贱妾身上。”咬海干道：“怎么凡事都在你身上？”王神姑道：“夫妻是我，邻国也是我，救兵也是我，这却不是个都在我身上？”咬海干道：“怎么邻国也是你，救兵也是你？”王神姑道：“你还小觑于我，只说我是个剪径的强徒？我的本领，非我夸口所说，凭着我坐下的闲电追风马，凭着我手里的双飞日月刀，饶他就是西洋大海，我也要荡开他一条大路；饶他就是铁果银山，我也要戮透他一个通明。若只说甚么南朝宝船千号，战将千员，雄兵百万，那里在我的心上。你就投奔邻国，借取救兵，未必那国就发下一员大将来；未必发来的大将，就有贱妾如此的本领。将军你细思一番，看是何如？”咬海干眼见他乌天黑地的术法，又听知他这一段英勇的话儿，心里想道：“似此女将军，果是退得南朝人马，厮强如投奔他国；就是投奔他国，尚且未卜何如，不如将计就计。”说道：“既承女将军错爱，未将怎敢有违。但只还朝，不知国王心下怎么。”王神姑道：“不过与国王分得忧，就是好的，国王有何话说？”咬海干唯唯诺诺，王神姑即时杀牛宰马，大设一席筵宴，大小喽啰都来磕一个头。只见：

吹是齐天乐，摆的是萃地铛。六么七煞贺新郎，水调歌头齐唱，我爱你销金帐，你爱我桂枝香。看看月上海春棠，恁耍孩儿莽撞。

咬海干终是要救国家大难，那里有个心肠念恋着美少红妆，苦苦告辞，王神姑吩咐小喽啰放起火起，把个牛皮宝帐尽行烧了，把个山寨里所有的金银尽行散与金喽啰去了。一夫一妇，两人两骑，竟奔爪哇国而来。

却说爪哇国国王自从咬海干出门之后，度日维艰。一会儿一个报，报说道：“南兵围了新村，旗幡蔽日，鼓角喧天，声声叫道要拿住国王，要把国王煮米吃哩！”一会儿又一个报，报说道：“南兵围了苏鲁马益，旗幡蔽日，鼓角喧天，声声叫道要拿住国王，要把国王煮来吃哩！”国王吓得魂不附体，魄不归身。今日望，明日望，只指望咬海干借得救兵来，解此一难。那晓得去了三日，到四日上，猛地里小番报道：“总兵官的红鬃劣马跑回来也！”番王道：“怎么只是马来？”叫左右的再看。左右的回复道：“止是一骑马，背上挂了那一杆三股托天叉，空跑回来，并不曾见有个总兵官在那里。”番王听罢，一心欲折，两泪双流，说道：“这个总兵官一定是蛇咬了，一定虎伤了。莫不是南兵截死了？莫不是邻国仇害了？总是天意亡我，致使我总兵官不见了。事至于此，无可奈何，只得挈家儿走下海去罢，免得受他的熬煎之苦。”左头目苏黎乞道：“我王不必如此惊恐，只消撰下一封降书降表，备办些进贡土物，亲自赍着去见他的元帅，诉一段苦情，说：‘前日的在使，是旧港国杀的，驾祸于我，百七十从者，是东国王杀的，驾祸于我。’人来投降，杀之不祥。彼必谅于我国。”国王道：“我亲自去见他，到不是羊走入汤，自送其死？”右头目苏黎益说道：“我王不肯亲往，容小臣二人代赍书表礼物，去见元帅，看他何如，再作区处。”

道犹未了，只见小番报说道：“总兵官领了一个总兵奶奶，

一同见驾，未敢擅便，特在门外听宣。”番王听知道总兵官来了，如梦初醒，似醉初解，连声道：“宣进来，宣进来！”宣进总兵官来，番王道：“你去借取救兵，为何空马先回？险些儿吓死我也！”咬海干道：“小臣奏过我王，赦臣死罪，臣方敢言。若不赦臣死罪，臣不敢言。”番王道：“赦卿死罪，从直说来。”咬海干把个王神姑的始末缘由，数说了一遍。番王道：“这王神姑如何在？”咬海干道：“现在门外。”番王道：“带他进来，与俺相见。”宣进王神姑来。

王神姑朝着番王拜了二十四拜，连呼万岁三声。番王道：“贤卿既有大才，何故落草为寇？”王神姑道：“路逢剑客须逞剑，不是才人莫献诗。未得其人，故上权且落草。”番王道：“今日配与总兵官，可谓得人。只是寡人国中多难，卿家怎么和我分解？”王神姑道：“任有甚么天大的事，小臣一力担当。”番王道：“现有南朝的人马无故相加，累战累败，没奈他何。”王神姑道：“凭着小臣坐下一骑闪电追风马，凭着小臣手里一口双飞日月刀，凭着小臣满腔子出幽入冥的本领，把这些南朝的人马手到擒来，取之如拾芥，何难之有？”番王道：“前日谢文彬来说，这宝船上有一个道士，是个甚么江西龙虎山引化真人张天师，能呼风唤雨，役鬼驱神。宝船上还有一个僧家，叫做甚么金碧峰长老，能怀揣日月，袖围乾坤。有此二人，故此才下得西洋，才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卿不可小觑于彼。”王神姑道：“我王差矣！自古到今，文臣武将，拜相封侯，那里有个道士？那里有个和尚？料他出家之人，摇唇鼓舌，寡嘴降人，岂真有个甚么实在本领？小臣出阵，若不生擒和尚，活捉道士，火烧宝船，齧粉元帅，誓不回兵！”番王听知这一席强梁之话，满心欢喜，说道：“但得功成之日，同享富贵，与国同休。”亲自递酒三杯，以壮行色。王神姑领了三杯酒，同了

咬海干同到教场之中，坐了牛皮番帐，点齐了番兵，齐奔苏鲁马益而来，高叫道：“南将何人？敢来出马？”

毕竟不知南朝是那员名将出阵，胜负何如，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七回 王神姑生擒护卫 张狼牙馘斩神姑

诗曰：

客有新磨剑，玉锋堪截云。西洋王神女，意气自生春。朝嫌剑花净，暮嫌剑花冷。能持剑向人，不解持照身。

却说王神姑带领了一枝番兵，竟奔苏鲁马益而来。早已有个蓝旗官报上中军宝帐。三宝老爷道：“西番多有女将，亦是奇事。”王爷道：“未必个个出奇。”马公道：“若又是个姜金定，却不费尽了神思。”老爷道：“谁敢出马擒此夷女？”道犹未了，帐前闪出一员大将来。三宝老爷举目视之，只见其人：罗头神的头，千里眼的眼，李淳风的耳朵，显道人的文身；骑一匹虎刺五花吼，使一条画杆方天戟，原来是中军帐下亲兵头目左护卫，姓郑名堂。说道：“末将不才，愿擒夷女。”元帅老爷吩咐旗牌官拨出一枝军马，跟随郑护卫出阵成功。郑堂一涌而去。只见番阵上绣旗开处，闪出一员女将来，只见：

直恁的蛮姑儿，有甚的念奴娇。倒不去风云际会遇秦楼，趁好姐姐年少。红绣鞋也跷跷，点绛唇也渺渺。二郎假扮跨青驹，水底鱼儿厮斗。

郑堂喝声道：“来者何将？快通姓名。”女将道：“吾乃爪哇国国王驾下总兵官咬海干长房夫人王神姑是也。”王神姑起头看来，只见南阵这员将军，是好一个将军：

斗马郎先一着，江神子后二毛。香罗带束皂罗袍，十八临潼献宝。破齐阵偏刀趁，斗黑麻越手高。直杀得三仙桥上恁腥臊，管泣颜回丧早。

王神姑道：“来将何人？早通姓名。”南将道：“吾乃南朝大明国征西元帅中军帐下亲兵头目左护卫郑堂是也。”王神姑道：“你无故侵入国土，是何道理？”郑堂道：“你国王无道，无故要杀我南朝天使，又无故杀我从者百七十人。我们今日兴师问罪，岂是无名？”王神姑道：“你说‘兴师问罪’四个字，故把这等一个大题目降人么？”郑堂道：“你咬海干连连战败而走，仅免一死。五百名鱼眼军一刀两段，三千名步卒一煮一锅。量你这等一个泼妇人有多大的本领，要甚么大题目降你。”王神姑道：“你敢口出大言。喏！你看刀！”劈头就是一刀。郑堂道：“你看我戟！”劈头就还他一戟。战不上三合，郑堂抖擞精神，威风十倍。王神姑心里想道：“此人画戟颇精，不是容易，须要把个狠手与他。”即时念动真言，宣动密咒，只见王神姑头上一道黑烟冲天。那黑云里面有一位金甲天神，手执降魔钉杵，照着郑护卫的头上狠是还他一杵，把个郑护卫猛地里打下马来。番兵番将一齐上前，拿动番钩、番耙、番绳、番索，把个郑护卫捞翻去了。

却说郑护卫披挂上马之后，三宝老爷说道：“郑堂勇有余而智不足，此行必不成功。”王爷道：“再差一员将官出去，

提防他一个不虞。”老爷道：“有理。”即时传下将令，取到中军帐下亲军头目右护卫铁楞。须臾之间，一员大将立于帐下，鼻钩鹰嘴，须戳钢锤，脚走流星，形驮鹤立，骑一匹栗色卷毛驄，使一件八十二楞方面铜，说道：“未将是中军帐下右护卫铁楞。禀上元帅：适承呼召，指使何方？”元帅道：“适来郑堂出阵，有勇无谋，恐有疏失。特命你前去策应于他，务在小心，不可卤莽！”铁楞应声而去，跑至阵前，郑堂早已败阵被擒去了。铁楞心里想道：“元帅神见，果有疏虞。我此行多应也有些不巧。”打起精神，狠着喝上一声道：“蛮泼狗！敢唐突我南将么？”王神姑起头一瞧，只见：

一枝花儿的脸，一剪梅儿的头。玉堆的蝴蝶舞轻腰，雁过沙头厮鞦。刀起处银落索，刀落处金叶焦。风云会处四元朝，太师引时非小。

王神姑看见铁楞来意不善，更不通问名姓，一任的举刀厮杀。铁护卫心中吃怪，手底无情，那一方铜打得就是流星赶月，花蟒缠身。王神姑看见不是对头，连忙的口里念动真言，宣动密咒，立地时刻，头上一道黑云冲天。黑云之内早有一位金甲天神，手执降魔钉杵，照着铁护卫的头上狠是一杵，把个铁护卫打翻在马下。番兵番将一涌而来，举起番钩、番耙、番绳、番索，把个铁护卫又捞翻去了。

王神姑一连两胜，活捉南朝二将，洋洋得志，笑口微开，同着咬海干进见番王。番王道：“神姑功展何如？”王神姑道：“仗着我王齐天的洪福，凭着贱妾的本领高强，连赢两阵，生擒南朝两员大将。”番王闻言大喜，说道：“南朝两员大将在那里？”王神姑道：“现在门外。”番王道：“带他进来。”

即时间，一伙番兵簇着两员南将，蜂涌而入。南朝两将面见番王，立而不跪。番王大怒，说道：“尔乃败兵之将，焉得不跪于我？”二将高叫道：“上邦为父为祖，下邦为子为孙。吾乃上邦大将，怎肯屈膝于下邦之君！”番王道：“你今日见执于我，生杀惟我，焉敢出言无状？”二将高叫道：“大丈夫视死如归，要杀就杀，何惧之有！”番王大怒，即时叫过番兵，押赴宫门外斩取首级。说一声“斩取首级”，早已把两个南将推出去，一声“开刀”，一声“斩首”。王神姑说道：“臣启大王，杀此二将，未足为奇。待臣捉了道士，拿了和尚，一同取斩，一同献功，才见得全胜之道。”番王看见个王神姑立地取功，唯言是听，即时息怒回嗔，说道：“依卿所奏，权且寄监，俟大功成日，另行处斩。”

此时天色已晚。王神姑陪着咬海干，乘得胜之威，盼不到天明，要来厮杀。刚刚的东方发白，领了一枝番兵，又来讨战。蓝旗官报上中军。三宝老爷道：“郑堂有勇无谋，理当取败。怎么铁楞也不仔细，同被牢笼？”即时传下将令：“谁敢领兵去擒此夷女，洗雪前仇？”道犹未了，只见狼牙棒张柏应声而出，朝着帐上打了一个恭，说道：“未将不才，愿先出阵，擒此夷女。”王爷道：“须得张将军才有个赢手。”老爷道：“那女将善能役鬼驱神，你去不可造次。”张狼牙应声道：“理会得。”攀鞍上马而去。望见个番将，也不管他是男是女，也不管他姓张姓李，当先就狠着喝上一声道：“哇！你是甚么人？敢生擒我南将！”王神姑起头看来，只见这员南将有好些怕人也。怎么有好些怕人？他面如黑铁，须似乌锥；又带一个铁幞头，红抹额；又穿一领皂罗袍，牛角带；手里又不是个甚么兵器，一杆的铁钉头儿呲牙露齿；骑的又不是个甚么好马，一块的柴炭坯儿七乌八黑。王神姑心上先有几分惧怯，却抖起精神，

问说道：“那来的黑贼？早早通名。”张狼牙喝一声道：“哇！你没眼睛有耳朵，岂不闻我张狼牙棒张爷的大名？”王神姑道：“好个张爷，只好自称罢！”说得张狼牙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双手举起那八十四斤重的狼牙钉，照着神姑的顶阳骨上，分顶就是一钉。王神姑连忙的举起日月双刀来相架。张狼牙的人又利害，气力又大，兵器又重，两家子交手才只一合，不及两合，那王神姑杀得浑身是汗，力软筋酥，自知道战不过了，口儿里才哼两哼，张狼牙早知其意，照头就是一钉。王神姑还不曾哼得出嘴，张狼牙的钉先已打在头上。任你是个甚么天神，怎么就会晓得？怎么就会下来？恰好的把个王神姑打得满口金牙摇碧落，脑浆裂出片花飞。

张狼牙取了首级，竟上中军，见了元帅，把个首级一丢，丢在帐前。元帅道：“那是甚么？”张狼牙说道：“适来出马，仗着元帅虎威，立诛西洋女将。这就是女将的首级，特来献上记功。”元帅大喜，一面吩咐记录司录上军功，一面吩咐军政司将首级号令诸将，一面吩咐授飧所安排筵席。即时间筵席排完。元帅道：“张狼牙先饮一杯作庆。”张狼牙朝着元帅打一个恭，说道：“承元帅尊赐，未将不敢辞。告禀元帅，恕僭了！”刚刚的举起怀来，酒还不曾到口，蓝旗官报道：“禀元帅爷得知，军前又是张狼牙打死的女将，口口声声叫那黑贼出来比手。”激得那个张狼牙心如烈火，声若巨雷，喝声道：“哇！死者不能复生，岂有死魂会来讨战之理！此是妄言祸福，煽惑军情，乞元帅枭其首级，以安人心。”元帅道：“煽惑军心，军法处斩。”元帅吩咐一声斩，只见群刀手簇拥而来，就是满阵皂雕追紫燕，一群猛虎扑羊羔。蓝旗官高叫道：“冤枉杀人，元帅可怜见。”王爷道：“怎见得冤枉杀人？”蓝旗官道：“小的们职掌塘报，以探贼为主。有事不敢不报，无事不敢乱言。”

番阵上明明白白的就是那员女将，一则是他们自己通名道姓，二则是面貌一样无差，怎教我们隐而不报？”王爷道：“老元帅且宽他这一会儿，这其中事有可疑。”老爷道：“怎见得事有可疑？”王爷道：“番阵上纵不是那员女将，或者是他姐姐报仇，未可知也。或者是他妹妹报仇，未可知也。蓝旗官怎么敢妄言祸福，煽惑军情，自取罪戾？”张狼牙又激将起来，说道：“二位元帅宽坐片时，容未将再去出阵，不管他甚么姐姐，不管他甚么妹妹。元帅这里要死的，教他就吃我一钉；元帅这里要活的，教他就受我一索。”王爷道：“张将军果是天下英雄。”

张将军一手抓过狼牙钉，一手抓过乌锥马，飞阵而出，仔细看来，番阵上果真还是那一员女将。张将军大喝一声，说道：“哇！你这贱妖奴，怎敢军前戏弄于我！”双手举起那杆狼牙钉来，分顶就打。王神姑看见张狼牙打的来，拨转马只是一跑。张将军怎肯放手于他，一匹马竟自追下阵去。王神姑听知张将军的马响，口里念动真言，宣动密语，只见他头上一道黑气冲天。喜得张将军的马快，早已粘着王神姑的背后。张将军看见他的头上黑气冲天，晓得是他弄巧，分顶就是一钉。这一钉打得王神姑的神不曾得上天去，天上的天神不曾得下地来。只是一阵黑气不得自伸，化作一阵大风，飞沙走石，拔木卷茅。飞沙走石，拔木卷茅不至紧，把个张狼牙的两只眼睛刮作了一只，一只眼睛刮做了半只，半只眼睛刮做了全然没有。怎么全然没有？两只眼都睁不开来，却不是个全然没有？张狼牙心里想道：“这分明是些妖术。”拿定了元神，勒住了马，带定了狼牙钉，住会儿睁开了两只眼，只见坐下的马一头儿撞在一棵大柳树上。张将军心里狠起来，就要把个狼牙钉还他一钉，心里又想一想，说道：“树又大，兵器又重，我的力气又大，万一一钉

钉在树上，倘遇妖妇赶来，我的狼牙钉却又抽扯不出，岂不送却了我的残生性命。却又一件来，若不下手于他，怎么得这棵树脱去。”又想了一想，说道：“总莫若射他一箭，看是何如。”正是拈弓在手，搭箭当弦，要射他一箭，恰好的飏地里响一声，早已不见了这一棵大柳树。原来王神姑善能腾云驾雾，善能千变万化，他因为吃了狼牙棒，不曾遣得金甲天神，故此变做了这一棵柳树，实指望狼牙棒打来，他就招吊了他几个钉齿。谁想张将军的心又灵，计又妙，不用棒打，只把箭来。这一箭不至紧，却不射着了王神姑的真身？王神姑怎么得脱？故此地飏里响了一声，化作一道青烟而去。

张将军笑了一笑，说道：“年成不好了，连柳树也会跑了。”风平尘静，张狼牙仔细看来，只见王神姑就在前面。他就气满胸膛，怒从心起，喝一声道：“贱泼妖那里走！快快过来，我和你定一个输赢。我今番若不生擒于你，誓不回还！”一手扯出一枝箭来，折为两段。对天说道：“天！你在上，我张柏今日若不生擒妖妇，罪与此箭同科！”王神姑看见张狼牙心如烈火，爆跳如雷，他暗笑了一笑，心里说道：“此人是个一勇之夫，待我激他一激。”即时举起刀来，高叫道：“那黑脸的贼，叫甚么天？你既是有些手段，你过来，我和你大战三百回；不战三百回的，不为男子汉。”张狼牙道：“你若走了，便是你输。”王神姑道：“走的不为好汉。”张狼牙喝上一声，破阵而出。王神姑未及交手，把个双刀虚幌了一幌，败下阵来。就把张狼牙激得爆跳如雷，叫声骂道：“好贱婢！你那口是个甚么做的？怎的这等不准？你走到那里去也！”放马追下阵去。王神姑看见张柏追下阵来，连忙的把个舌尖儿咬破，一口血水望西一喷，喝声道：“此时不到，等待何时！”道犹未了，只见正西上一朵黑云，黑云所过，一阵怪风，怪风所过，一班狼

虫虎豹，猛毒恶蛇，卷毛青狮，张牙白象，豹全螭嘴，犀角牛头，有一班豺狼狗彘，乌兔狐狸，貔大马，虬虱虻蠹，竟奔张狼牙。张狼牙低头一想，说道：“人与鸟兽不同群。岂有这许多的恶兽助他出阵之理？莫非是些妖邪术法？我一生不信鬼神，岂可今日临阵自怯！”横着肠儿，竖着胆略，一匹乌锥马，一杆狼牙钉，左冲右撞，前拏后鞭，不管甚么好与歹，大凡绊着的就是一钉。尽着平生的膂力，大杀这一场。

张将军这大杀这一场不至紧，可怜部下这些官军一个个提心挈胆，一个个舍命挨生。你也说道：“你晦气，跟这等一个本官。他有乌锥马骑着；不怕死；我没有乌锥马骑的，也不怕死么？”我也说道：“我晦气，跟这等一个本官。他有狼牙钉的，不怕死；我没有狼牙钉的，也不怕死么？”一个说道：“我不去。”一个说道：“你不去，轻则割耳，重则四十钢鞭，你怕不怕？”一个说道：“我去。”一个说道：“你去，狼虫虎豹、猛毒恶蛇，你怕不怕？”一个说道：“到不如狼虫虎豹，一口一个，到得干净。”一个说道：“只是一个狼虫虎豹会你，到也干净；只怕有两个狼虫虎豹都要会你，反还不得干净。”大家商议了一会，没奈何，只得跟定了本官，东西南北，尽力而施。

张狼牙杀得气起，猛地里喝上一声，划喇喇就如平地一声雷。只见天清气朗，雾散云收，满地飞的都是些纸人纸马，那里有个狼虫虎豹，猛毒恶蛇？原来这些大虫怪物，都是王神姑撮弄来的。撮弄来的邪术止有一时三刻之功，又且张狼牙按上方黑煞神临凡，诸邪不敢侵害，故此喝上一声，诸怪即时现了本相。张狼牙看见这些怪物现了本相，胆子一发大了，喝一声：“泼贱婢那里去了？我若还不生擒于你，万剑刚尸，我誓不还！”王神姑骑在马上，反笑了一笑，说道：“张将军，你千

恨万恨，都是枉然。你莫若早早下马投降于我，万事皆休！你若不信，现有两员南将活活的在我这里做样子。”张狼牙见了王神姑，恨不得一口凉水吞他到肚子里来，喝一声道：“泼贱婢还敢诳口。你再寻些狼虫虎豹、猛毒恶蛇来罢。”抡起狼牙钉，一马如飞，竟取王神姑的首级。王神姑又笑一笑，说道：“惧怕于汝，不为好汉！”手中日月双刀急架相迎。张将军抖起神威，施逞武艺，拿定了主意，要捉王神姑。王神姑自知他力量不加，拨回马又走。张狼牙兜住了马，心里想道：“他又来赚我下阵。我今番不赶他，看是何如？”张狼牙才带转了马，王神姑又来骤马相追，高叫道：“黑脸贼那里走，何不下马投降于我？直待我一绳一索，相牵于你。”激得个张柏性急如火，声吼如雷，骂道：“泼贱婢当场不展，背后兴兵，恨得我也。”刚刚的恨上一声，早已一钉钉在王神姑的顶阳骨上，打得扑冬一声响。仔细看来，那里是个王神姑，原来是一个上拄天、下拄地，无长不长，无大不大一个天神。一时间天昏地黑，雾障云迷，对面不相识，闻声不见人。那天神就会说话，说道：“张柏那里走！早早的留下首级在此，免受他灾。”张狼牙的心偏雄，胆偏大，想一想说道：“打人先下手。我若不下手于他，他必然下手于我。我岂肯反受他亏。”连忙的两只手举起那根狼牙棒，照着那位天神的腰眼骨上，尽着两膀子的神力，喝声：“着！”狠的是一钉。这一钉不至紧，假饶真是一个天神，也打得他一天霁色，万顷茫然，莫说都是王神姑撮弄得术，怎么熬得张狼牙这一棒？恰好打得云收雾卷，红日当天。

原来那一位天神，是撮弄得那个佛寺里泥塑的金刚菩萨。这些术法，却都被张狼牙打破了。张狼牙的胆子就有斗来多大，骂说道：“好贱婢，快快的出来，受我一死。”只见王神姑远远而来，跨着一匹马，摆着两口刀，高叫道：“黑脸贼，我今

番不拿住你，不为好汉！”张狼牙高叫道：“泼贱婢，我今番不拿你，不为好汉！”劈面就是一钉，王神姑心里想道：“我这些术法，通不奈他何了。不如另起三间，耍他一耍。”好个王神姑，口里念动真言，宣动密语，把个指头望南一指，正南上一员女将，自称王神姑，骑一匹闪电追风马，使一杆双飞日月刀，大叫一声：“黑脸贼，早早下马受死！”张狼牙看见，心里道：“原来是一胞胎双生下来的，怎么模样儿这等厮像？”方才举起狼牙棒来，只见正东上一员女将，自称王神姑，骑一匹闪电追风马，使一杆双飞日月刀，大叫一声：“黑脸贼，早早下马受死！”张狼牙看见，心里想道：“好一场怪事！似我南京城里一胞养一个是常事，一胞养两个是双生，一胞养三个就要去禀府县。原来这三姊妹都是一般。”即时抖起精神，去斗三员女将。只见正北上又是一员女将，自称王神姑，骑一匹闪电追风马，使一杆双飞日月刀，大叫一声：“黑脸贼，早早下马受死！”张狼牙看见，心上早已明白了七八分，晓得这些女将却都是王神姑撮弄之法。好个张狼牙，威风凛凛，杀气腾腾，转战转添精采。只见正西上又是一员女将，自称王神姑，骑一匹闪电追风马，使一杆双飞日月刀，大叫一声：“黑脸贼，早早下马受死！”张狼牙看见，心上却有十分明白，拿定了主意，单展他的神威。

五员女将，五口双刀，围定了张狼牙。张狼牙举起一杆狼牙钉，单战五员女将，心里想道：“似我这等一条好汉，何惧怕于五个婆娘。莫说还有四个是假的。假饶五个都是真的，也不在我张柏的心上。”一杆狼牙钉遮前挡后，左架右拦，大战多时，张狼牙又杀得性起，猛地里喝上一声。这一声喝，如天崩地塌一般。天崩地塌不至紧，把这些王神姑都吓得不见了。张柏起头看来，满地上只见是些纸剪的人儿。原来那四个王神

姑，果真是些邪妖鬼术，仅可一时三刻功德。张狼牙大战多时，却不过了一时三刻，故此喝声响处，邪术自消，只剩得一个王神姑，一骑马，自由自在，望本阵而走。张狼牙带定了马，轻轻的斜拽而去，照着王神姑的后脑顶门针上，着实还他一钉。王神姑躲闪不及，一钉钉下马来。

张狼牙割了首级，奏凯而归，竟上中军，拜见元帅。元帅道：“连战功展何如？”张柏道：“末将出马，遇着妖妇王神姑。这王神姑有十分的本领，其实的利害。”元帅道：“怎见得他有十分的本领？十分的利害？”张柏把个王神姑的始末缘由，细述了一遍。元帅道：“既如此，首级现在何处？”张柏道：“现在帐前。”元帅道：“献上来验过，方才传示各营。”张柏连忙的献上首级。元帅亲自验实。验犹未了，蓝旗官报道：“国师特来拜谒元帅。”二位元帅不敢怠慢，以礼相迎，以礼相见，以礼叙坐。国师道：“连日厮杀，胜负何如？”三宝老爷愁了个眉，噘了个嘴，说道：“国师在上，我和你离了南朝已经许时，功不成，宝不见，何日才得回朝？”国师道：“元帅不必忧心，自有前定之数。且只说连日厮杀何如。”王爷道：“前日仰仗国师佛力，大破番将咬海干。以后休息了十日半月，谁想近时咬海干有个甚么妻室，叫做个王神姑，晓得甚么腾云驾雾，又能用术行邪。初战一阵，被他妖术所迷，活捉了两员南将。连日幸得张千户泼天大战，昼夜不分，使尽了千斤的勇力，用尽了一世的机谋，方才斩取得他的首级，在此记功。”是师道：“阿弥善哉！那是甚么？”王爷道：“就是张千户斩取得妖妇的首级。”国师道：“枉了张千户这等不分昼夜的辛勤。”王爷道：“请教国师，怎见得枉了辛勤？”国师道：“那首级不是真的，却不是枉了这等几日辛勤？”

毕竟不知怎么这个首级不是真的，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八回

张天师活捉神姑 王神姑七十二变

诗曰：

净业初中日，浮生大小年。无人本无我，非后亦非前。萧鼓旁喧地，龙蛇直映天。法门摧栋宇，觉海破舟船。书镇秦王饷，经文宋国传。声华周百亿，风烈破三千。出没青园寺，桑沧紫陌田。不须高慧眼，自有一灯燃。

却说国师看了首级，说道：“阿弥陀佛！这个首级不是真的。”王爷道：“怎见得不是真的？”国师道：“要见他一个真假，有何难处！”叫过徒孙云谷来：“将我的钵盂取上一杯儿的无根水，拿来与我。”云谷不敢怠慢，接了钵盂，取了无根水，递与国师。国师接过水来，把个指甲挑了一指甲水，弹在王神姑的首级上，只见那颗首级那里是个活人生成的？原来是裸杨木雕成的。就是这二位元帅和那一干大小将官，吓得抖衣而战，话不出声。张千户大惊，说道：“我一生再也不信鬼神，谁知道今日撞着这等一桩蜡事。分分明明是我打他下马来，分分明明是我割他的头来，还打得他血流满地，沾污了我的皂罗袍。”王爷道：“你把个皂罗袍的血来看看。”只见张千户掀起袍来，那里是血，原来都是阳沟里面烂臭的淤泥。张千户

才死心塌地，说道：“果真有些蜡事。”三宝老爷说道：“国师怎么就认得？”国师道：“阿弥陀佛！贫僧也只是这等猜闲哩！”老爷道：“一定有个妙处。”云谷道：“我师祖是慧眼所观，与众不同。”老爷道：“怎么是个慧眼？”云谷道：“三教之内，各有不同。彼此玄门中有个神课，八个金钱，回文纤绵，袖占一课，便知天地阴阳，吉凶祸福。儒门中有个马前神课，天干地支，遇物起数，便知过去未来，吉凶祸福。我佛门中就只有这双慧眼。这慧眼一看，莫说只是我和你，南朝两京十三省，就是万国九洲，都看见。莫说是万国九洲，就是三千大千世界，都是看见。何况这些小妖魔之事，岂有难知之理！”

道犹未了，蓝旗官报说：“王神姑又来讨战。”二位元帅深加叹服，说道：“国师神见。”张千户说道：“天下有这等一个妖妇，死而不死，把个甚么法儿去奈何他？”洪公道：“来说是是非者，便是是非人。这个妖妇就在国师身上，求个妙计。”国师道：“阿弥陀佛！天下事退步自然宽。以贫僧愚见，且抬着免战牌出去，挨他几日再作道理。”三宝老爷道：“挨了几日之后，还求国师一个妙计，才得安宁。”国师道：“到了几日之后，贫僧自有个道理。”国师一面归到莲台之上，元帅一面吩咐抬着免战牌出去。

王神姑看见免战大牌，只得收拾回去，同着咬海干拜见番王。番王喜不自胜，说道：“得此神通，何愁南朝人！寡人江山巩固，社稷坚牢，皆赖贤夫妇二卿之力。”咬海干说道：“此乃我王洪福齐天，非小臣夫妇之力。”番王即时吩咐安排筵宴，款待咬海干夫妇二人。番王道：“几时才得南朝人马宁静？”王神姑道：“南朝连日败阵，抬将免战牌出来。宽容数日，小臣自有设施，不愁不杀尽他也。番王愈加欢喜，一连筵宴数

日。王神姑带了些酒兴，拜辞番王，说道：“今既数日矣，臣请出兵，和南朝大决胜负。若不生擒道士，活捉和尚，火烧宝船，绳绑元帅，誓不回朝！”拜辞已毕，一人一骑，统领着一哨番兵，杀奔南阵而来。”

南阵上早有个蓝旗官报上中军宝帐。三宝老爷说道：“前日多蒙国师允诺，今日少不得还去求计国师。”国师道：“贫僧想了这数日，这个妇人乃是些妖邪术法。张天师善能遣将驱神，不如去求天师，出马擒此妖妇，手到功成，何必别求妙计。”老爷道：“国师所见甚明。”即时辞了国师，拜见天师。天师道：“元帅下顾，有何议论？”元帅道：“今奉圣旨兵下西洋，到此一国，叫做爪哇国。”天师说：“前日大败咬海干，王元帅之功，贫道已得知其事。”元帅道：“谁料咬海干出一个甚么妻室，叫做王神姑，本领高强，十分利害。初然一阵，被他妖术所迷，活捉我南朝两员大将。以后得张狼牙施逞雄威，大战累日，刚才一刀斩了他的头，一会儿他又活了，又来讨战。后来又是一狼牙钉打翻了他，割了他的头，一会儿他又活了，又来讨战。今日讨战不要他人，坐名只要天师老爷出马。故此我学生不识忌讳，冒犯尊颜。未审天师意下何如？”天师闻言，微微而笑，说道：“元帅不必挂心，似此死而复生，都是些妖邪术法，只好瞒过元帅，煽惑军心，焉能在小道马前卖弄得去？容贫道出马，擒此妖妇，以成其功。”元帅大喜，即时转过中军帐上，点齐精兵一枝，护持天师，以为羽翼。

天师即时下了玉皇阁，收拾出马。左右列着两杆飞龙旗。左边二十四名神乐观乐舞生，细吹细打；右边二十四名朝天宫道士，伏剑捧符。中间一面皂纛，皂纛之上写着“江西龙虎山引化真人张天师”十二个大字。一连三个信炮，一齐呐喊三声，门旗开处，隐隐约约现出一个天师，骑着一匹青鬃马，仗着一

口七星宝剑。王神姑起眼一瞧，只见南阵上一员大将，神清目秀，美貌长须；戴九梁巾，披云鹤氅。他心里想一想，说道：“久闻得南朝有个道士，莫非就是他了？”再起眼一瞧，只见南阵上有一面皂纛，皂纛之上明明的写着“江西龙虎山引化真人张天师”十二个大字。他心里又想道：“原来果真是那个张天师做道士的。他既是来者不善，我答者有余。不如先与他一个下马威，吓他一下。”即时喝一声道：“哇！来者何人？”张天师不慌不忙，答应道：“吾乃南朝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官封引化真人张天师。你是何方女子？姓甚名谁？专一在此阵上鼓弄妖邪，戏弄我南朝大将，是何道理！”王神姑道：“俺本爪哇国总兵官咬海干长房夫人王神姑是也。连日你南朝大将，饶他有十尺之躯，饶他有千斤之力，尚然输阵而走，何况你一个尖头削顶的道士，有何武艺高强，敢出阵来厮杀！”张天师大怒，骂说道：“人这个泼贱婢，传得些妖邪小术，只好瞒得过那不晓事的，煽惑军情，焉敢在我面前诗云子曰。”举起那七昨宝剑劈面相加。王神姑说道：“你有宝剑，我岂没有双刀？终不然你是个胳膊上好推车，脊梁上好走马，甚么好汉！”把马一夹，刀来相架。两马相交，两股兵器齐举。天师心里想道：“若只是厮杀，却不是我的所长，须索是拿出宝贝儿来，方才捞得他倒。”一面厮杀，一面出神。出得好一个神，把个九龙神帕望上一丢。这神帕原是玄门中有名的宝贝，他罩将下来，任你甚么天神天将，也等闲脱不得一个白。莫说是凡胎俗骨，焉能做个漏网之鱼。姜金定曾经吃了一亏。今日却是这个王神姑被他一罩，连人带马，跌在荒草坡前。

天师传令，把个王神姑绳穿索捆，捆上中军帐来。蓝旗官报道：“禀元帅老爷得知，今张天师活捉的王神姑到于帐下。”元帅们听知这一场报，一个个欢从额角眉尖出，喜向腮边脸上

生。连忙的吩咐中军官，掌起金鼓，竖起旗幡，迎接天师。天师已到，元帅道：“莫非天师道力神威，焉能擒此妖妇？”天师道：“一者朝廷洪福，二者元帅虎威，贫道何德何能，而有此捷！”一面吩咐军政司摆酒。天师道：“酒倒不必赐，且把那妖妇解上来，听元帅老爷发落。”王爷道：“天师见教得极是。”三通鼓响，一簇群刀手把个王神姑一拥而来。二位元帅道：“这个妖妇情真罪当，死有余辜，推出辕门外斩首回报，毋违。”这正是帐上一声斩，帐下万声欢。你看大鹏鸟从天飞下，白额虎就地撮来，饶你有仪、秦口舌难分辨，饶你有孔、孟诗书不济忙。即时间把个王神姑砍下一颗头，鲜血淋淋，献将上来。老爷叫旗牌官即将首级揭于通衢，号令其国。张狼牙接着他的头，说道：“你今番也在这里了，再似前番死而不死，我便说你是个好汉！”

道犹未了，旗牌官慌慌张张报说道：“禀元帅老爷得知，适来小的提了王神姑的头前去号令，紧行不过三五十步，早已撞遇着一个王神姑，一人一骑，一手抢个头去了。这如今王神姑又在阵前讨战。”王爷道：“又是个甚么王神姑讨战哩？”旗牌官道：“就是那一个王神姑。”原来砍的王神姑的头都是假的。洪公道：“怪不得张狼牙说他死而不死。果真的有些蜡事。”天师也大惊失色，说道：“今日可怪！”老爷道：“怎见可怪？”天师道：“自来邪不能胜正，妖不能胜德。岂有个旁门小术，反在贫道阵前弄出喧去。”老爷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未为不可。”天师道：“今番贫道寻一个对头与他，看他再走到那里去也！”老爷道：“怎么寻个对头与他？”天师道：“贫道转到玉皇阁上，建立坛场，召请诸位天神天将，四面八方安排布置，终不然这个妖妇会走上罢？”

果真的天师转到玉皇阁上，建立一坛：前朱雀，后玄武，

左青龙，右白虎，当中一面七星皂旗，右边一个小道童执着羽扇，左边一个小道童捧着令牌。天师披着发，仗着剑，捻着诀，念着咒、蹶着罡，步着斗，俯伏玄坛。禱告已毕，时至三更。天师烧了几道飞符，取过令牌来，敲了三敲，喝声道：“一击天门天，二击地户裂，三击天神天将赴坛。”令牌响处，只见四面八方祥云霭霭，瑞气腾腾。只见无限的天神天将，降临玄坛。天师逐一细查，原来是三十三天罡，七十二地煞，二十八宿，九曜星君，马、赵、温、关四大元帅。齐齐的朝着天师打一恭，说道：“适承天师道令。呼唤小神一千，不知天师何方使令，伏乞开言。”天师道：“劳烦列位神祇，贫道有一言相告。”众神道：“悉凭天师道令。”天师道：“等因承奉大明国朱皇帝圣旨，钦差领兵来下西洋，抚夷取宝。已经数载，事每依心。不料今日来到爪哇国，本国出一女将，善行妖术，变化多端，一死十生，千空百脱，擒之不得，杀之不能。似此迁延，讫无归日。故此劳烦列位天神天将，护持贫道，擒此妖妇。明日归朝，特申虔谢，不敢私移功德。”众神道：“既承天师吩咐，明日天师只请出马，小神一千自当效力。”天师道：“王神姑善能变化，变一个，须烦诸神捉一个；变十个，须烦诸神捉十个；变百个，须烦诸神捉百个。急如星火，不得有违。”众神得令，驾云而去。

及至明日平旦之时，王神姑又来讨战。天师出阵。王神姑心里想道：“天师昨日挨了一日，不出阵来；今日必定要和我赌一赌手段。其实怎么奈得我何！”把个日月双刀一摆，高叫道：“那牛鼻子，你又来也！”天师大怒，举起个七星宝剑，指定王神姑大骂道：“我教你杀不尽的贱婢吃我一亏，你焉敢阵前戏弄于我！”王神姑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何不也戏弄于我，还我一个席儿？”天师道：“泼贱奴，你不要走！”

”急忙的取出九龙神帕来，望空一撇。王神姑是个伤弓之鸟，漏网之鱼，早已看见。天师的宝贝出在手外，他即时张开口来，呵呵一口热气，只见一朵红云接天而起。高叫道：“偏你会腾云，偏我不会腾云哩！”即时撇了青鬃马，跨上草龙，一直赶上天去。赶来赶去，赶了半会。天师落下阵来，只见半空中呼呼的风响，四马攒蹄，绑了一个人吊将下来。天师仔细定睛近前一看，原来就是杀不尽的妖婢王神姑。天师大喜说道：“这不知是那一位天神之力？”天师正然收拾回马，只见正东上一声响亮，吊下一个四马攒蹄的王神姑来。天师道：“好奇怪哩，怎么吊下两个王神姑来？”道犹未了，正南上一声响亮，吊下一个四马攒蹄的王神姑来。正西上一声响亮，也吊下一个四马攒蹄的王神姑来。正北上一声响亮，又吊下一个四马攒蹄的王神姑来。四面八方，一片的吊下四马攒蹄的王神姑来。天师见了，大惊失色，说道：“怎么有这许多的王神姑？却又都是一般模样。”吩咐牵钩手数一数来，看是多少。牵钩手回复道：“数也不多，只得七十二个。”天师道：“你们仔仔细细，尽行解上中军帐来。”

蓝旗官先报道：“张天师一阵活捉了七十二个王神姑来。这如今尽行解上中军，老爷验实。”这一报不至紧，把个中军帐上人人胆战，个个心惊。二位元帅高升宝座。牵钩手把个王神姑两个一对，押上帐来。元帅老爷起头一看，原来真个是三十六对，好怕人也。元帅道：“怎么一个人就有七十二个？”王爷道：“这都是那杀不尽的妖妇撮弄撮弄，撮出这许多来。”老爷道：“虽然撮弄，少不得有一个真的。”王爷道：“这个说得是，少不得有一个真的在里面。”老爷道：“你们七十二个之中，是真的上前来讲话，其余假的俱不许上前。”众人一齐答应道：“元帅差矣！人禀天地，命属阴阳。父精母血，

成其为人。怎么有个假的？”老爷道：“似此说来，你七十个俱是真的？”众人道：“俱是真的。”老爷道：“俱是真的，还是一伙合成的，还是一胞生下的？”众人道：“我们原是一胞胎生下来的。”老爷道：“怎么一胞生下你们七十二个，面貌都相同，年纪都相若，恰好就都是女子，恰好就都是会厮杀的，会在一驮儿？”众人说道：“元帅有所不知，天地间贞元会合，五百年一聚，五百年生出一代好人。彼此你中国五百年生出七十二个贤人；我西洋不读书，不知道理，五百年就生出我们七十二个女将。彼此你中国七十二贤人，聚在一人门下；我西洋七十二女将，出在一个胞胎，彼此俱是一理，元帅老爷岂可不知？”元帅道：“你昨日厮杀，却只是一个？”众人道：“可知只是一个。自古说得好：‘一个虚，百个虚，一个实，百个实。’既晓得我们一个，就晓得我们七十二个。”王爷道：“那管他这些闲话，叫旗牌官押出辕门之外，一个一刀，管他甚么真的假的。”天师道：“不可。依贫道愚见，请国师出来，高张慧眼，真的是真，假的是假，就分别得出来，庶无玉石俱焚之惨。”老爷道：“也罢，去请国师出来。”吩咐牵钩子把这王神姑权押在帐外，令到施行。即时差官去请国师，国师正在打坐。云谷道：“且慢，多拜上元帅老爷，待我师祖下座来，即当相拜。”差官回了话，元帅道：“把这些王神姑俱押在帐外，少待一时就是。”

却说七十二个王神姑押在帐外，这些大小军士，你也唧唧啾啾，我也唧唧啾啾，有的说道：“都是假的。”有的说道：“都是真的。”内中有一个军士是藩阳卫的长官，姓“伍余元卜”的卜字。其人眼似铜铃，心如悬镜，能通货物好歹，善知价值高低，因此上人人都号他是个“卜识货”。他说道：“列位都有所不知，这七十二个王神姑，连牵就有七十一个假的，

止得一个是真的。”众人说道：“止得一个是的，还是那一个是真的？”，卜识货把手一指，说道：“那第十六个是真的。

”众人说道：“怎见他是真的？”，卜识货道：“你们不信，待我试一试，你们看着。”卜识货把个三股叉，照着那第十六个王神姑的腿肚子上一戮。那王神姑扑地的一跳，跳起来，放声大哭，说道：“疼杀我也！列位长官们，免死狐悲，物伤其类。俺得罪于元帅台下，怎么列位私自用刑于我？”

内中又有一个军士是龙骧卫的长官，姓“甄曲家封”的家字。其人一生质直，百行端正，一句就是一句，两句就是成双，因此上人人都号他是个“家老实。”他说道：“七十二个王神姑，内中止有一个真的，这到说得是。只一件，却不是第十六个。”众人道：“你说是那一个？”家老实把手一指，说道：“那第三十二个是真的。”众人道：“怎见得他是真的？”家老实说道：“你们不信，我也试一试，你们看着。”家老实把个方天戟，照着那第三十二个王神姑的腿肚子上一戮，那神姑也扑地的一跳，跳将起来，放声大哭，说道：“疼杀我也！列位长官们，当权若不行方便，如入宝山空手归。俺今日不幸在此，就没有一个慈悲的，反加害于我！”只见满腿上鲜血淋漓，流一个不止。家老实说道：“这个血流漂杵，才是真的。”众人说道：“不审家老实说得更真哩！”

内中又有一个军士，是三宝老爷朝夕不离亲随的队伍。原是个回回出身，本家开一片古董铺儿，专一买卖古董货物，车渠玛瑙问无不知；宝贝金珠价无不识，因此上人人都号他是个“别宝的回回”。走向前来看一看，把个头儿摇了两摇。众人说道：“你把个头儿摇两摇，有何话说？”回回道：“卜识货识的不真，家老实说的是假。”众人道：“你怎么说？”回回道：“这七十二个王神姑，现今就有七十二副活心肠在肚子里，

怎么叫做是的。”众人道：“怎见得七十二副活心肠在肚子里？”回回道：“你们不信，待我拎出来与你们看着。”众人道：“你拎来。”回回道：“你们都站开些，不要吆喝。”众人只说是。回回把个手到他的肚子里拎将出来，那晓得个奸回回，口里啵也啵，先啵说道：

宝鸭香销烛影低，被翻波浪枕边欵。一团春色融怀抱，口不能言心自知。

次二又啵也啵说道：

脸脂腮粉暗交加，浓露于今识岁华。春透锦江红浪涌，流莺飞上小桃花。

次三又啵也啵说道：

葡萄软软垫酥胸，但觉形销骨节熔。此乐不知何处是？起来携手向东风。

啵了这三首情诗儿不至紧，只见那七十二个王神姑，一个个一毂碌扒将起来，舒开笑口，展起花容，大嘎嘎，小嘎嘎，都说道：“长官，长官！遇饮酒时须饮酒，得高歌处且高歌。你们南朝带得来的还有好情词儿，再舍福唱一个与我听着，我们一时三刻死也甘心。”别宝的回回说道：“你看他称人心花心动，兀的不是付活心肠也！”只因这一付活心肠，引得这些大小军士吆吆喝喝，闹闹哄哄。你说道：“王神姑身死心不死。”我说道：“王神姑死也做个鬼风流。”

这一场吆喝，却早已惊动了帐上三宝老爷。原来二位元帅正才对着天师、国师议论这桩异事，却只听得帐外军士笑的笑，叫的叫，跳的跳，嚷做了一驮儿。老爷吩咐旗牌官拿过那些喧嚷的军士来。众军士只得把个前缘后故，细说了一遍。老爷道：“押过那七十二个王神姑来，问他还是那个说的是。”那七十二个众人一齐捆绑在帐下，老爷问道：“卜识货说的可是？”众人道：“不是。”老爷道：“他混名叫做卜识货，怎么又说得不不是？”众人道：“他原是柴炭行的经纪，只识得粗货，不惯皮肉行的事情，故此不识货。”老爷又问道：“家老实说的可是？”众人说道：“也不是。”老爷道：“他混名叫做个老实，怎么也说的不是？”众人说道：“老实头儿鼻子偏虚，故此叫做个假老实。”老爷又问道：“别宝的回回说的可是？”众人说道：“这个说的是。”老爷道：“终不然你们是个宝。”众人道：“我们是个宝。”老爷道：“是个甚么宝？”众人道：“是个献世宝。”老爷道：“你们不像个献世宝。”众人说道：“若不是个献世宝，怎么一齐儿四马攒蹄的捆在帐下？”国师高张慧眼，说道：“你这个宝，却费过天师许多事了。”天师心里想道：“国师说我费了许多事，其中必定拿住了一个真的。”答应道：“偶尔成耳，何费事之有！”国师又说道：“费了天师许多心了。”天师心里又想道：“国师又说我费了许多心，其中必定是成个功劳了。”又答应道：“分所当然，何费心之有。”国师有要没紧的又说道：“天师，你事便费了这一场，你心便费了这如许。莫怪贫僧所言，却是王神姑的一只腿也不曾拿得来。”这两句话儿不至紧，把个二位元帅吓得哑口无言，把个天师吓得浑身是汗。三宝老爷说道：“国师，怎见得王神姑一只腿也不曾拿得来。”国师道：“口说无凭，我取出来你看着。”

毕竟不知国师取出一个甚么来，且听下回分解。

第三十九回 张天师连迷妖术 王神姑误挂数珠

诗曰：

三贤异七圣，青眼慕青莲。
乞饭从香积，裁衣学水田。
上人飞锡杖，檀越施金钱。
跌坐檐前日，焚香竹下烟。
寒空法云地，秋色净居天。
身逐因缘法，心过次第禅。
妖魔空费力，慧目界三千。

却说国师说道：“口说无凭，取出来你看便见。”老爷道：“怎么取来便见？”国师叫过非幻禅师，取出钵盂，讨些无根的水来。即时间水到，国师把个指甲儿盛了一指甲儿水，照着那七十二个王神姑弹了一弹。只见七十二个王神姑扑地里一声响，扑地里化作满天飞。天师心里想道：“莫不是国师还有些兴道灭僧的旧气，故意儿断送了我的功劳。”国师早已就知其情，又把一指甲水，照着天上飞的一弹。只见轻轻的飞将下来，漫头扑面，却就是那七十二个王神姑。二位元帅吩咐旗牌官起来一看，只见都是些甲马替身。二位元帅心下才明白，只有天

师心下十分不准信，横眉直眼填胸怒，目瞪口呆不作声。国师道：“天师，你不准信，即刻子那妖妇又要过来讨来。”

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番将王神姑又来讨战。”元帅道：“这等一个妇人，千变万化，就费了这许多的气力，下西洋的怎么是了！”国师道：“元帅宽心，此妇不足为虑。”众将官心里不服，都说道：“这和尚又来说个空头大话。只好天师有许大的法力，只好天神天将有许大的神通，尚然拿他不住，怎么说得个不足为虑。”元帅道：“天师费了这许多心事，又成一空。须得国师设一妙计，不知国师肯么？”国师道：“要擒西洋女将，除非还是张天师去得。”天师道：“贫道请下了这许多天神天将，尚然擒他不住，怎么贫道又去得？”国师道：“天师不必多谦，贫僧相赠一件宝贝，就可擒拿得他。”天师道：“既蒙国师见教，贫道何敢推辞，明日情愿出马。”国师道：“天师，你明日出阵，也不消大小官兵，也不消旗幡执事，也不消令牌、草龙，只用贫僧相赠的宝贝，手到擒来，如探囊取物。”天师心上大喜，暗想道：“佛力广无边，一定有个妙用在那里。”说道：“弟子既承尊教，今日先请宝贝来罢。”国师道：“我就交付与你。”口便说道：“我就交付与你。”手却不慌不忙，慢腾腾地到那左边偏衫袖上，取过那一挂念珠来，数一数，只有一百单八颗。原日海龙王送来之时，却有三百六十颗，佛门中止用一百单八，故此只有一百单八颗。举起来递与天师。天师接了，心里想道：“这和尚有好些不足之处。既是许下我一件宝贝擒取妖妇，怎么又只与我一挂数珠儿？终不然对着那个妖妇去念佛也！”没奈何，只得直言相告，说道：“国师见赐这挂数珠，还有何处所用？”国师道：“这就是擒拿王神姑的宝贝儿。”天师道：“这个宝贝只有恁长，只有恁大，怎么拿得王神姑的泼妇住哩！”国师微微的笑了笑，说道：

“你真是个痴人，你只管放心前去，不必忧疑。”三宝老爷又说道：“天师只管放心，国师自有个妙用。”彼此分别。

只是天师回到玉皇阁，费了好一番寻思。怎么费了好一番的寻思？欲待仍旧的带了官兵执事，带了符水草龙，却又违拗了国师体面，不好看相。欲待果真的不带官兵执事，不带符水草龙，却又恐怕有些差错，于自家身上不安详。寻思了半夜，看看天色已明，王神姑又来讨战。天师只得遵依国师的指教，一人一骑，单刀出马。临行之时，国师却也在中军帐上，问天师道：“贫僧与你的宝贝，带在那里？”天师道：“带在左边臂膊上。”国师道：“阿弥善哉！你怎么挂他在臂膊之上？我也承受他不起。你也难为你的子孙。”天师心里想道：“拿了几颗数珠儿，真才就当了宝贝。”没奈何，只得上前去问一声道：“这宝贝还是带在那里才好？”国师道：“须带在颈项上，方才消受得他起。”天师连忙的取出来，带在颈项之上。天师已然出阵，国师又叫回来，叮嘱他说道：“天师此去，但见了王神姑，不可与他讲话，竟自把个宝贝儿望空一撇，便就擒拿了他。”天师道：“虽是擒他，却不合出阵之时，又叫我转了一转。”国师道：“转了一转，也只是费些周折。擒拿的事，一准无移。”天师竟行而去。

王神姑看见天师单人独骑前来，他心上就有些犯疑，暗想道：“他每日领兵带将，他今日只身独自而来，想必是有个甚么宝贝儿来拿我也。”他一心只在堤防天师，不想天师却又倒运，看见个王神姑眼睁睁的再不动手。王神姑道：“你这牛鼻子道士，又来做什么？敢是自送其死么？”天师道：“我今番特来擒你的真身。再若饶你，誓不回兵！”王神姑心里一想：“此人若没宝贝，焉敢说此大话。自古道：‘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好个王神姑，把个双飞日月刀虚幌了一幌，竟拨

转马就走。天师却才想起来，说道：“国师吩咐我不可与他讲话，不想我惯了这张嘴，多讲了几句话，把个王神姑惊走了。这如今没奈何，只得赶他下去。”王神姑看见天师赶下阵来，你看他不慌不忙，口里念了几声，把个指头儿照着地上指了一指。指一指不至紧，那块地上变成了三丈四尽阔的一条大涧，他自家的马一跃而过。天师大怒，骂说道：“泼贱婢，偏你的马就是马，难道我骑的就是驴儿！”把个青鬃马猛地里加上一鞭，实指望小秦王三跳涧。那晓得是个触藩羝羊，进退两难，连人连马，都失在涧底下去了。那条涧却好又是个淤成的稀烂湍泥，那个马陷得住住的，方才罩起前蹄来，后面两个蹄子又陷下去了；方才跳起后蹄来，前面两个蹄子又陷下去了。天师大惊，说道：“此事怎么是好？陷在这里不至紧，倘撞遇着那个妖婢一箭射来，吾命也难保。”正然吃惊，猛听得划喇喇一声响，原来又不是条涧，却又是天连水，水连天，一望汪洋，茫然万顷。天师愈回吃惊，心里想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明明的陷在一条沟涧之中，却又落在海里，想应是个海笑么？”

”天师细看了一番，水面虽是宽阔，却也不深。不深不至紧，左傍却还有些边岸。天师撇下马来，牵着他沿岸而走。走一步，报怨一声，说道：“都是这个和尚害了我也。若有个令牌、符水，却不遣下个天将，也救助于我。”走两步，报怨两声，说道：“这都是这个和尚害了我也。若有个草龙，却不骑上天去，这如今到了好处。”一面走，一面报怨。正行之际，远远的望见一所高山，心里想道：“巴着一个山，权且躲他一会，再作道理。”及至去到那个山身边，原来是个一刀削成的山，四壁陡绝，饶你要上山，没有个路径。天师站了一会，只见山顶上有一个樵夫，一手一条尖担，一手一把镰刀，口里高歌自得。歌说道：

巧厌多忙拙厌闲，善嫌懦弱恶嫌顽。富遭嫉妒贫师遭辱，勤曰贪婪俭曰慳。触目不分皆笑蠢，见机而作又言奸。不知那件投人好，自古为人处世难。

天师听了，心里想道：“这个人原来是个避世君子，歌这一首叹世情的诗儿，尽有些意思。这莫非是我命不该绝，就有这等一个救命王菩萨来也。”天师高叫道：“山上走的君子救人哩！山上走的君子救人哩！”那人只做个不听见，一面口里歌，一面脚下走。天师又想道：“放过了这个，前面怎么能够有个人来搭救于我？”尽着气力，高声大叫道：“山上君子救人哩！”只见那樵夫听见了，连忙的放了尖担，歇下镰刀，弓着背，低着头，望下面瞧一瞧，问说道：“那海里走的是甚么人？”天师道：“吾乃南朝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官封引化真人张天师的便是。”那樵夫又问道：“你可是下西洋取宝的张天师么？”天师道：“不敢，便是。请问君子，今日为何海水连天？”那樵夫道：“天师，你还不得知，今日是个海笑之日。”天师道：“海笑不至紧，我大明国的宝船也不见在那里。”那樵夫道：“你这行道士好痴哩！你把个海笑只当耍子。今日海笑，连我的爪哇国一国的城池，一国的百姓，俱已沉没于海，何况你那几只宝船。”天师听了一忧，又还一喜。何为一忧？眼见的这高山不能上去，救此残生，这不是一忧？何为又还一喜？若在宝船之节，此时俱为海中之鱼鳖，这却不又是一喜？却又高叫道：“君子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救我上山，恩当重报！”樵夫道：“这个山大约有四十多丈高，四面壁陡，绝无路可寻，怎么能够救你上来？”天师又看了一看，问说道：“君子，你那尖担上是甚么东西？”樵夫道：“尖担上都是些葛

藤。”天师道：“没奈何，你把那葛藤接起来，救我上山罢！救我上山，决不忘恩负义。”

那樵夫倒也有些意思，连忙的取出葛藤，细细的接起头来，一丈一丈，放了三十九丈八尺五寸，止差得一尺五寸多长，却接不着个天师。天师道：“君子，你放下尺来多长，就接着我了。”樵夫道：“你这道士不知世事，我手里只有一尺多长，都要放将下来与你，我却不是个两手摸空？我两手摸空还不至紧，却反不送了你的性命？”天师道：“救人要紧，快不要说出这等一个不利市的话来。”樵夫看了一会，反问天师道：“你腰里系的是个甚么？”天师道：“我系的是一条黄丝绦儿。”樵夫道：“你把那个绦儿解下来，接着在葛藤上，却不就够了？”天师道：“有理，有理！”连忙的把自己的绦儿解将下来，接在樵夫的葛藤上。接上见接，一连打了四五个死结。这也不是接樵夫的葛藤，这正叫做是接自家的救命索哩！那樵夫问道：“接的可曾完么？”天师道：“接完了。”那樵夫道：“我今番拽你上山来，你把个眼儿蔽了些，却不要害怕哩！”天师道：“我性命要紧，怎么说个害怕哩？只望你快拽些就足矣！”

那樵夫初然间连拽几拽，一丈十丈，尽着力拽了二十余丈，到了半中间，齐骨拙住了不动手，把个天师挂着在半山中间，不上不下。天师道：“君子，相烦你高抬贵手，再拽上一番。”樵夫道：“我肚子里饿了，扯拽不来。”天师道：“半途而废，可惜了前功！”樵夫道：“啐！为人在天地之间，三父八母，有个同居继父，有个不同居继父。我和你邂逅相逢，你认得我甚么前公？还喜的不曾拽上你来，若还拽你上山之时，你跑到我家里，认起我的房下做个后母。一个前公，一个后母，我夫妇二个却不都被你冒认得去了罢。”天师心里想道：“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阳被犬欺。这个樵夫明明的把个语话来

相左。”没奈何只得赔个小心，说道：“君子，你见差了！我前面的功程俱废了，不是前公、后母的前公。”樵夫道：“你这个道士，原来肚里读得有书哩！”天师道：“三教同流，岂有个不读书的。”那樵夫道：“你既读书，我这里考你一考。”

天师道：“但凭你说来。”那樵夫道：“也只眼前光景而已。你就把你挂在藤上，打一个古人名来。”天师想了一会，说道：“是我一时想不出来，望君了指教一番罢。”那樵夫笑了一笑，说道：“你这等一个斯文之家，挂在藤上，却不是个古人名字，叫做滕文公。”天师道：“有理，有理！”那樵夫道：“我还有句书来考你一考。”天师道：“君子，你索性拽我上山来再考罢。”樵夫道：“但考得好，我就拽你上山来。”天师道：“既如此，就愿闻。”樵夫道：“且慢考你书，我先把个枣儿你吃着，你张开口来，待我丢下来与你。”天师心里想道：“王质观棋，也只是个枣儿。洞中方七日，世上几千年。我今日不幸中之幸，也未可知。”连忙的张开个大嘴来。那樵夫把个枣儿一丢，丢下来可的中着天师的嘴。天师把个嘴儿答一答，原来是个烂臭的泥团儿，连忙的低着头，张开嘴，望下一吐。把个樵夫在山上笑一个不止，说道：“你这道士，你既读书，这就是两句书，你可猜得着么？”天师心上二十分不快，说道：“那里有这等两句臭书。”樵夫又笑一笑道：“你方才张开嘴来接我的枣子，是个‘滕文公张嘴上’。你方才张开嘴来望下去吐，是个‘滕文公张嘴下’。这却不是两句书。”

天师道：“既承尊教，你索性拽我上山来罢！”那樵夫道：“你两番猜不着我的书谜儿，我不拽你上山来了。”天师道：“救人须救彻，杀人须见血。怎么这等样儿？”那樵夫道：“宁可折本，不可饿损。我且家去吃了饭来，再拽你罢。”那樵夫说了这几句话，扬长去了。

天师又叫了几声，樵夫只是一个不理。天师说道：“到被这个樵夫闪得我在半山腰里，上不上，下不下，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抬起头来望着上面，只见陡绝的高山、又不得上去。低着头来望下面，只见海面上的潮头约有四五丈高，风狂浪大，又不敢下来。一旦解下了藤，离地有二十多丈之远，跌将下去，却不跌坏了，怎么是好？低着头再看一会，只见那匹青鬃马，已自淹死了在水里，满口都是些白沫，四只脚仰着，朝天滚在浪里，一浪掀将过来，一浪掀将过去。天师心里想道：“虽说是那樵夫坑我，却又得樵夫救我。不然，此时我和青鬃马一般相似了。”没奈何，只得挂在藤上。正然挂得没奈何，只见无万的土黄蜂一阵来，一阵去，你来一针，我去一针。天师道：“这正是黄蜂尾上针。叵耐这小虫儿也如此无礼。”一只手拽着藤，一只手扑上扑下。幸喜得一阵大风，乌天黑地而来，把些黄蜂一缴过儿吹将去了。黄蜂便吹了不至紧，又把个天师吹得就是个打秋千的一般。这边晃到那边去，那边晃到这边来。正叫做：颠狂柳絮随风舞，轻薄桃花逐水流。

风过后才然平稳些，恰好的藤上又走下两个小老鼠儿，一个白白如雪，一个黑黑如铁。白的藤上磨一磨牙，黑的藤上刮一刮齿。天师骂声道：“你敢咬断了我的藤，我明日遣下天神天将来，把你这些畜类，打做一锅儿熬了你。”只见那两个小老鼠恰象省得人讲话的，你也咬一口，我也咬一口，把个葛藤二股中咬断了一股。天师道：“屋漏更遭连夜雨，行船又被打头风。我已自不幸挂在藤上，谁想这个鼠耗又来相侵。我寻思起来，与其咬断了藤跌将下去，莫若自己解开丁纆縶跳将下去，还有个分晓。”转过头来照下一看，天师心里连声叫苦也，连声叫苦也。怎么连声叫苦？原来山脚下水面上有三条大龙，一齐张开口来，一齐的毒气奔烟而出。两傍又有四条大蛇，也是

一齐张开口来，也是一齐的毒气奔烟而出。把个天师心里只是叫苦，却又无如之奈何，只得自宽自解，吟诗一律。诗曰：

藤摧堕海命难逃，蛇鼠龙攻手要牢。自己弥陀期早悟，三途苦趣莫教遭。肥甘酒肉砒中密，恩爱夫妻笑里刀。奉劝世人须猛省，毋令今日又明朝。

看看的日已平西，天师道：“这樵夫多应是不来了，要我吊在这里，怎么有个结果？”正在愁苦处，只听得銮铃马响，鼙皮鼓敲，天师道：“今番却有个过路的君子来也。既有马声，想必是个慈悲方寸，我的解手却在这一番了。”道犹未了，只听见马响处，有个人声问说道：“山上吊的是甚么人？”天师仔细听来，却是个王神姑的声口，心里想道：“我先前骑了青鬃马，挎了七星刀，尚然被他耍了。何况如今吊在藤上，岂能奈何于他？吾命休矣！不如闭着双眼，凭他怎么处罢了。”王神姑又问道：“山下吊的是个甚么人？”天师只当一个不听见。王神姑又说道：“吊的甚么人？你说个来历，我且救你上山来。”天师也只当一个不听见。王神姑又说道：“你再不开言，我把这条葛藤割断哩！”天师也只当一个不听见。王神姑把个双飞日月刀放在藤上磨一磨，说道：“我今番割断哩！”天师也只当一个不听见。王神姑果真的把个葛藤割上几刀，大约三股中去了两股半，那个藤吊的咕咕响的。天师心里想道：“割断了藤，不过只是一个死。他虽有些妖术，不过一个女流之辈。虽暂时困屈，到底是个堂堂六尺，历代天师，岂可折节于他。”正叫做跌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紧紧的闭了双眼，也只当一个不听见。

王神姑看见天师左不听，右不听，无计可施，心里想道：

“这天师名下无虚，至死不变。强哉！”矫哉！我岂敢加害于他。不免现出了这一段机关，看他何如，再作后断。”口里念念聒聒，念了一会，说道：“你这吊着的人，我本待救你上山来，你再也不开口。我如今去了，看你几时上山来。”说一声去，只听得銮铃马儿渐渐的响得远，鼙皮鼓儿渐渐的敲得轻。天师原来本是闭了眼的，听知他去了，把个眼皮睁开来，原来一天凶险皆成梦，万斛忧愁总属虚。那里有个山，那里有个海，那里有个藤，只是自己一条黄丝绦儿，自己吊在一棵槐树上。天师心上好恼又好笑，说道：“怎么就胡说了这一场？我自己便罢，怎么青鬃马也会胡说？明明白白的淹在水里。”只见起眼一瞧，青鬃马自由自在在荒草坡前。天师连忙的解下绦来，牵过马来，飞身上马，竟奔宝船而归。

正行之际，早有一人一骑马，一口飞刀拦住马头，高叫道：“那里走？你这牛鼻子，早早下马投降，免受刀兵之苦！”天师起头一瞧，只见是个王神姑。正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大叫一声道：“泼贱奴，你奈何得我够了。这如今我和你狭路上相逢，不你便我。”把青鬃马一夹，把七星剑一撇，直取王神姑。王神姑大怒，骂说道：“你这行牛鼻子好无礼。中生好席人难度，宁度中生不度人。我方才到放了你，你如今就变脸无情。”连忙的举刀相架。你一剑，我一刀，你一下，我一下，你一来，我一往，两家子大战了五六回。天师虽然受了一日闷气，他那一股义勇英风，那里放个王神姑在心上！王神姑看见天师十分英勇，剑法又精，心里想道：“此人道学兼全，文武俱足，不是等闲之辈，我这里怎么奈得他何？况兼天色已晚，不是厮杀之时，总莫若再把那话来会他一会。”口里念了几声，指头儿照着地上一指。指了一指不至紧，那块地上依旧的变成了三丈四尺阔的一条深涧，依旧把个天师连人带马，一轂

碌掀翻在深涧里面。天师大笑了三声，怎么又大笑了三声？天师说道：“我如今是个唱曲儿的，唱到二犯江儿水了。”

道犹未了，只见座下青鬃马口里讲起话来，大叫道：“张天师，你不如趁早些下马投降于我，我还有个好处到你。你若还说半个不字，我教你这个淤泥之中直沉到底，永世不得翻身！”天师大怒，说道：“势败奴欺主，时衰鬼弄人。那里有个马弄人之理！”也顾不得甚地鬃马，举起七星宝剑来，照着马头上扑地一声响，就是一剑，原来那里是个马讲话，就是王神姑闪在马头上妆成的圈套，恰好的这一剑掀在王神姑的头上。本是沟又深，天又黑，王神姑胆子又大，略不提防，可的就吃了一亏，左边额角上去了一块大皮，血流满面，不会开言。连天师也在黑处，只说是砍了马，及至王神姑苏醒之时，口里骂道：“我把你这个牛鼻子，教你就捞了我这一刀。”天师心里才明白，晓得伤了王神姑，懊悔道：“何不再还他几刀，断送这个祸根，岂不为美。”

却说王神姑心怀深恨，将欲下手天师，晓得天师是按天上的星宿，下手不得。将欲彼此开交，这一刀的酸气又不得出，终是要出气的心多，狠狠说道：“一不做，二不休。这个牛鼻子，我也不奈你何！我且把你的巾帽衣裳选剥了你的，再作道理。”天师连人带马，陷在淤泥之中，凭他鬼弄。果真的一撇，撇过一顶九梁巾去了。天师道：“你恁的无礼，我明日拿住你之时，碎尸万段，刮骨熬油。我教你那时悔之晚矣！”王神姑道：“你还口硬哩！我且把你的衣服剥了去，看你何如。”果真的一掀，掀起那领云鹤氅来。彼时已自黄昏将尽，月色微明。掀起了这件云鹤氅不至紧，只见天师颈膊上霞光万道，瑞气千条。王神姑看见，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怪的这个牛鼻子嘴硬，原来有这等一件宝贝在身上。却一件来，他既是有这等一

件宝贝，怎么这日再不动手于我？事有可疑，不免拿他过来，或好或歹，教他举手无门。”好个王神姑，一面想定了，一面双手就过来，把个天师颈脖子低下一捞，一捞捞将过去。原来是一挂数珠儿，数一数只得一百零八颗。拿在手里，只见他毫光紫气，爱煞人也。王神姑心里又想道：“这绝对是件宝贝，这绝对是个战胜攻取的家伙。待我且挂将起来，却不落得一个赢家常在手？”他看见天师挂在颈脖子底下，他也把个数珠儿挂在颈脖子底下。那晓得那一挂数珠儿是活的，划喇一声响，一个个就长得斗来大，把个王神姑压倒在地上，七孔流血，满口只叫道：“天师，你来救我也！”

毕竟不知这数珠儿怎么会长，又不知天师可曾救他，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回

金碧峰轻恕神姑 王神姑求援火母

诗曰：

灿烂金舆侧，玲珑玉殿隈。昆池明月满，合浦夜光回。彩
逐灵蛇转，形随舞凤来。谁知百零八，压倒泼裙钗。

却说王神姑带了这一挂数珠儿，那珠儿即时间就长得有斗来大，把个王神姑压倒在地上，七孔流血，满口叫道：“天师，你来救我也！”天师起头看来，那里有个深涧，那里有个淤泥，明明白白在草坡之中。原来先前的高山大海，两次深涧、樵夫、葛藤、龙、蛇、蜂、鼠，俱是王神姑撮弄来的，今番却被佛爷爷的宝贝拿住了。天师心里才明白，懊恨一个不了。怎么一个懊恨不了？早知道这个宝贝有这等的妙用，不枉受他一日的闷气。王姑又叫道：“天师，你来救我也！”天师道：“我救你，我还不得工夫哩！我欲待杀了你，可惜死无对证。我欲待捆起你，怎奈手无绳索。我欲待先报中军，又怕你挣挫去了。”一个天师看了，一个王神姑，恰正是个贼见笑。

原来国师老早得了一阵信风，说道：“哎！谁想今日天师反受其亏。”叫一声：“揭谤神那里？”只见金头揭谤神、银头揭谤神、波罗揭谤神、摩诃揭谤神一齐到来，绕佛三匝，礼

佛八拜，说道：“佛爷爷呼唤小神，不知那厢使用？”佛爷道：“现有爪哇国女将王神姑带了我的宝贝，跌在荒草坡前。你们前去擒住他的身，不许他私自脱换，亦不许你们损坏其身。”四个揭谤神得旨而去。佛爷爷心里想道：“揭谤神只好拘住他的真身，却不能够解上中军来。张天师一人一骑，却也不能够解他上中军来。不免我自家去见元帅一遭。”竟上中军，见了元帅，劈头就说一句：“恭喜！恭喜！”二位元帅眉头不展，脸带忧容，说道：“这如今灯残烛尽，天师还不见回来，不知国师有甚么恭喜见教？”国师道：“天师尽一日之力，擒了女将，成了大功。因此上特来恭喜。”老爷道：“天师既是擒了女将，怎么此时还不见回来？”国师道：“天师只是一人一骑，没奈他何，元帅这里还要发出几十名军士，前去助他一臂之力，才然捆缚得他来。”元帅道：“夜晚间兵微将寡，恐有疏虞。”即时传下将令，点齐一百名护卫亲军，仰各队长依次而行，前去接应天师。

这一百名亲军带了高照，竟投荒草坡前而去。只见一个王神姑跌翻在地上，一个张天师手里拿着一根绦丝儿，说长又不长，说短又不短，左捆左不是，右捆右不是。正在两难之处，只见一百名亲军一涌而至。天师大喜，说道：“你们从何而来？”都说道：“国师老爷禀过元帅，差我们前来与天师助力。”天师道：“国师神见，真我师也！你们快把这个妖婢捆将起来。”王神姑道：“天师老爷可怜见，轻捆些罢！”天师骂说道：“泼贱奴，说甚么轻捆些？我今日拿你回去，若不碎尸万段，刮骨熬油，我誓不为人！”

王神姑两泪交流，没奈何，只得凭着这一百名军士细捆细收，一径解上中军宝帐。国师老爷除了他的数珠儿，数一数还是一百单八颗。国师道：“天师，你怎么今日成功之难？敢是

我的宝贝有些不灵验么？”天师朝着国师一连唱了几个喏，一连打了几个恭，说道：“多承见爱！怎奈我自家有些不是处，故此成功之难。”国师道：“怎么有些不是处？”天师却把个前缘后故，细说了一遍。国师道：“既如此，多亏了天师。”二位元帅看见个王神姑和前番七十二个都是一般模样，说道：“前日七十二个都是假的，今日这一个可是真么？”国师却把数珠儿和揭谤神的前来后往，细说了一遍。二位元帅说道：“既如此，又多亏了国师。”天师道：“这个妖婢无端诡计，百样奸心，望乞元帅速正其罪，细剥他的皮，细刮他的肉，细拆他的骨头，细熬他的油，尚然消不得我胸中之恨！”洪公道：“天师怎么恨得这等狠哩！”天师道：“此恨为公，非为私也。”元帅道：“天师不必吃恼，我这里自有个公处。”即时叫过刀斧手来：“你即将女将王神姑押出辕门之外，先斩其首，末后剥皮、刮肉、拆骨、熬油，依次而行。”刀斧手一齐答应上一声“是”，把个王神姑，就吓得浑身是汗，两腿筋酥，放声大哭，吆喝道：“列位老爷饶命哩！就是砍头，饶了剥皮、刮骨、熬油也罢。就只剥皮，饶了熬油、刮骨也罢。就只刮骨，饶了熬油也罢。”刀斧手喝声道：“哇！你既是砍了头便罢，却又乞这些饶做甚么？”王神姑哭哭啼啼道：“得饶人处且饶人。”

只这一句话儿不至紧，早已打动了国师老爷的慈悲方寸。国师道：“禀过元帅，看贫僧薄面，饶了他罢。”元帅道：“这妖妇立心不良，我今日若放于他，他明日又来反噬于我。这正是养虎自贻患，这个不敢奉命。”国师道：“善哉，善哉！只一个女人有个甚么立心不良？有个甚么反噬于我？以贫僧观之，擒此女人如探囊取物，手到功成。饶他再没有反背之处，贫僧自有个道理。”天师看见国师苦苦的讨饶，诚恐轻放了这

个妖妇，连忙的走近前去，说道：“擒此妖妇，万分之难，就此妖妇，一时之易。虽是国师老爷慈悲为本，也有个不当慈悲处。虽是国师老爷方便为门，也有个不当方便处。譬如天地以生物为心，却也不废肃杀收藏之令。这妖妇都是一段假意虚情，誓不可听。”国师道：“蝼蚁尚然贪生，为人岂不惜命！他今日虽然冒犯天师，却不曾加以无礼，这也是他一段好处。天师怎么苦苦记怀”王神姑又在那边吆喝道：“饶命哩，饶命哩！”国师道：“元帅在上，没奈何看贫僧薄面，饶了他罢！”元帅道：“既蒙国师见教，敢不遵依。”即时传令，吩咐刀斧手放他起来。

国师叫过王神姑，跪在帐前，问他道：“你是本国女将么？”王神姑道：“小的是本国女将。”国师道：“我元帅承奉南朝大明国朱皇帝钦差宝船千号，战将千员，雄兵百万，来下西洋，抚夷取宝，到一国探问一国，有无我天朝的传国玉玺。如无玉玺，不过取得一封降表降书，一张通关牒文，我元帅又不占人城池，又不灭人社稷。你这蕞尔小国，有多大的军马，敢倔强无礼？你这蠢尔女将，有多大的神通，敢卖弄妖邪？今日拿住你，是贫僧再三央说元帅饶你回城，你可知道么？”王神姑磕了几个头，说道：“谢元帅不斩之恩！谢国师救命之德！小的回到本国，见了番王，即时献上降书降表，即时换上通关牒文，再不敢倔强无礼，抗拒天兵，自取罪戾不便！”国师道：“万一放你回去，背却今日之言，那一次拿住你，碎尸万段，剐骨熬油的事，却都是有你的。”王神姑说道：“小的知道了。”国师老爷吩咐军政司把他的披挂鞍马，一应交还与他，还与他酒肴，示之以恩，放他回去。王神姑得命，好似踹碎玉笼飞彩凤，透开金锁走蛟龙，出了辕门，照着本国抱头鼠窜而去。

却说王神姑已去，马公道：“夷人反覆无常，况兼一女流

之辈，他那里晓得个‘信行’二字。方才还是不该放他，放他还有后患。”国师道：“人非草木，岂可今日饶了他的性命，他明日又有个反背之理！”马公道：“莫说明日，这如今去叫他回来，你就有个推托。”国师道：“阿弥善战！若是这如今去叫他回来，他就有些推托，贫僧誓不为人！”马公道：“国师即不准信，禀过元帅，或差下一员将，或差下一员官，或差下一名番兵，赶向前去叫他一声，你看他回来不回来，便见明白。”国师道：“这如今夜半三更，教他到那里去叫？”马公道：“叫人也没用，怎么夜战成功？”国师道：“既如此，禀过元帅，差下一名番兵去，叫他回来罢。”元帅传下将令，即差蓝旗官追转番将王神姑，许即时回话。

蓝旗官得了交令，连忙的追向前去。高叫道：“王神姑且慢去！我奉国师老爷法旨，叫你回来，还有话吩咐于你。”王神姑正行之际，猛听得后面有人指名叫他，吃了一惊，带住马听了一听，只听得吆喝道：“我奉国师老爷法旨，叫你回来，还有话吩咐于你。”他心里想道：“叫我回去，没有别话，这一定是有个小人之言，说我反复，故此叫我回去，看我今日推却不推却，可见后日反复不反复。我若不去之时，便中了小人之计。我偏做个堂上一呼，阶下百诺，庶几他不疑我，我明日得以成功。”连忙的问道：“果是国师老爷的法旨么？”蓝旗官道：“军中无戏言，岂有假传之理。”王神姑即时勒马回来，拜于帐下，禀说道：“小的已蒙国师老爷开天地之恩，宏父母之德，放转回城。适才又蒙法旨呼唤，不知有何吩咐？”国师道：“我适才思想起来，你是西番一个女流之辈，我是上国一个国师。你明日回去吊领人马，反复不常，有谁与你对证？故此叫你回来，当众人面做下一个证明功德，才是个道理。”王神姑道：“我要供下一纸状词，我又不通文墨。我要发下一个誓愿，

却又口说无凭。不知将披挂鞍马之类，但凭老爷留下那一件，做个当头罢。”国师道：“不是留下当头的話，只要见你一点真心。”王神姑道：“若要见我一点真心，不如当天发下一个誓愿罢！”国师道：“你就发下一个誓愿罢。”王神姑转身对着天磕了几个头，说道：“小的是西洋爪哇国女将军，今日败阵被擒，荷蒙国师老爷赦而不杀。言定归国之后，称臣纳贡，不致反旆相攻。如有反复，教我上阵不得好死，万马踏我为泥。”国师听知此誓，说道：“阿弥善哉！发这等一个誓愿够了。

”王神姑又磕了几个头而去。马公道：“这个妇人好机深谋重哩！”国师道：“他一叫便来，你还说他的不是。”马公道：“这才是他的机深处。”国师道：“发下了这等一个誓愿，还有个甚么机深处？”马公道：“近时的人都有二十四个养家咒，你那里信得他的。”国师道：“倘若信不得，贫僧必然万马踏他为泥。”国师回到本船，叫过咒神来，记上了王神姑的咒语。

二位元帅每日专听爪哇国的降表降书。那晓得王神姑回到本国，见了咬海干，咬海干道：“你怎么被张天师所擒？既然擒去，怎么又得回来？”王神姑故意说道：“我是虚情假意，探实他的军情。”见了番王，番王道：“你怎么被张天师所擒？既然擒去，怎么又得回来？”王神姑也故意的答应道：“我是虚情假意，探实他的军情。”番王道：“你既是探实了他的军情，你何不大展神威，擒此僧道，与朕威镇诸邦，有何不可？”王神姑道：“南朝的僧家金碧峰本领其实利害，一时难以擒拿。”番王道：“既是难擒，却怎么样处置？”王神姑道：“小臣还有一个师父住在甲龙山飞龙洞，修行行了有千百多年，道行非常，成其正果。不食人间五谷，饥餐铁丸，渴饮铜汁。身高三尺，颈项就长一尺有余。头有斗大，手似铁钳。因他颈项子长，人人叫他做个鹅颈祖师。他头顶风扇，脚踏火车，左手

提的是火枪、火箭，右手提的是火鸦、火蛇。因他是一团火性，人又叫他是个火母禅师。”番王道：“他既是修行之人，怎么又肯来与你厮杀？”王神姑道：“是个两截的人。”番王道：“怎么是个两截的人？”王神姑道：“我师父他在修真养性之时，扫地恐伤蝼蚁命；他若是火性爆烈之时，即时撞倒斗牛宫。”番王道：“怎么得他火性爆烈？”王神姑道：“大王岂不闻激石乃有火，不激原无烟？”番王道：“此去多少路程？只怕一时不及。”王神姑道：“小臣不惮辛苦，快去快来，还赶得相及。”番王道：“既然如此，有功之日，重重加赏。”

王神姑辞了番王，别了咬海干，驾起一步膝云。那膝云一日一夜，可行千里，不消三日三夜，已到了甲龙山飞龙洞。王神姑落下云头，来到洞口，只见一个小道童儿坐在门前。王神姑走向前去，打一个稽首，说道：“师兄请了。”那道童还一个礼，看一看说道：“你是爪哇国的王师兄也。”王神姑道：“便是。”道童说道：“来此何干？”王神姑道：“有事拜谒师父。”道童儿说道：“师父却不在家了。”王神姑道：“到那里去了？”道童儿说道：“在大罗天上火堆宫里打火醮去了。”王神姑说道：“去了几日？”道童儿说道：“才去了三七二十一日。”王神姑说道：“火醮要打几时？”道童儿说道：“要七七四十九日。”王神姑道：“我有些紧事，怎么等得他来也！”道童说道：“天上的事由不得人。”王神姑道：“我如今不得见师父，天下的事也由不得人。”王神姑要得师父紧，只得守着他。

一日三，三日九，直守得过于四七二十八日，只见一朵红云自家而下。王神姑早已知道是师父来了，双脚跪在洞门之外。火母落下云来，看见个旧日徒弟，可惊可喜，说道：“王弟子，你从哪里来的？”王神姑一劈头就把两句狠话儿打动师父，一

边做个要哭的声音，一边说道：“弟子今年运蹇时乖，遭了一年的厄难，受了一年的困苦，这如今还不得脱身。没奈何，只得远来拜求师父。”火母道：“是个甚么人？敢这等窘辱于你！”王神姑又哭又说道：“是个南朝大明国朱皇帝驾下甚么元帅，统领了宝船千号，战将千员，雄兵百万，下俺西洋，抚甚么夷，取甚么宝，经今在俺爪哇国搅扰了大半多年。”火母道：“你怎么让着于他？”王神姑道：“先是总兵官咬海干出战，被他砍了四五百名鱼眼军，又被他煮吃了三千名步卒。”火母道：“天下有这等的道理！纵有不是，不该把个人来煮吃。你与他交战何如？”王神姑道：“弟子与他交战，本待不输。争奈他是个僧家，本领利害，弟子那七十二张甲马替身，俱被他所破。又把弟子的真身拿上中军，若不是师父所传的五围三出，弟子也不得回来见师父。”火母道：“你没有告诉他，你是我的徒弟？”王神姑就扯一个谎，说道：“一发不好说得。”火母道：“怎么不好说得？”王神姑道：“不说师父倒还好，因为说了师父，他愈加又计较我们。”火母道：“他要怎么样计较于你？”王神姑道：“他也要把我们来煮吃哩！”火母大怒，说道：“天下那里有这等一个僧家！你不看僧面也看佛面，怎么要把我的徒弟来煮吃哩！徒弟，你先去，我随后就来，定要与你伸这一口气，定要与你报这一场仇，教他认得我的本领哩！”

王神姑万千之喜，归到本国。国王道：“怎么去了这些日子？”王神姑道：“因为师父在大罗天上火堆宫里打火醮去了，故此耽迟了这些日子。”番王道：“师父何如？”王神姑道：“师父即时就到，小臣带领本部兵马先去伺候。”番王道：“凯旋之日，一总酬功。”王神姑辞了番王，领了本部军马，见了咬海干，问道：“南兵连日何如？”咬海干道：“他连日

等我们降书降表。况兼天气酷热，前行不便，故此不曾来十分催攒。你师父在那里？”王神姑道：“即到荒草坡前。”道犹未了，火母已是落下火云，先在那里等着徒弟。王神姑双膝跪下，说道：“不知师父早临，有失迎候。”火母道：“徒弟，我此来，一非为名，二非为利，只为你是我的徒弟，我特来捉此僧家，与你伸这一口怨气。只一件来，你决不可泄漏我的天机。你先出马，看南阵上那个将领来，待我好作道理。”

王神姑出阵，早已有五十名夜不收打探了实信，报与中军，说道：“王神姑回去，拜请了他一个甚么师父，住在甚么甲龙山飞龙洞，修行了有千百多年，饥餐铁丸，渴饮铜汁。身長三尺，颈脖子就有一尺多长，混名叫做鹅颈祖师。他头顶风扇，脚踏火车；左手提着火枪、火箭，右手提着火鸦、火蛇，故此又叫做火母禅师。这如今现在阵前，声声要捉僧家，口口要拿道士。”三宝老爷道：“这都是佛门中慈悲为本，方便为门。”王爷道：“谁想这等一个女人，这等反复！”马公道：“去请国师出马，万马踏他为泥。”老爷道：“这如今说不得那个话，快请天师来出马；万一天师推托，就着去请国师。”道犹未了，只见帐下诸将一齐禀道：“养军千日，用在一朝。末将们不才，愿先出马，擒此妖贼。万一不能成功，再请天师、国师未为晚也。”元帅道：非我不遣诸将，只因此来的妖贼，都是些妖邪术法，小鬼旁门，非兵家之正脉，故此不敢相劳。连天师的正一法门且不能奈何于彼，连国师的佛力也不能奈何于彼。诸将当悉体此意，毋谓我为轻忽也。”诸将齐声道：“怎么敢说元帅老爷轻忽？只说马革裹尸，大丈夫之事。末将们不才，愿出一阵，看是何如。”王爷道：“既是诸将坚意要战，许先出一阵，止许先锋及五营都督，四哨官防御宝船，不可擅动。仍要小心，不可轻视！”

诸将得令，一涌而出。左右行锋分为两翼，五营大都督看营。前后左右按东南西北四方上，各自扎住一个行阵。一声信炮，三通鼓响，南阵上拥出六员将官。只见番阵上站着一员番将，身長三尺有余，脸如锅底，手似铁钳。南阵上三通鼓响，正东上闪出一员大将，束发冠，兜罗袖，狮蛮带，练光拖，骑一匹流金千里马，使一杆丈八戳天枪，原来是前营大都督应袭王良，高叫道：“你站的敢是王神姑的师父么？”那番将答应道一声“是”，把那一张血光的口张开来，火光就迸出来有三五尺。王良道：“你敢就是火母么？”他又答应一声“是”，把那一张血光的口张开来，火光又迸出来有三五尺。王良道：“我闻你的大名如雷灌耳，原来是这等一个长颈鬼头。你出阵来怎么？你敢欺我南阵上无人么？”抡起那一杆丈八的神枪，照着火母身上直戳将去。火母也不作声，火母也不动手，只是戳一枪，一道火光望外一爆。王良左一枪，右一枪，杀得只见他浑身上火起，并不曾见他开口，并不曾见他动手。

王良未了，只见正西上闪出一员大将来，烂银盔，金锁甲，花玉带，剪绒裙，骑一匹照夜白银鬃马，使一杆朱缨闪闪滚龙枪，原来是后营大都督武状元唐英，高叫道：“王应袭你过来，待我奉承他几箭。”一连射了一壶箭不中。中在头上，头上就是火出来；中在眼上，眼上就是火出来；中在鼻上，鼻上就是火出来；中在口上，口里就是火出来；中在面上，面上就是火出来；中在手上，手上就是火出来；中在脚上，脚上就是火出来。并不曾见他开口，并不曾见他动手。

唐英还要射，只见正南上闪出一员大将来，红扎巾，绿袍袖，黄金软带，铁菱角包跟，骑一匹金叱拨纯红的马，使一条三丈八尺长的鬼见愁疾雷锤，原来是左营大都督黄栋良，高叫道：“唐状元你过来，等我奉承他几锤。”一连上手就是七八

十锤，就打出七八十个火团儿来，并不曾见他开口，并不曾见他动手。

黄栋良还要打，只见正北上闪出一员大将来，身長三尺，膀阔二尺五寸，不戴盔，不穿甲，骑一匹紫叱拨腾云的马，使一件重一百五十斤的神见哭任君镜，原来是右营大都督金天雷，高叫道：“黄都督你过来，待我也奉承他几镜。”一上也就是七八十镜，也只是打出七八十个火球来。金天雷说道：“好奇也，我这一百镜还是打钟哩？还是炼铜哩？”道犹未了，只见火母颺地里一道火光，把个金天雷一把扯住。金天雷慌了，说道：“师父，师父，你放了我再去扯别人罢！”火母说道：“我现钟不打，又去炼铜？”

金天雷还不曾开口，只见左右两个先锋：一个身長九尺，膀阔三停；一个身長十尺，腰大十围。一个黑面卷髯，虎头环眼；一个回子鼻，铜铃眼。一个一匹马，一个一张刀。一个是左先锋张计，一个是右先锋刘荫。一个高叫道：“金都督你过来，仔细我的刀。”一个高叫道：“你两个不见了开路神，没有这个几多长数的。”一个左一刀，一个右一刀。一会儿，左一刀不见了刀口，右一刀不见了刀尖。不见了刀口的吓得哑口无言，不见了刀尖的吓出一身尖头汗来。火母方才张开口来，大笑三声，说道：“多劳你们了！我昨日在途路上，感冒了些风寒暑湿，多得你们这一场修养，我的感冒好了一半。”六员大将都只是睁开眼来看他一看。火母又说道：“你们不要看我，你们转去，叫你那牛鼻子道士来，叫你那葫芦头和尚来。”

毕竟不知他单请天师、国师有何道术，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一回 天师连阵胜火母 火母用计借火龙

诗曰：

甲龙山上飞蛮沙，甲龙山下人怨嗟。
天津流水波赤血，白骨相撑如乱麻。
我亦东奔向瀛海，红云四塞道路赊。
东方日出啼早鸦，城门人开扫落花。
梧桐杨柳拂金井，来醉飞龙火母家。

却说六员大将回阵而来，元帅道：“今日胜负何如？”左先锋张计稟说道：“其人浑身是火，任是刀砍，任是枪戳，任是箭射，任是锤擂，只见火光迸裂，并不曾见他叫疼，并不曾见他回手。”元帅道：“敢是个寄杖之法么？”张先锋道：“饶他寄杖，那里寄得这许多的刀枪？”元帅道：“他是个甚么样儿的人？”张先锋道：“其人止有三尺长的女身，却就有一尺多长的颈脖子。远望你就象一只雁鹅，近看他就是一个小鬼。”元帅道：“怎么这等利害？”张先锋道：“闻说他饥餐铁丸，渴饮铜汁，因此上却有些不好相交处。”元帅道：“西番多有异人，似此一个番将，何以处之？”张先锋道：“他坐名要天师，他坐名要国师，今番却少不得惊烦这二位也。”元帅道：

“只得去请天师。”

请到天师，天师道：“驱神遣将，斩妖缚邪，这是贫道的本等，怎敢辞劳？”即时出马，左右摆着飞龙旗，飞龙旗下摆着乐舞生、道士，中央竖着皂纛，皂纛之上写着“江西龙虎山引化真人张天师”十二个大字。皂纛之下，隐隐坐着一个天师，提着七星宝剑，跨着青鬃骏马。一声炮响，擂鼓三通，天师坐在马上，单请番将相见。只见番阵上站着一个人，三尺长的身材，一尺多长的颈脖子；面如锅底，手似铁钳，黑萎萎的一个矮子。只是红口、红眼、红鼻头、红耳朵、红头发，恰好似个烟里火。天师高叫道：“来者何人？早通名姓。”番将道：“俺甲龙山火龙洞丙丁大罗刹火母元君的便是，你是何人？”天师道：“我乃南朝大明国朱皇帝驾下官封引化真人张天师的便是。”火母道：“你昨日活活的捉住我的徒弟，怎么就要煮他来吃哩？”天师道：“因不曾煮得也。至今犹有余恨！”火母道：“你今日出阵，也要煮吃于我么？”天师道：“你自家惹火烧身，那个要来煮你？”火母道：“遇矮人说辞话，怎么敢说惹火烧身？”照头就是一箭。那一箭不至紧，一道烟火直喷到天师的面上来。天师连忙把个七星宝剑照箭一撇，箭便撇得到，那一道烟火却撇不到，缠绕在天师的身上，险些儿把个胡子都做了乌焦巴弓。

天师心里想道：“他浑身是火，以火成功，火克金，我的七星剑怎么是个赢手？土克水，水克火，须得一个水，才是他的对头。”低头一想，计上心来，把个青鬃马带到坎位上站着，手里捻定了一个“壬癸诀”，口里念动了一股“雪山咒”，说道：“你那个小鬼头，再敢飞过一枝箭来。”火母道：“你还烧不怕哩！”扑地里就是一箭来。天师收定了神。捻定了，把个口儿轻轻的啐一声，把个剑头儿轻轻的指一下，那枝箭斜曳

里插在地上，连火连烟自消自灭。火母大怒，说道：“好牛鼻子道士，敢拦我的马头么？”飞星又是一箭。天师仍旧的啐一啐，指一指，那枝箭仍旧的插在地上，那些烟火仍旧的自消自灭。

火母心里想道：“这道士尽通得哩！今番不要把箭去会他，看他怕不怕。”高叫一声道：“天师照箭哩！”口里说的是箭，其实的是一杆火枪。天师的眼又是快的，看见个势头不善，就晓得不是枝箭，着实一啐，着实一指，那杆枪只当得一枝箭吊在地上。也不见响，烟消火灭，也不见烧人。火母看见个火枪不灵验，心里老大的吃力，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一连三杆枪飞过来，如流星赶月之状，那一天的烟火，好不吓人也！天师越加心雄胆壮，口儿里连啐几啐，剑头儿连指几指，那三杆枪也当得一杆吊在地上。也不见十分响，烟飞火散，也不见十分烧人。火母心里想道：“我这箭一箭射过须弥山，我这枪一枪戳透昆仑顶，怎么今日一发不在家里？敢是我的运限行得低，敢是今日的神有些不利？也罢，识时务者呼为俊杰。我今日权且收拾，待明日再来下手于他。”高叫道：“今日天晚，且待明日我和你再决输赢。”

到了明日，天师出马，高叫道：“那矮鬼头，你昨日把火箭、火枪射了我，今日也该我来射你了。”火母道：“我何惧于你！你前日六员大将，六般兵器，射的射，戳的戳，打的打，捶的捶，只当替我修养一番。莫说我这等一个牛鼻子道士，任你是甚么来，我只是还你一个不动手。”大师看见他口说大话，更加打起精神来，口里着实念，手里着实捻。一手托着一个净水碗，一手提着一口七星宝剑。一会儿，净水碗里走下一个小鬼来，也是三尺多长的女身，也有一尺多长的颈脖子，一手拿着一张弹弓，一手捻着一把弹子。天师喝声道：“照！”只见

小鬼扯起弹弓来，就是一弹子过去。那一弹子不至紧，径中在火母的头上，扑的一响，扑的爆出几个火星儿来。火母只当不知道。天师又喝声：“照！”那小鬼又是一弹子。这一弹子却又中得巧，正中在火母的眼上，只见眼里又爆出几个火星儿来，火母也只当不知道。天师连忙的左喝声：“照！”右喝声：“照！”那小鬼连忙的也左一弹子，右一弹子，打得个火母只是扑冬扑冬的一片响，火星儿也一片的爆出来。只是火母还当一个不知。

天师心里想道：“这个矮鬼头只当一个不知道，敢是弹子小了些。”口里又念也念，手里又也捻。一会儿，那个小鬼一手挎着一张弓，一手提着一壶箭。天师喝声：“照！”那小鬼拽开弓来，就是一箭。一箭就中在火母身上。只看见些火星儿爆出来，那时看见他有些怕怯？天师又喝声：“照！”那小鬼又是一箭。一箭又中在他身上，又只是些火星儿爆出来，他那里有些怕怯？天师连喝：“照！”递喝：“照！小鬼拽满了弓，搭定了箭，连射递射，那一壶箭连中递中，连出火递出火，他也只当不知。

天师心里想道：“箭也小了些。”口里又念几念，手里又捻几捻。一会儿。那个小鬼手里换了一杆枪。天师喝声：“照！”那小鬼飏地里就过去一枪。天师又一声：“照”小鬼又一枪。天师一连的喝声道：“照！照！照！”小鬼也连的飞过去，都是些枪、枪、枪。前番的弹子，前番的箭，倒还有些火星出来，今番的枪，连火星儿也没有了。且莫说他有个惧怕。天师心上老大吃惊，想一想说道：“我祖代天师之家，见于多少天神天将，拿了多少鬼怪妖魔，并不曾看见这等一个矮鬼。这都是我自家走的雷，无法可治！”

只见火母张开口来，叫一声“牛鼻子道士”，那口里就有

三五尺长的火光飞爆而出。天师道：“你叫甚么？”火母道：“你弹弓也打了，箭也射了，枪也戳了，你的事了了。今番却也轮流到我么？”天师又想到：“若是轮流于他，我这里好难支架也！莫若退他，到明日再作道理。”高叫道：“矮鬼，你听着，昨日是你，今日是我，明日才轮流到你。”火母道：“既是明日才轮流到我，今日且散罢。”天师将计就计，说道：“今日且散罢。”两家子散了。

到了明日，天师晓得这个火母有些利害，老大的堤防于他，仍旧的站着坎位上，仍旧的“壬癸诀”，仍旧的“雪山咒”。火母一头子跑出阵来，就叫道：“你那牛鼻子道士，昨日好狠手也！今日也轮流于我，我叫你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你才晓得我的本领哩！”天师笑了一笑，说道：“入地便不敢奉承。上天是我的家里，岂可无路？”火母道：“你还嘴硬哩！”扑地一响，就是一箭。天师依旧是啐，仍旧的指，一箭又过了。扑地的一枪，天师又一啐，又一指，一枪又过了。火母心里想道：“他今番不堤防于我，却好下手于他。”猛地里一块火老鸦飞将过来，把个天师的九梁巾儿一抓，抓将过去。天师心上只在堤防他的箭，堤防他的枪，那晓得有个飞鸦，会抓得他的巾子动哩。只见抓了巾去，天师老大吃力。喜得到底是个天师，早先都有个预备，接过净水碗来，把个竹枝儿蘸了些水，望空一洒，恰好的一个雪白的鹞鹰腾空而起，赶在半天，抢过一顶九梁巾来。火母看见个鹞鹰来抢巾子，他就放出许多的火鸦，一个十，十个百，百个千，千个万。上万的火鸦不至紧，那一天的火，四面八方，通红直上，就象天做了一个火罩，罩住天下的人，天师拿定了主意只当不知。那火却也烧不到天师的身上，只是两边的乐舞生和那些道士，一个个诚惶诚恐，稽首顿首。天师口里又念，手里又捻，只见那个鹞鹰飞下飞下，和那些火

鸦相斗，恰如红炉上一点雪，好不爱人也！天师想道：“鸱鹰虽是爱人，终是寡不足以敌众，必须怎么结绝了他的火鸦才好。”即时间，运起掌心的雷，“啐”一声，把个掌心雷一放。只是轰天裂地，划喇喇一声响，就把那些千百万的火鸦打得：

无形无影一场空，火灭烟消没点红。有意桃花随水去，无情流水枉归东。

火母看见个火鸦之计不行，却又心生一计，飏地里一条火蛇绕身而出，也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即时间，上万的火蛇塞满了地上，就是放野火的景象一般。一条自东来，一条自西而来，一条自南而来，一条自北而来，都奔着天师脚下。天师念念聒聒，取过净水碗来，把个净水洒了一洒，也一会儿，一条八尺长的雪白的蜈蚣飞将下地，竟赶着那些火蛇。自古道“蛇见了蜈蚣”，一会儿，把些蛇赶得东逃西窜，上跌下爬。火母看见个势头又不好得来了，连忙的张开那一个血光口，狠着是一喷，那火焰就有几十丈长；又一喷，又是几十丈长。他又碾动了火车，连走几走，口里连喷几喷，那火焰连长几长，烛天烛地。本是一地的火蛇，却又添了这一天的火焰，天连火，火连天，也不论个上下四方，也不论个东西南北，都只是一片的火光。天师却也吃了些慌，把个净水碗尽数的望天上一浇，只一天的见大雨倾盆倒钵而来，午牌时分下起，直下到申未酉初才略小些。

原来天师的净水碗，不亚于长老的钵盂，俱有吞江吸海之量，故此一碗水倒了，就下了这半日的大雨，还流不住哩。莫说是火焰早已消灭了，莫说是火蛇早已不见了，连火母也淋得没处安身，抽身竟回本国，叫上一声：“徒弟在那里？”王神

姑连忙的答应道：“弟子在这里。”起头一看，吃了一惊，说道：“师父，你是个积年的火马，如何变做个冒雨的寒鸡？”火母道：“依你说起来，火马就不把水去泼人罢！”王神姑道：“水便是水，只是忒多了些。”火母道：“原来这个牛鼻子道士，却有好大的本钱哩！”王神姑道：“师父吃他的亏了。”火母道：“也不曾吃他的亏。”王神姑道：“你不吃他的亏，怎么晓得他的本钱大哩？”火母道：“你胡说。只说是今日输阵而来，连你国王也有些不好听相。”王神姑道：“师父，你另设一个计较罢。”火母道：“徒弟，你把个牛皮帐子帐起我来，四外俱不许人声嘈杂。你也要在百步之外伺候。大凡帐子角上、帐子脚上，有些烟起，你就来掀开帐子见我。”吩咐已毕，火母坐在帐子里面。王神姑伺候在帐子外面，鸦鹊不鸣，风吹不动。

却说张天师归到中军，二位元帅说道：“连日多亏天师道力，胜此妖怪。”天师道：“莫说个胜字，只是扯得平过就是好了。”二位元帅道：“这妖怪怎么得他降服？”天师道：“多了他只是个不怕射，不怕戳，不怕打，故此就无法可治。”元帅道：“须烦天师广施道力，成其大功，归朝之日，自有天恩。”天师道：“好歹只看明日这一阵，不是他便是我。我决不肯轻放于他！”

天师磨牙擦齿，要赢火母。那晓得一上手，就有三日不见个矮鬼头的面。天师说道：“这个矮鬼头三日不见，多应又去请动甚么师父来也。”道犹未了，只见蓝旗官报道：“祸事来了！天师喝声道：“哇！甚么祸事来了？”蓝旗官道：“宝船上的祸事。”天师道：“怎么是个宝船上的祸事？蓝旗官道：“每船的坐桅上，都有一条红通通的大蛇，盘绕在上面。头上有一双红角，项下有一道红鳞，背上有一路红髻枪，后面有一条

红尾巴。”天师道：“似此说来，是一条火龙了。怎么有个火龙会缠在桅上？不消说，这一定是那个矮鬼头弄的玄虚。你们去报元帅知道。”元帅叫问国师，国师道：“只问天师就知道了。”

天师吩咐众军人把个箭去射他。只见一箭射上去，一条火喷将出来，连箭杆都烧乌了。元帅吩咐道：“住了，不许射。”天师又叫众人把个枪去戳他。只见一枪上去，一条火喷下来，连船篷都险些儿烧了。天师也叫：“快住了，不要戳他。”元帅道：“这个火龙如此凶恶，怕船上有些差池，怎么是好？”天师吩咐每船桅下置一口大缸，每口缸里注一缸满水，每缸水里俱有一条三五尺长的蜈蚣，隐隐约约如奋击之状。天师却又传下将令，昼则鸣锣击鼓，夜则多置灯笼，宽待他几日，看是何如。”一连宽待了六七日，并不曾见他动静。天师道：“我晓得了。他原是个撮弄成的。没有真气，故此不知利害。”好个天师，即时间剑头上烧了一道飞符，早已有个天将吊下来，原来就是个龙虎玄坛赵元帅。天师大喜，说道：“我宝船上有一等怪物妆成火龙，缠绕在桅上，相烦天将与我打他一鞭。”赵元帅得了法旨，飞身而上，照着那些火龙一个一鞭，打得他一会儿露了本相。你说本相是些甚么？原来都是些草根树皮捏合成的。天师谢了天将，回复了元帅。元帅道：“此一功尤见奇绝，但不知此后又有些甚么怪来？”天师道：“一来趁早，二来趁饱。趁此一个机会，待贫道出阵，擒此妖魔”即时出去，两边乐舞生和那些道士，中间皂纛之下马走如飞。

原来火母神君坐在牛皮帐里撮撮弄弄，实指望这些火龙之火延烧了宝船，那晓得赵元帅这一鞭！这一鞭不至紧，打得个牛皮番帐满地滚烟。王神姑走向前去，掀起帐来，只见火母神君口里连声叫：“苦也！苦也！”王神姑道：“师父怎么这等叫

苦？”火母道：“我好一个火龙之计，却被那牛鼻子请下赵元帅来，一个一鞭，打得我的都露了本相。”王神姑道：“师父却怎么处？”火母道：“我当初也差来了。”只见张天师飞马而来，要捉火母。火母吃了一惊，连忙的取出一件宝贝来，望空一撒。天师早已看见他的手动，晓得是个甚么不良之物，即时跨一草龙腾空而起。只可怜这一班乐舞生和那些道士，受他一亏。是个甚么宝贝，就受他一亏？原来是个九天玄女自小儿烘衣服的烘篮儿。九天玄女和那混世魔王大战于磨竭山上，七日七夜不分胜负。魔王千变万化，玄女没奈他何，拿了个篮儿把个魔王一罩，罩住了。此时节火母神君还在玄女家里做个煽鼎的火头，因见他有神有灵，能大能小，就被他偷将来。年深日久，灵验无穷。念动了真言，一下子放他开去，遮天遮地，凭你是个甚么天神天将，都要捞翻过来。宣动密语，一下子放他合来，重于九鼎，凭你是个甚么天神天将，都也不得放过。没有名字，火母神君就安他做个九天玄女罩。天师跨上草龙，腾空而起。这些乐舞生和那些道士，都是个凡有俗骨，故此受他一亏。

火母只说天师也罩在里面，叫声：“徒弟在那里？”王神姑说道：“我在这里。师父呼唤，有可指挥？”火母道：“天师今番罩住了在九天玄女的罩里。我越发替你做个卖疥疮药的，一扫光罢。”王神姑道：“师父怎么叫做个一扫光？”火母道：“我有六船宝贝，放下海去，海水焦枯。我如今趁天师不在，我去把个海来煎干了他，致使他的宝船不能回去。凡有走上崖的；你和咬海干各领一枝人马，杀的杀，拿的拿，教他只轮不返，片甲不还，却不是个卖疥疮药的一扫光？”

早有五十名夜不收打探得这一段情由，禀知元帅。元帅还不曾看见天师，只说是天师果真在罩里，连忙的求救国师。国

师道：“元帅尊重，贫僧自有主张。”元帅升帐。国师即时遣下金头揭谤、银头揭谤、波罗揭谤、摩诃揭谤，守住了九天玄女罩，不许毁坏诸人。又即时发下一道牒文，通知四海龙王。当有龙树王菩萨接住了燃灯西佛的牒文，即时关会四海龙王，放开水宫雪殿，取出一应冷龙千百条，各头把守水面，堤防火母煎海情由。又即时差下护法伽蓝韦驮尊天，今夜天更时分，云头伺候发落。

却说火母夜至三更，吩咐王神姑领一枝人马，守住旱寨，不许南兵救应水寨；吩咐咬海干领一枝人马，守住水寨，不许南兵跑入旱寨。自家驾起一道红云，来到海上，连忙的把个火箭、火枪、火轮、火马、火蛇、火鸦往半空中一撇，实指望吊下海来，即时要煎干了海水。等了一会，只见个海水：

贝阙寒流彻，冰轮秋浪清。图云锦色净，写月练花明。

火母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每常间我的宝贝丢下水去，水就滚将起来。今日越是宝贝下去，越是澄清，这却有些古怪哩！”那晓得半空中有个护法伽蓝韦驮尊天，轻轻的接将宝贝去了。况兼海水面上，又有冷龙千百条把守得定定儿的，故此越加宝贝下去，越加海水澄清。火母大怒，说道：“不得于此，则得于彼。也罢，且去杀了天师，杀了那一干道士，权且消我这一口气。”及至回来，莫说是天师不在，连那一干道士也不在了；莫说是一干道士不在，连那个九天玄女罩也不在了。把个火母气了半夜。等至天明，那些火箭、火枪、火马、火蛇、火鸦，依旧在牛皮帐里。火母见之，愈加性起，即时头顶风扇，脚踏火车，竟奔南阵而来，声声讨战，说道：“我晓得牛鼻子道士坐在罩里，还不得我的罩来。这都是个葫芦头的和尚偷盗

我的宝贝，叫他一步一拜，送来还我，万事皆休！若说半个不字，我一口火吹上船来，教你千号宝船尽为灰烬！”

二位元帅听见他说道：“一口气吹上船来”，心下有些吃紧，来见国师，天师道：“这是贫道身上的事，夜来多亏国师起了他的罩，救了这一干道士，已自不可胜当，今日怎么又惊烦国师。待贫道自家出马去，和他决一雌雄。”国师道：“天师，你也且慢。自古道：‘柔能胜刚，弱能胜强。’火母因为火性不除，故此不能结成正果。你怎么也是这等火性也！”天师道：“既承吩咐，贫道敢不遵依。只是怎么得这个妖怪退阵？”国师道：“他因失了那一件讨饭的家火，故此吃力。这如今差下一员将官，送得个九天玄女罩还他便了。”元帅即时传令：“诸将中谁敢送九天玄女罩出阵去，还火母老妖？”道犹未了，帐下闪出一员将官，面如黑铁，声似巨钟，应声道：“末将不才，愿将这宝贝送还火母。”元帅起头看来，原来是个狼牙棒张柏。天师道：“张将军委是去得。”

张柏接了宝贝，揣在怀里，离了中军，跨鞍上马，竟出阵前，口里不作声，手里舞着狼牙棒。火母那里晓得他是送宝贝的，心里想道：“可恨这个葫芦头倒不送宝贝来还我，倒反差下个将官来和我厮杀。等我吓他一吓，他才认得我哩！”即时间把个火箭、火枪、火蛇、火鸦四件宝贝一齐的掀将起来，只见半空中黑烟万道，平地里红焰千层。满耳朵都是呼呼的响，满眼睛都是通通的红。天上地下都烧成了一块，那里有个东西南北，那里有个上下高低。张狼牙浑身是火。自古道：“水火无情。”那里认你是一员大将。喜得张狼牙还是胆大心雄，勒转马一辔头，径跑到中军帐下。虽然是不曾受伤，却也苦了些眉毛胡子。元帅道：“这宝贝还是国师自家送去。”把个宝贝交还国师。国师笑一笑，说道：“亏了贫僧取他的起来，教你

们送一送也还不会，还要我自家去走一遭。”把个宝贝也揣在怀里。张狼牙说道：“国师老爷，你把个宝贝拿在手里好。”国师道：“怎么拿在手里好？”儿狼牙道：“拿在手里他好看，他便不放出火来。”国师道：“揣在怀里何如？”张狼牙道：“未将适才揣在怀里，受他一苦。”国师笑一笑，说道：“各有不同。”一手钵盂，一手禅杖，大摇大摆而去。火母神君看见一个长老步行而来，他心里想道：“这莫非就是南朝金碧峰长老么？”又想道：“金碧峰是个护国国师，岂可步行而出？”心上有些猜疑，叫声：“徒弟在那里？”王神姑应声道：“弟子在这里。”火母道：“那步行的可是南朝金碧峰长老么？”

毕竟不知这步行的是金碧峰不是金碧峰，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二回

金碧峰神运钵盂 金钵盂困住火母

诗曰：

恋天北望接妖氛，谈笑临戎见使君。徽外旧题司马檄，日南新驻伏波军。釜鱼生计须臾得，草木风声远近闻。不独全师能奏凯，还看盟府勒高勋。

火母问道：“前面步行的可是南朝金碧峰长老么？”王神姑仔细看了一眼，说道：“正是金碧峰。”火母道：“这个葫芦头有些利害，我也不可轻易于他。”即时收起那三昧中间的一股真火，喷将出来。通天彻地，万里齐明。国师道：“这妖怪他把个真火来会贫僧，贫僧也不可轻易于他。”也收起那丹鼎之中一股真气，微开佛口，吹了一吹。只见那一天的火，不过半会儿，都不见了。火母看见，心上吃了一惊，说道：“这个葫芦头，果真是个出众的。”我这三昧真火，等闲人还认不得，他就认得，他就把个真气相迎。料应是个僧家，神通不小。待我叫他一声，看是何如。”高叫道：“来者何人？莫非是个南朝金碧峰长老么？”国师轻轻的应声道：“贫僧便是。”火母道：“你是释门，我是道教。我和你各行其志，各事其事，你夜来怎么私自掀起我的九天玄女罩了？”国师把个手儿打一

起，打个问讯，说道：“这是贫僧不是了。”火母道：“你掀我的宝贝，明明是欺我玄门。”国师道：“善哉，善哉！‘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我只救取那一干道士，怎么说个欺你玄门的话？”火母道：“你既不是欺我玄门，你把个宝贝还不还我？”国师道：“阿弥善哉！我佛门中人，自来不妄取一物，岂有要你宝贝的道理。”火母道：“既是还我宝贝，这如今宝贝在那里？”国师轻轻的取出宝贝来，拿在手里，说道：“宝贝在这里奉还。只是相烦老母回见国王，劝解他一番，教他收拾兵戈，递上一封降书降表，倒换一张通关牒文，免得终日厮杀，糜烂民肉，花费钱粮，岂不为美！”火母未及开口，国师就把九天玄女罩望空一丢，丢在半空中。火母一见了自家宝贝，连忙的把手一招，招将下来，接在手里。

火母得了他的宝贝，来取你的首级。说一声：“不要走！”就把个九天玄女罩一撇，撇在半天之上。火母也把个国师当作天师，一下罩住他在地。那晓得佛爷爷的妙用有好些不同处，你看他不慌不忙，把个偏衫的袖口张开来，照上一迎，那个九天玄女的罩，一竟落在他的偏衫的袖儿而去了。火母反说是佛门中欺负他，他就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把个火箭、火枪、火蛇、火鸦四件宝贝，一齐的掀将起来，也指望烧狼牙棒张柏一般的模样。虽则是黑烟万道，红焰千层；虽则是上天下地，火片，这只好烧着凡夫子，怎奈何得佛爷爷。国师老爷不慌不忙，张开口来，一口唾沫，朝着正北上一喷。只见四面八方乌云密布，大雨倾盆，把那一天的火都烧得灰飞烟灭。火母看见不奈国师何，心中大怒，即时撇过那把降魔剑来，照着国师的脸上就劈一剑。国师道：“善哉，善哉！我出家人怎禁得这一剑哩！”不慌不忙，把个手里托的钵盂望空中一撇，撇上去，即时一个觔斗翻将下来。火母却又心大意大，不甚堤防，

早已把个火母的捞翻在底下。火母见在钵盂底下不得出来，心上慌了，高叫道：“金碧峰饶我罢！”叫了一会没有答应，又叫道：“金碧峰老爷，你是个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饶了我这一次罢！”国师老爷听知，心下十分不忍，说道：“这拘禁人的事，本不是我出家人干的。只是我见此入还有一百日灾难未满，不如趁这一个机会，要他会一坐，才好灭他的火性，才好收他的野心。”国师竟自转过中军帐来。火母罩在钵盂之下，左吆喝、右吆喝，左吆喝也不得出来，右吆喝也不得出来，把一双手左支右支，左支也不得出来，右支也不得出来。把两个肩头左扛右扛，右扛也不得出来，左扛也不得出来。

却说王神姑不见了师父，四下里去找，再也找不着。只听见一个声音，却象他师父一般。听一会象有，听一会又象没有。仔细听了一大会，却听见说道：“金碧峰老爷饶我罢！”王神姑道：“分明是我的师父讨饶，却不见在那里？”没奈何，把个草地下里排头儿寻一交，只看见一个黄铜打的盆儿盖着在地下里，里面恰象有个人哼也哼的在哭哩。王神姑走近前来听上一听，只见人果真有人在里头，一会儿哼哼的哭，一会儿又不哭，一会儿骨弄的响，一会儿又不响。王神姑说道：“终不然我的师父坐在这个里面？”只说得“师父”两个字出声，那里面一听见了，连忙的吆道：“徒弟哩，徒弟哩！”王神姑连忙的答应道：“我在这里，我在这里！”火母道：“你快来救我。”王神姑道：“你怎么在这个里面？”火母道：“吃了那金碧峰和尚的亏哩！”王神姑道：“这是个甚么东西，会罩住你在里面？”火母道：“我在里面黑通通的，不看见是个甚么。你外面亮处看一看。”王神姑仔仔细细打一看，原来是上黄铜打成的一个小小钵盂儿。说道：“师父不打紧哩！”火母道：“怎么晓得不打紧哩？”王神姑道：“是个和尚家化饭吃

的钵盂哩！”火母道：“若只是个钵盂，果真的不打甚么紧。

”王神姑道：“你在里面发起性来，把个头一顶，就顶他过一边，你却不就走出来也？”火母果真的把个头来顶一顶，一顶，只当不知，又一顶也只当不知；再一顶，也只当不知。连顶递顶，越发只当不知。

火母道：“徒弟，我头上就象座泰山一般，顶不动哩！”王神姑道：“师父不干顶不动事，想是你的颈脖子软哩。”火母道：“怎么我的颈脖子软哩？”王神姑道：“我看见来。”火母道：“你看见甚么来？”王神姑道：“我看见你的颈脖子长便有一尺多，却四季是个软叮当的。”火母道：“你只叫我顶，你也动下手么。”王神姑道：“你是个师父，我做徒弟的等闲不敢动手哩！”火母说道：“我在里面要性命，教你还在那里科牙磕齿的。”王神姑道：“你要怎么样儿？”火母道：“你把个钵盂抬起来就是。”王神姑道：“晓得了。”即时把只手去抬，一些儿也抬不动。把两只手一抬，也抬不动。王神姑狠起来，尽着平生的气力，两只手一抬，也抬不动。王神姑说道：“师父，我两只手用尽了气力，却抬不动哩！”火母道：“你多叫些人来。”王神姑道：“晓得了。即时间叫过些番兵番将，一个抬，抬不动；两个抬，抬不动，三个抬，抬不动；四个抬，抬不动。王神姑道：“抬不动哩！”火母道：“可多着些人抬。”王神姑道：“已自四个人，也抬不动哩！”火母道：“四个人抬不动，你添做八个人就抬得动。”王神姑道：“只是这等一个小钵盂儿，有处安人，却没有处安手。”火母道：“你们外面着力的抬，我在里面着力的顶，内外夹攻，看他还是怎么。”王神姑道：“师父言之有理。你在里面顶着，我们在外面抬着。”只见里面顶的顶得浑身是汗，外面抬的抬得遍体生津，那个钵盂却不曾动一动儿。火母道：“你外面没

有抬么？怎么再顶不动哩？”王神姑道：“你里面没有顶么？怎么抬不动哩？”

火母道：“既是抬不动，我还有一个妙计。”火母道：“是个怎么妙计？”火母道：“你去多叫些番兵来，多带些锹锄来，穿他一个地洞儿，我却不就出来罢？”王神姑说道：“师父还穿个龙门，还穿个狗洞？”火母道：“穿个狗洞才好。”王神姑道：“怎么狗洞好？”火母道：“你岂不闻临难母狗免？”王神姑道：“晓得了。”即时叫过些番兵来，带了锹锄，没有锹锄的，就是枪，就是刀，就是檳榔木削成的标子，一声响，你来挖一趟，我来挖一趟。一会儿，你也丢了去，我也丢了去。火母在里面守得急性，叫声：“徒弟，你外面还没有穿洞哩？”王神姑道：“穿不通也。”火母道：“怎么穿不通？”王神姑道：“这个钵盂，有好些古怪。”火母道：“怎么古怪？”王神姑道：“自钵盂三尺之外，一挖一个窟，自钵盂三尺之内，一挖一肚气。”火母道：“怎么一挖一肚气？”王神姑道：“自钵盂三尺之内，就是一块铁板，千挖万挖，没有些纒縫；千穿万穿，没有些相干。这却不是一肚子气？”火母道：“终不然你就闷杀我在里面罢？”王神姑道：“终不然我做徒弟的进来替你罢。”火母道：“我原日为着那个来的？”王神姑道：“我如今也无不为师父。”火母道：“你既是为我，也到那里去求个神，也到那里去问个卜。也到那里去修个福，也到那里去许个愿？”王神姑道：“我做徒弟的没有到那里去处，但凭师父叫我到那里去罢。”

火母道：“打虎不过亲兄弟，上阵无如父子兵。你既是肯去，你不如去请下我的师父来罢。”王神姑道：“终不然师父还有个师父？”火母道：“木本水源，岂可就没有个师父？”王神姑道：“那师父是甚么人？”火母道：“说起我的师父来，

话儿又长哩。”王神姑道：“但说来我听着。”火母道：“当初不曾有天地，不曾有日月，不曾有阴阳，先有我这一位师父。我这一位师父生下盘古来，却才分天地，分日月，分阴阳，故此他的职分老大的，就是掌教释伽佛，也要和他唱个诺；就是玉皇大天尊，也要和他打恭。”王神姑道：“他叫做甚么名字？”火母道：“当初还没有文字，没有名姓。因他生下盘古来，却就叫他做个老母。因他住在骊山上，却又叫做骊山老母，又叫做治世天尊。”王神姑道：“他如今住在那里？”火母道：“他如今还住在骊山。”王神姑道：“从这里到骊山去，有多少路程？”火母道：“从此去到骊山，大约有一百二十游巡之路。”王神姑道：“一游巡是几里？”火母道：“一游巡就是一千二百里。”王神姑道：“算起来却不是十四万里路还多些？”火母道：“是有这些路。”王神姑道：“弟子一驾膝云，一日只打得一千里。这十四万里路，却不过了半年？去半年，来半年，共是一周年，师父在里面会守得哩？”火母道：“徒弟，我已经算在心里，还有一个捷径的法儿。”王神姑道：“是个甚么捷径的法儿？”火母道：“你先到甲龙山飞龙洞，进到我打坐的内殿上。那殿上供养的，就是骊山老祖的神主牌儿。供案上就有一卷超凡脱体的真经，你可跪着祖师的面前，取过经来，朗诵七遍，诵了之后，把经化了，面朝着西，口里叫着祖师在号，拜二十四拜，取过无根水一钟，连经连水，一毂碌吞他到肚子里去。吞了经后，可以权借仙体，驾起祥云，不消一日工夫，就到得骊山之上。这却不是个捷径的法儿？”王神姑道：“即有此法，弟子敢惮劬劳？即时就去。”火母道：“你可怜见我埋在地下，只是不曾死了。”王神姑道：“师父，你且宽心，我弟子有此捷法，不日就回。师父，我去哩！”

好个王神姑，说得一声“去”，早已驾起膝云，早已到了

飞龙洞，早已吞了真经，早已借了仙体，早已到了骊山。只见这个山无高不高，无大不大。借问山下居民，都说道这是有名的万里骊山。大约穿心有万里之远，直上有千里之高，中国四夷有一无二。有一篇《山赋》为证，赋曰：

天孙日观，终南太乙。蓬莱九气，昆仑五色。天台赤城，龙门积石。访至道于崆峒，识神人于姑射。江郎这一子还家，林虑之双童不食。节彼南山，始于一拳。度悬之祭，配林是先。故梁为晋望，而岷实江源。耸香炉之秀出，抗射的之高悬。至若触石吐云，含泽布气。鸣陈仓之宝鸡，翔淳于之白雉。既含情于度木，亦游心于覆簧。登宛委而和书，出器车而表瑞。黄帝之游具茨，夏王之登会稽。尔其探禹穴，纪秦功。或开形九子，或礼视三公。著履尝闻于灵运，朽壤曾询于伯宗。又若汶为天井，岐为地乳。维应桐柏，毕连鸟鼠。嘉无恤之临代，美仲尼之小鲁。或形类冠帻，或状同桴鼓。感叱驭之忠臣，识捣衣之玉女。悬圃尝留于穆满，疏属曾拘于贰负。则有石帆孤出，砥柱分流。巨灵之擘太华，共工之触不周。秦望则金简玉书，灵秘之所潜陷；罗浮则璇房琼室，神仙之所嬉游。又闻瀛政曾驱，愚公欲徒。觐修羊于华阴，见王乔于缙氏。指阙远属于牛头，积甲遥齐于熊耳。至有群玉册府，昆仑下都，洞童灑霍，员峤方壶。触百神者帝台，迎四皓者高车。及夫瞻挂鹤之悠扬，望盘龙之宛转，闻苏门之清啸，访酉阳之逸典。咏于言之饮宿，纪云亭之封禅。亦有兰岩唳鹤。金华叱羊。五台三袭，夕阴朝阳；桂阳话石，吴宫采香，凜冽而风门击吹，晶荧而火井扬光。尔其戴石为瑋，多草为蛄。摘天柱之仙桃，采华容之云母。寻谢敷之紫石，访桓温之白芑。骇蜗宫之台榭，识仇池之楼橹。亦有乌龙白骑，紫盖青泥；羊肠鸟翮，马鞍牛脾；猿山耸拔，

雁塞逶迤；仙翁种玉，烈女磨笄；言听蔡诞，约信安期。见祝融之降崇，闻鸞鷲之鸣岐。复闻马援壶头，羊公岷首。挹少室之石膏，饮洞庭之美酒。又若望朝霞于赤岸，视黄石于谷城。虽阳岐之能买，岂北邙之可平。陈音以之而立号，张嶷因之而得名。云气或成于宫阙，风雨曾避于崑陵。与夫少室登仙之台，句曲华阳之洞，燕然勒铭，祁连作家。或功伐攸彰，或灵仙所重。卓哉骊山，称雄禹贡。宁若过之而身热，经之而头痛。徒为患于蛮貊，而无资于财用。

王神姑看不尽的景致，贪看了一会，猛然间想起来：“我为着师父救命而来，岂是杜甫游春的故事？”即时手持一炷信香，口念祖师尊号，三步一拜，拜上山去。日出的时候拜起，拜到日西，还不曾看见一些下落。日西的时候又拜起，拜到明日个天亮，还不曾看见些动静，一连拜了两日两夜，还饶着是个仙体。你说这个山高也不高？直到第三日天早，却才看见一所红门儿。王神姑心里想道：“这却是个仙家的气象了。”起头一看，只见门上直竖着一个小小的牌匾儿，匾上写着“碧云洞”三个字。王神姑却晓得是个天上无双府，山中第一家，跌倒个头只是拜。脚儿跪着，口儿叫着，头儿磕着，一上手就磕了千百个头。

只听见一个小娃子走得响，口里说道：“是那里一阵生人的气哩？”王神姑听见有个人讲话，不胜之喜，抬起头来一瞧，只见是一个穿青的小道童儿。王神姑站起来，朝着他行一个礼，说道：“弟子借问一声。”道童道：“借问甚么？”王神姑说道：“宝山可是个万里骊山么？”道童说道：“我这个山天下有一无二便是骊山。”王神姑道：“洞里可是个治世的祖师么？”道童道：“自从盘古以后，那里又有两个治世祖师？此中便

是。你问我的祖师怎么？”王神姑道：“弟子是甲龙山飞龙洞火母元君差下来的。”道童道：“来此何干？”王神姑道：“特请你们祖师下山去走一走。”道童道：“他有个甚么事，请我祖师下山去走一走？”王神姑道：“他如今受了覆盆之难，特请祖师去救拔他一番。”道童道：“他是我祖师甚么人？敢请我祖师去救。”王神姑道：“他也是你祖师位下班头，掌教的第一位大徒弟。”道童道：“你这话讲差了。我祖师只有两位徒弟，大的叫做金莲道长，小的叫做白莲道长。并不曾晓得有个甚么徒弟叫做火母，住在甚么甲龙山火龙洞。你这个话却不讲差了？”王神姑道：“弟子甲龙山来到宝山，有十四五万里的路，岂有个错来之理！”道童道：“这虽不错来，我祖师位下却没有这等的徒弟。”王神姑道：“有。”道童道：“没有。”

道犹未了，只见又走出一个穿红的道童来，王神姑连忙的朝着他行个礼。那道童还个礼，说道：“尊处何来？”王神姑道：“弟子是甲龙山飞龙洞火母元君差下来的。”穿青的道童说道：“此一位尊处说他火母是我们祖师的大徒弟。凭你说，可有这个徒弟么？”穿红的道：“我和你那里晓得他。”穿青的道：“岂可就不晓得些儿？”穿红的道：“我和你来到这里，不过七八百年，那晓得他的前缘后故。”王神姑道：“这如今只求二位进去通报一声就是。”穿青的道：“我们不晓得你的来历，你怎么和他调牙确齿，惹他站在这里。倘或他的身上有些不洁净处，明日祖师晓得，却归罪于谁？”穿青的道童恼起来，把个两只手叉住王神姑，连说道：“你去罢，你去罢！不要在这里歪事缠。”王神姑不肯去。穿红的道：“我们这里有个规矩，彼此是我的祖师的班辈，往来具一个柬帖。下一辈的往来，具一个禀帖。再下一辈的，不敢具帖，当面口禀。你今

日又不是具贴，又不是口禀，叫我们怎么通报？你不如再去问个详细来。”王神姑心里想道：“饶我借了一个仙体，还来了这几日，教我再去，却到几时再来？却不坑死我师父也！”一会儿儿心上恼将起来。不觉的放声大哭。

这一哭不至紧，早已惊动了里面祖师。祖师叫过金莲道长来，吩咐他到洞门外看是个甚么人哭。金莲道长走出洞门外来，问了王神姑一个详细，顺复祖师。祖师把个头来点了两点。金莲道长禀说道：“火母原是师父几时的徒弟？”祖师道：“我是原日炉锤天地的时候，他在我这里扇炉，叫做个火童儿。为因他偷吃了我一粒仙丹，是我责罚于他，他便逃去了。后来有个道长看见他在甲龙山火龙洞里修真炼性，不知今日怎么样儿惹下这等一个空头祸来。”金莲道长道：“是弟子复他的话，打发他回去罢。”祖师道：“不可。他这许无的路来寻我，也指望我和他做一个主张。况兼他原日也在我门下千百年之久，他如今虽不成甚么大仙，却也是个超凡入圣，有了中八洞的体段，怎么就着一个和尚的钵盂盖住了？待我算了一算，看他何如。”算了一算，连师祖也吃了一吓。金莲道长说道：“师父为何惊骇？”祖师道：“原来这个和尚是三千诸佛的班头，万代禅师的领袖，燃灯古佛的转世。他怎么惹着这等一个大对头也？”金莲道长道：“既是这等一个对头，师父也不要管他的闲事。”祖师道：“也是他寻我一次，待我吩咐他几句言话儿，解了他的冤业罢。”金莲道长道：“既如此，弟子叫他进来。”祖师道：“叫他进来，他是个凡人，又恐他身上不洁净。不如我自家出去，分付他几声罢。”好个祖师，说了一声“自家出去”，果真的：

瑶草迷行径，丹台近赤城。山川遥在望，鸡犬不闻声。谷

静桃花落，桥横漳水鸣。移来只鹤影，只听紫云笙。

王神姑看见个祖师老爷来到洞门口，他连忙的跪下去，磕上几个头。祖师道：“你是何方人氏？姓甚名谁？”王神姑道：“弟子是西牛贺洲爪哇国总兵官咬海干的妻室王神姑是也。”祖师道：“那火母怎么差下？”王神姑道：“弟子曾受业于火母门下，火母是弟子一个师父，故此差下弟子来。”祖师道：“你师父怎么和南朝的和尚争斗哩？”王神姑道：“南朝一个和尚叫做甚么金碧峰，领了百万雄兵，特来抄没爪哇国。是我师父不忍这一国人民无故遭难，就和他比手。不想他一个小小的钵盂儿，就把我师父罩着。我师父命在须臾，无计可施，特差弟子拜求老祖师下山去走一次。一则是救度我师父性命，二则是超拔我一国生灵。望祖师老爷大发慈悲，广施方便，也是祖师老爷的无量功德。”祖师老爷道：“你那远来的弟子站起来，我吩咐你几句话儿回去罢。”

不知还是吩咐他几句甚么话儿，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火母求骊山老母 老母求太华陈抟

诗曰：

骊山一老母，头戴莲花巾。霓衣不湿雨，特异阳台云，足下远游履，凌波生素尘。倦游向南岳，应见魏夫人。

老母说道：“你那远来的弟子，我吩咐你几句话儿回去罢。”王神姑道：“愿闻神师老爷吩咐。”老母道：“你回去对着你师父说：你既是一个出家人，已超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倒不在山中修心炼性，反去管人间甚么闲事。自古圣人道得好：‘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这是他自取其罪，与别人不相干的。”王神姑道：“可怜见俺师父命在须臾，望乞祖师老爷救他一救。”老母道：“是我适才与他算一算来，他命里有一百日之灾，灾星过限，他自然脱离钵盂。况兼那个僧人我也算他算来，他也不是个等闲的僧人，决不害他的性命。”王神姑看见祖师是个不肯下山去的意思，心里想道：“遣将不如激将。待我把几句话儿来激他一激，看他何如。”说道：“祖师老爷不肯下山去不至紧，却就中了那和尚的机谋。”老母道：“怎么就中了那和尚的机谋？”王神姑道：“是我师父罩在那钵盂底下，央浼那个和尚放他，那和尚不肯。我师父说：

‘你不放我，我明日请下我受业的祖师来，一总和你算帐。’和尚说：‘你受业祖师是那个？’我师父说：‘实不相瞒，骊山上治世的祖师是我师父。’那和尚听见说了祖师，他反嘎嘎的大笑三声，说道：‘你那个治世祖师也还要让我释门为首。饶你请下他来，我就和他比一个手。你看他敢来不敢来？他决然不敢来惹我也！’这如今祖师老爷不下山去，却不中了他的机谋。”老母听知此言，心中大怒，说道：“有了吾党，才有天地世界。有了天地世界，才有他释门。他怎么敢把言语来欺我也！王氏弟子，你先行，我随后就到。若不生擒和尚，誓不回山！”这正是——一言而兴邦，一言而丧邦。只因这几句言语之间，就把个治世的祖师都激动了。王神姑不胜之喜，磕了几个头，驾起一朵祥云，下山而去。

老母即时叫过金莲道长，白莲道长，又带过独角金精兽，又带过一千仙兵仙将，离了洞府，驾起祥云，竟奔爪哇国，要与燃灯古佛赌胜。看看的来了一半路程，祖师坐在云里，只见一阵冷风劈面而过。祖师道：“这如今还是夏月天，怎么这等一阵冷风也？”金莲道长禀道：“非干冷风之事。此处是个寒冷岭积雪崖，冷气侵人，就象个冷风刮面。”神师道：“且住，说声：‘且住’，即时按落云头，住下寒冷岭积雪崖。祖师起眼一看，只见个寒冰岭上：

天入鸿蒙银笋出，山摇鳞甲玉龙高。台前暖日今何在？冷气侵入快似刀。

又只见积雪崖下：

凹处平来凸处高，凭谁堆积恁坚牢。横拖粉笔侵双鬓，暗

领寒稀削布袍。

祖师老爷站了一会，说道：“好透心凉也！”金莲道长，是个会讲话的，趁着这个机会儿，说道：“适来师父火性，弟子不敢饶舌。这如今师父透心凉，弟子有一句话儿相禀。”祖师道：“你有句甚么话儿来禀我？”金莲道长道：“师父此行，听了那王弟子的谎言，不免要伤你三教中体面。”祖师道：“徒弟，你所言有理。但只一件来，火童是我的徒弟，不可不救。况兼我已当面许下了王弟子，他虽谎话，我岂可自食其言？这如今只得往前而去。”金莲道长道：“依弟子所见，且把这些天兵屯在这里，只是我师徒们亲自前去，看那钵盂是个甚么神通。若是好掀，我们先掀起他来；若是不好掀，还请他自己掀起，庶几两家子体面俱不失了。倘若他有言语，再作道理还不为迟。”祖师道：“你所言亦是，且把这一干神将俱寄在这里，待我有旨来方许他前进，无旨不许擅动。”只带了一个独角金精兽，两个大小徒弟，一驾祥云，径落下爪哇国。

此时已是三更时分，老母在云头里面就叫上一声：“火童儿在那里？”火母在钵盂底下听见是个师父的声气，满心欢喜，连忙的答应道：“弟子在这里。”老母落下来打一看，只见一小小黄铜钵盂盖在地上。老母道：“这是个甚么东西？这等利害！”金莲道长道：“待弟子掀起他来。”老母道：“你掀。”金莲道长还看得容易，把只手抓着就要掀。那晓得这个钵盂有好些古怪处，一掀只当没有；两只手又一掀，又只当没有；添了白莲道长，两个人四只手着实一掀，又只当没有。火母在里面吆喝道：“你们在外面掀着，我在里面顶着。两下里一齐出力，便就掀得起来。”外面答应一声“是。”外面两个，里面一个，三个人一齐着力，又是一掀，又只当没有。老母道：

“这是佛门中的宝贝，岂可轻视！”金莲道长道：“钵盂不过是佛门中的宝贝，师父乃是玄门中的祖师，何不大显神通，掀他起来，以救火童之难？”老母道：“徒弟，你所言有理。”连忙的走近前来，把个两只手插在泥里，抠着他的子口儿，口里又念上一会，喝声道：“大力鬼王，你可助我一臂之力！”那大力鬼王两臂有十万八千斤气力，听见祖师呼唤，敢不奉承，随着老母尽力一掀，那晓得那个钵盂也只当没有。”

老母心中大怒，叫声：“独角兽何在？”这独角兽原是须弥山上一只獬，其形似羊，却有十丈多高，有三丈多长，一双眼金幌幌的就是一对红纱灯笼，一只角生在额上，就象一股托天叉，专一要吃虎、豹、狮、象、白泽、麒麟，若只是獐、麋、兔、鹿，都只当得他一脍点心。曾一日发起威来，把个须弥山就戳崩了一半。治世老母生下了盘古，分开、分地、分人，诚恐他吃光了世界，特自走到须弥山上，收他下来。他跟了祖师，年深日久，收了狼子野心，拆了皮袋架子，就象一个不长不矮的汉子，就成了一个朝元正果。只是那个角还在，只不象当初的长。那气力还在，只是不象当初卤莽。祖师叫他做独角金精兽。跟定了祖师，有急事，他就来挡头阵；有患难，他就来相扶持。故此祖师大怒，叫声：“独角兽何在？”独角兽答应一声“有！”祖师道：“你与我把这个钵盂掀将起来。”独角兽道：“老爷何须发怒生嗔，凭着小神的气力，饶他须弥山，我也要戳翻他一半，何况这些小钵盂！”连忙的走近前来，喝声道：“哇！你是个甚么神通？敢如此撒赖！”照着钵盂上掂上巴掌，只指望一巴掌打翻了他。那晓得个钵盂这一下直打得金光万道，火焰千条，把独角金精兽的手就是火烧了，就是汤烫了，动也动不得。这叫做蜻蜓撼石柱，越撼越坚牢。

弄了这一夜，恰好大天亮了。王神姑走将来。磕头如捣蒜，

口口称谢。老母道：“我只为着你的师父，故此不远而来。那晓得这个钵盂这等利害！”王神姑道：“是俺番王设一个计较，说道：‘多取些杉条，搭起一个鹰架，安上一个天秤，多用绳索，多用官兵，秤他起来。’不知祖师意下如何？”老母道：“我们是个仙家，那晓得你这尘世上的事故，悉凭你行就是。”王神姑果真的取了杉条儿，打了鹰架，安了天秤。只是拿了绳索，没去用处，拿了撬棍，没有使处。怎么没去用处，没去使处？你想想，只是一个滑钵盂，到那里去用绳索，到那里去使撬棍？空费了这许多杉条儿。只见火母在里面吆喝道：“趁着这些杉条儿，我有一个妙计。王神姑道：“你是个甚么妙计？”火母道：“我本是个火神。你外面把杉条儿打碎了。用凡火烧进；我里面把三昧真火放出来烧出，里外夹攻。这钵盂名虽紫金，其实是个铜的，却不一下子烧化了他？”王神姑一心要救师父，就依师父所言，也不请教老母，径自把个杉条儿打碎，又用上些琉璃焰硝引火之物，引起外面的火来，烧将进去。火母在里面把自己的十万八千毫毛孔窍，尽数放出三昧真火，烧将出来，只指望烧化了钵盂。那晓得烧了一会，火母在里面吆喝起来，王神姑说道：“师父，你吆喝甚么？敢烧化了钵盂么？”火母道：“钵盂还不曾化，只是我的四大，渐渐的要化了。”王神姑道：“怎么处他？”火母道：“你快把火息了罢！”王神姑连忙的把这些杉条儿的火散开了。火母在里头吆喝。王神姑道：“你又吆喝甚么？”火母道：“这钵盂烧发了火性，我里面一刻也难安身。你还求我师父救我哩！”王神姑又朝着老母只是磕头。

老母没奈何，一驾祥云而起，竟到东海之中水晶宫里，叫过龙神来，告诉他说道：“只因燃灯古佛把个钵盂罩住了我的徒弟，我徒弟孟浪，把个火来烧化钵盂，这如今钵盂不曾烧得

化，到反烧得里面安身不住。是我特来问你借四条冷龙，退去钵盂的火性，救我徒弟之命。”龙王沉吟了一会，心里想道：“放出冷龙，治世佛爷见怪；不放出冷龙，治世祖师见怪。事在两难，不好处得。”老母早知其意，大喝一声道：“哇！你若说半个不字，我教你这水晶宫里都住不成，我就打落你到阴山背后，教你永世不得翻身！”龙王没奈何，只得开了冷宫，放出四条冷龙，奉承了治世的老母。

老母一驾祥云，来到钵盂之处，吩咐冷龙如此如此。四条冷龙街头衔尾，把个钵盂围得定定的，围了这等两三个时辰，却才退了钵盂的那些火性。老母道：“徒弟，你里面坐得住么？”火母道：“我谢师父，坐得住了。只是还有一件。”老母道：“那一件？”火母道：“师父，你就趁着这个冷龙，不要放他回去。师父，你先借下一阵狂风骤雨，大个子雷公，助了冷龙之势，却教冷龙发起威来，把个钵盂一爪抓起他来，抓到半空里面，弟子却不走将出来？”老母道：“也是。”即吩咐了冷龙，即时借下乌风骤雨，即时借下雷公。那四条冷龙不晓得佛爷爷的妙用，借了雷公的势儿，趁了一天的威风，你看他张牙弄爪，各显神通，都要来把个钵盂抓起。那晓得半空中现出一位护法韦驮尊天来，喝声道：“孽畜，焉敢无礼！你敢把佛爷爷的宝贝坏了罢？”那四条冷龙见了个降魔蓝杵，吓得个战战兢兢，就似四条曲鳝一般，各自下海去了。

老母看见个冷龙去了，也只得收了风头，住了雨势，歇了雷公，好没趣也。却怒上心来，气冲顶出，叫一声：“金碧峰，你不是把个钵盂奈何我的徒弟，你明是的夸张你的佛门，欺灭我玄教。”却吩咐火童：“你耐烦在里头再坐一会，料然我救得你出来。”道犹未了，一驾祥云，当有金莲道长拦住云头，问说道：“师父你何往？”老母道：“我转寒冰岭上，取动天

兵天将来，一定要与他见个好歹。”金碧峰道长道：“师父差矣！你又不曾见金碧峰的面，金碧峰又不曾见你的面，怎么叫做欺灭我们玄教？依弟子愚见，先把一道信风报知金碧峰，看他怎么处置。若是他见了祖师，掀了钵盂，放了火童，两家子一团和气。若是不肯放手之时，再去取兵，和他赌胜，也还不迟。”老母道：“就依你讲，再看何如。”即时传出一道信风，报知金碧峰長老。

却说金碧峰坐在千叶莲台之上，只见一道信风所过，早知其意。長老道：“一个治世的祖师，反受了凡夫所激。我本待不把个钵盂揭起来，又恐怕伤了老祖杀戒之心。不如竟自前去，取他一个和罢。”此时已是初更天气。好个金碧峰，把他四大色身离了宝船，一道祥光，早已站在钵盂身畔。只见骊山老母现出了丈八真身，左边站着个金莲道长，右边站着个白莲道长，后面站着个独角金神兽。長老心里想道：“他既是现了真身，我怎么好把个假相和他厮见。”即时间，一手掀吊了圆帽，一手把个顶心上摸两摸，只见万道金光一迸而出，现出了丈六紫金身。左有阿难，右有释伽，后有护法韦驮尊天。一个祖师，一个古佛，两家相见，两家叙一个礼。祖师道：“小徒火童儿得罪在佛爷爷台下，望乞推念三教分上，饶他这一次罪！”佛爷道：“阿弥陀佛！是贫僧得罪令徒，万望祖师恕罪！”祖师道：“小徒是个火性的，故此不知进退。”佛爷道：“只因令徒把个九天玄女罩罩住了张天师，是贫僧揭了他的罩，他就嗔恨贫僧。贫僧没奈何，亲自送上个罩与他，陪他一个小心，他反把个罩来罩着贫僧。贫僧却才收了他的罩，把个钵盂盖了他。即不知道事至于此，惊烦祖师。”祖师道：“总望佛爷爷慈悲方寸，揭起了钵盂罢！”佛爷道：“既承尊谕，敢有推辞！只是令徒出来，还望祖师吩咐几声，叫他劝解番王，早

早献上玉玺，免致争战，彼此无益。”祖师道：“这个一定奉承。”

佛爷爷走近前去，把个钵盂儿弹一弹。祖师心里想道：“我们费了这许多力气，还不曾掀得起来，且看他还是怎么？”只见佛爷爷不慌不忙，弹了一弹，把个个指头儿一拨，那个钵盂儿轻轻的抑在佛爷爷的手上。那火母是个闷久了的人，一肚子气正没去出处，揭开了钵盂，他又只说是师父救出他来，不晓得是个佛爷爷郊天大赦。他一毂碌踉将起来，就张开那一个血光的口，就吹出那十丈长的火来，高叫道：“贼秃奴！你把个钵盂奈何得我够了！”佛爷爷因是祖师在面前，不好回他话，又不好乘得头，只得转身而去。他又赶上前来，喝声道：“那里走！”劈头就是一剑砍将来。佛爷爷扭转身子来，不慌不忙，一手拂开了剑，一手掀起钵盂来，一声响，一下子又把个火母罩在底下，佛爷爷一驾祥云，径归宝船而去。祖师连叫道：“佛爷爷你来，我陪你个不是罢！”佛爷爷只作不听见，一径去了。

老母心上有些吃力。金莲道长道：“师父休要吃恼，这都是火童儿的不是。”老母道：“虽然是他不是，其实的连我面上没有光辉。”金莲道长道：“这如今没奈何得。解铃须用系铃人，不免还去求金碧峰揭了钵盂罢！”老母未及答应，白莲道长抢着说道：“师兄，你全然没些志气。”金莲道长道：“怎见得我全然没些志气？”白莲道长道：“再去求他，把我‘玄门’两个字放在那里？你有志气，说出这等的话来！”金莲道长道：“你有志气的怎么处就是？”白莲道长道：“依我愚见，决不输这口气与他，千方百计，偏要揭起他的来。”老母道：“你这个话，其实讲的是。只一件来，这如今没有个良策。”白莲道长道：“依弟子愚见，我也顾不得个甚么百姓黎民。四

大部洲有个水母，不免借过水母来，着他在显神通，连这个国的地土俱撞崩了他的，看他钵盂安放在那里。安不得钵盂，却不救了火童之难？”老母道：“水母在南膳部洲泗洲地界，徒弟，就烦你去走一遭来。”白莲道长道：“水母是个有罪的神祇，须烦师父亲自去走一遭才好。”老母道：“徒弟，你说的是。”

一驾祥云，竟到南膳部洲凤阳府泗洲地界上，泗洲大圣相见了祖师。祖师道：“水母在那里？”大圣道：“他是个有罪之神，锁在龟山脚下。”祖师竟到龟山，只见龟山西南上，上有峭壁，下有重渊，山脚下有一条铁索头儿。祖师晓得这个便是，伸起手来，把个铁索望上连拽儿拽。忽然山凹里面走出一个牧童来，高叫道：“不要拽哩！”原来牧童是个凡体，故此不认得，只说是个甚么人错拽了这条铁索。祖师心里想道：“他既是吆喝于我，我且问他一声。”问说道：“大哥，怎么不要拽哩？”牧童道：“那里面是我泗州大圣锁着一个精怪在那里。”祖师反做个不知道的，说道：“你怎么晓得是个精怪？”牧童道：“我家有一位尊长，尝说龟山脚下铁索头儿锁得是一个精怪。唐朝永泰年间，有个现任本州的李太爷，不信鬼神，吩咐一百头水牛拽起索来，拽了三日，只见铁索稍上，一个不黑不白、没头没脑、十丈多长的一个大东西，呼的一响，反跳下去。连一百头水牛都带得淹死了。”祖师道：“这是个甚么处所？”牧童道：“这个山叫做龟山，这个寺叫做上龟山寺，这个桥叫做洪泽桥，这个井叫做圣母井。”祖师道：“有何为证？”牧童道：“有宋朝周知微一首诗为证。”祖师道：“怎么说？”牧童道：“诗云：

潮回暗浪雪山倾，远浦渔舟我钓月明。桥对寺门松径小，

槛当泉眼石波清。迢迢绿树江天晓，霭霭红霞海日晴。遥望四山云接水，碧峰千点数帆轻。”

祖师心里想道：“这个果是水母也。”借过一片浮云来，遮住了牧童的俗眼，捻一个诀，喝上一声，说道：“孽畜在那里？”只见水里头扑地一声响，跳将一个青菱菱的神道出来，约有十丈多高，神头鬼脸，撑眉露眼。祖师道：“你可认得我骊山治世祖师么？”水母看见是个祖师，吓得战战兢兢的说道：“祖师老爷呼唤，有何使令？”祖师道：“我劳你到西洋海里去走一遭。”水母道：“小的是个带罪之神，怎么私离得此地？”祖师道：“我已有个头行牌，关会了玉帝，玉帝无不钦依。”水母道：“我琵琶骨上的铁索不得离身。”祖师道：“暂且请他下来，限一七之后再锁。”道犹未了，一条铁索已自落在石头上。祖师一驾祥云，竟转西洋大海。水母跟定了祖师。你看他恁般施展？他原是个水里的大虫，专一要兴妖作怪，只因大圣收服了他，一向困住在深潭里面，叫做个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今日一旦承祖师的号令，他就顷刻间施逞手段，卖弄威风，把个九江八河、五湖四海的水，一张涨起来，白浪滔天，红潮浸日。

却说国师老爷坐在千叶莲台之上，一阵信风所过，早已知道祖师遣动水母的情由。连忙的差下值日奏事功曹，赍上一道牒文，前往灵山胜地雷音宝刹掌教释伽牟尼佛位下投递。牟尼佛看见了牒文，即时发出阿难山一座，落下爪哇国，听候佛爷爷指挥。

却说爪哇国水势漫天，南军各寨屯扎不住，一齐移上宝船。二位元帅亲进莲台，说道：“似此大水，何以处之？”国师道：“怎见得大水？”三宝老爷说道：“国师，你还有所不知，只

是这一会儿：

海发蛮夷涨，山添雨雪流。大风吹地紧，高浪蹴天浮。鱼鳖为人得，蛟龙不自谋。轻帆归去便，吾道付沧洲。

国师道：“水虽大，幸喜得海口上那一座山还高，其实的抵挡得住。元帅但自宽心，高坐中军帐上。”二位元帅心里想道：“海口上并不曾看见个山，国师怎么说出这一句话来？”欲待抢白他，又恐他见怪，没奈何，只得败兴而转。转到中军船上，恰好的蓝旗官报道：“海口上立地时刻长出一座山来，高有千百丈，长有千百里，任是海水浮天，一点也不能透入。”二位元帅虽不晓得个来历，也想得是国师的妙用，就念了有千万声“阿弥陀佛”。

却说骊山老母看见个海水不奈佛爷爷何，心中烦恼。白莲道长又来进上一策，说道：“我和你玄门中有一位仙长，足可揭得钵盂。”老母道：“是那一位仙长？”白莲道长说道：“发梦颠撞倒了少华山那一位仙长，何愁一个钵盂？”老母道：“那是陈抟老祖的事，他怎么肯来？”白莲道长道：“师父亲自去请他，他怎么不来？倘或他坚执不来，师父把几句言语儿骗他一骗，岂有骗他不动？”老母道：“徒弟，你所言有理，须是我自家去，也还要你同去走一遭。”

一驾祥云，师徒两个竟到南膳部洲雍州之域。先到一个山上，白莲道长道：“师父，这个山好像我们的山，只是大小不同些。”老母道：“徒弟，你也尽好眼色。这个山原是我们的山嘴儿飞将来的，故此也叫做骊山。”白莲道长道：“师父，你怎么晓得？”老母道：“我曾在这个山上度化了一个徒弟，名唤达观子。至今这个山上有我一所祠堂。因我擎衣扶杖，人

人也叫我做个骊山老母。你若不信，我和你去看一看来。”白莲道长道：“钵盂的事紧，且去寻着陈抟老祖来。”老母道：“也是。”即时踏动云头，来到一所大山。只见这个山，一山如画，四壁削成，上面有许多的景致仙迹。

毕竟不知这个山是个甚么山，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四回

老母求国师讲和 元帅用奇计取胜

诗曰：

西岳峻嶒竦处尊，中峰罗列似儿孙。安得仙人九节杖，柱到玉女洗头盆。车箱入地无归路。箭括通天有一门。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问真源。

白莲道长道：“这是个甚么山？”老母道：“这就是个西岳华山。”白莲道长道：“怎么叫做华山？”老母道：“因是西方太阴用事，万物生华，故此叫做个华山。”白莲道长道：“陈抟老祖还在那里？”老母道：“就在这里，我和你且行几步。”走过芙蓉峰、明月峰、玉女峰、苍龙岭、黑龙潭、白莲池、日月崖、仙掌石、得月洞、总仙洞，白莲道长道：“怎么还不见个老祖？”老母道：“前面就是。”转一湾，抹一角，进了一个小小的庵堂。白莲道长道：“这是那里？”老母道：“这叫做希夷庵。”庵里不见，又转到一个香喷喷的石洞里面。白莲道长道：“这是那里？”老母道：“这是陈希夷睡洞。”只见陈抟老祖睡在一张石床上，鼻子里头一片的鼾响。老母叫声道：“希夷先生好睡哩！”希夷先生过了半晌，才转个身，才叹口气，才撑开眼来。却只见是个治世老母，连忙的爬起来，

整衣肃冠，两家相见。希夷道：“不知老祖师大驾光临，有失迎候。”老母道：“轻造仙山，特因小徒受些厄难。”希夷道：“是那一位令徒？有甚么厄难？”祖师道：“是我起首的小徒，叫做火童儿。在于西洋爪哇国，初被佛爷爷一个钵盂盖在地上，特请老祖师高抬贵手。揭起钵盂来，救他一命。”希夷道：“贫道已超三界外，怎么又好去混扰凡间。”老母道：“祖师是个不肯去的意思。”希夷道：“非不肯去，只因有些不便处。”老母道：“祖师，你莫怪我说，当初那里有这等的世界，那里有这等的名山？亏了我治世之功。你今日既不肯去，我把天下的山都收了他，看你睡在那里。”陈希夷看见个老母发性，只得勉强依从，说道：“老祖师不须急性，贫道就去。”老母道：“既如此，请行。”希夷道：“请先行，贫道就到。”白莲道长道：“请同行罢。”希夷道：“此一位是谁？”老母道：“也是小徒。也只是为了他的师兄，同行到此。”希夷道：“既如此，同行罢。”

两个祖师，一个徒弟。一驾祥云，竟到西洋爪哇国。陈抟老祖把个钵盂看了一看，说道：“量此些小的钵盂，有何难处？”老母说道：“这个钵盂虽小，其实难揭。”陈抟老祖把个手去摩一摩，只见钵盂上有千千条瑞气，有万万道祥光。陈抟心里想道：“这个钵盂果真是个宝贝。我也不管他揭得起，揭不起，尽我的心塞个责就是。”连忙的伸起手来，左一揭，揭不动；右一揭，他不开。陈抟老祖也不作辞，一驾祥云而去。骊山老母看见个陈抟老祖不辞而去，心上愈加吃力，高叫一声道：“燃灯佛金碧峰，你今日把这等一个钵盂和我赌胜，我若不能奈何于你，誓不回山！”一驾祥云，竟到寒冰岭积雪崖，取过三千诸圣，四位天仙，一干天兵天将，誓与金碧峰赌胜。

却说碧峰长老坐在千叶莲台之上，一阵信风所过，已知其

意，心里想道：“骊山老母动杀戒之心，他明日来时，岂不惊了我们宝船上耳目。”即时一道牒文，关会雷音寺掌教释迦牟尼佛，借取佛兵一枝。又一道牒文，关会东天门火云宫元始大天尊，借取仙兵一枝。关会已毕，天色渐明。二位元帅亲自来见国师，说道：“火母又请下一位师父，口称是个甚么治世无当老母，又来挑战，坐名要国师老爷出马，故此特来报知。”国师心里想道：“你们只晓得他来讨战，却还不晓得我和他赌过多少胜了。”慢慢的说道：“元帅不必费心，贫僧自有个区处。”

好国师，一行说有处，一行就走。走下船来，起头一看，只见正西上一朵祥云，拥护着骊山老母，现了丈八真身，左有金莲道长，右有白莲道长，后有独角金精兽，手执七星皇旗。国师也连忙的现出丈六的紫金身，左有阿难，右有释伽，后有护法韦驮尊天，手执降魔蓝杵。老母道：“燃灯佛金碧峰，你抵死的卖弄钵盂，今番看吾手段也！”国师道：“阿弥陀佛！说个甚么手段？”道犹未了，半空中划喇一声响，早已现出一座削壁的高山，悬在半空中，渐渐的往下来座，连天也不知怎么高，连四面八方也不知怎么大，连日月三光也不知怎么形影，连四大部洲也不知怎么着落，黑雾双垂，阴云四合。国师也吃了一惊，说道：“这三座山虽然不曾落地，却也离地不远，倘或他再往下一座，却不坑坏了我万国九州的军民百姓。”佛爷爷是个慈悲方寸，连忙的问道：“那一位神祇和我劈开这个山来？”只见一位神将，身高三丈八尺，手执开天大斧，脚踏九扇风车，朝着佛爷爷打个问讯，说道：“小将是灵山位下四大部洲都元帅句龙神是也。领了牟尼佛爷的慈旨，特来听宣。”只见左手下又有一位神将，身长三丈四尺，左手一座黄金宝塔，右手一杆火尖神枪，朝着佛爷爷打个问讯，说道：“小神托塔

李天王是也。领了牟尼佛爷慈旨，特来听宣。”只见右手下又有一位神将，身長三丈六尺，三个头，六只手，六只眼，六股兵器，朝着佛爷爷打个问讯，说道：“小神是哪吒三太子是也。领了牟尼佛爷慈旨，特来听宣。”佛爷道：“这三座山是骊山老母吊下来的。既有三位神将在此，你与我劈开来。”三位神将齐齐的答应一声“是”，一涌而去。

这三位神将一则是仗了佛爷爷的佛力，二则要施展他平日的神威，分头儿一人一座山，只指望劈破莲蓬寻子路，双龙出海笑颜回。那晓得这三座山就却是生铁铸成的，却又是吸铁石儿长成的。怎见得是铁铸成的？句龙神的斧子都砍缺了；李天王塔顶都磨穿了，火枪都戳卷了；三太子的六般兵器都使尽了，并不曾看见有半点班痕，并不曾看见有半毫凹凸。这却不是个生铁铸成的！怎见得是吸铁石儿长成的？句龙神的斧子拔不出；李天王的宝塔移不动，火枪取不来；三太子的六般兵器撇不开，一件件像生了根一般。这却不是个吸铁石儿长成的！三位神将不得成功，回见佛爷爷，说道：“这三座山好利害哩！”

佛爷爷辞别了三位神将，又说道：“那一位神仙和我劈开这个山来？”道犹未了，只见一阵信风吹下八位神仙来，齐齐的朝着佛爷爷行一个礼，第一位汉钟离，第二位吕洞宾，第三位李铁拐，第四位风僧寿，第五位蓝彩和，第六位玄壶子，第七位曹国舅，第八位韩湘子。佛爷爷道：“这三座山是骊山老母吊下来的。既有列位大仙在此，何不与我劈开他来？”八位神仙齐齐的答应一声“是”，一涌而去。这八仙各人用一番仙力，各人设一番仙术，各人搬出一班仙家宝贝，只指望一战成功。那晓得劳而无用。内中有一位神仙高叫道：“列位都不济事，不如各人散了罢。待我来设出一个妙计，撞倒他的三座高山。”众人起头一看，原来是个吕纯阳洞宾先生。他说了这一

句大话，即时间取下背上的葫芦，把海里的水灌满了，一直站着山头上浇将下来，就像五六月的淫雨一般，倾盆倒钵，昼夜不停。好个吕纯阳，却又借将海里的水，望上长起来，若是等闲的山，一撞便倒。老母这个山其实的有些利害哩！任你这等的大雨，山顶上的石子儿也不能冲动了半个，任你这等的大水，山脚下的柴儿草儿也不能冲动了半毫。吕纯阳也没奈何，只得回复了佛爷爷。

佛爷爷心下十分吃恼，猛然间左手下闪出一个阿难来，朝着佛爷爷打个问讯，说道：“若要奈何这个山，还是佛门中才得他倒。”佛爷道：“佛门中只有我大，我也不能够破得这个山，终不然还有大似我的？”阿难道：“佛爷岂不知弥勒佛、释迦佛赌胜的事？”佛爷道：“是那一次赌胜的事？”阿难道：“是那一次释迦佛偷了弥勒佛的铁树花，要掌管世界，弥勒佛就把个世界上的中生好人，都装在乾坤叉袋里面。这乾坤叉袋，却不是个赢手！”佛爷道：“只怕这个叉袋也不济事。”阿难道：“世界上万国九州，其中的好人该多少哩？装在叉袋里面还不够一个角儿，何况此三座恶山。”佛爷道：“也说得是。”一耸金光，竟到三十三天之外雁摩天上弥勒宫中，见了弥勒佛，把个下西洋的事故，借叉装的缘由，都细说了一遍。弥勒佛不敢怠慢，一竟取出乾坤叉袋来，把叉袋里的好人都抖在偏衫袖子里，却把个空叉袋递与佛爷爷。这一抖叉袋不至紧，方才偏衫袖子里面走出些好人来，到如今世界上才有好人，只是少些。不然却都是些乱臣贼子，不忠不孝，愈加不成个世界。

却说燃灯拂接了叉袋，一耸金光，转到西洋爪哇国，递与阿难。阿难驾起祥云，把个乾坤叉袋望下一撇，扑地一声响，早已不见了三座高山，晴天朗朗，红日当空。阿难收起了叉袋来，只见叉袋是个空的，没有甚么山。怎么没有了山？原来这

三座山就是骊山老母法身变的，他恐怕装在叉袋里不得出来，故此扑地一声响，山就不见了，佛爷起头一看，只见正西上一驾祥云，端坐着一个骊山老母，带领了许多天神天将，半空中高叫道：“燃灯佛金碧峰，我今日教你认得我！”道犹未了，手里的金枪望空一撒，撒将下来。一变十，十变百，百变千，千变万，就有万道金枪往佛爷顶阳骨上齐戳将下来。佛爷见了金枪，连忙的现出千叶莲花。千朵的莲花，瓣瓣托住了老母的万道金枪。按此一回，佛爷受金枪之难。佛爷即时传出一阵难香，惊动了灵霄宝殿玉皇大帝。玉皇大帝叫过千里眼、顺风耳来，吩咐他打听下方何人，现受何难。二位菩萨竟出南天门外打听一番，早知其意，回复道：“是燃灯古佛与骊山治山的老母赌胜，佛爷爷受了金枪之难，故此一阵难香上闻。”玉皇大帝吃了一惊，说道：“佛受金枪之难，吾当解释。”即时一驾祥云，先到普陀落伽山，会了紫竹林中观世音菩萨，同往西洋，见了佛爷爷。佛爷道：“贫僧因奉大明国朱皇帝钦差来此西洋，抚夷取宝，不料骊山老母无故把万道金枪加害于我，不知是何道理？”二位说道：“佛爷宽心，不须发怒，大家讲和了罢。”二位去见骊山老母。老母道：“燃灯佛自逞其能，把个钵盂盖了我徒弟一百多日，不肯掀开，此何道理？”二位道：“你先收了金枪，容我二人去劝佛爷爷掀起钵盂，救你徒弟。”老母道：“既承二位尊命，敢不依从。”即时收了金枪。二位又见佛爷爷，说道：“老母收了金枪，望佛爷爷掀起钵盂，放了火童，免得伤了释、道二家的体面”佛爷道：“非干贫僧执拗，只是这个老母轻易动杀戒之心，不像有这些年纪的。”二位道：“自是老母理缺，佛爷爷于人何所不容。”佛爷道：“既承二位大教，容贫僧现了四大假相，揭了钵盂，放了他的徒弟就是。”一个玉皇大帝，一个观世音菩萨，解释了释、道二家之争，

一驾祥云而去。佛爷爷收了千叶莲花，现了四大假相。老母也自吊下云头来。

却说宝船上二位元帅、一位天师、一干将官，只见国师出马，一会儿天昏地黑，一会儿天清气爽，一会儿天上吊下山来，一会儿海里涌起水来。又不见个国师在那里，又不见个番兵番将在那里，宝船上好忧闷也！不觉的过了一天，猛然间一个国师站在地上，后面站着个云谷徒孙，对面站着个骊山老母，众人无限欢喜。老母道：“我已收了金枪，佛爷爷你须把个钵盂揭起。”佛爷道：“既和气讲理，我怎么不揭起钵盂。”道犹未了，只见佛爷的偏衫袖儿动了一动，即时跳出一个一尺二寸长的小和尚来，朝着佛爷爷打个问讯，说道：“呼唤弟子何方使用？”佛爷道：“你把那地上的钵盂揭起来与我。”小和尚得了号令，不慌不忙走近前去，把个钵盂的底轻轻的敲了一敲，那个钵盂一个筋斗，就翻在他的手上，一手接着，双手递与国师。骊山老母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我费了许多心事，差了许多诸天诸圣，都不能够掀动他半分，谁想这等一个小小的和尚，倒反不费些力掀将起来，可见得佛力广无边。”老大的心里叹服。连火母今番出来，不敢乱开半个口了。老母道：“你拜谢了佛爷爷，赔个不是。”佛爷道：“那里要赔不是。你只劝解国王，教他早早的献上我的传国玉玺来，万事全美。”老母道：“我带得我的徒弟回去，那管他甚么闲事。”一驾祥云而起。

王神姑看见个师父离了钵盂，师公口里啾啾唧唧，只说他是赢家；看见国师老爷只身自，又且嘿嘿无言，只说是个输家。骤马而来，要见师父，不想师父跟着老母去了。他心里想道：“师父虽然去了，量这等一个和尚，岂可不奈他何！”放开马，就要生擒和尚。国师却又将计就计，竟望宝船上跑。

王神姑径自赶到宝船边。原来国师是个古佛临凡，不比等闲之辈，故此王神姑饶他勒马加鞭，赶他不上。他早已见了元帅，定了计策，一声信炮，左角上闪出左先锋张计，右角上闪出右先锋刘荫，前营里闪出应袭王良，后营里闪出武状元唐英，左营里闪出疾雷锤黄栋良，行或里闪出任君镜金天雷，前哨闪出狼牙棒张柏，后哨闪出黑都司吴成，左哨闪出宣华斧黄全彦，右哨闪出长枪许以诚，一齐围住王神姑，一片吆喝声：“泼贱婢！今番那里走！”你一剑，我一刀；你一枪，我一棒；你一镜，我一锤。王神姑打做个冒雨寒鸡，獐头鹿耳。分明要念咒，喉咙里又啞不出个声气来；分明要出去，顶阳骨上又没些烟火。扑地的一声响，掀在马下。也不知道是那个下手的，一会儿浑身鲜血，满面通红。你也要抢功，我也要抢功。你也要抓王神姑，抓不起来，我也要抓王神姑，抓不起来。人又多，马又众，正叫做人头簇簇，马首相挨。可怜一个王神姑，就在马脚底下踏做了一块肉泥。众将官看见踏做了一块肉泥，却才住了手。一声锣响，各自收兵，没有甚么回复元帅，只得抬过了这一块肉泥来，做个证明功德。元帅问国师：“这个肉泥可是真的？”国师道：“他原日有誓在先，今日怎么假得？”元帅道：“终不然一个誓愿这等准信。”国师道：“彼时节贫僧就叫过咒神来，记了他咒语。”元帅道：“今日临阵之时，怎么就有个咒神在这里？”国师道：“适才又是贫僧叫过咒神来，还了他这个愿信。”元帅嘎嘎的大笑起来，说道：“怪得你进门之时，口儿里啞也啞的。”国师道：“放得去，须还收得来，不然养虎贻患之罪，贫僧怎么当得起哩！”元帅道：“这个泼贱婢，多谢国师佛力，再得除了咬海干就好。总求一个妙计，国师何如？”国师道：“这个不在贫僧，贫僧告辞了。”长揖而去。

此时天色已晚，好个三宝老爷，眉头一蹙，计上心来。即

时叫过五十名夜不收，耳根头告诉他如此如此。叫过右先锋张计，耳根头告诉他如此如此。叫过右先锋刘荫，耳根头告诉他女子如此如此，叫过左哨黄全彦，耳根头告诉他如此如此。叫过右哨许以诚，耳根头告诉他如此如此。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王神姑又来了。”三宝老爷吃了一惊，说道：“在那里？”蓝旗官道：“适才又在营外，一人一骑，掠阵而去。”老爷道：“你可看得真哩？”蓝旗官道：“小的看得真，一字不差。”老爷道：“既在营外掠阵而去，快差左右先锋领兵追他下去，再差左右两哨领兵，一并追他下去。”吩咐已毕，叹了一口气，说道：“有些蜡事，怎么处他？”王爷道：“一个人踏做了一块肉泥，怎么又有个再活之理？”老爷道：“虽没有这个理，却有这个事。你教我怎么处治于他？”马公道：“当初都是国师老爷放他回去，少不得还在国师身上”一会儿，请过天师、国师来，告诉他这一番的蜡事。天师道：“贫道适来袖占一课，占得是个贼星入墓，怎么又有个再活的事？”老爷道：“既不再活，怎么又在这里掠阵而去？”你争我争，国师只是一个不开口。老爷道：“请教国师，还是何如？”国师道：“这上事贫僧有所不知。”马公道：“当初是国师老爷放了他，如今还求老爷做个长处。”国师道：“元帅已经调兵遣将，自有成功，不必多虑。”马公道：“似此说来，老爷的咒神也不灵了。”国师道：“到底是个灵的。”马公道：“既是咒神会灵，王神姑不宜又活。”国师只是低了头，闭了眼，再不作声。

却说左右先锋、左右两哨得了将令，各领一枝军马，追赶王神姑。只见王神姑先是一人一骑，次后遇着咬海干，两人两骑，更不打话，只是往前直跑。赶到一个处所，地名革儿，拿住一个头目，叫做个那刺打，原系我南朝广东人。见了二位先锋，带领了一村人，也有唐人，也有土人，磕头如捣蒜，都说

道：“小的们再无二心，番凭先锋老爷使令。”张先锋说道：“也没有甚么使令，只要你们纳贡称臣，不反背我天朝就是。”众人一齐说道：“从今以后，年年纳贡，岁岁称臣，再不敢反背天朝。”张先锋领了一枝军马，扎了一个行营，守住这个革儿地方。

右先锋同了两哨副都督，跟定了王神姑、咬海干，又一个处所，地名苏儿把牙，拿住两个头目，叫做苏班麻、苏刺麻。两个头目见了天兵，带领着一干西番胡人，磕头礼拜，都说道：“不干小的们事，望乞老爷饶生！”刘先锋说道：“我这里饶你们的残生，只是你们都要纳贡称臣，不可反背我们中国。”众人一齐说道：“从今以后，年年纳贡，岁岁称臣，誓不敢反背中国。”刘先锋领了一枝军马，扎了一个行营，把守了这个苏儿把牙地方。

左右两哨跟定了王神姑、咬海干，又一个处所，地名满者白夷。这正是番王居止的去所。王神姑看见追兵来得紧，他就同了咬海干，竟进到番王殿上，拜见番王。王还不曾开口，外面两员副都督也自赶进殿来。番王慌了，闪进宫里面去。王神姑撇下咬海干，也一竟走进宫里面去。长枪许副都也一竟走进宫里面去。番王慌了，走上百尺高楼第九层顶上。王神姑也走到百尺高楼第九层顶上。长枪许副都也赶到百尺高楼第九层顶上。王神姑高叫道：“我王不要慌张，小臣在此保驾！”番王道：“南兵来得紧，怎么处他？”王神姑道：“小臣会腾云驾雾，怕他怎么？”番王道：“多谢爱卿之力，异日犬马不忘。”道犹未了，一条索把个番王捆将起来。番王道：“怎么反捆起我来？”王神姑道：“捆得紧才好腾云。”捆到殿上，只见咬海干也是一条索捆在那里。此时正是鸡叫的时候，虽有些灯火，人多口多，也看不真了。咬海干说道：“女将军，我和你

一夜夫妻百夜恩，你怎么下得这等个毒手？”王神姑说道：“不是下甚么毒手，捆起来大家好腾云的。”番王道：“既是腾云，我和你去罢！”王神姑一手一个，一揪两揪，都揪在马上。又说道：“你们都闭了眼，这如今连马都在腾云哩！”却又催上一鞭，马走如飞，哄得那两个紧紧的闭了四只眼，心里想道：“这等腾云，不知天亮腾到那里也？”及至天亮，王神姑一手揪翻他们下来，喝声道：“齐开眼来，已自腾你到了九梁星里，只怕你们没法坐处。”两个人睁开了眼，只见是个中军宝帐，上面坐着两位元帅、一位僧家、一位道家。番王看见，就心如刀割，肺似猫抓，放声大哭，骂说道：“卖国贼！你今番误我也。”元帅道：“你骂那个？”番王道：“骂那卖国的王神姑。”元帅吩咐解了他两个的绳索，叫刽子手过来，把一根铁索锁在他的琵琶骨上。一个人琵琶骨上一刀，一个人锁上一根铁索，跪着在阶下。元帅道：“那个是都马板？”番王道：“我是都马板？”元帅道：“你是个甚么番王，敢无故要杀我天使，敢无故要杀我从者百七十人，又敢无故并吞东王，合二为一。”叫刀斧手来：“把这番王细细剥他的皮，刮了他的肉，拆了他的骨头，叫他做鬼也认得我南朝大将。”

不知果真的是剥皮、刮肉、拆骨头也还是不曾，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五回

元帅重治爪哇国 元帅厚遇淳淋王

诗曰：

北风吹落羽书前，酋首高从大纛悬。瀚海此时堪洗甲，泸江当日亦投鞭。鬼方何用三年克，镐宴齐歌六月旋。自昔武侯擒纵后，功名复为使君传。

却说元帅吩咐把番王剥皮、刷肉、拆骨头。国师道：“阿弥陀佛！看贫僧的薄面，饶了他罢。”元帅道：“即是国师吩咐，不得不尊。也罢，捉翻他打上四十大藤棍，问他今番敢也不敢。”道犹未了，只见左右先锋、左右两哨副都督解上许多的人来。第一宗是左护卫郑堂、右护卫铁愣。元帅道：“临阵失机，军法从事。”国师道：“这是王神姑的妖术所迷，理当轻恕。”元帅道：“虽然妖术所迷，也不免辱国之罪，各人重责二十棍。”各人领了二十，谢罪而去。第二宗是那刺打等一千头目，共有十三名。元帅道：“这些头目都是助桀为虐的，一人刷他一千刀。”即时间，刀斧手把十三名头目一个刷上一千刀。刷一刀，叫番王看一看。番王跪在那壁厢，到狠似过寒山的。第三宗是左头目苏黎乞、右头目苏黎益。元帅道：“这两个头目曾经劝解番王，早上降书降表，番王不从，却是知事

的。”叫军政司每人簪他一枝花，挂他一段红。两个头目不肯簪花，不肯挂红。元帅道：“你敢嫌我的赏赐轻么？”两个头目说道：“小的怎么敢嫌轻？只是主忧臣辱，理不当受。”元帅道：“还是知事。”叫军政司各人赏他一副纱帽、圆领、角带、皂鞭，以表他夷狄之有臣。

第四宗是番王宫殿里左右近侍、后妃、媵妾，共有五百名。元帅道：“家人犯法，罪坐家主。”与他们不相干，放他回去，不得加害于他。”那五百口男男妇妇齐齐的磕上一个头，一涌而去。国师道：“且慢去。”蓝旗宫即时拦住，叫：“你们且慢去。”却又一齐转来，一齐跪着。元帅道：“国师叫转来，有甚么话儿吩咐？”国师道：“这五百口人都是假的。”元帅吃了一惊，说道：“终不然又有王神姑的事故？”国师道：“王神姑还是摄弄的邪术，这些人却原不是人。”元帅道：“是个甚么？”国师道：“你看就是。”即时叫过徒孙云谷，取过钵盂水来，轻轻的吸了一口，照着这五百个人头面上一喷。只见五百个人变作了四百九十九个猴子，止有一个老妈妈儿，却是番王的母亲，到还不曾受。国师道：“这一个却是人。”天师剑头上烧了一道飞符，早已有个天将把这些猴子一个一刀，四百九十九个，就砍做个九百九十八个。又是一场大蜡事。元帅叫过那个妈妈儿来，赏他一对青布，教他觅路而回。

第五宗到了咬海干。元帅道：“这畜牲是个祸之根，罪之首，也刷他一千刀。”番王道：“望元帅老爷饶他一命，姑容小的们这一次罢，小的即时回国献上降书降表，倒换通关牒文，贡上礼物，再加土仪，以赎前罪，万望元帅老爷宽恩！”元帅道：“我堂堂天朝，明明天子，希罕你甚么降书降表。我天兵西下，拉朽摧枯，希罕你甚么通关牒文。我中国有圣人，万方作贡，希罕你甚么礼物土仪。你这釜底游鱼，幸宽一时之死足

矣，何敢多言！”

第六宗就该到王神姑身上。元帅道：“取过金花二对、银花二对、彩缎二表里，赏与王神姑。”大小各官心上都有些不服，都想道：“元帅一日精灵，这一会儿就糊涂来了，怎么一个王神姑反受赏？”只见王神姑受了金花、银花、彩缎表里，拜谢而去。番王高叫道：“泼贱婢，你把我卖得好哩！我教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咬海干高叫道：“王神姑，我和你也做夫妻一场，你怎么就闪我到这个田地！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马公道：“元帅差矣！这等一个泼妇人，费了我们多少的事，今日反要赏他。前日国师已误，元帅今日岂容再误。”元帅问王爷：“这个还是该赏不该赏？”王爷道：“不该赏。”又问天师道：“这个该赏不该赏？”天师道：“于理本不该赏。只怕赏的不是王神姑。”又问国师道：“这个该赏不该赏？”国师只是闭了眼，还你一个不开言。元帅吩咐叫过王神姑来。王神姑摇摇摆摆而来，众人恨不得吃了他的肉。元帅道：“你把那副披挂除了。”即时除下了那付披挂，那里是个王神姑。原来三宝老爷叫过夜不收来。耳根头告诉他如此如此，正是教他假扮个王神姑。扮成了王神姑，却才赚得咬海干住。有咬海干做了一对，人再不疑。却才一村到一村，都是这个啜赚之法。左右先锋、左右两哨，老爷耳根头告诉他如此如此，都是教他故意的追赶王神姑。到一村捉一村头目，一直赶到殿上，捉住番王，却才住手，都是这个前后相牵之法。马公公看见王神姑是个夜不收假扮的，却才心上明白，说道：“好妙计！我说一个王神姑反又受赏。”天师道：“我说只怕赏的不是王神姑。”国师也睁开眼来，说道：“亏你们好猜也。一个王神姑已自踏做了一块肉泥，怎么又会转世？”那一个不说道：“此计妙哉！”那一个不说道：“真好元帅，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

之外。”三宝老爷说道：“众人之功，亦不可诬。叫军政司过来，论功颁赏有差。”大设一席筵宴，着都马板传酒。酒罢，吩咐开船。

道犹未了，只见两人两骑飞奔而来，高叫道：“宝船慢开哩！”塘报道：“来者何人，快通名姓。”来将道：“我们爪哇国国王亲随护卫官左右头目苏黎乞、苏黎益是也。”塘报道：“来此何干？”二头目道：“特赍降书降表、士仪礼物，赎取国王。相烦长官通报一声。”塘报官通报元帅。元帅吩咐道：“不受书表，不受礼物，左右头目不许相见。”左右头目跑在沙滩之上，再三哀告。王爷道：“既是来意殷勤，且叫他上船来，看是怎么。”老爷却才许他上船。递上降表，老爷不受。递上降书，老爷不受。递上礼物单，老爷不受。王爷接过单来看一看，只见单上计开：

温凉床一张，金花帐一付，龙鳞席一床，凤毛褥一付，玉髓香二箱，琼膏乳二瓶，频伽鸟一架，红鹦鹉四架，白鹦鹉四架，白鹿脯四瓮，白猿脂四瓮，极榔二匣，蚕吉补十盘，虾蟆酒十坛，桃榔酒十坛，柳花酒十坛。

老爷道：“礼物也不受。”左右头目再三哀告。老爷道：“非干我们不受，只因你这国王恶极罪大，不容于死。我这如今桎械了他，送到我天朝，明正其罪，教他死而无怨。”王爷道：“国王之罪虽重，左右头目之情可哀。元帅做个活处罢！”老爷道：“难以活处。这等的恶人，当即时梟首。但杀之似涉于专，故此械送他到京师。那时节生杀凭在咱万岁爷处。”王爷道：“械送到底是个威胁，不如得一段心服，才是个长策。”老爷道：“若论心服，就要他亲自到我天朝谢罪，书表礼物，

悉凭在他。”左右头目道：“小的们情愿护送国王亲自朝贡，不致疏慢。”王爷道：“有何所凭？”左右头目道：“小的们供下一纸服状在元帅处，倘有虚情，甘当受罪！”王爷道：“这个也通得。”左右头目即时见了番王，细说前事。番王道：“我情愿供招，又敢再违拗？”一会儿，供上一纸服状来。元帅读之，说道：

供状人爪哇国国王都马板，同左头目苏黎乞、右头目苏黎益，供为朝贡事：某僻处一隅，罔识天高地厚；懵生半百，不知日照月临。一不合无故要杀南朝天使一人，二不合无故要杀南朝从者百七十人，三不合恃强吞灭东国国王，并二为一，四不合天兵压境，负固不宾，提师抗拒。有此罪恶，积累如山。荷蒙元帅宽恩，开示愚顽生路，自今以往，舍旧从新；献岁以来，改恶为善。单于之颈，原系阙门；可汗之头，不难太白，敢有疏慢，立受天诛。所供是实。

元帅接了供状，叫过番王来，说道：“你今番却不知死么？”番王道：“小的知死。”元帅道：“饶你一命，你年年纳贡，岁岁称臣，还不在话下。你须即时收拾，亲自朝贡天朝，我朱皇帝赦你死罪，你才得生。你自今以后，敢有半点差池，我教你碎尸万段，刮骨熬油，你才认得我元帅哩！”番王吓得只是颤抖，连声答应道：“小的晓得了，小的晓得了。”又叫过左右头目来，吩咐他道：“你们既做个头目，须要教你番王为善，自古到今，有中国才有夷狄。中国为君为父，夷狄为臣为子。冠虽敝不置于足，履虽鲜不加于首。你自今以后，敢有故违，我拿你这些番狗奴，如泰山压累卵，你晓得么？”左右头目就磕上一千个头，说道：“晓得了。”又叫过咬海干来，吩咐他

道：“你这番狗奴，只晓得持叉仗剑，扰乱四邻。你今日也把我天朝大将当个甚么人看承？敢如此倔强无礼！你这个祸根苗，就刷一万刀也还是少的。叫刀斧手来，拿他到船头上去，一刀两段，祭了海神，我们开船。”番王和左右头目自家讨饶且不及，再敢与他乞饶？只得抱头鼠窜而去。咬海干拿到船头上，一刀两段，尸首丢在海里去了。

宝船齐开，一路前行，经过一个地方，叫做重迦罗。这个重迦罗也当不得一国，只当得个村落。四面高山，离奇耸绝。其中有一个石洞，前后二门，石洞中间可容二三万人，颇称奇绝。有一个年高有德的老者，头上一个头发髻儿，身上穿一件单布长衫，下身围一条稍布手巾，接着宝船，送上：

羚羊十只，鹦鹉一对，木绵百斤，椰子百个，秣酒十尊，海盐十担。

老爷见他风俗淳厚，人物驯良，又且来意殷勤，吩咐军政司收下他的礼物。却又取出一顶摺巾、一件海青、一付鞋袜，回敬于他。老者拜谢而去。

宝船又行，一行数日，经过许多处所：一处叫做孙陀罗，一处叫做琵琶拖，一处叫做丹里，一处叫做圆峤，一处叫做彭里。这些处所看见宝船经过，走出无万的番人来。一个个蓬头跣足，丑陋不可言。都来献上礼物，却是些豹皮、熊皮、鹿皮、羚羊角、玳瑁、烧珠、五色绢、印花布等项，老爷道：“你这礼物都从何处得来的？”众人道：“实不相瞒天命老爷说，小的们不幸生于夷狄之国，无田地可耕种，朝不聊生，只得掳掠些来往商货，权且度日。今日幸见天使，如拨云雾而睹青天，故此聊备些薄礼，少申进贡，伏乞天使老爷海涵。”元帅道：

“智士不饮盗泉之水，君子不受嗟来之食。你这不义之物，我怎么受你的？只你们这一念归附之诚，却也是好处。我这里总受你一匹布。古语有云，‘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辉。’你们今日朝不聊生，还是我们德泽之未布。”众人惊服，号泣而去。

宝船又行，一行数日，却又经过一个小国，名字叫做吉里地闷国。夜不收道：“此国田肥谷盛，气候朝热暮寒。男女断发，穿短衫，夜卧不盖其体。凡遇番船往来停泊于此，多系妇人上船交易，被其淫污者十死八九。”老爷道：“如此恶俗，叫过酋长来，杖五条。”吩咐他道：“男女有别，人之大伦。你做个酋长，怎么纵容妇女上船交易、淫污人？我这里杖你五条，你今后要晓得人之大伦有五，不可纵他为非。”酋长磕了几个头，说道：“小的今番晓得了。”这都是三宝老爷用夏变夷处。

宝船又行，一行又是数日，却到了一国，这个国是大国。宝船收入沟口，其水味淡。老爷甚喜，吩咐石匠立一座石碑，刻“淡沟”二字于其上。至今名字叫做淡沟。夜不回复道：“这一国水多地少，除了国王，止是将领在岸上有房屋。其余的庶民俱在水簾上盖屋而居，任其移徙，不劳财力。”老爷道：“叫做甚么国？”夜不收道：“番名淳淋国，华言旧港国。”老爷道：“土地肥瘠何如？”夜不收道：“田土甚肥，倍于他壤。欲语有云：‘一季种谷，三季收金。’这是说米谷丰盛，生出金子来。”老爷道：“民风善恶何如？”夜不收道：“国人都是南朝广东潮州人，惯习水战，侵掠为生。”道犹未了，只见港里闪出一只小船来。船头上坐着一员番将：

脸玄明粉的白，手肉苁蓉的红。倒拖巴戟麦门冬，虎骨威灵三弄。怕甚白豆蔻狼。怯甚赤巨蔻凶。杀得他天门不见夜防

风，藿乱淫羊何用。

塘报官远远的吆喝道：“小船不得近前，先通名姓。”番将道：“小的原籍广东潮州府人，姓施名进卿，全家移徙在这里。今日幸遇天兵，特来迎接，并没有半点异心。敢烦长官和我通报。”塘报官道：“你小船稍远些，待我和你通报。”施进卿道：“我这里止是一主一仆，并无外人。长官，你不必多虑。”塘报官传言，蓝旗官报进中军帐上，元帅吩咐叫他上船来。施进卿见了元帅，行了礼，说道：“小的原籍是广东潮州府人，姓施名进卿。洪武年间，遭遇海贼剽掠，全家徙移在这里。回首神京，不胜瞻府！今日幸遇天兵下降，三生有幸，特来奉迎。”老爷道：“你敢是个阳顺阴逆么？”施进卿道：“小的只身独自，内无片甲，外无寸兵，纵欲阴逆，其道无繇。”老爷道：“你虽不是阳顺阴逆，也决定是个公报私仇。”施进卿吃了一惊，连忙的磕一个头，说道：“老爷神见！”老爷道：“是个甚么事？”施进卿道：“只因小的有一个同乡人，姓陈名祖义，为因私通外国事发之后，逃在这里来。年深日久，充为头目，豪横不可言。专一劫掠客商财物，国王也禁他不得。有此一段情由，故此先来报上。”老爷道：“这还是个公恶，比公报私仇的还不同些。”老爷道：“这个国叫什么国？”施进卿道：“华言旧港国，番名淳淋国。”老爷道：“国王叫什么名字？”施进卿道：“叫做麻那者巫里。”老爷道：“前日朝廷赐予他一颗印，你可知道么？”施进卿道：“小的知道。洪武爷朝里，国王怛麻沙那三次进贡，三次得我们南朝大统历，得我们南朝文字币帛。”老爷道：“是了，你且回避。陈祖义即时就来，我这里等处。”施进卿去了。老爷叫过左护卫郑堂来，传出虎头牌一面，前往淳淋国招安，敢有半个抗违，大兵

攻之，掘地三尺。

郑堂领了这面牌，径到淳淋国，传示国王及其将领。国王同各将领接着这面虎头牌，牌上说道：

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统兵招讨大元帅郑，为抚夷取宝事：照得天朝历代帝王传国玉玺，从秦汉以来，递相授受，历年千百，未之有改，却被元顺帝白象驮入西番。盛德既膺天眷，宗器岂容久虚。为此，我今上皇帝钦差我等统领宝船千号，战将千员，雄兵百万，前下西洋，安抚夷荒，鞠问玉玺等因。奉此牌，仰各国国王及诸将领，如遇宝船到日，许从实呈禀玉玺有无消息，此外别无事端。不许各国因缘为奸，另生议论，致起争端。敢有抗违，动于天宪，一体征剿不恕，须至牌者。

国王读了虎头牌，说道：“我父子受朱皇帝大恩，久不能报。今日天使降临，快差那一员将领前去迎接。我随后写下降书降表，备办进贡礼物，亲自拜见元帅，留住他在这里久住些时候，款待他一番，才是个道理。”道犹未了，早有一个将领，伟貌长身，全装擐甲，应声道：“末将不才，愿先去迎接天命。国王起头看来，只见是个南朝人，姓陈名祖义，现任左标沙胡大头目之职。国王道：“美不美，乡中水，亲不亲，故乡人。正好你去。”

陈祖义辞了番王，驾一叶小舟，同郑护卫前来迎接。见了元帅，行了礼。元帅道：“你是甚么人？”陈祖义道：“末将不才，原籍广东人氏，姓陈名祖义，现任淳淋国国王位下左标沙胡大头目之职。”他看见元帅颜色有些不善，他又奉承两句，说道：“元帅不必见疑，适才本国国王学有些二三其志，是末将细细的劝解他一番，他才不开口，故此末将先来迎接，正所

以坚我国王之心。”元帅道：“左右在那里？你和我把这个坚心的捆将起来。”陈祖义慌了，高叫道：“人来投降，杀之不祥。怎么反捆起小的来？”元帅道：“你在我中国私通外国，依律当斩。你在这外国劫夺营生，强盗得财，依律当斩。你有两个头也还是该死，莫说只有一个头。”陈祖义说道：“元帅，你屈了我这一片好心肠也。”元帅道：“你来接我，还是个公报私仇，有个甚么好心肠哩？”吓得陈祖义哑口无言，心里想道：“我南朝有这等一个能通神的元帅，把我心肝尖儿上的事都扞实了。”元帅吩咐带过一边，待等国王相见之后，取来梟首。

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淳淋国国王见。”元帅吩咐请进来。相见已毕，国王递上降表一封。元帅受下，吩咐中军官安奉。又递上降书一封，元帅受下，拆封读之。书曰：

淳淋国国王麻那者巫里谨再拜，奉书于大明国钦差统兵招讨大元帅麾下：侧闻中夏外夷，分悬冠履。内尊外攘，筹属褰帷。矧我淳淋，每沾暮注。大统有历，文币生荣，在先皇已衔恩于九地；印篆授辉，舆马增重，在卑末益借庇于二天。捧日月之光，寒移雪海；沐灵雨之泽，春入花门。幸接台光，不胜雀跃！用伸尺素，伏乞海涵！某无任激切惶惧之至。年月日，某再拜谨书。

元帅读完了书，说道：“书中之言，足征贤王不背本国。”王又弟上一张进贡的草单来。元帅受下，开来一看，只见草单上计开：

神鹿一对(大如巨猪，高三尺许，前半截甚黑，后半截白

花，毛纯短可爱，止食草木，不食荤腥），鹤顶鸟一对（大如鸭，毛黑颈长嘴尖；其脑骨厚寸余，外红色，内娇黄可爱，堪作腰带），火鸡一对（顶有软红冠，如红绢二片，浑身如羊毛，青色，其爪甚利，伤人致死，好食火炭，故名，虽棍棒不能致死），梳璃瓶一对，珊瑚树一对，昆仑奴一对（能踏曲为乐），血结二匣（治伤妙药），蔷薇水二坛，金银香二箱（其色如银匠钹花银器黑胶相似，中有一白块，好者白多，低者黑多，气味甚冽，能触人鼻），膈肭脐五十（其形如狐，走如飞，取其肾以浸油，名膈肭脐香）。

元帅看了草单，说道：“多谢厚礼。本不当受，但蒙国王真心实意，不敢不恭。”一面吩咐内贮官照单收拾礼物，一面吩咐安排筵宴。国王又递上一个礼单，说道：“外有不腆之仪，奉充军饷。”元帅道：“公礼之外，一毫不受。”国王再四再三哀告不已。元帅接过草单来看，见单上有白米一百担，受此白米足矣。吩咐军政司收了他一百担米。白米之外，一毫不曾受。即时筵宴齐备。大宴国王，国王不用一毫肴品。元帅道：“贤王怎么不用肴饌，有何高见？”国王道：“卑末不火食。大凡火食，则本国大荒。”元帅道：“岂有此事！”国王道：“元帅即不准信，还有一件事，也是个大禁。”元帅道：“还有个甚么大禁？”国王道：“卑末又不水浴。大凡水浴，则本国大潦。”元帅道：“既如此，贤王终不然不食、不浴？”国王道：“食的止是沙糊，浴的止是蔷薇露。”天师在座上把头点了两点。元帅吩咐军政司取出带来的袍笏、鞍马各一付，回敬国王。国王拜谢。元帅吩咐带过陈祖义来。国王看见锁械了陈祖义，心上吃了一惊，又不敢动问。

不知元帅取过陈祖义来，怎么处置他，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六回

元帅亲进女儿国 南军误饮子母水

诗曰：

征南大将出皇朝，巡海而西去路遥。旗鼓坦行无狗盗，蛮烟尽扫有童谣。剑挥白雪除妖兽、箭射青空下皂雕。怪底孽余陈祖义，敢撑蛇臂漫相招。

却说元帅吩咐带过陈祖义来，国王心下吃了一惊，不知是个甚么事故。元帅道：“这陈祖义原在我中朝，私通外国，事露而逃。今日在你淳淋国劫夺为生，贻祸不小，恶极罪大。贤王，你可知道么？”国王道：“卑未失之于初，这如今有好些不奈他何处。”元帅道：“我这里明正其罪，与你国中除了这一害罢。”叫刀斧手来，把陈祖义押出辕门外，枭首示众。陈祖义吆喝道：“可怜见小的没有甚么罪哩！”元帅只是不听。一会儿开刀，一会儿献上首级。国王欠身道：“多谢元帅虎威，除此一害。只是卑未国中还有一害，敢求元帅何如？”元帅道：“是个甚么害？”国王道：“卑未国中有一土穴，每一年一次，奔出生牛数万头来，撞遇他的一戳两段；吃了他的，十死八九，甚是为害国中。望乞元帅和我做个处置。”元帅道：“此事须得天师。”天师即时取出飞符一道，递与国王。说道：“你拿

我的符去，到明日子时三刻，用火烧在土穴之上，其牛自息。

”国王拜谢。元帅又叫过施进卿来，取一付冠带赏他，着他替陈祖义为头目。吩咐他道：“殷鉴不远，你在这里务要用心，做个好人哩！”国王、施进卿一齐辞谢而去。

宝船前行，王爷道：“施进卿告诉之时，元帅还不曾看见陈祖义的面，怎晓得他就来？”元帅道：“这等假公济私的人，巴不得寻着我们，做个名目，故此我牌上说道‘此外别无异情’，他越加放心大胆，这却不是他就来的机括？”众人道：“元帅神见。”元帅道：“咱这个不打紧，只不知昨日天师看见番王不火食、不水浴，他低着头点了两点，这是怎么？”即时去问天师。天师道：“贫道点头，是我算他一算。”元帅道：“算得他是个甚么？”天师道：“算得他是个龙精。”元帅道：“龙性畏火，故此见火则旱。龙性又喜水，故此见水则涝。”道犹未了，只见蓝旗官报道：“淳淋国国王差人送上柴草、蔬菜之类，现有十只小船在这里伺候。”元帅道：“各事收他一半，其余的还他。”蓝旗官又道：“本国新升头目施进卿，差人送上猪、羊、鸡、鸭、酒、米之类，现有四只小船在这里伺候。”元帅道：“一毫不可受他的。”蓝旗官传上来人口说道：“施进卿的礼物，都是国人情愿献上的，为因得了天师的飞符，今日子时三刻，烧在穴上，纸灰尚未冷，只见穴上一声响，早已撑出无限的竹木来，把个穴口堆塞得死死的。国人欢呼，故此各率所有，借施进卿的名字送上来，以表他各人的诚意。”元帅道：“既如此，各受一品，见意就是。”小船各自回去。

行了数日，此时正是三月天，回首京师，正在游赏之处。有诗为证：

仙子宜春令去游，风光犹胜小梁州。黄莺儿唱今朝事，香

柳娘牵旧日愁。三棒鼓催花下酒，一江风送渡头舟。嗟予沉醉东风里，笑剔银灯上小楼。

蓝旗官报道：“前面又是一个处所，想是一国。”中军传下将令，落篷下锚稍船。稍船已毕，仍旧水陆两营。元帅吩咐夜不收上崖体探。体探了一番，齐来回话。老爷道：“这是个甚么关？”夜不收道：“这个关有好些异样处？”老爷道：“怎见得异样？”夜不收道：“这去处的人，一个个生得眉儿清，目儿秀，汪汪秋水，淡淡春山。”老爷道：“这是各处风土不同。”夜不收道：“这去处的人，一个个生得鬓儿黑，脸儿白，轻匀腻粉，细挽油云。”老爷道：“这是各人打扮不同。”夜不收道：“这去处的人，一个个光着嘴没有须，朱唇劈破，皓齿森疏。”老爷道：“这是各人生相不同。”夜不收道：“这去处的人，一个个小时时蹲着撒，涧边泉一线，堤上草双垂。”老爷沉思了半会，说道：“终不然都是个女人家？”夜不收道：“小的也不认得是女人不是女人，只见他：

汗湿红妆花带露，云堆绿鬓柳拖烟。恍如天上飞琼侣，疑是蟾宫谪降仙。

王爷道：“似此讲来，是个女儿国。”老爷道：“女儿国就都是女人，没有男子哩。”王爷道：“没有男子。”老爷道：“既都是女人，可有那个部落么？”夜不收道：“照旧有国王，照旧有文官，照旧有武将，照旧有百姓。”老爷道：“既如此，也要他一纸降表，才是个道理。”马公道：“男女授受不亲，我和你径过去罢！”老爷道：“无敌于天下者，天使也。岂可轻自径过去，把后来人做个口实，说道：‘当时某人下西洋，

连个女人国也不曾征服得。”王爷道：“虽不可径自过去，也不可造次征他。须得一个舌辩之士，晓谕他一番，令其递上降书降表，倒换通关牒文，庶为两便。”老爷想了一想，说道：“咱学生去走一遭如何？”王爷道：“老元帅亲自前去，虽然是好，只一件来，主帅离营，恐有疏失。”老爷道：“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身先士卒，古之名将皆然。又且一切军务，有王老先儿你在这里。”王爷道：“既是元帅要行，学生不敢十分阻当。”好个三宝老爷，沉思了一会，收拾了一趟。王爷道：“元帅此行，有个甚么良策？”老爷道：“兵不厌诈。咱进关之时，扮作一个番将，见女王之时，却才露出本行。”王爷道：“怎么进关时，要假做番将？怎么相见时，反露本行？”老爷道：“进关时，恐怕他阻当，下情不得上陈，故此要假扮番将。相见时，咱自有言话到他。他见我个南朝大将，他敢不遵奉？故此反露本行。”王爷道：“妙计，妙计！”

老爷头上挽个头发丫髻，上身穿的短布衫儿，下身围着花布手巾，脚下精着两个膝儿骨。一人一骑，行了数里，只见果真的有一座关。关上有几个敲鼙皮鼓的，关下有几个拖檣榔枪的，都生得面如傅粉，唇似抹朱，尽有一段娇娆处。老爷心里想道：“世间有此待异事！一国女人终生不知匹配，这个苦和我阉割的一般。”想犹未了，只见一个拖檣郎枪的吆喝道：“来者何人？”原来三宝老爷是个回回出身，晓得八十三种蛮纻的声口，即时间调转个番舌头，说出几句番话，说道：“我是白头国差来的，有事要见你昔仪马哈刺。我有六年不曾到你这个国来，你快与我通报一声。”小番只说是真的，即时通报。原来女人国也有个总兵官。总兵官叫做个王莲英，听了这小番一报，说道：“白头国果是六年不相通问。”吩咐看关的放他进来。

老爷进了关，见了总兵王莲英，仍旧假说了几句番话。王莲英仍旧说道：“我和你六年不相通问。”老爷心里想道：“还是我大明皇帝洪福齐天，咱信口说个谎，也说得针穿纸过的。”总兵官领了老爷，同到国王朝门外。总兵官先时朝里去，禀说道：“今有白头国差下一个将官，手里拿着一封国书，要见我王，有事面奏，小臣未敢擅便，谨此奏闻。”女王道：“既是白头国差来的，你着他进来。”那总兵官翻身走进朝门之外，恰好不见了那个番官。怎么不见了那个番官？官便有一个，却不是起先的西番打扮，头上戴一顶嵌金三山帽，身上穿一领簇锦蟒龙袍，腰里系一条玲珑白玉带，脚上穿一双文武皂朝靴。总兵官左看右看，吃了一惊。老爷道：“你不要吃惊，适才相浼的就是我哩！”总兵官道：“你是甚么人？”老爷道：“我实告诉你罢，我不是白头国差来的番官。”总兵官道：“既不是白头国，你是那里差来的？”老爷道：“我是南膳部洲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统兵招讨大元帅，姓郑名和，领了宝船千号，战将千员，雄兵百万，来下西洋，抚夷取宝。今日经过你的大国，我不忍提兵遣将，残害你的国中。故此亲自面见你的番王，取一封降书降表，倒换通关牒文，前往他国，庶几两便。”总兵官道：“原来你这个人老大的不忠厚。你一来就说你是南朝人，我便好对国王说你是南朝人，你何故又假说你是西番人？我已自对国王说你是西番人，这如今怎么又好再奏？”老爷道：“你如今不得不再奏。”总兵官道：“怎么不得不再奏？”老爷道：“你这如今番官在那里？却不得个欺君之罪，莫若再奏，倒还有些实情。”总兵官想一想：“宁可再奏，怎敢欺君。”连忙的进朝去，复奏道：“我王赦臣死罪，臣有事奏闻。”女王道：“卿有何罪？有事直奏不妨。”总兵官道：“适才所奏的番官，原来是上假意妆成的。”女王道：“他本是个甚么人？”

”总兵官道：“他本是甚么南膳部州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统兵大元帅，姓郑名和，领了宝船千号，战将千员，雄兵百万，来下西洋，取甚么宝。这如今到了我国，要甚么降书降表，通关牒文。望乞我王赦臣先前妄奏之罪！”女王听了这一席话，笑添额角，喜上眉峰，说道：“这是来将虚词，于卿何罪？他既是上邦天使，请他进来。”

总兵官请到老爷。老爷径自进去，见了女王。女王大喜，心里想道：“我职掌一国之山河，受用不尽。只是孤枕无眠，这些不足。今日何幸，天假良缘，得见南朝这等一个元帅。我若与他做一日夫妻，就死在九泉之下，此心无怨！”连忙问道：“先生仙乡何处？高姓大名？现居何职？”老爷道：“学生是南朝大明国人氏，姓郑名和，现居征西大元帅之职。”女王道：“先生既是上邦元帅，何事得到寡人这个西番？”老爷道：“钦奉咱万岁爷的差遣，领了宝船千号，战将千员，雄兵百万，来你西洋，探问传国玉玺。”女王道：“小国离了南朝有几万里之遥，又且隔了软水洋、吸铁岭，先生怎么能够到此？”老爷道：“咱宝船上有一个道士，能驱神遣将，斩妖缚邪。又有一个僧家，能袖围乾坤，怀揣日月。故此过软洋、渡铁岭，如履平地。”女王道：“小国俱是些女流之辈，不事诗书，怎么敢劳先生大驾？”老爷道：“因为你这一国都是些女身，恐怕不习战斗，故此不曾遣将，不曾调兵，只是我学生只身独自，但求一封降书降表，一张通关牒文，便就罢了。此外再无他意。”女王道：“姑容明日一一奉上，不敢有违。”老爷看见他满口应承，不胜之喜，起身告辞。

女王看见老爷人物清秀，语言俊朗，举止端祥，惹动了他那一点淫心，恨不得一碗凉水，一口一鞞碌吞他到肚子里去。连忙留住老爷，说道：“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

今日幸遇先生，聊备一杯薄酌，少叙衷情，幸勿推却。”一会儿筵席齐备，一会儿酒过数巡。两边侍立的都是些番嫔番媵，两边鼓舞的都是些番腔番调。老爷坐了一会，心里相道：“这些女人似有些知觉，怎么不结媾邻国的男人？不免问他一声，看是怎么？”问说道：“国王在上，大国都是女身，原是个甚么出处？”女王道：“这如今也不得知当初是个甚么出处。只是我们西洋各国的男人，再沾不得身。若有一毫苟且，男女两个即时都生毒疮，三日内肉烂身死。故此我女人国一清如水。”

老爷道：“饮不得酒了，告辞罢。”女王举起杯来，劝了一杯，又劝一杯。老爷道：“学生无量，饮不得。”女王道：“饮个成双作对的的杯，怎么推却？”老爷是个至诚的，那晓得他的意思，老老实实的就饮了两大杯。女王又举起一对大金杯来，形如女鞋儿的式样，满斟了两大杯，奉到老爷。老爷道：“饮不得了。”女王道：“这是个同偕酒，我陪你一杯。”老爷不解其意，老老实实的又饮了他一鞋杯。女王举起一对金宝贝镶成的莲花杯来，满斟了两杯酒，奉到老爷。老爷道：“委实饮不得了。”女王道：“这是个并头莲酒，我陪你一杯。”老爷还不解其意，老老实实的又饮了一莲杯。女王又举起一对八宝镶嵌的彩鸾杯来，满斟了两杯酒，奉到老爷。老爷道：“今番却饮不得了。”女王道：“这又是个颠鸾杯，我还陪你。”

老爷因他先前说了沾不得身的话，故此再不疑惑，只是老实就饮，又饮了他一鸾杯。女王又举起一对八宝镶嵌的金凤杯来，满斟了两杯酒，奉到老爷。老爷委是饮不得，坚执不肯接他的杯。女王道：“这是个倒凤杯，我陪你只饮这一杯罢，再不奉了。”老爷不好却得，又饮了一凤杯。老爷却一园春色，两朵桃花，其实的醉了。

那女王就趁着他醉，做个慢橹摇船捉醉鱼。吩咐左右拿蜡

烛的蜡烛，香炉的香炉，把个老爷推的推，捺的捺，径送到五弯六曲番宫之中，七腥八膻胡床之上。老爷心里才明白，才晓得这一日的殷勤，原来是个淫欲之事，心里虽明，却也作做无法可治，只得凭他怎么样儿。女王叫散了左右，亲自到床上扶起老爷，说道：“先生，你岂不闻洞房花烛夜，胜如金榜挂名时？先生，你是天朝的文章魁首，我是西洋的士女班头，一双两好，你何为不从？”老爷道：“你说你女人国一清如水，沾不得人身哩！”女王道：“那是我西洋各国的人，若是你南朝的人物，正好做夫妻。”老爷道：“自古到今，岂可就没有一个我南朝人来？”女王道：“并没有一个人来。纵有一个两个，我这里分俵不匀，你抓一把，我抓一把，你扯一块，我扯一块，碎碎的分做香片儿，挂在香袋里面，能够得做夫妻么？”老爷道：“既如此，明日不扯在我身上来也？”女王道：“正是难得你的人多才好哩。你做元帅的配了我国王。你船上的将官，配我国中的百官。你船上的兵卒，配我国中的百姓庶民。一个雄的配个雌的，一个公的配个母的，再有甚么不匀么？”老爷心里想道：“这是韭菜包点心，好长限哩！把我的钦差放在那里么？”那女王原先是个邪的，再讲上了这半日的邪话，邪火越动了，也顾不得怎么礼义廉耻，一把把个老爷搂得定定的。老爷倒吃了一慌，说道：“你还错认了我，我是一个宦官。”女王不省得宦官是个甚么，只说老爷是谦词，说宦官官小，连忙说道：“我和你做夫妻，论个甚么官大官小。”也不由老爷分说，一把抱住老爷。老爷把个脸儿朝着里首，只做一个不得知。把老爷的三山帽儿去了，也只做不知。又把老爷的鞋脱了，也只作不知。又把老爷的上身衣脱脱了，也只作不知。又把老爷小衣服褪了，也只作不知。又把被来盖着老爷，也只作不知。你看他欢天喜地除了首饰，去了衣裳，扒到胡床上，掀起个

被角儿瞧一瞧，只见老爷的肌肤白如雪，润如玉。女王心下好不快活也。想一想，说道：“我今日得这等一个标致的丈夫，也是我前世烧得香好哩！”惹动了那一点淫心，一把搂着老爷，叫上一声“亲亲”，做上一个蜜蜜甜甜的嘴，恨不得一时间就偎红倚翠，云雨阳台。即只是不得老爷动手，他自己就把手来摸上一摸，只是庭前难觅擎天柱，门外番成乳鸭池。那女王吃了一惊，一毂碌扒将起来，说道：“郑元帅，你是个阳人？你是个阴人？”老爷道：“我们是个体阳而用阴的。”女王道：“怎叫做体阳用阴？”老爷道：“我原初是个男子汉大丈夫，这不是个体阳？到后面阉割了，没有那话，做不得那话，这却不是个用阴？”女王听着没有那话，做不得那话，高叫一声道：“气杀我也。”心里想道：“陪了这些羞脸，弄出这场丑来。也罢，断送了他，免得出丑。”叫左右来：“押出这个南官到朝门外去，枭了他的首级！”老爷道：“我南朝战将千员，雄兵百万，你杀了我，你即时祸事临门。”女王也怕，一面押出老爷去，一百叫寄监。老爷叫做：盘根凿节偏坚志，为国忘家不惮劳。只得依从了他，再作区处。女王一面差人去打探南船上消息。

却说南船上王爷升帐，聚集大小将官，说道：“元帅老爷一去了两日，杳无音信。帐下诸将，谁敢领兵前去体探一番？”道犹未了，只见右先锋刘荫拱着一个回子鼻，睁着一双铜铃眼，说道：“末将不才，愿领兵前去体探。”王爷道：“点齐五十名先锋，跟着刘先锋前去。”刘先锋拖一杆雁翎刀，骑一匹五明马，飞身而去。正行之间，远远望见一座大桥：

隐隐长虹驾碧天，不云不雨弄晴烟。两边细列相如柱，把笔含情又几年。

及至行到桥上，果是好一座大桥。两边栏杆上，都是细磨的耍孩儿。刘先锋勒住了马，看了一会。众军士也看了一会。却又桥底下有一泓清水：

一带萦回一色新，碧琉璃滑净无尘。个中清彻无穷趣，孺子应歌用濯人。

刘先锋望桥下看一看，众军士也望桥下看一看。刚刚看得一看，众军士一齐吆喝起来。你也吆喝道：“肚里痛。”我也吆喝道：“绞肠痧。”吆喝了一会，众军士一声响，都跌番在桥上，你又滚上，我又滚下。众人滚了一会还不至紧，连刘先锋也肚里疼起来，也滚下马来，挣挫了一会，说道：“我晓得了，这是西番瘴气，故此利害。这桥下的水好，一则是清，二则是长流的。”内中有个军士说道：“水又怕有毒。”刘先锋说道：“你各人取出柳瓢来，有毒就看见。”众人说道：“是。”一齐儿步打步的捱下桥去。各人吃了一瓢水，却又捱上桥来，也论不得个尊卑，也叙不得个首从，大家坐在地上。坐了一会，只指望肚子里止了疼，前去打探消息。那晓得坐一会，肚子大一会；坐一刻，肚子大一刻。初然间还是个砂锅儿，渐渐的就有巴斗来大，纵要走也走不动了。

正在没奈何处，只听得鼓响叮通，人声嘈杂。刘先锋连一千军士，都只说是女人国有个甚么将官来了，走上桥来，恰好是自家的军士。原来王爷是个细密，先前差下了刘先锋，即时又差下张狼牙棒，前后接应。故此走上桥来，恰好是自家军士。张狼牙看见这等一个模样，吃了一惊。刘先锋却把个前缘后故，细说了一遍。张狼牙看见不是头势，只得挨的挨，架的架，大

家顾弄得转来。王爷听见，说道：“这是他自不小心，种了毒在肚子里。”叫过夜不收来，吩咐他去把桥上桥下的事故，细问土民一番，限即时回话。

夜不收去了好一会不来。张狼牙急性起来，一人一骑，跑走如飞，早已撞遇着一个挑野菜的女百姓。他伸起手来一抓，回马就到中军帐下。那女百姓看见个王爷，吓得抖衣而战。王爷说道：“你不要惊恐，我这里有事问你。你那路头上的大桥，叫做甚么桥？”女百姓道：“叫做影身桥。”王爷道：“怎么叫做影身桥？”女百姓道：“我这国中都是女身，不能生长。每年到八月十五日，上自天子，下至庶人，都到这个桥上来照。依尊卑大小，站在桥上，照着桥下的影儿，就都有娠。故此叫做影身桥。”王爷道：“那桥底下的河，叫做甚么河？”女百姓道：“叫做子母河。”王爷道：“甚么叫做子母河？”女百姓道：“我这国中凡有娠孕的，子不得离母，就到这桥下来，吃一瓢水，不出旬日之间，子母两分。故此叫做子母河。”刘先锋听见这等的話，吃了一惊，心里想道：“我今番却是个将男作女了。”众军士听见这等的話，也都吃了一惊，都说道：“我们今番不怕我铁铸的讻讻了。王爷又问那女百姓，说道：“这水可有毒么？”女百姓道：“并没有毒，只是会催生。”王爷道：“可曾有人错吃了的？”女百姓道：“似孕非孕，就错吃了他。”王爷道：“错吃了他，把甚么去解？”女百姓道：“此去百里之外，有一座山，叫做骷髅山。山上有一个洞，叫做顶阳洞。洞里有一口井，叫做圣母泉。错吃了水的，吃下圣母泉，就解了。”王爷道：“这圣母泉可容易取得么？”女百姓道：“是我本国之人，无有取不得的。只怕你远方人氏，还有些难。”王爷道：“怎么有些难？”女百姓道：“这如今洞里有三个宫主娘娘住在里面，第一个是金头宫主，第二个是银

头宫主，第三个是铜头宫主。你们又是远方，又是男子，只怕他不肯放你进去，故此有些难。”女百姓受了重赏而去。

王爷传下将令：“那一员将官敢领兵前去，取将圣母泉来？”道犹未了，只见马公公说道：“郑元帅尚且亲入虎穴，咱学生不才，愿领一枝人马前去，取将圣母泉来。”王爷道：“既然老公公愿去，众军人有幸。须还得一员将官护卫着老公公前去。那一员将官肯去？”道犹未了，只见武状元唐英说道：“马公公前去，未将不才，愿领兵护卫。”王爷道：“那洞里有三个宫主，须再得一员将官通同护卫，才为稳便。”

不知是那一员将官肯去，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七回

马太监征顶阳洞 唐状元配黄凤仙

诗曰：

王母丁年跨鹤去，山鸡昼鸣宫中树。圣泉泱泱出宫流，宫使年年修玉楼。番兵去尽无射猪，日西麋鹿登城头。天马西下水子母，愿借勺馀解救苦。

却说王爷道：“那洞里有三个宫主，须再得一员将官同去护卫，才为稳便。”道犹未了，只见游击都司胡应凤说道：“末将不才，并不曾有寸功报主。今日马公公前去，末将愿领兵协同唐状元护卫。”即时间，两员将官、一个公公前去骷髅山顶阳洞。虽说有百里之遥。其实女人国脚步儿狭窄，只当得中国的三五十里，一会儿就到了。至了不至紧，早已有个巡洞的女兵进洞里去。宫主问道：“来的男身，还是女身？”女兵道：“摇旗擂鼓，耀武扬威，都是个男身。”宫主道：“不知是那里面人？”女兵道：“不象我们西洋的人物。”宫主道：“敢是南朝来的？”女兵道：“人物出众，盔甲鲜明，想是南朝来的。”宫主道：“为首的是几个？”女兵道：“是三个。”宫主道：“你看得真么？”女兵道：“看得真。”三个宫主嘎嘎的大笑起来，说道：“若只是一个，一赢两饮，少不得碾酸。就是两

个，也还有一个落空，不免要听些梆响。可的我们是三个女身，来的就是三个汉子，这却不是天缘凑巧？”连忙的披挂起来，一齐上马。金头宫主居中，紧迎着马太监。银头宫主居左，迎着唐状元。铜头公主居右，迎着胡都司。

马太监自不曾上过阵，看见金头宫主人又来得凶，马又来得快，劈头一刀，他就措手不及，恰好的被他捞翻去了。唐状元看见去了马太监，心上吃慌，丢了银头宫主，来攒金头宫主。那晓得银头宫主闪在脑背后，把个九股红锦的套索儿，一下子套倒个唐状元，三个南将同去，一上手倒去了两个，止剩得胡都司一人一骑。好个胡都司，抖擞精神，单战铜头宫主。铜头宫主武艺且是熟娴，都司心生一计，拨转马就走，铜头宫主赶下阵来。胡都司想道：“他今番遭我手也。”带住马往后一抓，实指望这一抓，一天雷电旌旗闪，万里云霄日月高。那晓得是个海底寻针针不见，水中捉月月难捞。原来铜头宫主是个能征惯战的，看见抓来，他连忙的使个镗里藏身，躲过去了。那一抓却不空空的抓在马鞍鞍上！他又将计就计，带转马望洞里飞跑。胡都司只说是抓住了宫主，放心大胆追下阵去。铜头宫主听得胡都司的鸾铃，看看近着他，扑地里兜转马来，一头拳正撞着胡都司的脸。胡都司吃了一惊，连忙的挺上一枪，不想这一枪又被他一掣，掣到二十五里之外，连胡都司早已被他夹在马上，进洞而去。

只听见金头宫主洞里鼓乐喧天，歌声彻地。原来他抢了马太监，不胜之喜，安排筵宴，叫过些歌姬舞女来，浅斟低唱，逸兴颠狂，把个马太监劝到小半酣，他自家已是大半醉。你看他两只手搂住了马太监，做上一个嘴，叫上一声“嫡嫡亲亲的心肝肉”，就要软肉衬香腮，云雨会巫峡。那马太监嘎嘎的大笑起来。宫主道：“你笑怎么？”马公道：“我笑你错上了坟

哩！”宫主道：“怎叫做错上了坟？”马公道：“我虽然是个男子汉，却没有男子汉的本钱。”宫主道：“你怎么又没有本钱？”马公道：“我已经割了的，故此没有本钱。”宫主心上还有些不准信，把只手去摸一摸，果真是个猜枚的吊谎，两手都脱空。金头宫主吃了一慌，问说道：“那两员将官可有本钱？”马公心里想道：“这个妇人不是好相交的，待我骗他一骗。”说道：“若讲起他两个来，我就要哭哩！”宫主道：“怎么你就要哭？”马公道：“都是阎罗王注得不匀，他两个忒有余，我一个忒不足。”宫主道：“怎么有余不足？”马公道：“我们没有半毫本钱，他两个一个人有两三付本钱。”宫主听说道有两三付本钱，心里就是猫抓一般，一下子撒了马公，竟自跑到银头宫主洞里去。

只见银头宫主对着唐状元，一人一杯，正在吃个合盞之酒。他起眼一瞧，果是唐状元唇红齿白，不比马太监的橘皮脸儿。他心里又想道：“这人象个有两三付本钱的。”高叫一声道：“你们好快活也！”银头宫主道：“你们又不快活哩？”金头宫主道：“我的对子已经阉割过了，没有本钱，那里去讨个快活？”银头宫主就狠将起来，说道：“你只好怨你的命罢！你告诉那个？”金头宫主越发狠起来，说道：“你这个恶人，岂不记得当初的誓愿：有官同做，有马同骑？今日之下，你有孤老，叫我就怨命罢！”银头宫主道：“你不怨命，我把孤老分开一半来与你罢！”金头宫主道：“你还讲个分开一半的话。家有长子，国有大臣，先尽了我，剩下的才到你。”道犹未了，一只手把个唐状元就抢将过去。银头宫主道：“我到口的衣食，你劈口夺下我的。砍了头，也只有碗口大的疤罢了。”两只手把个唐状元又抢将过来。抢得金头宫主性如烈火，胆似斗粗，就照着银头宫主的脸上狠是一拳。银头宫主来急了，就狠是还

他一剑。这一剑不至紧，早已把个金头宫主连肩带背的卸将下来。铜头宫主听见两个姐姐争风，说道：“一人一个就够了，怎么又要吃个双分哩？”自家跑过第二个洞里来，只指望劝解他们一番。那晓得大的姐姐已是连肩带背的砍番在地上。他便怒从心上起，恶向胆边生。骂说道：“好贱人！你就只认孤老，就不认得个姊妹么？”也是一刀，即也就送了二姐姐的残生性命。这张刀是个戒手刀，若不长大，若不利害，怎么会送了人的残生性命？原来二姐姐正扯着唐状元上床，通身上下脱得赤条条的，没有寸丝，故此一时躲闪不及，却就一命还应填一命，冤冤相报不争差。

铜头宫主杀了二姐姐，掀起被来，看见个唐状元浑身白白净净，嫩如玉，细如脂，双眉斗巧，十指奈纤，好标致也。早已惹动了他那一点淫欲之心，拽下了二姐姐的尸首，叫声左右的拖出去。他就捱上唐状元的床，搂住唐状元的腰，亲着唐状元的嘴，叫一声“乖乖”。唐状元心里也罢了。只见宫主腰眼骨上扑地一声响，一股鲜血冒将出来。唐状元只说是红官人到任，安排叫他起来净一净。落后仔细看时，只见腰眼骨上一个大窟窿。唐状元吃了一惊，一毂碌扒将起来，披了衣服，出了洞门，却只见马太监手里提着一张钢刀，笑嘻嘻的说道：“唐状元，你看好刀哩！”唐状元故意的看了一看，说道：“原来是张刀，我只说是劈风月的斧子。”只见胡都司跑将来，说道：“原来是张刀，我只说是个劈风月的斧子，险些儿吊浇了陷人坑。”唐状元问道：“这是那个杀的？”马公道：“是咱看见他姊妹们争风厮杀，趁着这个机会，结果了他。”唐状元道：“你怎么晓得到这个洞里来？”马公道：“是咱看见他女郎儿打扫尸首，咱问他一声，他告诉咱这这一段缘故，咱就闯将进来。”胡都司说道：“闲话少叙罢，营里等着圣母泉哩！”

”

三个人取了泉，跨上马，喜孜孜鞭敲金镫响，笑吟吟齐唱凯歌声。见了王爷，王爷万分之喜。把圣母泉送与刘先锋，给散五十名军士。圣母泉果是有灵，不出三日之内，旧病齐愈。王爷道：“刘先锋的病体幸而痊可，只是郑元帅还不见个信音。这如今帐下那一员将官敢领一枝军马，前去的听一遭？”道犹未了，帐下闪出一员将官，戴一顶二十四气的太岁盔，领一领密鱼鳞的油浑甲，系一条玲珑剔透的花金带，使一杆单边锋快的抹云枪，骑一匹风苑天花的奔电赤，朝着帐上打一个恭，说道：“末将不才，愿领兵前去，少效微劳。”王爷抬头视之，原来是征西游击将军黄彪。王爷道：“此处虽是个女人国，其实是女柄男权。黄将军，你不可看得他容易。”黄彪打一个恭，说道：“谨依遵命，不敢有违。”辞了元帅，跨上征鞍，领了军马，径投女人国而去。行到白云关下，早有个女总兵领了一枝女兵女卒，骑一匹胭脂马，挎一口绣鸾刀，你看他：

脸不搽钟乳粉，鬓不让何首乌。不披鳖甲不玄胡，赛过常山贝母。细辛的杜仲女，羌活的何仙姑。金铃琥珀漫相呼，单斗车前子路。女总兵抬起头来，只见南阵上的将军，也不是个等闲的：

地下的大肚子，天上的镇南星。威风震泽泻猪苓，神曲将军厮称。小瓜萎谁桔梗，浮瞿麦敢川荆。神枪皂角挂三棱，梔子连翘得胜。

女总兵心上也有半分儿惧怯，提起胆来高叫道：“来将何人？早通名姓。”黄将军道：“俺南朝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征西游击大将军黄彪是也。你是何人？敢来和我比手？”女总兵

道：“俺西牛贺洲女人国国王驾下护国总兵官王莲英是也。你还不晓得我老娘的手段，你敢在这里诳嘴么？”说得个黄将军一时怒发，劈头就是一枪。王莲英也尽惯熟，复手就是一刀。一往一来，一上一下，大战二十余合，不分胜负。王莲英心生诡计，拨转马跑回阵去。黄将军杀得怒发冲冠，大喝一声道：“杀不尽的贱人，那里走！”刚刚的赶上三五十步，王莲英手里取出一个小小的铁桶儿，念了几句，只见铁桶里一道黑气冲天，那黑气吊将下来，就缠在黄将军的身上，左缠右缠，那里是个黑气，原来是个蚕口里抽出来的细丝，把个黄将军就象缠弓弦的一般缠将起来。饶你就是勇赛关、张，也只好是束手听命。一伙女兵抬得黄将军去了。

南阵上的军士报上王爷。王爷道：“帐下那一员将官敢领兵再去？”道犹未了，闪出狼牙棒张柏来，钢须乱戳，虎眼圆睁，应声道：“末将愿领兵再去。”王爷道：“务在小心，免致疏失。”张柏道：“末将敢不小心！”带过乌锥马来，飞身而上，跑出阵去，迎着王莲英，只是一荡狼牙棒，连捣几捣。王莲英看见张将军就是烟熏的太岁，火燎的金刚，好不怕人也。又是他的狼牙棒重又重，快又快，雨点的一般下来。他自家晓得支架不住，连忙的拨转马，连忙的取出铁桶儿来，连忙的念动咒语，连忙的缠着张狼牙。张狼牙大怒，脱又不得脱，急又急不得，高叫道：“泼贱人！你怎么这等歪事缠我？”又是一伙女兵把个张狼牙抬将去了。

王莲英一连拿了南朝两员大将，心下要留一员做个佳偶，却又想一想说道：“南朝的人物第一标致，若只是这两官却不怎的。一个脸如锅底，一个面似姜黄，却不中我的意，不如且送上国王，表我的功绩，看后面可如，再作道理。”送上国王，国王也不中意，吩咐寄监。

王莲英再来讨战，蓝旗官报上中军。王爷道：“似这等一个女人国，一日输一阵，两日输两阵；一阵输一员将，两阵输两员将，却怎么还征得大国？却怎么还取得国宝？好恼人也！”唐状元看见王爷吃恼，打一个恭，说道：“末将愿领兵出阵，擒此女总兵。”王爷道：“已经输了两阵，全在这一阵成功，你却不可造次。”唐状元道：“仰仗元帅虎威，一战必克。”道犹未了，擂鼓三通，一声信炮，唐状元绰枪上马，直奔王莲英。王莲英看见个唐状元清眉秀目，杏脸桃腮，三绺髭须，一堂笑色，心里想道：“这个将军才是我的对子。”问说道：“来将高姓大名？愿求见教！”唐状元道：“你这三绺梳头，两截穿衣，不识时务的泼贱货，那里认得我武状元浪子唐英。”王莲英听见说道：“状元”二字，愈加满心欢喜，想道：“五百名中第一先，花如罗绮柳如烟。绿炮着处君恩重，黄榜开时御墨鲜。世上只有状元是个第一等的人，我今日拿住了他，尽晚上和他鸾交凤友。到了明日早上起来，我就是状元奶奶，好快活也！”心里只在想着快活，也不晓得手里的刀怎么在舞，也不晓得座下的马怎么在跑。猛然间收转神来，只见唐状元的枪漫头劈面，雨点般凶。好个王莲英，连忙的下降而走。唐状元心里想道：“这个女人又不曾厮杀，怎么会败阵而走？莫非是个诈败佯输，赚我下去。只一件来，我若是不敢赶他，便羞了我状元二字。狠着一鞭，赶将下去。眼见王莲英手动，眼见王莲英手里出烟，唐状元晓得是个术法，照着黑烟头上戳他一枪，试他是个甚么出处。那晓得那个烟都是扯不断的，反把个枪带将上去。唐状元去了枪，连忙的补上一箭。箭还不曾离弦，弓还不曾拽满，两只手恰好是缠做了一只，一个人恰好是缠做了半个。怎么一个人缠做了半个？原来有手动不得，有脚走不得，有本领使不得，这却不是半个？又是一伙女兵抬将去了。

王莲英得了唐状元，心中大喜，吩咐女兵“径送到我自己府中来。”众女兵抬进了府门，放在堂下。王莲英亲自下来，解了绳索，请升上座，拜了两三拜，说道：“适来不知进退，冒犯了将军虎威，望乞恕罪？”唐状元道：“杀便杀，砍便砍，有个甚么冒犯不冒犯！”王莲英道：“状元差矣！二世人身万结难。死者不能复生，你何轻生如此？”唐状元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你这贱人晓得甚么！”王莲英又陪个笑脸，说道：“有缘千里来相会，千里姻缘似线牵。贱妾不才，愿奉将军枕席，将军意下何如？”唐状元道：“休要胡说！吾乃天朝上将，怎么和你倭邦夷女私婚？”王莲英道：“状元，你休小觑我夷邦。你若是和我结为姻眷，头顶的是画栋雕梁，脚踏的是金阶玉砌；思衣而有绫绢千箱，思食而有珍馐百味；堂上一呼，阶下百诺。不但只止于此，你若是有心对我，朝中还有甚么人？你就做得女儿国的皇帝，我就做得正宫皇后娘娘。”唐状元听知他说道甚么穿衣吃饭，已是有九分不快；却又听见他说到朝中还有甚么人，他心里就有十分吃恼，想道：“这个女人是个无父无君之贼。青竹蛇儿口，黄蜂尾上针。两般犹未毒，最毒妇人心。”站起来照面啐上他一口吐沫，喝一声：“哇！你这大胆的泼贱奴，敢胡言乱道如此！鸟兽与我不同群，你快杀我！你不杀我，我便杀你！”这一席唐突，把个王莲英羞得满脸通红，浑身是汗。自己不好转得弯，叫左右的推他出去枭取首级。把个唐状元即时推在阶下。

早又有一个女将，原日也曾中过状元，只因御酒三杯，吊了金钟儿在地上。女王大怒，说他慢君，把探花王莲英升做状元，把他贬做司狱司一个大狱官，姓黄名凤仙。黄凤仙虽是女流之辈，文武兼全，才识具足。他看见唐状元人物齐整，语言秀爽，心里想道：“此人器宇不凡，终有大位。俺不免设一小

计，救他出来，这段姻缘在我身上，也不见得。”连忙的跪着禀道：“来将理虽当斩，但南朝船上有个道士，名唤引化真人；有个和尚，名唤护国国师。我们却不知他的本领，不知日后的输赢。依小将愚见，留下此人，同前番两个一齐监候。倘或南船上大胜，有此一干人是个解手。若是南船上大输，拿了道士和尚，一齐处斩，未为迟也。”黄风仙这一席话，有头有尾，有收有放，怕甚么人不听？王莲英即时依允，说道：“你带去监候着，只是不可轻放于他。”黄凤仙说道：“人情似铁非为铁，官法如炉即是炉。怎么敢轻放于他。”迺自领了唐状元，送在司狱司监里。

唐状元见了张狼牙、黄游击，各人诉说了一番，都说道：“那妖精不知是个甚么东西，沾在身上如胶似漆一般，吃他这许多亏苦。”唐状元又问道：“郑元帅在那里？”张狼牙道：“说在甚么南监里。”道犹未了，黄凤仙进监来陪话。三位叙一番话，奉一杯茶。唐状元道：“适蒙救命之恩，谢不能尽；又蒙茶惠，此何敢当？”黄凤仙道：“说那里话，就是我总兵官，也原是好意。只因语话不投，故此恩将仇报。”张狼牙道：“也未必他是真心。”黄凤仙道：“男有室，女有家，人之大欲，岂有个不真心的？”张狼牙道：“假如尊处偏不愿有家哩？”黄凤仙道：“非媒不嫁耳，那有个不愿有家之心？”张狼牙的口快，就说道：“既是尊处愿有家，我学生做个媒也可得否？”黄凤仙道：“只要量材求配。”张狼牙道：“尊处也曾中状元，就配我唐状元这个，岂不是量材求配？”黄凤仙道：“只怕唐状元弃嫌我是个夷女，羞于为婚。”唐状元低了头不讲话。黄凤仙道：“唐状元，你不要弃嫌贱妾。若是贱妾配合于你，我总兵官之法，立地可破。”唐状元心里想道：“若是依从于他，得个私婚夷女之罪。若不依从于他，他又说道会破总兵官

法术。也罢，元帅在此不远，莫若请出他来，凭他尊裁，有何不可？”却说道：“既承尊爱，非不遵依，你只请出我郑元帅来，我自各处。”黄凤仙即时开了南监，取过郑元帅来。三位将官草率相见，大家告诉一番。元帅道：“这如今都陷在这里，怎么是个了日？”张狼牙道：“可恨那总兵官的妖邪术法，不知所破。”元帅道：“那里去寻个破头阵来？”张狼牙说道：“此一位狱官，姓黄，双名凤仙，他晓得那个破阵之法。只是他要配合唐状元，方才肯说。”元帅道：“既如此，公私两利，有何不可？我这里主婚。”张狼牙道：“有了元帅主婚，愈加妙了。唐状元，你可拿出聘礼来。”唐状元道：“我腰里有条玉带，解下来权为聘礼。”即时间两家相见，两家结纳。元帅道：“你二人还转私衙里去，恐怕监里别有耳目。”二人应声：“是。”黄凤仙领了唐状元，归到私衙里面。此时已是三更天气，两个归到洞房：

水月精神冰雪肤，连城美璧夜光珠。玉颜偏是书中有，国色应言世上无。翡翠衾深春窈窕，芙蓉褥隐绣模糊。何当唤起王摩诘，写作和鸣鸾凤图。

到了明日早上，唐状元依旧进监。黄凤仙正然梳洗，只见总兵官一个飞票：“仰狱官黄凤仙火速赴府毋违。”黄凤仙接了飞票，吓得魂不附体，只恐怕泄漏了昨夜的机关。这正是：为人莫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黄凤仙跑到总兵官府里，跑在丹墀里也还战战兢兢。只见总兵官说道：“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你与我备办下三百担干柴，灌上些硫磺焰硝引火之物，到东门外搭起一个柴篷来，把南朝三个将官和前日那一个太监一齐捆缚了，丢在篷上烧化了他，才泄得我心中之恨。

你用心前去，不可有违。”黄凤仙道：“敢不钦遵！”出了总兵官府，来到监中，把个干柴烈火的事说了一遍。一个元帅，三位将官，都吃了一惊，都说道：“事至于此，都在黄凤仙身上。”黄凤仙说道：“但有吩咐，我无不奉承。只是仓卒之间，你们众人商议一个良策。”唐状元道：“捆缚之时，都用个活扣儿，我们好一扯一个脱。”黄凤仙道：“就是个活扣儿。”张狼牙道：“扯脱了扣儿，走到那里去？”唐状元道：“黄夫人，你就当先开路”黄凤仙道：“就是开路。”张狼牙道：“赤手空拳，走也没用。须得付鞍马，须得付披挂，须得付兵器。”唐状元道：“这些事都是一套的，只用一个计较。”张狼牙道：“甚么计较？”唐状元道：“黄夫人，你见总兵官，只说我南朝人不怕死，只是不肯遗下这些披挂、鞍马、兵器在这里。若是一齐烧了他的，他便死心塌地，若是留下他的，他就做个魍魉之鬼，吵得你昼夜不宁。总兵官问你怎么烧，你就说道各人的物件，摆在各人面前，省得他明日死后，又来鬼吵。”黄凤仙道：“此计大妙。”即时去见总兵，报道：“柴篷俱已齐备，请元帅钧令，取出南朝将官来，以便行事。”总兵官发下军令：“取过南朝郑太监、黄游击、张将军、唐状元一干将帅，严加捆绑，押赴东门外，不得疏虞，取罪未便。”

毕竟不知押赴东门怎么结束，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八回

天师擒住王莲英 女王差下长公主

诗曰：

西洋那识绮罗香，未拟良谋自主张。为爱风流高格调，最堪尘世俭梳妆。敢将十指夸纤巧，不把以眉斗画长。此日状元遭厄难，殷勤全仗硬担当。

总兵官军令已出，黄凤仙把个南人不怕死的话，南人不肯遗下披挂、兵器、鞍马的话，魑魍鬼作吵的话，细细的说了一遍。总兵官大惊，说道：“喜得你来禀我，不然我一家大小不得安宁。凡事悉依你处就是。”黄凤仙大喜，心里想道：“果中我唐状元之计。”三通鼓响，黄凤仙押出南朝四员将帅，径出东门，出在东门之外柴蓬左面。张狼牙把个眼瞧一瞧，果然是四付披挂，四付兵器，四付鞍马。他忍不住心头大怒，大喝一声，把个浑身的绳索，逐寸逐分的断了。那三员将帅都寻着活扣儿，一扯一个空。各人得了各人的披挂，各人拿了各人的兵器，各人跨上各人的鞍马，一涌而来，竟奔宝船之上。

却说总兵官王莲英听知道这一场凶报，他就咬牙切齿，怒目圆睁，骂说道：“好贱婢！你有多大的本领，焉敢卖国求荣！”即时点起精兵一枝，取出披挂，跨鞍上马，开了东门，一径

赶将来，高叫道：“卖国求荣的泼贱婢那里走？”唐状元听见有人吆喝，说道：“黄夫人，倘或有人赶来，我和你怎么办？”黄凤仙道：“一手不敌两掌，我和你四个人，倒反怕他一个人么？”唐状元道：“只因他的术法有些不好处得。”黄凤仙道：“他的术法在我手里，你住会儿看我破来。”道犹未了，王莲英一人一骑，当头一枝女兵随后，竟直赶近身来。唐状元叫黄游击护卫元帅先走。他这三个勒转马来，一字儿摆着：黄凤仙在中，唐状元在左，张狼牙在右。只见王莲英摆开阵来，高叫道：“狗烂肉，我费心拿的人把你受用，你还把我的江山都卖了来。”黄凤仙道：“你还不羞哩！你把你父母生来两块皮，哀求了一日还没有人要，还说是你拿的人我受用。”起手就是一刀。王莲英急忙的还一刀。你一刀，我一刀，两个番将，两骑番马，两张番刀，砍做一驮儿。王莲英恨不得一口凉水把个黄凤仙一口吞在肚子里，抖擞精神，越战越勇。唐状元又恐怕黄凤仙不得胜，一骑马，一杆枪，斜曳而来。王莲英看见唐状元帮杀，他心上越发碓酸，提起张刀，单战唐状元。战了三五合，王莲英又拨转马走。唐状元要在黄凤仙面前卖弄他的手段，竟赶他下去。黄凤仙晓得他总兵的毛病，也只得跟他下去。可的王莲英捧出铁桶来，飞出黑烟来。看看的黑烟又要往下吊，只见黄凤仙袖儿里面飞出一个乌鸦，那乌鸦一飞，飞在天上，一个鹞子翻身，却又落将下来，紧紧的落在王莲英的头上，那一股黑烟都不见了。王莲英看见破了术法，没兴而去。

这三位回马不用鞭，径到宝船上。唐状元道：“你总兵官那一股黑烟，是个甚么术法？”黄凤仙道：“叫做蜘蛛罗网法。铁桶儿里面是个蜘蛛，掀开了桶盖，那蜘蛛就飞上去。飞上去复飞下来，抽出的丝就把个人捆缚得定定的，故此叫做蜘蛛罗网法。”唐状元道：“黄夫人，你袖儿里飞出来的是个甚么法？”

”黄凤仙道：“是个乌鸡法。蜘蛛看见了乌鸡，自身难保，还肯吐丝哩！故此就破得他的。”唐状元道：“妙计，妙计！”到了宝船上，拜见元帅。元帅甚喜，颁赏有差。相见大小将官，大小将官甚喜，那个不说道：“天姿国色，盖世无双。”那个不说道：“唐状元是个才子，黄凤仙是个佳人。才子佳人信有之。”唐状元道：“今日无事，休息一番。”黄凤仙道：“我那王总兵昨日败阵而去，不知怎么气满胸膛。一会儿就好来厮杀也。”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王总兵在阵前讨战，坐名要黄凤仙。”元帅道：“选下精兵一枝，跟着黄凤仙出马。马公道：“新降的女将，未知他心腹何如，恐有里应外合之变。”元帅道：“黄凤仙忠良谨厚，不必过疑。又且疑人莫用，用人莫疑。”马公道：“元帅之言，见的最大。”即时差下黄凤仙出阵。

黄凤仙出在阵前，看见个王莲英，自古道：“恩人相见，分外眼清；仇人相见，分外眼红。”王莲英高叫道：“你那败坏我夷邦风俗，辱国的贱人，早早下马受我一刀，免得费我手脚。”黄凤仙大笑，说道：“我把你这个贱婢，你死在头上，还不省得。”拍马舞刀，直取王莲英的首级。王莲英大怒，说道：“你是何等的人？敢来犯我上辈！”急驾相迎。两家子杀在一处。黄凤仙心生巧计，兜转马走回来。王莲英杀得气起，竟自赶下来。黄凤仙扭转身子，扑地一响。王莲英眼快，看见是枝箭飞过来，连忙的撇他一刀。撇他一刀不至紧，把枝箭撇做了两段，每一段中间就爆出十枝小箭来，都射着王莲英的身上。早已一枝中了他的左腿，一时间忍不过疼，败阵而去。原来这个箭总是一枝大箭，箭里面藏着二十枝小箭，不用弓，不用弦，只在袖儿里递将出去。对敌的看见箭来，少不得把个兵器来革。革断了那枝大箭，却不爆出那些小箭来？又多又快，少不得会

伤人。名字叫做个子母箭。这是黄凤仙遇着神师所授，百发百中，故此王莲英受了他这一亏。

黄凤仙借了这些赢势儿，赶他下去。王莲英又古怪，径跑到海边上。黄凤仙也赶到海边上。一赶赶急了他，王莲英连人带马，一毂碌跳进海里去了。黄凤仙骂道：“泼贱人，我晓得你的死在头上，只是便饶了你得个囫囵尸骸。”掌起得胜鼓，径回宝船。元帅大喜，赏赐甚厚。黄凤仙领了赏赐回来，唐状元道：“只怕你总兵官是个诈死。”黄凤仙道：“诈死除非是个水围之法。我平生不曾看见他有这个法儿。”

到了明日，蓝旗官报道：“昨日女将王莲英又来讨战。”唐状元道：“我说是个诈死。”连元帅也吃了一惊，说道：“可看得真么？”蓝旗官道：“一则形象无差，二则他自家称名道姓，岂有个不真的？”马公道：“夷人心术不端，即此一事，就看得他破了。”王爷道：“假捏军功，依律该斩。”元帅叫过黄凤仙来，吩咐道：“你昨日这一功，却有些不实哩！”黄凤仙道：“非末将敢欺元帅冒认大功，委果是他跳下海去，众军士所共见的。”元帅道：“你是夷人，不知我南朝法度。假捏军功，依律处斩，你可晓得么？”黄凤仙道：“晓得了。容末将再去阵前，将功赎罪罢。”元帅道：“这个也通。”唐状元看见元帅说个“也通”两个字，他就晓得元帅心上还有些疑惑，朝着上打一恭，说道：“末将愿同黄凤仙出阵，一则监军，二则助他一臂之力。”元帅依允。

两个人即时披挂上马。王莲英迎着就叫道：“烂狗肉，你可晓得我的利害么？”黄凤仙道：“晓你利害，我要活捉你来。”二人大战，战到二十余合，不分胜负。王莲英手里又在撮撮弄弄，撮弄出一个小小的葫芦，不过三寸来长，正在朝着太阳来晃也晃。唐状元先前就看见了，带过马来，照着他的葫芦就

是一枪。一枪不至紧，戳得个葫芦有千万道的金光一并而出。唐状元的两只眼，如同两道闪电一般，一只眼一道闪电，又还开得个眼？不觉的扑地一声响，吊下马来。王莲英伸起刀就要动手，吓得个黄凤仙魂不附体，连忙的驾住，救起了唐状元。王莲英又寻着黄凤仙，单单厮杀。杀了一回，也拿出个葫芦，朝着太阳晃一晃，就爆出十万道的金光来。黄凤仙看见笑了一笑，说道：“这是我老娘多年不用的，你敢抄这旧文章来哄我么？”轻轻的张开口，对着西北上叹一口气，早已不见了那个万道金光。王莲英看见一法不中，二法不成，连忙的飞过一口剑来，砍着黄凤仙的顶阳骨上。黄凤仙又笑了一笑，把个手指头儿一指，那口剑轻轻的插在地上。王莲英看见不能取胜，心上有些慌张。只见黄凤仙手里又拿出箭来，王莲英越加慌了，说道：“今日天色已晚，你不要把那个暗箭伤人。明日来，我和你明明白白决一个胜负。”黄凤仙道：“你今番晓得我老娘利害么？”各自散阵。黄凤仙同着唐状元得胜归来，元帅大喜，又行赏赐。

明日两家又是这等对阵。王莲英说道：“贱人，今日若不斩你首级，誓不回兵！”黄凤仙道：“我今日不斩你的驴头，也不住手。”两个人一行说着话，一行就翻过脸来，提刀大战。又战了二三十合，王莲英诈败佯输，走下阵去。黄凤仙明知其计，偏不怕他，偏要赶他下去。原来王莲英是个拖刀之计，两马相近，扭转身子来，劈头就是一口绣鸾刀。黄凤仙的马跑发了收不住，那一刀可的照着他的顶阳骨上下来。唐状元看见，吓得浑身颤抖，急忙的架起枪来，大喝一声道：“畜生那里走！”原来圣天子有百神相助，大将军有八面威风。唐状元这一声喝，喝得个黄凤仙的马倒退了三五步，那一刀紧紧的吊在他的马面前。王莲英收起了刀，叫做个单丝不线，孤掌难鸣。一个

人怎禁得他两个？没奈何又走到海边上，又跳到海里去了。”唐状元道：“这是个脱身之法，我和你把军马扎住在这里，看他几时上来。”一日守到日西，杳无踪迹，方才收兵罢战，报与元帅得知。元帅重赏。

到了明日早上，蓝旗官又来报道：“番将讨战。”元帅心上有些吃恼，说道：“西洋地面，专一出这等一个女人，倒有些费嘴。”洪公公道：“这女人都是些邪术，何不去请天师来作一区处？”去问天师，天师道：“还是国师。”又问国师，国师道：“要贫僧擒此女人，先要选下一员好汉，听贫僧的号令。”元帅道：“要个甚么好汉？”国师道：“要个不怕天地、不怕鬼神、水里水去、火里火去，这等一个好汉才去得。”元帅道：“帐下诸将那个去得？”道犹未了，只见狼牙棒张柏大叫道：“未将不才，其实去得。”元帅道：“怎见是你去得？”张柏道：“未将不怕天地、不怕鬼神、水里水去、火里火去，故此去得。”国师道：“这个女总兵善能入水，他每番诈败佯输，跳到海里去。你明日和他交手之时，他在前面跳下海，你在后面也要跳下海。又要在海里面和他大杀一场，且要拿得他上来，才算你去得。”张狼牙想一想说道：“跳下海去不至紧，却不淹死了我？我做个魍魉之鬼，怎么能够再来斩将立功？怎么能够再得生还大明国？这个事成不得。”心里不肯去，口里不作声。国师早已知其意，笑一笑说道：“你这个人有勇无谋，成不得甚么大事。再有那个好汉去得？”道犹未了，黄凤仙跪着禀道：“未将不才，勉强去得。”国师道：“那女将下海，你也要下海，须是不怕死，才去得哩！”黄凤仙道：“既然有心为国，一死何辞？”国师看见他英雄慷慨，心里老大的服他，即时间袖儿里取出一件宝贝来，交与黄凤仙。黄凤仙接在手里看一看，只见是个滴溜圆圆眼大的一颗珠子。黄凤仙道：“国

师老爷在上，敢问这个宝贝叫甚么名字？”国师道：“叫做个碧水分鱼。”黄凤仙道：“甚么叫做个碧水分鱼？”国师道：“拿他在手里，跳下水时，水分两开，中间让出一条大路。凡是蛟龙鱼鳖，无所不见，故此叫做个碧水分鱼。我南朝算命的先生，都写他做个抬牌，正取他这一段好处。”黄凤仙道：“我那个女总兵还会驾雾腾云哩！”国师道：“我别有调度，你只管放心前去。”黄凤仙拜谢国师，拿了宝贝儿去。张狼牙说道：“我的胆子略小了些些儿，那里晓得有这等的宝贝。”这叫做是个当场不展，背后兴兵。国师又请过天师来相见，浼他驾起草龙，专等海里的妖精腾云上来，擒拿着他，不可轻放。

安排已毕，到了明日早晨，王莲英又来讨战。黄凤仙单刀出马，两个人杀做一驮儿。杀了一会，王莲英还是昨日的旧谱子，照着个海边只是一跑。黄凤仙大笑了三声，说道：“你今番再走到那里去也！”王莲英连人带马跳下海里去了。黄凤仙道：“泼贱人，你会下海，偏我不会下海么？”连人带马，也跑下海去。王莲英心里想道：“这个贱人，今日自送其死。”勒转马来，两家子在海里面，又大战了二十多合。王莲英看见海里水每每的分开去，不淹着个黄凤仙。黄凤仙在水里越战越精爽，他心里就晓得有些不停当，念动真言，宣动密语，连人带马，一驾黑云，腾空而起。黄凤仙大怒，说道：“你会腾云，偏我不会腾去哩！”也是一驾黑云，腾空而起。王莲英在头里，张天师看见他起来，一个九龙神帕扑的一声响，罩将下来。黄凤仙听见扑的一声响，怕有个甚么疏失，急忙的落下云来，先在地上。只见王莲英一罩罩着，吊将下来，刚刚的吊将下来。黄凤仙走近前去。照头一砍，砍下了一颗首级。天师落下了草龙来，黄凤仙已是提着个鲜血淋漓的一颗首级。黄凤仙道：“不知天师在上，小将僭了。”天师收了宝贝，说道：“斩将攀

旗，怎么论得一个僭字。”见了元帅，献上首级。元帅大喜，重颁赏赐，大设筵宴。元帅道：“今番女人国再没有这等一个对头了。”众将官道：“眼观旌旗捷，耳听好消息。”

那晓得那个女王，听知道总兵官砍了头，倒吓得兢兢业业，吩咐女学士撰写降书降表，吩咐女尚书备办进贡礼物，吩咐女百姓安排香炉花瓶，迎接天使。猛然间，东宫里闪出一个红莲宫主来，朝着女王行了一个礼，说道：“父王有何事烦恼？何不说与孩儿得知。”女王却把个南朝宝船，黄凤仙投降，总兵官被杀各项的事情，细说了一遍。红莲宫主道：“些小之事，何足挂怀！”女王道：“你怎么看得这等容易？”宫主道：“不是孩儿夸口所说，仗着父王的洪福，凭着孩儿的本领，拿过黄凤仙来，砍他万段，抓过他宝船来，碎为齑粉，此有何难？”女王道：“他船上还有一个道士，官封引化真人，能呼风唤雨，役鬼驱神。他船上还有一个僧家，拜为护国国师，能怀摧日月，袖围乾坤。你还在那里做梦哩！”宫主道：“不要说个做梦，我把那个道士，杀得他九梁星里不见了冠儿；我把那个僧家，杀得他南无阿弥不见了圆帽。”女王道：“你生长闺门，深居庭院，怎晓得个厮杀的事？”宫主道：“孩儿不省，自幼幽闲无事，精通六韬三略；长大后曾遇天仙，传授我一干兵法。正是幼而学，壮而行，今番却是该我施展的日子。”女王道：“孩儿，你若武艺不精，不可自送其死。”宫主道：“蝼蚁尚且贪生，岂可孩儿不忖量，自送一个死？”女王道：“既如此，全仗你这一功。”

红莲宫主辞了父王，点齐一枝兵马，竟出白云关而来。蓝旗官报上中军。元帅道：“怎么又有一个甚么女将？”蓝旗官道：“他自称红莲宫主，口出不逊之言。”王爷道：“既是口出不逊之言，一定是有些本领。”老爷道：“叫过黄凤仙来，

问他一个端的，就见明白。”问到黄凤仙，他说道：“有便有一个红莲宫主，并不曾晓得他有甚么本领。”元帅道：“帐下那一员将官敢领兵出阵？”道犹未了，左先锋张计应声道：“末将不才，愿领兵出阵，擒此夷女。”元帅道：“这又是一个新来的女将，你不可易视于他，恐失威望。”张先锋道：“谨依将令，不敢疏虞。”提起一张大杆豹头刀，骑一匹银鬃抓雪马，领了一枝铁甲夜寒兵，飞阵而去。摆一摆虎头，睁一睁环眼，只见番阵上站着一个女将军：

巧样佳人鬓挽云，全装掬甲越精神。眉分柳叶一弯翠，脸带桃花两朵春。勒马自知心事，迎风谁是意中人？西洋绝域偏孤零，云雨巫山认未真。

张先锋高叫道：“来者何人？敢拦我的去路？”那女将道：“吾乃西洋女儿国国王位下东宫侍御红莲宫主是也。你何人？”张先锋道：“我乃南朝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征西前部左先锋张计是也。”宫主道：“你既是南朝大明国钦差官，也该晓得三分道理，怎么苦苦的上门欺负人？”张先锋道：“你这蕞尔小国，偏敢抗拒天兵，怎么说个欺负二字？”宫主道：“怎见得是个抗拒？”张先锋道：“你不抗拒，怎不早早的递上降书降表，倒换通关牒文，献上传国玉玺？”红莲宫主大怒，说道：“你无故侵犯我的国土，还讲甚么降书降表！”道犹未了，照头就是一刀。张先锋就还他一刀。自古道：“容情不举手，举手不容情。”一往一来，一上一下，大战三五十合，不分胜负。红莲宫主心生巧计，故意把个刀虚晃几晃，败阵而走。张先锋看见他的刀法错乱，只说他是真，放心大胆，赶他下去。只见宫主怀里取出一件东西来，口里说道：“佛爷爷！佛爷爷！”

你便把个宝贝儿与我，不知他灵也不灵？”连忙的举起来，望空一撇。那宝贝就现出万道金光，千层瑞气，呼一声响，正照着张先锋的头上吊将下来，把个张先锋打的东歪西倒，支架不住，滚在地上。番阵上一声梆响，一群女将拥走了一个张先锋。

到了明日，红莲宫主又来讨战。元帅道：“陷了左先锋，老大的没趣。”只见右先锋刘荫朝着元帅打个恭，说道：“末将不才，愿领兵出阵，报复左先锋之仇。”元帅道：“这女将军都是些术法，你们出阵的最要提防他。”左先锋道：“末将知道。”拽起一杆雁翎刀，跨着一匹五明马，领了一枝新选锋，飞跑出阵，喝声道：“泼贱婢，你可认得我刘爷么？”抡起那一口刀，就象舞流星的一般，呼呼的只听见响。红莲宫主挡不得手，不上两三回，撇一下刀，败阵而走。刘先锋道：“这又是个赚法，我只是一个不赶他，看他把我怎么。”红莲宫主一径而去了，渐渐的去得远，渐渐的进了关。刘先锋道：“我也且回船再来。”停鞭缓辔，迤迤而行。那晓得红莲宫主悄悄的在后面赶将来，拿起个宝贝，吹了一口，手里一撇。那一吹不至紧，就象轰天划地的一个响雷公。那一撇不至紧，早已万道金光，千条瑞气，一个响雷公就吊在刘先锋的头上，任你就是个孔夫子，也迅雷风烈必变，番阵上一声梆响，又拥走了一个刘先锋。

到了明日，红莲宫主又来讨战。元帅还不曾开口，只见狼牙棒张柏高叫道：“蛙虫小辈，何足道哉！饶他就是爪哇国的王神姑，也不过如此！”把个铁幞头往下捺一捺，把个牛角带往上掐一掐，把个狼牙棒手里摆一摆，说道：“元帅少坐片时，容末将擒此妖婢。”攀鞍上马，跑出阵前，劈头就扯开喉咙来，大喝一声：“哇！”就象半天中一声霹雳。喝声未绝，雨点的狼牙钉捣将去。那张千户人又黑，马又乌，力又大，势又凶，

狼牙钉又重，捣得个红莲宫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一个倒栽葱，翻在马鞍鞦下。只听见他口里叫道：“菩萨！菩萨！你这个可灵验么？”张狼牙只说是捣得他慌了，口里叫：“菩萨”，那晓得他手里还在鬼弄。张狼牙看见他滚在地上，提起刀来取他的首级。只见豁喇一声响，爆出万道金光，千条紫雾，一座泰山压在张狼牙头上，番阵上一声梆响，又拥走了一个张狼牙。解上女王，女王道：“权且寄监。”红莲宫主怕他监里作吵，吩咐道：“杀了罢。”刚刚的拿出刀来，张狼牙照像前番火烧的故事，尽着力气吆喝一声。吆喝这一声不至紧，浑身上的绳索，又是逐寸逐分的断了。掣过狼牙钉来，左冲右突，前滚后掀，恰象个搜山的罗，那一个敢近他的身罢。抓住了乌锥马，只是一走如飞。见了元帅，把这些厮杀的事说了一遍。元帅道：“你还卤莽了些。”张狼牙道：“那时节若得两个帮手，也不遭他的毒害。”元帅道：“今番多差几员大将去。”

到了明日，红莲宫主又来。南阵上三通鼓响，拥出两员大将：左边是征西游击大将军黄彪，右边征西前营大都督公子王良。高叫道：“你是甚么样的泼贱婢？有多大的本领，敢生擒我上邦的大将么？”两员将，两骑马，两般兵器，杀得他天花乱落如红雨，海水翻腾作雪飞。只见红莲宫主白白嫩嫩，面如出水荷花；袅袅婷婷，身似风中细柳。坐在那马上，虽然有一种风情，肚子里包藏，都是些杀人的肝胆。他看见南阵上来得凶，晓得不是个好相识，那里敢交手？拨转马只是望本阵而逃。这两个将军杀得性起，也不记得他有甚妖术，跑着马赶向前去，一心只是要拿住他。

毕竟不知这一赶还是输，还是赢，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九回 天师大战女宫主 国师亲见观世音

诗曰：

阴风猎猎满旌竿，白草飏飏剑戟攒。九娃羌浑随汉节，六州番落从戎鞍。霜中入塞雕弓响，月下番营玉帐寒。底事戎衣着红粉，敢夸大将独登坛。

却说黄游击、王应袭碾着红莲宫主，只指望活捉他。那晓得他扭转身子来，一声响，就有万道金光，千条紫气，一个人照头一下。也不知是个山崩将下来，也不知地塌将下来。番阵上一声梆响，早已断送了两个将军。红莲宫主得胜而去，不胜之喜。蓝旗官报上中军，元帅大怒，说道：“无端泼妇，敢生擒我四将，成个甚么体面！”王爷道：“斩妖缚邪，天师还是专门的。”元帅去请天师，天师即时出马。红莲宫主看见南阵上擂鼓三通，一声信炮，跑出一枝军马来。前后左右，旌旗闪闪，杀气腾腾，中间一杆皂纛，皂纛之下坐着一员将官，眉清目秀，美貌修髯，头上戴着一顶九梁冠，身上披着一领云鹤氅，提一口七星宝剑，跨一匹青鬃骏马，心里想道：“来者莫非就是甚么引化真人张天师？待我叫他一声，看他怎么？”高叫道：“来者莫非是个道士么？”天师喝趋声道：“哇！”我乃大明国

朱皇帝驾下官封引化真人张天师，你敢说甚么道士？”宫主道：“我把你这个诛斩贼，你又没有三个头，你又没有四个臂，何敢领兵侵犯我国？”照头就是一刀。好天师，就还他一剑。你一刀，我一剑，战到三五合，天师剑头上喷出一道火来。宫主道：“天师，你手段不加，空激得剑头上出火。”道犹未了，剑头上烧了一道飞符。天师口里喝上一声：“到！”只见正南上吊下一个天神，脸如赤炭，发似朱砂，浑身上下，恰如火燎的一样，睁眉怒眼，手执金鞭，朝着天师打个恭，说道：“天师呼唤小神，何方使令？”！天师起眼一看，原来是个赤胆忠良王元帅。天师道：“这女儿国出一个甚么红莲宫主，无限的妖邪，拿了我南朝四员大将，阻我的去路。相烦天神替我擒他过来，才可以过得这一国。”王元帅得了道令，一驾祥云，腾空而起，落下云来，把个红莲宫主照头一鞭。打得红莲宫主万道金光，千条紫焰，反把王灵官一双眼如烟搨一般，如火燎一般，如针刺一般。王元帅不得他到手，驾云而去。

天师道：“有此泼妇。”连忙的一连烧了几道飞符，天上一连吊下了一干天将。天师抬头一瞧，原来是庞、刘、苟、毕四位元帅，齐齐的打一恭，说道：“天师呼唤小神们，那里使用？”天师道：“相烦四位天神，擒此夷女。”四员得了道令，落下云来，擒拿宫主。只见宫主身上进出万道金光，四边厢都是些腾腾紫雾，那宫主就脚踏着金光而起。金光一丈，宫主高一丈；金光十丈，宫主高十丈；金光百丈，宫主高百丈；金光千丈，宫主高千丈；金光万丈，宫主高万丈。一高就高在半天之上。四位天神回复道：“此女人已成仙体。小神们未易擒拿。”四位天神驾云而去。

天师道：“这等一个女人，会成甚么仙体？却也是个异闻。”道犹未了，那宫主的宝贝望空一撇，万道金光，千条紫雾，

豁喇喇的响将来。天师也没奈何，跨上草龙而起。转到中军，浑身是汗，气喘做一堆。元帅大惊，说道：“天师为何这等模样？”天师却把个始末缘因告诉了一遍。元帅道：“天师尚然如此，何况这些将官！”马公公道：“似此难征，不如收拾转去罢！”王爷道：“兵至于此，有进无退，怎么说个转去的话？纵有甚么妖邪，还有国师在那里，偏你会愁些。”元帅只得去请国师。国师道：“贫僧也只好去劝解他一番。”

到了明日，蓝旗官报红莲宫主讨战。国师戴一顶旧旧的毗卢帽，着件旧旧的烂袈裟，一手钵盂，一手锡杖，一个儿逐步的摇也摇，遥近前去。红莲宫主晓得南朝的长老有若大的神通，他也不敢怠慢，问说道：“来者莫非是金碧峰长老？长老，你既是一个出家人，岂不知佛门中三规五戒？怎么今日跟随着这些造孽中生，堕落这多孽障？”国师道：“宫主在上，非是贫僧出家人肯堕孽障。只因我万岁爷要追寻玉玺，故此奉命而来。”宫主道：“玉玺不在小国，你何故苦苦加兵？”国师道：“既是玉玺不在，须得一封降书降表，倒换一张通关牒文，日后才好回话。”宫主就有些不快活，说道：“长老差矣！小国自来不曾通住你大国，怎么逼勒我要降书降表？你莫怪我说，有我在一日，你这些船难过一日。”国师道：“阿弥善哉！我这宝船上有战将千员，雄兵百万，岂可就不得过去。”红莲宫主说道：“你也把这大话来谎我。我连日出阵，我连日生擒你大将，只走得一个黑脸贼。虽然走了这一次，终久是个瓮里鳖，船里针，走到那里去？”国师道：“阿弥陀佛！我南朝的大将，倒也有些难拿哩！”红莲宫主大怒，喝声道：“哇！莫说是你大将难拿，就要拿你这个和尚，何难之有！”国师道：“也有些难处！”红莲宫主把马一夹，提起刀来，就要照头一下。国师不慌不忙，把个九环锡杖到地上一画。只见宫主的马，望后就

退走了几十丈之远，打死也不上前来。

宫主心里想道：“这和尚是有些本领，连我的马也怕他。”却又取出那九斤四两重的铜锤来，照国师头上一锤。这一锤正中在老爷的顶阳骨上，早已打得金光直上，紫雾斜飞。那金光直上，就结成一朵千叶的宝莲，把个铜锤托起在半天云里，动也不动。宫主道：“好利害也！”连忙的取出一口丧门剑来，望空一撇，直取老爷的首级。老爷不慌不忙，把个手指头儿一指，那口剑就化做一个红红绿绿的蝴蝶儿，迎风飞了。宫主道：“这和尚好利害，连我的兵器都去了，我肯与他干休！”取过一壶百发百中的九枝箭来，一齐照着国师的身上，豁喇喇一响，都中在国师身上。国师把个袈裟儿抖一抖，那九枝箭都吊将下来，宫主道：“那些烂袈裟有个射不穿之理，好利害！”连忙的取出宝贝来，望空一撇，只见金光万道，紫雾千条。国师慢慢的把个钵盂也一撇，只指望收他的宝贝。原来他的宝贝也利害，就把个钵盂托在半天之上。国师收下钵盂来，宫主收下宝贝去。国师心里想道：“这是个甚么宝贝？却不晓得他的根苗，怎么好处？”一声念佛，计上心来：“且把个四大色身闪他一闪，闪他家去坐下，待我细细的查他一番，看是怎么？”想犹未了，那宫主又把个宝贝飞来。国师闪他一个空，应声而倒，三魂渺渺归阴府，七魄茫茫入九泉。那宫主看见个打死了国师，欢天喜地，只是不敢过来取他首级，跃马而归。归见国王，告诉道：“杀败了南朝道士不至紧，今日又打死了南朝僧家，得了全胜。不日之间，扫尽了那些宝船，拿尽了那些将帅，我国家苞桑磐石，永保无虞。”女王道：“多亏了孩儿这一番保国之功。”安排筵宴，大赏三军。一连就是三五日。

却说国师闪了宫主回去，慢慢的又收拾起四大色身，归到宝船之上，见了元帅，告诉元帅这一段利害。元帅道：“怎么

处他？”国师道：“容贫僧去查他一查，再作区处。”元帅道：“他明日又来讨战，教那个挡他？”国师道：“是我闪了他一闪，他一连有三五日不来。”元帅道：“既如此，就是有缘。”国师老爷归到千叶莲台之上，叫过非幻禅师来，问道：“你如今五国之中，还是那一国快些？”非幻道：“还是水国快些。”老爷道：“你今夜围进女儿国红莲宫主的宫里，看他身上是个甚么宝贝？看他宝贝放在那里？得下手处，就下手他一番；不得下手，你径自回来。”非幻道：“徒弟就去。”非幻禅师盘着双膝，坐在禅床上。老爷吩咐取过一碗净水来，放在禅床之下。

非幻禅师早已过了白云关，进了女儿国，满宫殿里面耍了一周，却来到红莲宫主的宫里。只见红莲宫主怀里金光紫气，五色成文，却不看见是个甚么。非幻心里想道：“这个宝贝，除非到晚上时，才得他的到手。”到了日西，到了黄昏时候，到了一更多天，红莲宫主净了手，烧了香，脱下了衣服，去上眠床。非幻伺候候，只见胸脯前一个紫锦袋儿。非幻道：“这个袋儿却是他了。只见他又不取下来，带着在眠床之上，怎么好？”又想道：“除非是他睡着了，才下手得他。”看看的到了三更上下，仔细听上一听，那宫主睡得着，只听见一片呼呼的鼾响。非幻道：“正是这时候了。”轻轻的伸起手来，把个袋儿摸一摸，只见那红莲宫主扑地一声响。现出三个头，六个臂，脸如泼血，发似朱砂，一根降魔杵拿定在手里，摆也摆的。吓得非幻禅师魂不附体，一个珮斗翻将过来。原来那锦袋儿里面，却是个佛门中头一件的宝贝，常有护法诸天守着，故此惊动了他，就有三头六臂，狠将起来。非幻禅师吃了一吓，归到千叶莲台之上，见了国师。国师道：“是个甚么宝贝儿？”非幻禅师却把个锦袋儿的始末缘故，细说了一遍。国师道：

“似此说来，是我佛门中宝贝。”

即时间入了定，吩咐徒弟闭上了门，掌上了灯，丢下四大假相，一道金光，竟到灵山会上，见了释迦牟尼佛，说道：“西洋女儿国出一宫主，本领利害，敢是甚么精怪，偷了我佛门中宝贝？烦你查一查。”牟尼佛看见燃灯老祖，不敢怠慢，细查了一番，佛门中宝贝一件不少。老祖又离了灵山，一道金光，径到了东天门火云宫里，见了三清祖师，说道：“西洋女儿国出一宫主，本领利害，敢是甚么精怪，偷了祖师门下甚么宝贝？相烦查一查。”三清祖师看见是个燃灯老祖，不敢怠慢，细查了一番，玄门中的宝贝一件不少。老祖又离了火云宫，一道金光，径到南天门凌霄殿上，见了玉皇大天尊，说道：“西洋女儿国出一宫主，本领利害，敢是甚么妖精，偷了天曹中甚么宝贝？相烦查一查。”玉皇看见是个燃灯老祖，不敢怠慢，细查了一番，天曹中一件宝贝不少。佛爷道：“除了这三处，有个甚么宝贝？不如再转去亲自看他一看。”

一道金光，转到千叶莲台之上。恰好的元帅差人相请。见了元帅，元帅道：“这女将数日不曾来，今日又来讨战，口出不讳之言。”国师道：“他甚么不讳？敢说是打死了贫僧么？”元帅道：“果有此话。”国师笑了一笑，起身而去。去到路上想了一想，叫声：“揭谛神何在？”只见正西上吊下一个金头揭谛神来，跪着说道：“佛爷呼唤小神，何处使用？”佛爷叫他起来，轻轻的对他说道：“如此如此，不可泄漏天机。”金头揭谛神应声而去。国师老爷慢慢的大摇大摆，还是那个毗卢帽，还那个袈裟，还是那个钵盂，还是那个锡杖。红莲宫主远远的望见，吃了一惊，说道：“原来这个和尚还不曾死哩！咳，一向错认了他。”也等不得他到身边，劈头就是一响，一个宝贝落将下来，把个国师又打翻了，跌在地上，宫主道：“

前番放了他，故此他还不死。今番绑他回去也。”一声梆响，一群女兵拥将国师去了。宫主道：“这个和尚光头光脑，有些弄嘴，不要留他。”吩咐刀斧手即时处斩。一会儿，把个国师斩了。一会儿，把个国师的首级悬挂起来，挂在城楼之上，号令诸色人等。女王说道：“孩儿成此大功。”宫主道：“都是父王洪福，孩儿才有此大功。”那晓得打的是个揭谛神，绑的也是个揭谛神，斩的也是个揭谛神，老爷的真性，已自先在红莲宫主的宫里。宫主满心欢喜，转回本营，径进佛堂里面。原来这个宫主好善，另有一所佛堂，堂上供养的是南无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宫主进了佛堂，烧了一枝香，拜了四拜，说道：“多谢菩萨的宝贝，今日才能够斩得和尚，明日才退得南朝的兵马。”又拜了两拜，却解下了紫锦袋儿，放在菩萨的桌子上，取出宝贝来抹了两抹，又烧一柱香，又拜两拜，却才收拾起来，带在胸脯骨上，转进卧房之中去了。国师张开个慧眼，看得真真的。你说这个宝贝岂是等闲的？原来是观世音菩萨的杨柳净瓶儿。国师道：“有此宝贝，怎么不利害！”

连忙的走出宫来，一道金光，竟到南海普陀落伽山上潮音洞里，见了观世音，问说道：“菩萨，你们不见了宝贝，也不寻哩！”菩萨道：“没有甚么宝贝不见。”佛爷道：“你的净瓶儿往那里去了？”菩萨看见是个燃灯古佛，不敢隐瞒，说道：“净瓶儿有些缘故，不是不见了。”佛爷道：“是甚么缘故？”菩萨道：“因是西洋女儿国国王生下一个头胎宫主，他心心是佛，口口是经，甚是敬奉于我。我的意思要转度他到中华佛国，故此把个瓶儿与他，以防夷人侵侮，岂是不见了宝贝儿？”佛爷道：“多谢你转度他到我中华佛国。这如今我中华佛国已经受了他许多的亏苦！”菩萨是个救苦救难的，听见说是受了许多亏苦，他就放下脸来，说道：“原来这个弟子不中度化

的。”佛爷道：“不但只是受他的亏苦，他阻住了我们去路，你教我们几时得回朝也。”菩萨道：“佛爷饶罪，容弟子明日差下龙女，去取他的回来。”

佛爷谢了菩萨，径转莲台去见元帅。元帅吃了一惊，说道：“国师老爷，你是人么？你是鬼么？你是天上吊下来么？你是地下长出来么？”国师道：“阿弥陀佛！元帅，你怎么讲这等的话？”元帅道：“你昨日已自败阵在宫主处，怎么今日又会生还？”国师道：“昨日砍头的另是一个，不是贫僧。”两个元帅，大小将官，都不准信。元帅道：“国师老爷，你在那里去来？”国师道：“是贫僧去女儿国，看那四员大将来。”元帅道：“他们受人监禁，你怎么看得他来？”国师道：“你不信，贫僧一会儿取他回来。”元帅道：“也难讲就取得回来。”国师转上莲台，叫过非幻禅师来，吩咐道：“你再去女儿国司狱司监里，取出我们四员大将回来。出门之时，你把个净水滴他三点，要他得知。”非幻禅师依命而去，去到司狱司，见了四员大将。四将都吃一惊，都说道：“老禅师，你在那里来？”非幻道：“我承师父的佛旨，特来取你们回船。”都说道：“我们监在牢狱之中，怎么容易得脱？”非幻道：“你们都跟着我走，只要紧紧的闭了眼，不许擅自睁开，直等我喉咙里咳嗽的响，你们才方睁开眼来。”四员大将一齐闭着眼，跟定了个禅师。禅师领在头里，口里念念聒聒，把个净水碗里的水滴了他三点。一会儿咳嗽一声，四员将官一齐睁开眼来，一齐站着在元帅的帐上。元帅大惊，说道：“国师有此神术，何愁那一个甚么宫主！”国师道：“元帅，你今番准信贫僧么？”元帅道：“岂有个不准信之理！”国师道：“贫僧一会儿又要请过宫主来。”元帅道：“国师早肯见爱，免得受了这些熬煎。”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红莲宫主在阵前讨战，激得只是爆跳如

雷。”怎么爆跳如雷？原来非幻禅师滴了三点净水，那监里就平地水深三尺。那狱官吃了好一惊，及至水退之后，又不见了南朝四员大将，报上宫主。宫主叫取过那僧家的头来看一看，只见桶儿里面又不是一个人头，是个光光的葫芦头。红莲宫主大怒，取过一枝令箭，折为两段，对天发下誓愿，说是若不生擒和尚，活捉南将，与此箭同罪。故此跑出阵来，激得只是爆跳。

国师慢慢的摇将出去。红莲宫主恨不得一口一毂碌吞了他到肚子里，高叫道：“好和尚，焉敢如此戏弄于我！我今日若不拿住了你，砍你做两段，誓不为人！”国师道：“阿弥善哉！怎么就砍做两段？”宫主恨了一声，更不拿动兵器，一只手就把个宝贝儿望空一撒。国师又骗他骗儿，把个钵盂也望空一撒。过了半会，国师接了钵盂，宫主眼盼盼的那里去寻个宝贝。那晓得善才、龙女在半空中接着他的，归到潮音洞去了。他只说是国师接了他的，把个马狠着一鞭，一手飞过一张刀来，一手掣过一柄锤，这叫做是双敲不怕能单吊。那晓得国师的妙用，一着争差百着空，老爷轻轻的把个钵盂摆一摆，一下子就盖着红莲宫主在地上。

国师转来，不瞅不睬。元帅看见，反吃了一惊，心里想道：“入门休问荣枯事，观着容颜便得知。今日国师的脸嘴，象个输了阵来的，却又不好问得。”国师却又半日半日不开言。只有马公公的口快，说道：“今日国师眉头不展，脸带忧容，为着甚么？”国师道：“贫僧为着红莲宫主坐在钵盂底下，好闷人也！”这个钵盂盖着火母，是个有名神道，老爷只是这等略略的提破些。二位元帅，大小将官，那一个不欢喜，那一个口里不打啧啧。元帅道：“虽然是好，却又不得钵盂起来。”国师道：“三日之后，他自然起来。”元帅道：“既是红莲宫主

被擒，这女儿国再没有第二个。那一员将官敢领兵前去，取下降书降表来？”国师道：“不必我们将官，三日之后，还要红莲宫主自家去取得来。”洪公公道：“国师老爷，你不记得王神姑之事乎？若还再有一个火童，再有一个老母，这西洋就要下到头白哩！”国师道：“今番贫僧另有一个调度。”众人也还有些不准信。

过了三日，去问国师。国师道：“教小徒去掀起来罢！”叫过非幻禅师来，递一条两指阔的帖儿与他，吩咐道：“你先把这个帖儿放在钵盂上转三转，却才掀起他来。”非幻道：“假如他手里还有兵器，却怎么处他？”国师摇一摇头，说道：“兵器是没有。你只叫他快取降书降表来，迟了就有罪。”国师说便说得这容易，连非幻禅师心上有些疑虑，连众人心上却有些疑虑。国师又说声道：“你快去快来。”非幻禅师应声而去，照依师父口里的话语，拿着帖儿转了三转，伸手掀起钵盂来。那红莲宫主正是闷着不得过的时候，一下子开了钵盂，就是鳌鱼脱却金钩钓，摆尾摇头任所为。你看他两只脚平白地跳将起来，刚跳得一下，流水的口里吆喝道：“饶命罢！饶命罢！”非幻禅师喝声道：“哇！快去取过降书降表来，迟了半刻工夫，就砍你做万段。”宫主连声答应道：“晓得了。”自家一个儿嘴歪鼻倒而归。

走在路上，心里想道：“我乘兴而来，怎么今日没兴而返？不免说个谎，瞒过了父王，再作道理。”走进宫门，女王接着道：“我儿连日在那里去来？”宫主扯起谎来，说道：“我连日大战大捷。”刚啾得“大战大捷”这一句，口里流水的吆喝道：“饶命罢！饶命罢！”女王不知道甚么缘故，吃了一慌，问道：“这做甚么？”他又不作声，过了一会，女王又问道：“你今番拿住了那个？”宫主又扯个谎，说道：“拿住了和尚。”

”刚啾得“拿住了和尚”这一句，口里又流水的吆喝道：“饶命罢！饶命罢！”女王大惊道：“这孩儿不知是神收了？不知是鬼迷了？口里只是发念语，他自家又不作声。”过了一会，女王又问道：“今番还要厮杀么？”宫主又诌嘴说道：“还去厮杀。”刚啾了“还去厮杀”这一句，口里流水的又吆喝道：“饶命罢！饶命罢！”女王沉思了半晌，不晓得他是个甚么缘故。

宫主转进自家宫里佛堂之上，指望去央浼菩萨。那晓得供养的圣像都不见了，铺设的香炉、花瓶、经卷之类，也都不见了。宫主看见失了菩萨，如鸟失巢，如婴儿失母，跌在地上，号天大哭。哭了一会，听见天上一个人说道：“不要哭！不要哭！你如今万事足。明年八月，中天堂里飨福。”宫主听了这话，又哭了一会。女王晓得，跑进来问说道：“孩儿，你不要哭，你有甚么事，不知从直告诉我罢。”宫主看见事已不谐，却把个宝贝的事，钵盂的事，细说了一遍。逐句儿有头有绪，并不曾吆喝。女王道：“你方才吆喝着‘饶命罢’，那是个甚么缘故？”宫主道：“为人莫作亏心事，半夜敲门心不惊。我只因吊谎，就有此显应。”女王道：“显应可有甚形影来？”宫主道：“刚开口啾将一句，就有一个蓝面鬼手里拿着一根降魔杵来，照头就打将来。不说谎，他就不来，你说谎，他就来。”这正是暗室亏心，神目如电；人间私语，天闻若雷。世上人说谎的，多只因不曾看见这个蓝面鬼。女王道：“这如今怎么处？”宫主道：“孩儿今番不敢说谎了。”女王道：“你便直说来罢。”宫主道：“这如今要降书降表，进贡礼物，他才退兵。”

不知这女王可肯降书降表，可肯进贡礼物，且听下回分解。

第五十回 女儿国力尽投降 满刺伽诚心接待

诗曰：

西洋女儿十六七，颜如红花眼似漆。
兰香满路马如飞，窄袖短鞭妖滴滴。
春风淡荡挽春心，金戈铁甲草堂深。
绣裳不暖锦鸳梦，紫云红雾天沉沉。
芳华谁识去如水，月战星征倦梳洗。
夜来法雨润天街，困杀杨华飞不起。

却说宫主道：“如今要降书降表，进贡礼物，他才退兵。”女王道：“事至于此，怎敢有违。”即时备办。备办已毕，女王道：“孩儿，你去么？”宫主道：“我不去罢。”刚啾得“我不去”一句，口里流水，又吆喝道：“饶命罢！饶命罢！”女王道：“又是那话儿来了。”宫主道：“正然开口，他就打将来。”女王道：“你还去哩！”宫主道：“我去，我去。”女王领着宫主，同来宝船之上，拜见元帅，元帅道：“中国居内以制外，夷狄居外以事内。自古到今，都是如此。你这等一个女人，焉敢如此无礼么？”女王磕两个头，说道：“都是俺孩儿不知进退，冒犯天威，望乞恕罪！”双手递上一封降表。

元帅接着，吩咐中军官安好，又递上一封降书，元帅拆封读之，书曰：

女儿国国王茶罗沙里谨再拜致书于大明国钦差征西统兵招讨大元帅麾下：侧闻明王大一统，率土无二臣，矧兹巾幗之微，僻处海隅之陋。职惟贞顺，分敢倔强。缘以总兵官王莲英，杪忽蜂腰，虚见辱于齐斧；复以女孩儿红莲宫主，突梯鼠首，滥欲寄于旄头。致冒天诛，平填蚁穴。兹用投戈顿颡，面缚乞身；伏乞借色霁威，海恩纳细。鞭无任战栗恐惧之至。某年某月某日再拜谨书。

元帅读罢，说道：“好女学士，书颇成文。”女王又跪着，递上一个进贡的草单。元帅道：“你这女人国比他国不同，你但晓得有我天朝，不敢违拗便罢，一毫进贡不受。我堂堂天朝，岂少这些宝贝？”女王禀告再三，元帅再三不受。女王又递上一张礼单，犒赏军士。元帅道：“进贡的礼物尚且不受，何况于此！”反叫军政司回敬他女冠、女带、女笏、女笏、女鞋之类。吩咐他道：“夷狄奉承中国，礼所当然，不为屈已。你今番再不可抗拒我天兵。”女王磕头礼谢。元帅又道：“红莲宫主，你亲为不善，积恶不悛，于律该斩。”叫刀斧手过来，押出这个宫主到辕门外去，枭首示众。一群刀斧手蜂拥而来，把个红莲宫主即时押出辕门外。宫主满口吆喝道：“饶命罢！”女王又磕头道：“饶了小孩儿罢！”元帅不许。只有国师是个慈悲方寸，就听不过这趟讨饶，说道：“元帅在上，看贫僧薄面，饶了他罢！”元帅道：“这个女人太过分了，难以恕饶！”国师道：“饶他罢！他明年八月中秋之日，就到我南朝。”元帅道：“这个也难准信。”国师道：“你不准信，你可把坐

龙金印一颗放在他背上，回朝之时，便见明白。”元帅虽不准言，却不敢违拗，国师果真的印了一颗印文放在他的背上，饶了他的死，磕头而去。

元帅吩咐颁赏，吩咐排筵，择日开船。锚尚未起，只见前哨官报道：“前面去不得了。”元帅道：“怎么去不得？”前哨道：“是我们前去打听，去此不过百里多远，就不是我和你这等的世界。”元帅道：“是个甚么世界？”前哨道：“也没有天地，也没有日月，也没有东西，也没有南北，只是白茫茫一片的水。那水又有些古怪，旋成三五里的一个大涡，如天崩地塌一般的响，不知是个甚么出处。”王爷道：“那里委系不是人世上。”元帅道：“王老先儿，你怎么晓得？”王韦道：“这都载在书上。”元帅道：“既是载在书上，是个甚么去处？”王爷道：“是个海眼泄水之处，名字叫尾闾。”元帅道：“似此去不得，却怎么处？”洪公公道：“就在这里转去罢！”王爷道：“不是去不得，宝船往东来了些，这如今转身往西走就去得。”元帅道：“假如又错走了，却怎么好？”王爷道：“日上不要走，只到晚上走就好哩！”元帅道：“饶是日早还走错了路头，怎么又说个晚上？”王爷道：“晚上照着天灯所行，万无一失。”元帅道：“这个有理。”

到了晚上，果真的有灯，果真的行船。每到日上就歇，每到晚上就行，船行无事。元帅相见国师，元帅问道：“前日爪哇国一个女将，昨日女人国一个女将，同是一般放他回去，怎么那一个反去请了师父来？这一个就取了降书降表？”国师道：“那一个不曾提防得他，这一个贫僧提防得他紧，故此不同。”元帅道：“怎么提防？”国师道：“这个红莲宫主，是贫僧着发一个韦驮尊天跟着他走，他说一个谎，就打他一杵；他说一个不来，也就打他一杵，故此他不敢不来。”元帅又问

道：“国师，你说那宫主明年八月中秋之日，到我南朝，这是怎么说？”国师道：“这个女人生来好善，供养一个观世音菩萨，前日赢阵的宝贝，就是菩萨与他的净瓶儿。是贫僧央浼菩萨，菩萨收了他的去。菩萨又说道：‘辜负了他这一片好心。’却应化他到我中华佛国，限定了是明年八月中秋之日。故此贫僧与他讨饶。”元帅道：“有此奇事，多亏国师。”

道犹未了，蓝旗官报道：“前哨副都督张爷拿住百十号小船，千数强盗。”元帅叫过张柏来，问道：“这些船，这些人，都是那里来的？”张伯道：“船是贼船，人是强盗，专一在这个地方掳掠为生。他把我们宝船也当是番船，一拥而来。是末将都拿了他，特来禀知元帅。”元帅道：“这是甚么地方？”张柏道：“末将借问土民，土民说是龙牙山。因这两山相对如龙牙之状，故得此名。”元帅道：“这都是个要害之地，须要与他肃清一番。”张柏道：“禀过元帅，把这些强盗一人一刀，令远人怕惧，今后不敢为非。”元帅道：“张将军，你有所不知，与其劫之以威，不若怀之以德。你解上那些人来，我这里等处。”即时间，张狼牙解上强贼来，约有千百多个。元帅道：“你们都是那里人？”人多口多，也有说是本处人的，也有说是东西竺人的，也有说是彭坑人的，也有说是麻逸冻人的。元帅道：“你们都在这里做甚么？”众人道：“不敢相瞒天爷爷说，在这里掳掠是真。”元帅道：“你们把这掳掠做场生业么？”众人道：“也不敢把做生业。”元帅道：“你说这掳掠还是好，还是不好？”众人道：“还是不好。”元帅道：“既是晓得不好，怎么又把他营生？”众人道：“小的们生长蛮夷地面，无田可耕，难以度日，故此不得已而为之。”元帅道：“你们该甚么罪？”众人道：“小的们该死了。”元帅道：“强盗得财者斩。你们今日都该砍头。”众人道：“总望天爷爷超生。”

”元帅道：“我这里饶你死，只是你们今后不可为此。”众人道：“既蒙天爷爷饶命，今后再不敢胡为。”

元帅吩咐军政司取过好酒十坛，去到龙牙门上流头，泼在水面上。吩咐这些强贼到龙牙门下流头水面上去饮。一会儿军政司依令而行。众人依令而饮，饮酒已毕，众人又来磕头。元帅道：“这酒浇在水上可清么？”众人道：“其实清。”元帅道：“你们饮了可饱么？”众人道：“其实不曾饱。”元帅道：“你们可晓得？”众人道：“还不晓得。”元帅道：“我叫你们自今以后，只可清饥，不可浊饱。”众人感谢，号泣而去。元帅赏赐张柏，又吩咐道：“这些人目下必不为非，但不能持之久远。你带几个石工去，到龙牙门山上觅块方正石头，凿成一道石碑，勒四句在上面，使后人见之，改行从善。”张狼牙带了石匠，凿成石碑，请元帅四句。元帅递一个柬儿与他，张狼牙展开读之，原来只有十六个字，说道：

维天之西，维海之湄。墨二子兮，道不拾遗。

一会儿报完，王爷道：“元帅与人为善之心，天地同大。”元帅吩咐开船。蓝旗官道：“开不得船。”元帅道：“怎么开不得船？”蓝旗官道：“海中波浪大作，涛声汹涌，且在这里停泊几日。”元帅请同王爷、天师、国师、大小将官出船一望，果只见天波岛树，渺无涯际，好凶险也。有宋务光一律《海上作》为证，诗曰：

旷哉潮汐地，大矣乾坤力。
浩浩去无际，茫茫深不测。
崩腾歎众流，泱泱环中国。

鳞介错殊品，氛霞饶诡色。
天波混莫分，岛树遥相识。
汉主探灵怪，秦皇瓷游陟。
搜奇大壑东，竦望成山北。
方术徒相误，蓬莱安可得。
吾君略仙道，至公浮淳默。
惊浪按穷溟，飞航通绝域。
马韩底厥贡，龙伯修其职。
粤我遘休明，匪躬期正直。
敢输鹰隼鹯，以问豺狼忒。
海路行已殫，姤轩未遑息。
劳君玄月暮，旅涕沧浪极。
魏阙渺云端，驰心负归翼。

元帅道：“宝船停泊在此，着游击将军到附近处，看是些甚么地方？”各游击得令而去。

过了几日，只见征西游击大将军黄彪领了十数个番人，到帐下磕头。断发披布，略似人形而已。磕了头，献上些椰子酒、木棉布、蕉心篔、槟榔、胡椒。元帅道：“你是那里人？”番人道：“小的地方叫做东西竺。海洋中间两山对立，一个东，一个西，就象天竺山形，故此叫做东西竺。”元帅道：“你地方上出些甚么？”番人道：“田土饶薄，不宜耕种。这些土仪就是地方上出的。”元帅道：“你们干办甚么事业？”番人道：“煮海为盐，捕鱼度日而已。”元帅吩咐受下他的礼物，每人赏他熟米一担。众番人谢赏而去。

番人才去，只见征西游击大将军胡应风领了十数个番人，到帐下磕头。惟髻单裙，嘴牙咧齿。磕了头，献上些黄熟香、

沉香片、脑香、降香、五色绢、碎花布、铜器、鼓板之类。元帅道：“你是那里人？”番人道：“小的地名彭坑，住在海洋南岸，周围都是石头，崎岖险峻，外高而内低。原有一个姓彭的做头目，故此叫做彭坑。”元帅道：“你地方上出些甚么？”番人道：“田地肥盛，五谷丰登。小的们都是农业。”元帅道：“风俗何如？”番人道：“风俗尚怪，刻香木为人，杀人取血祭之。求福禳灾，无不立应。”元帅道：“天地以生物为心，故此一个人命关三十三天，杀人的事怎么做得？我这里受你的礼物，你们只是自今以后，不可杀人。”番人道：“只为祸福有些吓人。”元帅道：“这个不打紧，我央浼天师与你一道符去。”即时求请天师。天师立书一道，用了印，敕了符，赏与众人，吩咐他贴在木头人上，他就只是降福，再生灾，不用人祭。番人磕头而去。至今彭坑的菩萨灵验。相传后来有一个不省事的，用人血祭他，祭了后一家人死无噍类。白是再没有敢祭。

鼓坑人去后，又有征西游击大将军马如龙领了两个番人，帐下磕头。头一干番人，头上椎髻，上身穿短衫，下身围一段花布。磕了头，献上些鹤顶、沉香、速香、降香、黄蜡、蜂蜜、砂糖、青花布、白花布、青花磁器、白花磁器。元帅道：“你是那里人？”番人道：“小的地名叫做龙牙迦释，住在海洋东岸。父老相传，说是当原日有个释迦佛留下一个牙齿，如龙牙之状，故此地名龙牙迦释。”元帅道：“你地方上出些甚么？”番人道：“小的地方上气候常热，田禾勤熟。又且煮海为盐，酿秫为酒。”元帅道：“风俗何如？”番人道：“风俗淳厚，敬的是亲戚尊长，假如一日不见，则携酒肴问安。”元帅大喜，说道：“夷狄中有此风俗，可谓厚矣！”吩咐受他的礼物，赏赐他巾帽、衣裳、鞋袜之类。番人磕头而去。第二干番人，头

上也椎髻，上身穿长衫，下身围一段花布。磕了头，献上些玳瑁、黄蜡、槟榔、花布、铜鼎、铁块、蔗酒。元帅道：“你是那里人？”番人道：“小的地名麻逸冻。父老相传，说是当原日麻衣先生到这里卖卜，番人不晓得甚么，卦卖不得，衣不供身，食不供口，冻得慌，故此地名叫做麻逸冻。”元帅道：“你地方上出些甚么？”番人道：“田地膏腴，五谷倍收于他国。又且煮海为盐，酿蔗为酒。”元帅道：“风俗何如？”番人道：“欲尚节义，夫死，妇人削发髻面，七日不食，与死夫同寝，多有同死者。七日不死，亲戚劝化饮食。俟丈夫焚化之日，又多有赴火死者，万一不死，终身不嫁。”元帅听了这一篇，嘎嘎的大笑了三声，说道：“夷人有此节义，奇哉，奇哉！”吩咐受下他的礼物，赏赐他巾帽、衣服、鞋袜。又取过女冠、女衫、女裙之类。给他地方上节妇。又赏他一面纸牌，牌上写着“节义之乡”四个大字，教他镌刻在石上，立在冲繁市中。又叫回龙牙伽释的人来。两千头目一齐簪花、挂红，吹打鼓乐，送他回去，见得天朝嘉奖之意。两千番人拜舞而去。元帅又吩咐赏赉三员游击，又吩咐马游击倍加赏赉。三员游击谢赏，众将官无不心服。王爷道：“这劝惩之道，一毫不差，用夏变夷，天生这一员元帅。”是日安排筵宴，大享士卒。

到了晚上，风恬浪静，开船而行。行了二三日，望见一个处所，五个大山，奇峰并秀。蓝旗官报道：“前面又是一国。”元帅道：“既有一国，着先锋领兵前去体探一番，看是怎么。”王爷道：“看是怎么。”王爷道：“元帅在上，学生有一事告禀。”元帅道：“愿闻。”王爷道：“无故加入以兵，未有不骇愕者。以学生愚见，须先着一员游击官，传下虎头牌去，昭示各国，令其自服。倘有不服者，发兵围之，则我有辞于彼，彼亦心屈。不识元帅以为何如？”元帅道：“此见甚高。”即

时差下征西游击大将军马如龙，传下虎头牌，先去昭示。马游击领了虎头牌，带了三五个夜不收前路而去。

果到了一国。只见这个国东南是海，西北是岸，中有五个大山，国有城池。马游击进了城，夜不收借问土人。土人道：“我这里土名满刺伽，地方窄小，也不叫做国。”马游击又行了一会，只见城里有一个大溪，溪上架一座大木桥，桥上有一二十个木亭子，一伙番人都在那里做买卖。马游击径去拜见番王。只见番王住的房屋，都是些楼阁重重，上面又不铺板，只用椰子木劈成片条儿，稀稀的摆着，黄藤缚着，就象个羊棚一般。一层又一层，直到上面。大凡客来，连床就榻，盘膝而坐；饮食卧起，俱在上面。就是厨灶厕屋，也在上面。马游击站在楼下，早有一个小番报上番王。番王道：“问他是那里来的？来此何干？”马游击递上一面虎头牌。番王读之，牌上说道：

大明国朱皇帝驾下钦差统兵招讨大元帅郑为抚夷取宝事；照得天朝历代帝王传国玉玺，自古到今，递相受授，百千万年，未之有改。窃被元顺帝驮入西番。我大明皇帝盛德既膺天眷，宗器岂容久虚？为此钦差我等统兵前来，安抚夷荒，探问玉玺消息等。因奉此牌，仰各国国王及诸将领，如遇宝船到日，许从实呈揭玉玺有无，此外别无事，不许恃顽争斗，敢有故违，一体征剿不贷。须至牌者。

番王读了牌，连忙的请上马游击，宾主相见，说道：“我三年前曾具些薄礼进贡，将军你可知道么？”马游击道：“为因受你厚礼，我大明皇帝钦差我等前来，赏着五花官诏、双台银印、乌纱帽、大红袍、犀角带、皂朝靴，敕封你为王。又有一道御制牌，又敕封你国叫做满刺伽国，你做满刺伽国王。”

番王闻之，有万千之喜，连忙的叫过小番来，备办牛、羊、鸡、鸭、熟黄米、茭葦酒、野荔枝、波罗蜜、芭蕉子、小菜、葱、姜、蒜、芥之类，权作下程之礼，迎接宝船。

宝船一到，马游击先回了话。小番进上下程。元帅道：“这都是王爷所赐。”王爷道：“朝廷洪福，元帅虎威，我学生何力！”道犹未了，只见一个番王头上缠一幅白布，身上穿一件细花布，就象个道袍儿，脚下穿一双皮鞋，鞞鞞鞞鞞，抬着轿，跟着小番，径上宝船，参见元帅。宾主相待，元帅道：“我等钦奉大明皇帝差遣，赍着诏书、银印，敕封上国做满刺伽国，刺封大王做满刺加王。”番王道：“多蒙圣恩，不胜感戴！复辱元帅虎帐，何以克当！”元帅道：“大王请回，明月午时，备办接诏。”番王道：“容卑末自来罢。”元帅道：“天威咫尺，敢不亲赍。”番王唯唯诺诺而去。

到了明日，大开城门，满城挂彩，满城香花，伺候迎接。二位元帅抬了八人轿，前呼后拥，如在中国的仪仗一般。更有五百名护卫亲兵，弓上弦，刀出鞘。左头目郑堂押左班，右头目铁楞押右班。人人精勇，个个雄威，那满城的小番，那个不张开双眼，那个不吐出舌头，都说道：“这却是一千天神天将。那里世上有这等的人么？”番王迎接，叩头谢恩，安奉了诏书，领受了银印，冠带如仪。大排筵宴，二位元帅尽欢而归。明日番王冠带乘轿，参见元帅，双手递上一封谢表。元帅接着，吩咐中军官安奉。番王又双手递上一封谢书。元帅拆封读之，书曰：

满刺伽国国王西利八儿速刺谨再拜奉书于大明国征西统兵招讨大元帅麾下：窃以封疆阻阔，拜止无阶；道义流闻，瞻言有素。使旌及国，彩鹳临城；逮以诏书，申以印篆。俾黑子

之夫，列夷封之尊；进椎髻之地，与冠裳之盛。虽天王之眷存即厚，而元帅之左右实深。永为国土之珍，愧乏琼瑶之报。肃此鸣谢，幸尔宽恩。冀顺节宣，深绥福履。某无任激切屏营之至。某年某月某日某谨再拜。

元帅读罢了书，国王又递上一张进贡的礼单。元帅接过来，只见单上计开：

珍珠十颗(径寸)，暖碇十枚(状如眼镜，观书可以助明，价值百金)，黄速香十箱，花锡一百担(本国有一大溪，溪中淘沙煎之成锡，铸成斗样，名曰斗锡，每块重一斤八两，每十块用藤缚为小把，四十块为大把，通市交易)，黑熊二对，黑猿二对，白鹿千只，白麂十只，红猴二对，火鸡二十只(其色紫赤，其子壳厚，重一钱有余，或斑或白，可为饮盏，能食火吐气，故名，与淳淋国不同)波罗蜜二匣(果名，实生，干，形如冬瓜，皮似栗子多刺，刺内有肉层迭，味最佳)，做打麻二坛(树脂结成者，夜点有光，涂之船上，水不能入)，茭葦簟十床(茭葦，草名，叶如刀茅，织之成簟)，茭葦酒十坛(茭葦子如荔枝，酿之成酒)。

元帅看完了单，吩咐内贮官收拾。番王又递上一张礼单，都是些牛、羊、柴、米、蔬、果之类。元帅道：“尽行受下，要见他的来意。”大排筵宴，国王尽欢而饮。

正在绸缪之外，旗牌官报道：“抬礼物来的番卒，活活的咬吃了我南朝一名水兵，止剩得一个头在。”元帅着一惊，说道：“焉有此事？”番王即时离了席面，跪着讨饶，说道：“卑末不知，伏乞恕罪！”王爷道：“大主请起，这都是个怪物，

岂有番卒吃人之理！”番王起来，再三赔个不是。王爷吩咐旗牌官：“你出去只作不知，不要说来禀我。”一会儿，叫进抬礼物的来领赏。一干番卒蜂拥而来。王爷吩咐来人，都要一字儿摆着中军帐下。摆列已毕，王爷请国师慧眼一观。国师不敢怠慢，抱个禅杖一指，只见番卒中间，跳出两只老虎：一只色黄，一只色赤，俱有花纹，只是比中国的略矮小些。你看他张牙露爪，一个跳，一个叫：

张牙露爪下荒山，汗血淋漓尚未干。小小身材心胆壮，斑斑毛尾肚量宽。未曾行处山先动，不作威风草自寒，倘若进前三两步，管教群兽骨头酸。

两只虎不至紧，把一席的宾主都吃了一慌。元帅道：“这个畜生有些惫懒，还得国师收了他罢。”国师道：“请天师收他。”天师不敢怠慢，剑头上烧了一道飞符，即时天上就吊下一个黑脸的天将来。众人抬头一看，只见是个龙虎玄坛赵元帅，朝着天师打一恭，说道：“天师呼唤小神，那里使用？”天师道：“此中有两只小虎，恐怕惊了我们坐客，相烦天将擒下他来。”赵元帅睁开圆眼，喝声道：“孽畜那里走！”一个一鞭，打得这两个老虎滚做一团儿。赵元帅又提将起来，一手扯开了他的皮，一手撒碎了他的肉，递到席上来，说道：“诸公下酒。”不知下酒不曾，且听下回分解。